《吾之所爱者》*The One I Love Is*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Suna Kai(suezou nagisa)：　1－4 章、第 5 章第一部分
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序章、第 5 章第二部分－尾声、未收录部分及周边故事

注：
さん：称呼比自己年长的人所加敬语，相当于“先生”或“小姐”。
ちゃん：称呼亲密的朋友或小孩子的后缀，相当于“小某某”。
はい：哈依……日语“yes”的意思。
バカ：巴嘎……日语“笨蛋”的意思。序章-就算人偶也有感情

序章-就算人偶也有感情

作者：Alain Gravel<rakna@globetrotter.qc.ca>
译者：I.Shinji（I.shinji@hotmail.com）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Teahouse/2236/
http://hi.baidu.com/I_Shinji

注：本篇最初曾以“圣瓦伦丁节：绫波丽”为题单独发表。
绫波丽。
零号机专属驾驶员。
了解她的人多数都会赞同，这位第一适格者鲜有感情。而真正的情形则是，绝大多数的人，除了碇司令和驾驶员碇真嗣之外，都认为她根本毫无感情。
只有有限的几次，绫波对他们两个流露出了真正的感情。
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位，经常想得知绫波是否懂得什么是幸福；而另一位则似乎并不关心。
然而总而言之，绫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迷团。
她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现得仿佛没有感情一般。
然而，有两件事改变了这一点。零号机启动实验的失败，以及碇真嗣，也就是第三适格者的到来。如果说第一件事显然对她的生活有着小小的触动的话，那么第二件则毋庸置疑地震撼了她原本极其简单的生活。
由于某些她所不能理解的原因，年轻的碇似乎并不像其余的同班同学那样害怕她。他对她表现出了兴趣。他几乎比碇司令还要在意她。这样的可能性扰乱了她按部就班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的思绪越来越倾向于被有关第三适格者的事所占据。

那令她感到……不安。

她无法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他为了她而哭泣。
他令她微笑。
并且她喜欢那种感觉。
而今……
自从战胜了第七使徒……
他的注意似乎开始转向了第二适格者。
这样的想法……令她心烦意乱。
她事实上已然，变得喜欢第三适格者的关注了。
她不想失去那种感觉。
绫波从她校服的一只口袋里，摸出一张小小的日历卡片，那是有一天她在地上捡到的。
她盯着那卡片端详了一会儿。
有一天是用红色标注的。
2 月 14 日。
和人们的想象刚好相反，绫波丽对周遭发生的事情其实相当敏感。她有相当长的时间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她经常觉得他们费解。
不过，她能够轻易地理解自己见过的所有互相关联的信息。所以，她知道那个日子的含义。她也曾研究过，在这一天男人和女人所进行的仪式。几个月之前，她会把这些当做是浪费时间。然而现在……却是她能够利用的工具。
花季女孩缓缓起身，从桌上拿起一个小包裹。那是一小盒巧克力。为了省下钱买这个，她少吃了一顿饭。（明明自己也曾为了喜欢的进口 CD 什么的而省吃俭用，但为什么发生在别人身上同样的事就会觉得很辛酸呢？－译者注）

“碇君……”

绫波胸中充满了和其性格迥异的决心，她决定她不会把碇真嗣输给火焰般炽烈的第二适格者。（汗……这就已经把碇真嗣当成私有财产了吗……－译者注）
她旋即走出了空空如也的公寓。
那天的早晨，NERV 本部收到了许多紧急呼叫，均来自被安排监视三位 Evangelion 驾驶员的密探。
一定有哪里出了差错。
那天的早晨，驾驶员绫波丽是跑着去的学校。
她脸上露出了明朗的笑容。

作者的话：我知道有的人会怎么想。丽的性格与原著不符。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并不是很确定。没错，丽是个相当冷静（冷酷）的人，不过她也表现出了自己是有感情的。在 TV 版动画中，她为了真嗣做了不少惊人之举。我个人认为丽的问题在于她在认识自己感情方面存在着困难，而要把它们表现出来就更加难以做到。而且不要忘记，无论丽看上去是多么地冷血，毕竟她还是个青春期的女孩子。
这是我对丽的看法。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

Alain Gravel
rakna@globetrotter.qc.ca

1999 年 2 月 18 日

写作于 1999 年 2 月 14 日
修改于 1999 年 4 月 19 日
额外修正于 1999 年 5 月 29 日
最终定稿于 2000 年 3 月 2 日

I.Shinji
2007.8.7

第一章- 情人节
译者：Suna Kai(suezou nagisa)

我惊讶于我的两个同屋会比我早起这么多先吃早饭。这让人觉得有些古怪。今天轮到我做饭,但似乎明日香已经将木莓酱涂在了吐司上。而美里……只要冰箱里有啤酒她就会很开心。冰箱里很难得地没有啤酒脱档。我猜她肯定喝了很多。她能活到现在也是全靠这东西了。

“不公平!”

麻烦来了。明日香的情绪已经恶化,这并不是完全没预料到的。两个星期前我目睹了相似的一幕,而当时我就知道两周之内我定会看见同样的一幕。
是的,明日香的情绪已经恶化了,这意味着她最后一定会为了发泄怒气而找我麻烦。若是这样那我还算幸运;事情可能变得更糟。至少现在不是每个月的“那个”时候!当然,这是我的想法,不敢肯定……
我一边安静地准备自己的早饭一边决定认命。简单的鸡蛋和吐司,我不认为此时自己有能力做更复杂的东西。有那么一会儿我在考虑要不要向我的两个同屋打招呼,但明日香的表情让我决定还是保持沉默。尽可能长时间地被她遗忘比较好。

“生活少有公平,明日香。”

天哪,真难得。美里小姐似乎挺严肃的。这并不常见。她可能会突然变回无责任开心嘲讽状。她的目的无非是让明日香放轻松点。

“但今天是星期天吧!不只是星期天,还是情人节!”

显然明日香不大开心。我禁不住在心里发起抖来。虽然我个人不大在意一个愚蠢的节日,但明日香却认为有义务为此大干一场。

“我只知道今天我要进地狱了。”我静静地想着,“或许使徒来袭的话能救我……”
然而使徒立刻就要为这混乱局面负责了。

“明日香,你很清楚第三新东京市学校的教学安排。因为使徒来袭导致很多天的课程被耽误,因此,现在每两周的星期天要补课。”
我能感觉到美里正在丧失耐心。而明日香则已经输掉了这场争论,只是她还不知道而已。

“傻瓜!”
“也许是。但无论如何你都得去,哪怕逼我下命令。”
“但这不公平!バカシンジ,说点什么啊!”
好吧,已经被忽视够了。
“我们今天没有同步率测试吗,美里小姐?”
经典的碇真嗣逃避法。如果你非常努力地逃离现实,它就一定会消失。但是,我知道现在没什么用。明日香早已是怒火中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用德语咕哝了几句脏话。全面爆发正步步进逼。但是,被称作葛城美里的幸运之神,是站在我这边的。
“不,真嗣君。”我可以看见一个灿烂的笑容挂在三佐的脸上。我迟疑了一秒钟去思考这是个好的还是个坏的标志。“今天晚上,我们要开个派对!!!”
这吸引了明日香的注意力。一个派对……我对这个开派对的主意倒没什么兴趣,但至少它很有效地让明日香安静了下来。
“一个派对?”
明日香突然间充满了热情,这只让美里更为开心。
“对!我们可以叫律子、玛雅、青叶、日向……你也可以叫学校里的朋友,如果他们愿意来的话。别忘了也问问丽……”
“谁在乎丽!加持呢?他来吗?”
三佐的脸突然间血色大失,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那个,我不知道他……”
“吔!我会顺便叫上他的!”明日香说道,完全忽视了三佐的反应。
“……是否应该来。见鬼!她根本就没听我说话……”
我静静地吃完我的早餐。看来美里已经没心情再吃下去了,而明日香早忘了她的那份。我收拾好桌子,不然那些盘子会一直被遗忘在那儿。
一个派对。虽然和我认为是朋友的人在一起总是件好事,但我并不为此激动。对我来说派对太吵太闹太拥挤太混乱了。
哦,当然,总比一个愤怒的明日香来折磨我要好。

学校。又是无聊的一天。
或许这至少还是我有所期待的。
今天早上班里的气氛很是活跃。女孩们为了这个被称为情人节的日子表现出不必要的激动和慌乱。我惊讶地看见阿光把巧克力给了东治。我早就觉得她对他有意思,但从未料到她会对他表白,更没料到会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东治尴尬地要死,她的脸让我联想起西红柿。剑介的插科打诨也帮不了这对可怜的“情侣”。我只希望东治别说一些蠢话。阿光是个好女孩,如果东治伤害了她的感情他会后悔的。
因为某些原因,明日香显得有些恼火。她不停地向我暗递眼色。因为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认为先装作没看见是最明智的,至少也要等她降降温再说。于是我将头埋进臂弯里,等待老师开始关于第二次冲击的长篇大论。如果幸运的话,我能好好睡一觉。
突然间,所有人都静了下来。好奇心左右了我的思想。我抬起头,却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绫波丽,拿着一个毫无疑问是装着情人节巧克力的盒子,直端端地向我走来。
不!她不会……她不能……
一点都不夸张,我僵硬掉了。
她惯有的无表情消失了。她的手和唇都在颤抖。我可以看见她红色眼眸的深处……胆怯,却还有别的东西。我不完全肯定:一种我从未在她身上见到过的生命的闪光。
我为之着迷。

她将巧克力递给我。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也在颤抖。短短的一瞬,我们的手指相触。那是有史以来我拥有的最美妙的感觉。
“这是给你的,碇君。”
我想当时我尽力将谢谢说出了口,但不不大确定。
她笑了。一个极为难得而珍贵又美丽的微笑。
我们周围的同学有些从椅子上摔了下去,另一些则毫不夸张地全晕了。我没怎么注意,我已经身处仙境了。
当我回过神来时,丽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毫无表情的面具又回到她脸上。只有我手中的巧克力提醒我这不是一个梦。
“轮到真嗣啦!你这幸运的家伙!”
摆脱了自己的问题带来的压力,东治开始愉快地就刚才发生的事嘲笑我。而强有力的“学生饶舌机器”已经开足马力全力猜测我与绫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在哪儿”、“为什么”以及“如何”发展起来的。丽此时已经回复到她通常的无表情自我当中,而我却差不多被班上其他女生的结论给撕裂了。这远比几个月前大家发现我是初号机的驾驶员时所受到的注意要糟得多。我知道我的脸一定红得厉害,因为它几乎要燃烧起来了。更坦白地说,我希望能钻到桌子下躲起来。
非常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居然听见有女生在说她们妒忌丽。真是奇怪!比看见班上某些能杀死人的目光更奇怪。我了解丽的性格,或许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人,但我同样也知道有些人真真正正地暗恋着她。再怎么说,她还是充满了神秘的魅力。而现在,我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头号大敌。真是……
上课前的片刻,教室里一片死寂。我知道有什么事一定是大错特错了。
“碇真嗣!”
噢,老天!明日香!
她看起来还不叫疯狂。不,她已经超越了疯狂。她极端恐怖。比那些天杀的使徒更胜一筹。
我再一次僵硬掉了。
恐惧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我可以驾驶着一部和大楼一样高大的机器躲开同等大小怪兽的触须,却逃不过挨一个女孩子的巴掌。真是痛得要命!我很庆幸那一下不是拳头,我敢发誓那个女生的力气和东治有得一拼。
从眼角我可以瞟见丽站了起来。她的脸上写满了和面前明日香相同的怒气。
“绫波!”
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没有犹豫,没有通常的羞涩,更像……命令的语气。非常像我父亲。这种想法……让我很困扰。
丽没有动。她明白我未说出口的命令。她点头对我笑了一下,然后又对明日香怒目相视。
解决了丽那边的问题,我将注意力重新转到红发女孩身上。她依然很生气,但……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我发现自己无法对她发脾气。
明日香总是会有些极端反应。这很不寻常,但却正是她的魅力所在。但眼泪,我只看见她哭过一次。在与第七使徒之站的前夜,而且只是在睡梦中一滴小小的眼泪。看见她这样……几乎称得上是脆弱的表现,没有她通常的骄横与自负,令我实在无法相信。
“怎么了?”我轻轻问她。
她充满恨意地又瞪了我一眼。我做好了再挨一巴掌的准备。
“バカシンジ!!!”
接着……她冲出了教室,差点将正要进来的老先生撞飞。
“那家伙怎么了?”东治问。
愤怒的阿光立刻让他闭嘴。

“铃原!”
东治立刻变得很安静。非常、非常地安静。但他问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怎么了?
难道她……
不……
她才不会嫉妒呢,不是吗?
不可能的。
那……眼泪怎么解释。
或许她眼睛里进了东西。对,一定是这样。有什么东西在她眼睛里,或许只是一粒灰尘。
我肯定不会蠢到相信这种说词……
转瞬,一切似乎又回复正常。阿光按惯例叫了“起立”、“敬礼”、“坐下”。在学校的新的一天“终于”开始了。
当老先生开始他关于第二次冲击的长篇大论,我趴在了课桌上。我感到累极了。对付明日香常有的情绪变化已经够糟的了。而今天的她比任何时候都更难对付。那些眼泪……更重要的是,我得面对一个表露出感情的丽。这真让人够呛的。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试着不去逃避现实让我很累,我开始昏昏欲睡。
不会有人注意的,而且就算他们注意到了,我也不在意。

“碇君,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明日香?!”
我醒了,生气的班长正用力摇晃着我。极为迷惑地睁开眼,我所有的判断力都下降为零。幸好东治及时救了我。
“别那么用力摇他!你很清楚那家伙还得拯救世界呢。”
对……这样好多了。现在我的头不再来回摇晃,便于我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很明显,我是在学校。这很正常,因为刚刚我就是在这儿睡着的。而且留在教室里只有阿光和东治,后者像是要把我从阿光手里拯救出来一样。我估计已经是吃饭时间了,我有点饿。扫了一眼教室的钟,十二点过一点儿。
“你怎么可以那样做?!”
“哪样做?”
“你忽视她的存在!你让她哭了……”
她在说什么?我才不会忽视明日香的存在。要忽视一个准备痛殴你一顿的女孩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而且我绝对没做任何让她哭的事。她没哭。不,那些是眼泪。但她没哭。
然后呢?
“我什么都没干!”
“正是!你什么都没干!你只是站在那儿接受了绫波的巧克力!”
“于是?”
“你一点也不考虑明日香的心情吗?”
“你所说的‘明日香的心情’指什么?”
阿光露出惊愕的眼神,她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吞了回去。
“铃原君,你能在外面等我一下吗……?”
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话语。
东治犹豫了一下。但最终她选择了阿光温柔的微笑,而不是我恳求的目光。其实这并不奇怪。
班长等到高个儿男生走出教室后才开口说她想说的话。
“你不知道吗,碇君?明日香爱你!你们两个不是一对吗?”
什么?阿光真的说了我听到的那些话吗?她真的那么认为吗?
“什么?!我们不是一对!”

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明日香,我的女朋友?这一定是我听过的最烂的笑话。
“她总是嘲笑我!她总是试着羞辱我!她一定认为我是她最大的敌人。我们几乎不共戴天。如果她真的恨我我也不奇怪。但你说她爱我?”
“对!”
“你没听……?”
“你们这些男生都是些瞎子!如果她讨厌你她才不会自找麻烦地嘲笑你!你是她唯一真正尊重的人!对,你的确像是她最大的威胁,但你同时也是她唯一在乎的人。当你不那么白痴或者愚蠢的时候……”
我不敢相信。我不能相信。她不是认真的,对吧?
不,这不是真的。但,如果认真想想今天早上发生的……
不,不,不……
“不可能……”
已经够了,够了。我尽我所能将思路理顺。
虚无。我只想要虚无。
我不想去想丽。她的微笑。
我不想去想明日香。她生气的表情,她的眼泪。
我不想去想友情。
我不想去想爱情。
我不想去想。
但我不能。这里……没有地方让我逃避。
当我突然回到现实时,东治和阿光只是凝视着我。他们的脸上显出担心的神色。阿光正打算叫东治回去。
“你……你还好吗,真嗣?”东治问。
我发现自己无法回答,只有点点头。
“我很抱歉,真嗣!我没考虑……我没考虑过你的感受……”
阿光几乎快哭了。女孩子,太敏感了……
“还好啦。”
他们的脸上换上了一种宽慰的表情。
“老兄,你真吓死我了!”
我将注意力转向阿光。
“你想让我做什么?”
她露出“你是什么意思啊”的表情。
“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丽、明日香,太复杂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就告诉我该做什么吧。”
“这个,至少你该先向明日香道歉……也许再给她个礼物!”
“一个礼物……”
我盯着丽给我的巧克力盒子发呆。一个礼物,一个标志,代表什么?友情?爱情?
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给明日香。但我意识到这对她们两个都是很不公平的。
“好。”
我站起来,拿着盒子向门口走去。当正要走出去时我回头再看了朋友们一眼。
“谢谢。”
接着,我记起了一件事。
“美里今晚要开派对,请来参加吧。明日香可能需要阿光你,而且我也不认为能单独控制住局面。告诉剑介,还有……告诉丽。”

东治点点头。
“相信我吧。”
我会的。神知道我会的。
然后我动身去完成我的任务。我有事得做,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会忘掉一切,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
总是与时间去担心以后的事的。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回想起刚才自己为什么如此惊慌失措。我很诚实。曾经有段时间,我对丽非常感兴趣,而现在,我对明日香比较有兴趣。她们两个都很有魅力。全班最有魅力的两个女生都对我有兴趣,为什么我不会因为这个想法而感到开心呢?
这不是我所想要的吗?有人注意到我。
但,我无法因此而高兴。我想更多的是不愿意相信它。如果是我自作多情……就算是真的,不知什么时候她们会腻掉,然后像我爸爸那样抛下我一个人。单纯地逃避问题和终会有的痛苦不是更好吗?
首先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让她们做了我的朋友?
不过她们是我的朋友吗?明日香只是不断地嘲笑和惹恼我。丽……就是丽。
我不了解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叹了口气,揉揉额头,我开始头痛起来了。
最后我走到一家小型便利店。我很了解这家店。自从美里搬到这附近后,这儿的啤酒销量涨了两倍。至少店主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看了看情人接专柜还剩下什么。东西已经不多了,但我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我只想尽快摆脱这些问题然后忘掉一切。而且,我也没多少钱。只有上次为美里跑腿时剩下的一些。我忘了还给她,况且我回去的时候她已经酩酊大醉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们不需要付钱。
我们驾驶 EVA,对抗使徒拯救世界,却一分钱都没有。当然,人类的存活是个不错的报酬,但我们呢?
我用心记下了这个想法。
我不常用钱。食物、房租、校服都由 NERV 支付。但谁知道,我可以找个理由开支一下。
我应该告诉美里。
但现在应该回到现实问题上来,该买那些盒子中的哪一个?
我最后选中了一个简单系着蓝锻带的红色心形盒子。不是特别可爱,但还不错。我甚至没有专门打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巧克力。我只是付了钱,并且订购了一些啤酒今晚送到公寓来,附带一些零食。我知道美里多半忘记了这码事,或许她指望我去打理这些细节?
我离开商店向公寓走回去。最艰巨的任务还有待完成。
和明日香谈谈。

公寓里看起来没人。但我很清楚,明日香在遇到问题时会躲进自己的房间寻求庇护,就像我一样。她来第三新东京市时间不长。因为阿光还在学校,所以她不可能去她家。她也不可能在没有美里的看管下去 NERV 总部。所以她一定在自己的房间里。
此外,玄关处的鞋也证明她在家。
我回到自己房间把丽的礼物放进抽屉。我已经拿着它太久了。
接着我去了厨房。时钟显示是 13 点 13 分。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我也彻底饿扁了。吃饭能为我拖延一些时间。如果幸运的话,明日香会先采取行动主动来和我谈谈。她肯定察觉到我回

来了。如果她来……那就简单多了。
从冰箱里拿出几样东西,我开始做两个简单的三明治。有一个是给明日香的。我怀疑她在早饭后是否还吃过东西。我敢说,做饭和家务最终还是我的责任。
我试着静下心来吃东西。但是在立刻去和她谈谈还是干脆一逃了之的想法中我一直举棋不定。不用说,我毫无胃口可言。
比希望的更快,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她的门口。我敲了门。
“滚开,真嗣!”
她的声音里带着恼怒,但也有别的东西。或许是悲伤。
早上的景象又浮现在我眼前。明日香跑开了,眼里含着泪水。
“我很抱歉,明日香。”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应该向她敞开心扉,说出我心中的实话。
“我从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我猜不出你在想什么。你总是嘲笑我,折磨我。我对你来说是什么?讨厌的人?敌人?朋友?你真的讨厌我吗?还是你根本无所谓?我不知道,而你又不说,不是吗?你只叫我笨蛋而已。”
我不敢相信我说了这些。
“但我在乎你。我喜欢你,明日香。你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虽然大多数时间你很烦人。如果我伤害了你的感情,那我道歉。如果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那更是对不起……”
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这不会有什么帮助,于是我决定走开。是不是她根本就不在乎我所以什么都不想说?我应该习惯这种待遇了,就像我在争论中从来没赢过一样。
我将心型的盒子放在她门前,还有那个三明治。最好是结束这一切然后回学校去。我已经迟到很多了,但似乎没人会在意。
“我把午饭放在门外了。我知道你还没吃东西。”
然后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公寓。
是去下午的课的时候了。
这一天的剩余时间我都在尽量专心听老师讲课,尽量不去想任何事。
当我回家准备做晚饭并收拾一下房间时,我发现放着三明治和巧克力盒子的地方空空如也。
回到房间去放下书包,我发现有东西在我床上。一个很像我送给明日香的巧克力盒子,只不过小一点。一张小卡片贴在上面,有四个涂鸦大字:
バカ
谢谢

第二章-真嗣是我的!
译者：Suna Kai(suezou nagisa)

美里从 NERV 总部回来时下午六点已经过了。她进屋时我刚做好晚饭并将仓促宣布的派对的各项准备工作完成。美里称之为丰功伟绩,我倒不这么认为。需要的东西只有啤酒、清酒、薯片和别的零食、给像我一样的小孩子准备的汽水,以及更多的啤酒。最麻烦的事是收拾公寓。幸运的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本来就轮到我做卫生,所以还没有太多的事要做。不像每个星期三由美里“打扫”后的星期四。一个女人怎么会比我还邋遢?
坦白说,我很高兴美里在场。明日香在闻到晚餐的香味后终于决定从房间里出来。然后我们渡过了一段尴尬的沉默。好几次她似乎都想说什么,但言语却始终未送出口。我不能责怪她,因为我也有相同的感觉。
所以我们只是安静地吃饭,并努力逃避对方的目光。因为当目光相接时,我们只是立刻移开视线并希望对方不会发现自己的脸红了。

美里回来后,事情似乎回到了常轨之中。我们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明日香甚至编了一个颇为真实的谎言抱怨说学校有多无聊而美里又是怎样毁了她本应美好的一天。我明白她未说出口的意思,这让我觉得有种被刺痛的感觉。我想明日香肯定看见了,因为她满含歉意地扫了我一眼。我也知道美里已经注意到我与明日香无声的交谈,但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为此我很感激。突然间三个人变得无话可说,我们只是保持着沉默。最后明日香决定离开,和 PEN PEN 一起坐在了电视机前。
“你想对我说什么吗,真嗣?”
有时候我会把美里当作我最亲密的人,就像母亲一样。这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而此时就是那为数不多的时刻之一。她对我露出一个真正的充满担忧与关心的眼神。我差点就将事情和盘托出。就差一点。
“改天吧,美里小姐。”
我站起来,加入了明日香的行列。虽然坐在她身边并不让我太舒服,但此时此刻,比面对美里的质疑要更安全一些。

东治和剑介很早就来了。或许是为了有更多时间能和美里在一起,尽管东治比平时任何时候都更严肃。我想他有点担心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东治是个好人也是一个伟大的朋友。也许是我拥有的第一个真正的朋友,当然还有剑介。我欠了他们许多,所以我异常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开心点。他们不用为我的问题而烦恼。
接着阿光就来了。她对每个人打过招呼之后直接将明日香拖进了她的房间。我估计阿光打算和明日香谈谈,就像今天在学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一样。而当我猜到阿光的意图后,我非常同情明日香:有时阿光真的很唠叨。
“别担心,东治,有一天你就会成为被她拖进卧室的那个人。”剑介阴阳怪气地说。
东治红着脸试图说服我们他并不在乎是否能与班长独处。美里和剑介爆发出一阵狂笑,我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我们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大人们还没来而阿光已经看不到我们了,美里决定再多逗东治一会儿。她用各种关于他和他“女朋友”的令人尴尬的问题为难他,却让他好好地享受了一番美里高耸又遮掩不足的丰胸。剑介和我只是不停嘲笑可怜的东治,直到美里决定将矛头对准我们。但玛雅和律子的突然到来救了我们。她们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揭发了美里。
“欺负小孩子,你真不知羞耻……”
现在轮到美里被赤木博士嘲讽了。但我必须指出美里有一种扭转局势的能力。
“一个女人怎么能孤独地度过夜晚?而且你也别低估了这些男孩。他们看起来是年轻,但却已经有一个真正的男人该有的东西……以及一个女人。”
“美里!”
律子生气了,玛雅则脸红了。这位 NERV 的电脑操作员似乎很容易害羞。
“但为什么要那些可怜的小鬼来满足你可怕的欲望,特别是在有我这样一个更能胜任的男人在的时候?”
美里顿时面无血色。似乎没人发现加持已经进来了。
我不知道女孩们是否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但明日香瞅准时机从房间里冲出来扑进了加持张开的双臂,丝毫没给美里留任何情面。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明日香这么做。我知道她迷恋加持。但这是第一次,我被一种以前从未体会过的强烈感情所支配。嫉妒。我几乎没注意到美里的脸上有着和我相同的表情。但阿光和东治或许发现了。我想他们问了我可不可以看看 PEN PEN 的冰箱,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认真去听。我猜他们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将我拉到了那儿。
我冷静下来并开始理性地思考,努力回忆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感到了嫉妒,而且没有刻意去隐

藏事实。这是不是说我真的在意明日香?比在意个普通朋友更进一步?明日香对我而已言倒底算什么?
“你还好吗,真嗣?”
“我不知道。我想是的,谢谢,东治 ”
“随时奉陪,老伙计。”
很快日向和青叶也来了。于是大家都聚在客厅里。美里选了此时要啤酒。她真的是一点社会交际常识都没有,于是我问了其他人是否想喝点什么。他们都很开心地要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正打算去拿饮料时响起了敲门声,开门看见了丽。正好是八点正,我一点都不奇怪。
“嗨,丽 ”
“你好……碇君。”
这不大寻常,她看起来有些不安。不过话说回来,今天她已经很不同寻常了。
“请进!”
有那么一秒钟,她似乎想说什么,但她只是点点头走了进来。我带她到客厅并让她坐在东治旁边。东治看见了我对她使的眼色,点点头,明白我叫他看着丽,并尽力解决她与明日香之间必然出现的冲突。阿光似乎也明白。因为她使出浑身解数去引开明日香的注意力。
我回到厨房去做我该做的事,并迅速端出四瓶啤酒及玛雅和律子要的两杯白酒。我看看我的朋友们,很好,暂时还没有造成大规模财产损坏。
回到厨房,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忘了问丽她是否要喝点什么,但我又真的不想在明日香面前问这种问题。她肯定又会有过激反应。
最后还是决定端点什么给丽。于是我开始猜她会喜欢什么饮料。不知为什么,我想她不会喜欢汽水,我也不认为她会喜欢甜的饮料。白开水?太普通。咖啡?不,一定是个坏主意。我不觉得她会喜欢咖啡;而我也不想看见一个因咖啡因而亢奋的丽。虽然我怀疑那对她是否会有影响。最好不要知道。我最后决定就泡一杯普通的茶。这会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对我而言挺好的。这样我就可以远离派对更久一点。
当我拖拖拉拉最后回去时,我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丽和剑介在聊天。更夸张的是,她在说,而剑介和别的人,在听。我端给他们饮料的时候听出来丽正在讲我们第一次的合作任务——屋岛作战。丽用她柔和的声调讲着,我清晰地感觉到一丝兴奋的痕迹。
“酷啊,丽!”丽说完故事后剑介大呼起来。
我不奇怪剑介的表现。凡是有关于 EVA 及与使徒战斗的任何事,他都会为之疯狂。每次战斗后他都会问我问不完的问题,但每次我都告诉他不想说。我讨厌和使徒战斗。我最希望的事就是忘记那些战斗。但我想……我不在意听丽复述那些故事。
“哼!我看不出那有什么酷的。是真嗣干掉它的,不是她!”
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听见明日香说出这些话?
“不酷?!她很伟大!她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 EVA 保护了真嗣!那是英雄才做的事!在我看来,这可比做缠满海带的大鱼饵好多了!”
我摇摇头。这真是句非常愚蠢的话。
“去死!”
意识到自己失策,剑介转身就逃。怒火冲天的明日香紧跟在后面。
我抓住这个机会将茶递给了丽。她有些吃惊,脸也稍稍地红了,但还是接过了茶。然后明日香与剑介的追逐吸引了她的注意。
公寓里空间不大加上又无处可藏,明日香很快抓到了剑介并用拳头在他头上狠砸了几下。如果不是加持出手干预他多半已经失去了意识。加持问了明日香关于捕捉第八使徒的任务——她第一次、独自成功经验。明日香立刻就对剑介失去了兴趣,转而去讨好加持。我知道她一定会跳开我在危机关头是怎样不得已跳进火山口去救她那段。但我无所谓。不像她,我对做

一个光荣的 EVA 驾驶员没兴趣。
东治将剑介抓回我们的小集团后,青叶拿起他的吉它弹起她最拿手的曲子。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棒!我可以感觉到他通过音乐表达出的情感,都是无尽的忧思。
接着他弹了首我熟识的歌。我想歌名是《Fly me to the moon》。这是很流行的歌。我就像是听到了歌词。不,我是听到了歌词。很轻的,就像耳语一般。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丽,她红色的眼睛也看着我。她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那些歌词就像是命中注定为我而唱的一样。

"喔,你唱得真好,丽。"阿光说着,显然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好?这算什么!我告诉你什么叫好!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天籁之声!"
说罢,明日香也开始唱歌。丽的歌声温柔恬静,明日香的则纯正圆润、充满活力。但两者都很美。

然后,稍微有些醉的美里复活了。
"明日香!我们来唱卡拉 OK 吧!小真,去把卡拉 OK 机拿出来!"
"我们没有卡拉 OK 机,美里小姐……"
她迷惑地看着我。
"我们没有?"
我摇摇头。
"那就再给我拿瓶啤酒!"
我走到冰箱旁时,美里开始唱歌了,这是没有卡拉 OK 的自娱自乐法。
我突然觉得一切感觉都很好。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正常。至少大部分是这样。但的确是没有一点烦恼。
我真的开始喜欢这个派对了。

几小时后,青叶弹累了吉它,于是加持决定放点音乐。很快,小小的公寓里充满了美国老歌的调子。大部分的歌词我都听不懂,但我承认旋律很优美。
除了剑介,别的人都还没走。
我满腹兴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
东治和阿光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相互暗送秋波。但他俩似乎都没胆量动一下。阿光对我朋友的感情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除了他之外。而相比之下他对她的感觉就比较复杂了。有时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明日香费尽心机想请加持跳舞,但加持的注意力只放在微醉的三佐身上。她同样也是一向都很顺从的日向的目标。
玛雅正专心地看着赤木博士,同时青叶也正注视着她。而完全陷入沉思的律子则丝毫未察觉。
丽在观察每一个人,或许对我也同样有兴趣,尽管这没表现在她脸上。不过迟些时候我终于知道不能相信她毫无表情的脸。
我打了个呵欠。时间已经晚了,这一天也实在是够忙乱的。我靠着墙闭上了眼,随着音乐放送身体。如果不是感觉到有人突然靠在我身上,我或许会很快地进入梦乡。睁开眼,却没敢动。奇怪的同时,我想我也很宽慰地看见是丽。她看看我,然后闭上眼睛将头靠在我的肩上。我吓呆了!我只不知该怎么办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想立刻站起来逃离她,但另一部分却似乎被控制着;另一个真嗣,说服我放松并享受这只属于两个人的亲密。
我再次看了她一眼,惊讶于我所见的。她没有笑,但也没有平时的表情。她看起来很平静,就像天时一般。看到这样的她洗去了我残存的胆怯。我再次闭上眼,让自己陶醉在此时此刻中。
我感觉……出奇地好。平静,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平静。我觉得不会再有什么坏事发生在我

身上。我感到安全。这一刻非常神奇。但这样的宼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咯个的笑声打断了。接着,喝醉了的美里说了几个字,引起了极大的冲击。
“哦……多么……多么可爱的一对!”
“噢,我的天哪!”
我想那是律子。我不清楚,我仍与现实有点脱节。
“看看真嗣!”
“铃原君!”
这已足以将我突然拉回到现实世界。我迅速意识到有九双眼睛真瞪着丽和我。
美里,酒醉没醒,还在嬉笑。
加持的脸上挂着微笑。
东治痛得呲牙咧嘴,生气的班长正揪着他的耳朵。
律子的脸色很暗淡,不信的表情写满了一脸。
玛雅、日向和青叶则无言可语。
明日香又生气了。
我突然站了起来,忘记了丽还靠着我,让她差点摔倒。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想说点什么。说点有意义的。我想说“对不起”,但我知道这听起来会有多蠢。
接着,丽也站了起来,挽住我的手臂,对每个人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律子晕过去了。
加持的笑容更灿烂了。
美里被啤酒呛到了。
明日香愈加愤怒起来。她推开加持,那个刚才还被死缠不放的人现在以某种极为尴尬的姿势撞在了美里身上。然后她向丽挥出了有力的一拳。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丽准确无误地用另一手抓住了明日香的手腕。
这让我记忆犹新。我不知道丽有如此迅速的反射神经。不过,我本来对她的了解也不多,不是吗?她可能是个厉害的军事家,虽然这真的值得怀疑。但她毕竟在 NERV 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很有可能那位“父亲”强制她学习了徒手搏击。只是为了让她成为更有效率的驾驶员。也可能她只是天生反应敏捷而已。
物理攻击未能成功,明日香改用口头谩骂。
“Du……duHure!离我的真嗣远一点!”
我不知道“Hure”是什么意思,但我可以稍稍猜一下。
丽毫无动静,我当然也这么希望。
“碇君不是你的。”
她轻柔的声音里毫无愤怒的痕迹。但这只让明日香更为疯狂。
“是!他是!真嗣是我的!”
这种话太不现实了,我一定是在做梦。我这样告诉自己。只是一个梦,一个蠢到极点的梦。
“碇君不属于任何人。就算是,也是属于我的。他欠我一条命。”
不管是梦还是现实,我突然明白了她的意思。我们第一次的合作任务。第五使徒。丽为了保护初号机几乎丢了性命。我一直以为她这么做是为了我父亲。按现在的形势……我想……
“靠边站去!”
这一次,明日香用全身的力量去撞开丽。看来她成功了,丽松开了我的手臂。
“我不知道你的小把戏是什么,优等生,但忘掉他吧!他是我的,我的!”
“这不是游戏,而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你的。我不会允许的。”

“什么?你是想说他是你的?”
“是我先来的。在你之前他就先注意到我了。不过你的影响很快就会消失了。你只是个外人,在这儿没有意义。你的目标只是成为最好的,满足你那已经被粉碎的虚荣心。但很快碇君就会超过你,那时你还能做什么?你还有什么价值?”
我禁不住因丽的话而屏住了气。这或许是真的,但也太残忍了。从明日香脸上的反映我看得出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那么你认为你更好!我们之中你是最差劲的驾驶员!难道一个像你一样的毫无生气的人偶能付出我不能付出的东西?”
“我的生命。我的肉体。我的灵魂。”
明日香的表情瞬间冻结了。老实说她根本没打算知道答案,我必须承认我也一样。坦白说,我在认真思考自己是否醒着。这一定是个美梦或者说是一个恶梦,我只是不确定它是两者中的哪一个。
“你的生命?你是说你愿意为他死?”
“对。”
“你是笨蛋吗?”
“不。我的生命总有唯一的目标。但现在我找到了更高的目标。保护碇君不被伤害。让他笑,让他开心。”
所有人都安静地思考着丽刚才所说的关于我的一切。最后,丽得出了结论。她向我们这样说道。
“我仍不确定爱是什么。但,我相信我爱碇君。”
明日香跪倒在地上,就相被人重击了一拳。她抬起头,泪正渐渐漫上来。握对我露出了恳求的眼神。
“告诉我真嗣……你说你喜欢我……告诉我你不爱她……告诉我你爱我!”
我仍然保持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还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说话呀!说你恨我!说你爱我!说你不在乎!”
我只是……看着她。
“说话呀!”
那听起来像是窒息的哭声。她看起来那么脆弱,那么敏感。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我想拥她入怀,安慰她,说她想听的话……
但我什么都没做。
我是个懦夫。我恨我自己。
看到这个她认为是表明拒绝的答案,明日香站起来奔回房间。
“好!祝你和你的人偶开心!”
她摔上门,然后我听见她锁上了锁。那是她才说服美里装上的,为的是防止像我这样的变态偷窥她这种根本就不存在的事。
我满怀歉意地看了四周的人一眼。派对结束了。
“对不起。”
大家似乎都明白。
丽给了我一个天使般的笑容。

将美里在房间安置好后,我决定将丽送回家。现在已经很晚了,虽然有秘密特务在暗中保护我们,我仍不放心让她一个人走回去。
其实……我只是在找一个借口离开公寓。
逃离从明日香的门后传来的抽泣声。

第三新东京市空荡荡的街道一片漆黑。上几次的使徒来袭造成现在第三新东京市供电系统的某些部分会突然断开,而这一区域的路灯似乎就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天空布满了阴云,挡住了月亮。就快下雨了。我几乎想推丽一把让她走快点,但我又不愿意这么做。走快点也意味着得更早地回去……面对明日香的抽泣声。而且,在夜里边散步边聊天真的是件很舒服的事。单独地和丽在一起散步。
我看着她,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发起呆来。她苍白的皮肤在暗淡的光线中极为显眼,使她显得有些诡异。她像一个中国人偶,美丽又易碎。不,这是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她脸蛋儿的轮廓那么的优雅迷人,她已经远超过了美丽可以形容的范围。
她转过头来与我对视。红色的眼睛就像是在闪烁,如同黑暗中的火光。一个男人很容易就会陷进这双眼眸之中。
“怎么了,碇君?”
和平常一样,她的声音冷静又拒人千里之外,但我可以从她脸上看到一丝担心。
“你……你很漂亮……”我小声说。
她的眼睛睁大了。我刚才说的是我想说的话吗?
是的,我说了。我说了我想表达的意思,而她也听到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征服了我,但我觉得应该重复刚才的话。
“今晚你很漂亮,绫波 ”
刚开始迷惑的表情消失了,她的脸随之变成了红色。她别开头看着地面,或许是因为看着我太尴尬了。我犹豫了一下想自己是否应该闭上嘴。
但她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上有着天使般的笑容。
“谢谢。”
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出于一种默契,我们继续向前走去。

我的心在狂跳。我不敢相信今晚发生的一切。丽说她爱我。而现在我在送她回家。在路上我告诉她她很漂亮。我的大脑负荷已经超载了。
紧接着,我的心一沉。当我想到丽说的话时,我也不得不想到刚才她和明日香的那场恶仗。想到那个德国女孩是怎样被丽和我彻底击溃的。
“你不应该那么说。”
丽停下脚步看着我。
“说什么?”
“今天你对明日香太残酷了点。”
“我只是说了事实。”
那是事实,我知道。但……感觉总不大好。
“如果一个人没作好接受事实的心理准备,那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嗯……只是认为你说话的时候应该更谨慎一点。不经意的打击可能会让明日香彻底崩溃。”
“很好。”
丽又看了我一眼,开始向公寓走去。
“你在乎她吗?”
“我不知道。”我承认说,“我想是的。我没有多少朋友。她、东治、剑介、在某种程度上阿光也算,美里小姐,还有你。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受到伤害。特别是因为愚蠢的我。”
丽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
“你不愚蠢,碇君 ”
然后她转身走开,我迅速跟了上去。

二十分钟后,终于,到达了她的公寓。但对我来说,似乎用了更长时间。每次当我开始觉得陪丽回家有趣时,明日香的脸就浮现在脑海中。那梨花带雨的泪颜,一直将我本应愉快的时刻一一摧毁。
我们到达时正好下起雨来。
我几乎都忘了丽是住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一幢似乎无人居住的肮脏大楼。她的房门外堆着一大堆垃圾。我也不奇怪看见附近有只老鼠。还有永无止境的噪音。丽怎么能忍受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无法想象。
公寓内部和外面一样:一片混乱。就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地板急需擦洗,到处都是一层厚厚的灰尘。皱巴巴的床单。除了垃圾桶里到处都是沾满血的绷带。甚至还有一些未洗的内衣。
“有什么不对吗?”
丽注意到我脸上不赞同的表情。
“你怎么能住在这种混乱的地方?不会干扰你的生活吗?”
“不,没有。应该吗?”
我皱皱眉。
“当然会!这对健康不好!还有,你的生活环境折射出你这个人的本质。如果你不尊重并小心地收拾它,那我也无法想象你怎么会尊重你自己。而且你也不能期望任何人尊重你。”
“但你尊重我,不是吗?”
见鬼!被她说中了。
“是的,我尊重你。”
“所以你的逻辑有问题。”
我想了一会儿。
“我试着进不步了解你,但最开始我认为你很奇怪。”
这是事实。我不认为这是该说的话,但当时这是唯一闪过的想法。
“我不会生活在混乱中。”我加上一句,执意要证明自己的观点。不管怎么说,我帮美里做清洁可不是为了好玩。
听到这话,丽向四周看了看,一种尴尬的表情慢慢爬上了她的脸。
“我知道了。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有点惊讶。
“这是我的荣幸。”

丽只有有限的几样清洁工具,而且我都不奇怪地看见全是新的。但我们还是设法将她的公寓打扫得闪闪发光,嗯,几乎是吧。当时没办法收拾天花板,不过还是比以前好多了。令人心情舒畅的柠檬清香就像是给我们的报偿一样。
坦白说,我对丽竟如此缺乏家事能力感到吃惊。她知道怎么擦地板,就像别的同学在学校做大扫除时一样。但仅此而已,事实上,我想她肯定不知道如何抹净家具,如何清洗厕所和浴室,乃至厨房水槽。似乎她两如何整理床铺都不懂。我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这都是我爸爸的错。
有一天,我会问问丽关于她的过去。
“你不认为这是个好的改变吗?”
“是。现在……很好。”
丽似乎对她公寓的改变仍抱有一点敬畏。我不认为她想过这儿会变得……干净。
“我想现在剩下的就只有那些被单了。你有洗衣机吗?”
“有。”(1)
我沉思了片刻。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要洗被单就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我来教你怎么洗。”
“好的!请你一定要来!”
我被她突然爆发的感情吓了一跳,她看上去……很开心。她的脸上带着可爱的微笑,她的眼里燃烧着生命之火。
“谢谢你,碇君。”
“我很高兴能帮忙,绫波。”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目光交织。我想说点或做点什么,但我的脑子不大好使。
“碇……”
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对你来说是什么?”
她靠了过来,几乎贴在了我身上。我退后一步。
“你在乎我吗?”
我知道她在等一个答案,我可以从的她眼中看出来。我也知道自己不能逃避,我必须回答。
“我……我在乎你。我……我喜欢你,绫波。你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这些话怎么听起来似曾相识?
“我对你而言只是个朋友吗?”
她又向前迈了一步。我不能自已地盯着那两片贴近的红唇。
“是吗?”那只是我耳边的轻语,但我发誓这比我听过的任何喊叫声都更具冲击力。
我又退了一步。大脑的某部分提醒我已经被逼到了公寓的门边。
“我……呃……我不知道……我想不是……”
“或许我应该帮助你思考这个问题。”
她解开校服上红丝带,这让我动弹不得。
“什么……你什么……?”
“碇,你想和我融为一体吗?”
这一定是个梦。一个最为荒诞的梦……对,我在做梦!
但,如果这是梦,为什么丽看起来这么紧张?我为什么会因为看到她解开衣扣而惊慌失措?
“身体与灵魂都融为一体?”
噢,天哪!这不是梦!我在这儿,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单独和我的朋友、驾驶员同伴、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在一起。她正在脱掉衣服并问我要不要和她发生性关系!
噢,老天!
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她的胸罩。我的大脑停止了工作,本能控制了一切。
我逃了。
我在人行道上滑倒、跌进了公寓入口附近的一大堆垃圾中。但这不要紧。我出来了。
任凭雨水浇在脸上,试着平静我狂跳的心。我肯定做了件蠢事的想法随即跳了出来。现在丽一定很生气。如果她不恨我的那就是算我好运了。
她出来了,已经恢复了平静、自制的样子。她看着我。
“我……我很抱歉……”
没有想象中的一记重拳打断我的胡说八道,她的表情又变得柔和起来。我想起自己不是同明日香在一起……
“没关系”
她弯下腰在我额上轻印下一个吻,然后给了我一个温和的微笑。让人几乎无法相信,雨让她显得更美丽了。
“当你做好准备后,你可以告诉我……”
然后她就消失了。

我摸了摸她的唇刚碰触过的地方。她不恨我。这让我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然后我笑了。总的来说这一天还算不上太糟糕。
除非我能够忘记脑海中红发女孩的泪颜。

当我回到家时,美里正坐在厨房里,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拿着电话。很明显,她已经摆脱了所喝啤酒带来的影响。她脸上一副严肃的表情,那是在 NERV 作战下令时才会有的表情。我很清楚现在我应该感到不安,而且我也的确感到不安。
“他已经离开快两个小时了,我很担心。”
我离开了有那么久吗?
“我知道,律子。但我们能做什么?告诉他们应该有什么感觉?”
显然她们在谈论刚才的“事件”。我并不奇怪。
“好吧。看得出丽很认真。而明日香在睡着之前足足哭了一个小时,所以我认为她也很认真。但这全由真嗣决定。”
一个小时……明日香哭了……一个小时……
“我才不要做那个告诉他不准发展关系的人,如果他真的想的话。他们不只是驾驶员,他们是人,见鬼!”
美里沉默了几秒钟。
“司令能做什么?把他们关起来?给他们洗脑?他还要他们驾驶 EVA 呢。当然,他肯定会对丽生气,但他不笨。大概他会命令她在 NERV 之外的地方离真嗣远点。服不服从,就凭丽说了算了。”
我父亲会这么做吗?命令丽远离我?那丽会怎么做?她说她爱我。她真的会拒绝服从我父亲下达的命令吗?
为什么这想法让我全身颤栗?我真的那么害怕失去丽吗?
“你认为他真的或那么做吗?”
美里突然看见了我。
“他回来了。我们一会儿再谈。”
她挂上电话,呷了一口咖啡然后正视我。
“真嗣!你终于回来了!噢,我的天哪!你从头到脚湿透了!”
“你还没回答我!”
我被自己的语调吓了一跳。我听起来那么生气,其实我的确也是。但我是在生我父亲的气,美里不该受到牵连。
“对不起 ”
“没关系,我了解。回答你……我不知道。坦白说,我不知道你爸爸怎么想。但他似乎对丽有些计划。我不认为如果得知他充满价值的驾驶员打算把自己全捐给你的话他会很高兴。”
我点点头。这些听起来很像我父亲的口气。
“先去擦擦干换件干净衣服,然后我们再谈。”
我又点点头,迅速去浴室脱去湿衣服,用浴巾擦干身体。然后将裹着浴巾回房间去换衣服。之后我回到厨房。
“那么真嗣,你打算怎么做?”
这次谈话一定需要很长时间,于是我决定坐下来。回答前我停了片刻。我需要将我的思路集中起来。美里耐心地等着我的答案。
“我不知道,美里小姐,我很迷惑。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绫波有那么一点点在乎我,但没料到这么多。而且我以为它在乎只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司令的儿子。当然,是我猜的,我错了。”
美里点点头。
“就像这些还不够麻烦一样,明日香突然又插进一脚。她看起来像是在嫉妒绫波。但这不算

新鲜事,明日香从不喜欢绫波。如果她觉得受到什么威胁,她就会表现出攻击性。但今晚……还有今天早上……她哭了。她哭了,美里小姐!我从未见她哭过。嗯,至少她醒着的时候没有。她为什么哭?是她对我有感觉吗?”
“我不知道,真嗣。明日香……很难懂。很难说明她的感觉是什么。你呢真嗣?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不大愿意回答。当然,我和美里住在一起。她是个好同屋,但现在我更多地把她当作一个朋友而不是监护人。但她毕竟也为 NERV 工作……为父亲。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如果你在担心那个。”
好吧,看来她能读懂我的心思。
“我也不希望你把这个写进报告之类的东西里去。”
美里皱皱眉头。
“你变聪明了,真嗣。很好,我保证这次谈话不会出现在任何报告你,不管是口头的或是书面的 ”
然后她笑了。
“那么大众情人,谁是你喜欢的人?”
“两个都是。”
三佐被这答案吓了屏住了呼吸。
“你说什么?两个都?这是什么答案?”
“我唯一能给你的答案。”
她脸上的惊讶被一种好奇所取代。
“说具体点。”
“嗯,她们两个我都喜欢。我也说不清楚更喜欢哪一个。从外表而已言,她们两个都很有魅力。明日香是华丽,而绫波……则是神秘。就内在而言……绫波在我身边时……我感到舒适与安全。就像没什么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她那么平静。她的出现并未困扰过我。我不觉得我对她有什么隐藏。而对明日香……嗯,我爱慕她的活力、她的毅力、她为成为最好的而坚毅不挠的决心,以及她散发出的那股傲气……但有时候,很少的,她会表现出极端脆弱……那让我想抱紧她保护她。今晚她看着加持先生的时候……我几乎想把她抢过来让她呆在我身边……这听起来一定很蠢。”
美里摇摇头。
“不,真嗣,我相信她们两个你都在乎。当然她们的某些部分你并不喜欢。有些事能帮助你选择……较好的一个……”
我想了一会儿。
“呃……绫波很冷淡。很难知道她在想什么。但今天,她彻底地变了。她笑了。她说了她心中的话。她甚至主导了派对的一部分。而明日香……她只是一直骂我嘲笑我。但阿光告诉我这是因为她在乎我。如果是真的……那么那些问题不会持续太久。”
美里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从她的表情来看咖啡已经冷了。
“还有……”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该提这件事,但如果我想美里帮忙的话……
“今晚……绫波……想……想要我……和……和她睡觉。”
最后一部分脱口而出。
“我没听错吧?”
我点点头。
“那……你们俩……?”
“没有!我……我逃走了……”

该死!这真够没面子的。美里奇怪地扫了我一眼。我猜她体内那负责的一面正和她粗心大意的另一面发生冲突。她肯定在做着心理斗争是应该叫我白痴还是恭喜我成为了一个完美的绅士。
“好吧,我不敢说这个是合适的解决方法,但知道你应该想办法绕开一大堆麻烦。现在我们需要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怀孕的驾驶员。”
这个想法让我的脸红透了。
“那~么……让我想想。丽……表现出……对你的……兴趣,很强烈很强烈的兴趣。明日香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兴趣。而刚才,你告诉我你其实对她们两个都有兴趣,所以不知道选择谁,对吧?”
“呃……那个……是的,我想是,就是这样。”
“真嗣……”
美里的脸出奇地严肃。
“我只能给你一个忠告……”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美里真的要帮我!
“和她们两个约会,当然的!”
“什么?!这是什么烂忠告?”
美里的拳头用力砸在了桌子上。
“注意你的礼仪,年轻人!”
看见我脸上显露无疑的羞愧,美里生气的表情立刻变成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小真,除非现在你就作出选择,要不你打算如何作选择,如果你不比现在更了解她们一些?我能想出的唯一更了解她们的方法,就是很她们约会……在不同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
“那个……不算欺骗吗?”
“吪……”她们都还不是你的女朋友……
“你说的……说的对……”
“那当然!如果你不确定,就去问问加持她怎么办。我确信我已经猜到了他的答案……”

“和她们两个约会,当然的!”
见鬼!美里果然说对了。当然,如果那是加持会做的……
“谢谢,加持先生。你的建议非常有价值。”
“我总是很高兴能帮上忙,真嗣。坦白说我对此很感兴趣。我不觉得你像是个美男子。同时两个女孩。你真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而且更老实地说,如果你让明日香无暇分心,那我追求美里会容易很多。”
永远没把脸刮干净的男人咧嘴笑了。
“我不知道。当我对绫波和明日香感兴趣的同时,我真正爱的其实是美里。如果让你拥有了阿美,有些夜晚就会变得很孤单……”
加持愣在那儿,嘴张得大大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开个玩笑,加持先生。”
他的脸换上一种宽慰的表情,随之是一个微笑。
“年轻人,你和美里还有明日香住太久了……”
我只是耸耸肩。
“我可不想成为来是被别人作弄的对象,对吧?”
“我得承认有时你的确让我印象深刻,真嗣 ”
从加持口里说出的话对我意味着许多。不过现在不是为这一小点儿的表扬欢呼雀跃的时候。我有问题得解决。

“如果……如果我约她们……我该怎么做?”
“第一次?”
我点点头。
“好吧,比如丽,很多事都可以做。她不是‘外出型’的女孩,或许一顿浪漫的晚餐和一场电影就行。很简单,但以丽的经验来说一定是充满新鲜与兴奋感的。而且你很星云,这这周末第三新东京市电影院要放一部浪漫的片子。那会给你很多机会去……嗯……进一步了解她。”
我皱了一下眉头。
“喂!我可不想她认为我是个花花公子!”
“开个玩笑。对你刚才吓唬我那一下来说很公平。”
我咕哝了几句。
“而明日香的话,我觉得越简单越好。她可能会抱怨几句,说你幼稚。但实际上她很讨厌那些试图讨好她的男生。只要保证她快乐就行了。还有你得比平时更健谈一些才行。”
“知道了。谢谢你,加持先生。”
我真的很感激加持。在这样的时候我很希望他是我爸爸。为什么父亲不能像他这样?为什么父亲不抽出哪怕是一点点的时候很我聊聊也好?
“那么,你决定先约谁?”
我已经有了打算。
“绫波。打破与她之间的僵局应该简单一点。而且这么做我会在约明日香的时候有更好的主意 ”
加持似乎很赞许。
“明智的选择。不过,还有个小问题。”
我询问地看着他。
“记住,你是和她约会。别叫她绫波。”
我明白地点点头。
“丽……”

(1)据《Newtype100% Collection Neon Genesis Evangelion》一书记载,丽的公寓里的确有洗衣机,虽然有点怪,但是放在她床的左边,就是那些深色窗帘的后面。

翻译注释:
Du……duHure!:你……你这个贱女人!

第三章 打破僵局
译者：Suna Kai(suezou nagisa)

混乱的情人节之后又过了一天。那之后的一天虽算不上太糟但也称不上好。那天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和加持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长谈。除此之外……明日香当我是透明的,而四处都充斥着关于丽、明日香、阿光和我之间的各式流言。学校就像地狱一样。我讨厌变成关注的焦点。剑介和东治平时对我的作弄就已经够受了。因为那些该死的流言,东治找了我一天的麻烦。不知传起我和阿光有秘密关系这种蠢谣言的バカ是谁。还有丽?好吧……她已经恢复了正常。坦白说,在某些事发生后,我不知道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那是最让我害怕的事。她已经表露了太多的感情。谁可以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会做什么……
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再去看看她。按照约定,教她怎么洗床单。
现在所有东西都被塞进了她那古老、但尚能运转的洗衣机中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开

口。
“昨天你没有按约定来,为什么?”
见鬼!她生气了。虽然没表现在脸上,但我知道……
“那个……”
“你是不是因为发生的事而觉得不自在?”
她怎么知道?我那么容易被看穿吗?
“呒……我……我想……”
“为什么?”
如果是别的人,我会把这当作一个玩笑。但如果是丽的话……她是完全无辜的。那些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普通的常识对她而言却是陌生的。我常在想为什么,但唯一的答案就是:父亲。
“那个……我……我想我……害怕。我不知道对你应该作出何种回应……”
“你害怕我吗?”
她的声调依旧很不带感情,但从她的眼中我看得出来他们受到了伤害。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这只是发展太快了。我明白你的感受……至少我这么认为。只是……我不认为自己为那个作好了准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对你有什么感觉。我很喜欢你……但还不能……你知道……达到那么亲密……见鬼!真麻烦……”
“我知道 ”
她撇开头。她难过了吗?或许我说了什么伤害她的话。
“但这不表示我不在乎你。其实……你……你愿意这周六晚上和我出去吗?”
她看着我,眼里满是好奇。
“出去?”
“对。去约会。”
“约会?那是什么?”
她……她不知道?我知道她的社会常识……很有限。但有这么严重吗?
“那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见面的时候……在一起……做一些不常做的事。”
“我们以前没有一起洗过被单。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约会?”
我眨眨眼睛。她没开玩笑,是吧?
“不……算不上。洗被单一点儿也不浪漫……”
丽的眼睛亮起来了。
“那么约会包括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浪漫?”
危险的气氛正在滋长。
“嗯……不总是有。更确切地说,我想它的目的是帮助两个人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对成功的情人。”
明白的神色出现在她脸上。
“所以说你约我的目的是想知道我是否能成为你的好恋人?”
“呃……我……我想从某一方面来说是的。”
她笑了。我喜欢那个微笑。
“好。星期六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喔!这很简单!
“真的?太好了!”
她又充满了兴趣。
“这让你开心吗?”
“呃……是的。我……很久以前就想更了解你一些了。”
“为什么你对我感兴趣更快一些?”

我耸耸肩。
“那时候一直没机会。确切地说,我还没准备好,我想。”
“那第二适格者呢?你也会约她吗?”
我愣了。有那么一会儿,我想我的心跳真的停止了……
“我知道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这真尴尬。
然后,丽笑了。
“没关系,我会赢的。”

美里终于从 NERV 总部回来了!我这一整天都在等待。我和加持的计划就完全取决于她带回来的消息了。
“那么?怎么样?”
她举起一个手指让我别急,然后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抓出一罐啤酒一饮而尽。之后才将部分注意力移向我。
“很艰难。给你发工资也意味着给明日香和丽发工资。而你父亲似乎不愿意丽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我们争执了很久。不过最后,当我说他的某个驾驶员可能会罢工并说会告诉联合国官员他为了不花钱而让大家处于危险之中时,终于让他相信同意是比较好的办法。”
这次谈话是加持的主意。出于某些原因,他似乎已经和父亲进行过交涉并正确预计了他的反应。
“一旦你父亲同意,把你们的名字写上工资名单就不难了。”美里继续说,“恭喜,真嗣!你现在已经是 NERV 的正式雇员了。而且身为 EVA 的驾驶员你有比我更高的薪金。”
父亲同意付工资给我们已经很让人吃惊了,但这是个更大的惊喜。
“我的比你高?”
“对。我已经争取到了我所能达到的最高工资。6000000 日元一年,大约每周 115000 日元。并且在你们每次出击回来 EVA 不受损的情况下能得到 200000 日元的奖金。”
我惊讶得忘了呼吸。那么多钱……还有奖金?
“你开玩笑?”
“200000 日元同 EVA 的修理费比起来不足挂齿……”
“哇……”
我不敢相信。我值那么多钱?
“你们每个人在银行会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开的户头。你们的周薪会自动记存在上面。”
“太棒了!”
美里好奇地看着我。
“如果我问……为什么你突然想要工资?以前你都不在意钱的。”
“以前我不需要和两个女孩约会……”
“噢!我知道了……还是打算继续这个想法?”
我点点头。
“我没别的事能做。除非你想让明日香搬出去和阿光住。”
“你还在发疯?”
我又点点头。发疯已经很很客气的说法了。
“知道了……好吧,我能说的只有祝你好运,我想 ”
“我可能需要这个。”
是的,好运……这一整个计划都很疯狂。我非常需要一些……

有时候,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因为美里的建议而烦恼。当时听起来当然都很不错。跟丽还有明日香约会。很简单。除了一个小细节。约丽出来出奇简单的同时,美里的计划也包括了约明日香。不用说,我还是觉得这对两个女孩来说都是一种欺骗。而且美里的情人节派对过去两天了,明日香没看过我一眼,没对我说过一个字。整个计划注定就会失败……
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远见同阿光谈了我的计划,或者说是其中的一半。她不需要知道我计划在明日香之前先约丽出来。
不管怎么说,她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并愿意提供帮助。因为这两天明日香都在她家避难。她保证一定找个合适的理由把明日香赶出来。
看来她的确做到了。因为我从学校回来后不久明日香就从大门进来了。
不用说,她的表情很难看。
我们的目光相遇,但她迅速扭过头,脸上清楚地显出恶心的神情。
噢,天哪!这一点很难。
她跑进能保护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我敲敲门,但只有沉默回答我。
“明日香……我要和你谈谈。”
“滚开。你可以和你愚蠢的人偶去谈。”
我有点生气,但我设法压下了怒火。现在不是提那件事的时候。
或许最简单的方法是开门见山。
“美里保证我们星期天一整天都没别的事。没有同步测试,没有学校……你……你……愿意和我出去吗?”
好吧,我说了。我在发抖。我的心脏以一种不正常的频率在跳动。但我说了,就像有时候会发生奇迹一样。
她房间里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但听起来并不像是家具被红发的 EVA 驾驶员破坏的声音。这让我开始担心起来。
“你还好吧,明日香?”
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充满了担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不,不好!我刚刚摔倒了,你这バカ!”
不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门突然打开了,一只手击中了我。很重,足以将我打翻在地。
“你怎么敢约我出去约会!”
我本希望她会高兴的,但很明显她是在生气。我不能怪她,因为派对上发生的那些事。
我试着回忆起加持先生告诉我的关于她的一切。如果我经不起她的磨难,她就永远不会答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或许我应该选择丽……
“或许是因为我想和你分享一些快乐时光……”我边回答边爬了起来。
你知道什么……最终我似乎还有一些勇气。
“为什么?已经厌倦了你的人偶?”
我给了她一道足以杀死人的目光,但接着再次试着让自己保持冷静。或许丽的冷静已经开始影响我了。
我拖延着时间以便小心地选字择句。我需要隐藏我的紧张,但我也不想撒慌。
“我相信她会开心地接受。但我不想和她共度周日。我想和你一起……”
突然新的灵感蹦了出来。见鬼!加持说得对。我和明日香还有美里在一起呆太久了。
是给予致命一击的时候了。
“但我想你不会理解……你从不想理解我……バカ!”
我只是想让她感到愧疚。但当我说出这个词时,我发现自己却把它当真了。而之后自己脸上

受伤的表情也确确实实发自内心。
我撇下她冲回自己的房间,用全身的力气摔上了门。
突然间觉得筋疲力尽,我瘫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事情没有沿着预定的方向发展。出于某种原因,我用尽了办法却只是伤害了我自己。
我开始考虑或许明日香并不值得引起这么多麻烦。然后我听见门滑开了。抬头看见明日香,她的脸上带着柔和的表情。
“你真的想和我出去?”
我点点头。
在极短的一瞬间,我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许多表情:宽慰、害羞、开心,以及更多我说不出来的。但这只持续了一秒。当她再度开口时,用的是她惯有的傲慢口气。
“很好,第三适格者。我会赐予你同我——物流・明日香・兰格雷——约会的荣耀。你最好确定你值得我花费那些时间!”
我对她露出一个骄傲的笑容。这让她奇怪起来。
“你会知道的……”
明日香挑起一边的眉毛。
“好啊,好啊……令人意外的自信从何而来?”
俗话说奉承会给你想要的一切。现在正可以验证一下。
“难道我不是要同第三新东京市最漂亮的姑娘约会吗?”
在她变回自傲状态之前,她对我露出了她最美的笑容。我如果不是坐在床上,一定会摔倒在地。那一刹那,她真的变成了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当然啦……当然啦……”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奇迹。两天前,明日香对我是彻彻底底地愤怒了。而现在,她又完完全全地原谅了我。她坚持我们要一起上学,一起吃午饭,一起回家……她差点跟我一起进了体育课的男子更衣室,虽然我认为大部分男生都不会介意。我很高兴不必拐弯抹角地和她说起那件事。她一定出了问题。
她是想守着我不准我跟丽说话吗?看起来真的很像……
我从篮球场向游泳池望去。
就像丽的所作所为,她坐在老地方并且陷入了沉思之中。当她稍稍转过头时,目光直接碰触到我的。我们对视了很短的几秒,但足以让我的脸红得不成样子。之后丽肩上出现了一个德国女孩的头打断了我们。她愤怒地瞪着我。
糟糕,真的很糟糕……
为了尽量挽回局面,我对她笑了笑,挥挥手。明日香的表情突然由生气转为开心。
“嗨,真嗣!”
她也开始向我挥手。这引起了所有女生及篮球场上所有男生的注意。接着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许多目光的焦点。
东治和剑介一秒钟也没浪费就开始嘲笑我。
“看,真嗣,你女朋友在向你招手。”
“她不是我女朋友!”
“她发现你在看她时显得很开心,而且整个早上她都没叫过你バカ。”
我惊讶地发现剑介说得没错。今天早上明日香比平时都好。
“别说你不喜欢看着她。”东治接着说,“你的小明日香穿着泳装。看,看!那美腿!那丰胸!!……”
“我没看她!我在看丽!”
见鬼!我真希望我没说……

“臭小子!两个你都喜欢?”
不知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笑了。
“也许是……”
他们两个闭上了嘴,持续了好几秒钟。
“不公平!你夺走了所有可爱的女孩!我也要驾驶 EVA……”
不奇怪剑介仍然痴迷于此。
“老实说,真嗣……”
东治换上了担忧的眼神。
“我们迟些再谈,今晚。下午我得翘课。”
“同步率测试?”剑介问。
“不……我要和美里谈谈。”
“噢,小子!他真正拥有了所有的女生!”
我叹了口气。这两个家伙真让人无法忍受。
“好吧。其实,我也需要把阿光叫出来……”
“不。你不能!”
东治试图用他的拳头来强调他的反对意见。
“怎么了,东治?不想让我抢了你的女朋友?”
东治开始脸红。
“说到阿光,明天不是她生日吗?”剑介一脸无辜状地问。
东治一下子面无血色。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现在该他痛苦了。

我花了些时间去找美里的办公室。NERV 总部真够大的,而我几乎没去过她的办公室。来 NERV 后,要不就是和使徒作战,要不就是去做赤木博士那没完没了的测试。打心底来说,我觉得离 NERV 越远越好。
真讽刺,现在我是 NERV 的雇员了。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她的办公室。很幸运,美里在,坐在桌子边,或者说是一大堆纸旁边。嘴里咕哝着一些咒骂联合国军费帐单的脏话。
“我需要你的帮忙,美里。”
她吓得几乎尖叫起来。也许我应该想敲门?
“真嗣!你吓死我了!你不懂怎么敲门吗?”
“对不起……”
她用“美里杀人目光”恨了我一眼,就像在说“再做蠢事你就死定了”。我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
“你来这儿搞什么鬼?你应该在学校!”
“好吧,我没有。我决定采纳你的建议,所以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她的表情立即缓和了下来。
“知道了。那……我该做什么?”
我告诉了她,她的眼睛立即瞪得老大。
“你想要什么?你是哪一类变态?”
她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嘿!我不是变态!”
“那你为什么想要丽的尺寸?”
“我要买条裙子给她。”
她看起来很是好奇。

“什么?”
“一条裙子,你知道,女孩子穿的……”
她又给了我一个“杀人目光”。
“我知道裙子是什么!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
我笑了。
“你知道一家叫‘Pourdeux’的餐厅吗?”
她点点头。
“对,当然。以法国菜和意大利菜为特色的高档餐厅。以前和加……呃……某人去过一次。”
我差点没笑出来。她为什么要刻意隐藏她对加持的感情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你已经回答了,高档餐厅……”
“你是说……你想带丽去那儿?”
“对……”
“但那儿消费很高!”
我耸耸肩。
“我们的工资总得有点用途……”
“但下个星期之前你们什么都拿不到。”
接下来我说的话会让她吃惊的。
“加持借了一些,嗯,是很多钱给我,足够去支付食物、裙子、我要穿的衣服以及其它零碎开支。”
我猜对了。她看上去十分惊讶。
“加持?他什么时候有那么多钱了?”
“别问我……”
美里沉默了,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那么?你能帮忙吗?我可不想去她的衣柜偷看她衣服的号码。我知道做那些必须的测试时,你们已经取得了我要的所有资料。”
“呃……那不是问题。我会问玛雅要最近一次战斗服读取的数据……你知道你想买什么样的裙子吗?”
“还没想好。我希望这能成为一个惊喜,所以我不能让她自己选……”
美里摇摇头。
“呃……一个男孩为一女孩买裙子……听起来不好……我知道了,我来办!”
我皱起了眉头。
“我不知道……”
“相信我!”
“我不知道……”
她把手搭在我肩上,非常严肃地看着我。
“你真以为你自己能搞定?我敢说你甚至没想过她还需要一双和裙子相配的鞋……”
然后她的脸上浮现出揶揄的神色。
“……还有……一些能取悦男人的高档内衣……”
“美里!”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是她最喜欢捉弄的对象。
“开玩笑……但我知道一个好地方。那儿的东西极好而价格也不算离谱。他们还用了一种新的全息激光技术,对这种情况来说简直就是完美。有了我们的数据,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不用真人模特而做出一件完美的裙子,而且会非常合身。”
我想了一下,听起来不错。
“好吧……行……只要你不把她弄得不体面……”

“你怎么认为我会那么做呢?”
“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
她神经质地对我笑了笑。
“别担心!我会把你的小丽打扮成公主的!”
但是我还是不由得担心起来……
“你什么时候要那裙子?”
“星期六晚上。”
“噢,天哪!没多少时间了!我马上给玛雅挂电话!”
好吧,她看起来挺认真的,或许这不算太糟……我希望。

约会保密的难度令人吃惊。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在不被明日香发现的情况下逃出公寓后,我死皮赖脸地缠着东治帮忙。几天前,在我千求万求之下他终于同意将我为约会买的西装藏在他那儿。现在,我必须假装去他家玩儿。虽然这极不平常,但明日香什么都没问。因为她不会因嫉妒东治而发狂,所以也没坚持跟着来。
“小子!告诉你,你犯了个大错……”
“说点我不知道的。”
我已经花了十分钟在对付这条蠢领带上。不用说现在我非常烦躁。
“如果你知道这么做很蠢,那为什么还要继续?”
“因为我得知道我想要哪一个。她们两个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施压。我必须尽快决定。”
东治怀疑地看着我。
“而你认为和她们约会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嗯……我希望能……”
东治摇摇头。
“小子……你无可救药了……”
“至少我约了某人!”
我立马为这句话反悔了。
“对不起,东治,我不是这意思。”
“不,或许你是对的……”
东治一把抢过领带帮我解决了问题。现在它终于成为正确地形状了。事实上……穿着西装的我看上去很不错。
“你知道,你只需要约她……”我告诉他。
“我为什么要约她出来?”
我的话让他摇摇头。
“我们不是在学校,你知道……”
东治指着离开公寓的路。
“去约你的会吧!”
我点点头。如果他不想现在谈这个问题,没关系。
“谢谢。”我对他说,然后我想起一件事,“如果你要赶我走,至少帮我叫辆出租车?”
“バカ!”

当我坐着出租车到达丽的公寓时,我看见美里正等在外面。她自愿将裙子送到丽这儿并帮她为我们的约会做好准备。我勉强接受了她的热情帮助。不过当她说她相信丽一定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看上去更女性化时,我真的不能说我完全反对。虽然丽看上去不像是个假小子,但从她收拾衣服和那毫无章法的蓬乱头发的方法而言她真的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表。不像明日香,有

时可以霸占盥洗室长达一个小时。
“约会时间到啦,丽!”美里大叫一声。
所幸丽似乎没有邻居,不然所有人都会听见。
我正打算责怪美里几句,突然,丽出现了。所有的话都在说出口前就消失了。我的心开始狂跳。
“真可爱……”
我眨了眨眼,又揉了两下,但眼前的景象依旧没有变。
她美得让人敬畏!
她穿着一条蓝色的晚礼服长裙,就像战斗服一样勾勒出她纤细身段的完美曲线。上面的部分,除了镶花边的领口外,是用和她头发相称的淡蓝色尼龙制成。透过这层半透明的布料,可以看见她的双肩、手臂以及漂亮的乳沟。裙子的下半部分用深蓝色的缎子制成,两侧的开叉正好显露出她美丽的双腿。
“绫……丽……你真漂亮!”
她的脸颊红了,这让她看起来几近完美。
“你也很英俊,碇君。”
“喂,喂,丽。我刚才对你说什么来着?”看上去有些沮丧的美里说。
丽点点头。
“你很英俊,真嗣君。”
我看见美里彻底绝望地一掌拍在了自己的额头上。但我觉得还好啦。真嗣君。当丽这样叫的时候我喜欢这称呼。
我害羞地笑着对她伸出了手。
“我们走吧?”
丽回以微笑。
“好。”
我打开出租车的门将她牵进去。
“你确定不要我开成送你们去吗,真嗣?”当我关上车门时美里问。
“不。”我回答着绕到车子另一边,“谢谢你的美意。但我可以自己解决。还有,我不希望绫波在晚饭前晕车。”
不等美里反击我就钻进了出租车,脸上带着坏坏的笑。
我知道迟些时候三佐一定会报复……但现在,我无所谓。我和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女孩之一在一起。我们正要去约会。

当我们走进餐厅时,我被震住了。虽然称不上豪华,但这地方因其典型的欧式风格而显得极其高档。虽然外面看上去和第三新东京市的其它建筑一样由高抗震钢板建成,内部则完全不同。就像是屋子里面盖了座小房子。墙壁、地面、天花板都由木材制成,大概是枥木或别的进口木材。桌子和椅子看上去像是欧洲古董的完美复制品,至少我这么认为。餐厅里四处都有绿色植物,以及两个大鱼缸:一个里面有各种各样漂亮的鱼,另一个则装着一些龙虾,似乎是菜单上那些。所有的侍者都穿得很正式,还有三个小提琴手正拉出优美的旋律。
向我核对预订席的侍者怀疑地打量了我好一会儿,但他看到我出示的 NERV ID 卡后就没有疑问了。他们有礼貌地将丽和我带去我们的桌子,然后递上了菜单。
“那么……你怎么想,丽?”
“这……很不寻常。”
我笑了。
“这就是这个主意的核心。是逃离第三新东京市的方法。今晚,我们不是驾驶员绫波和碇,而是约会中的绫波丽和碇真嗣。没有使徒,没有 EVA,只有我们……”

“试图逃避现实只是徒劳……”
我几乎因带她来这儿而感到后悔起来。但她继续说了下去,脸上带着微笑。
“……但这是次有趣的经历。而且将你完全占为己有也是个不错的想法。”
听到这个时,我的脸上大概写满了“快乐”两个字。
然后我地头看菜单。它非常巨大,有精致的皮革封面。我十分惊奇地看到它有多详细,每一道菜都有一幅令人垂涎的照片。极具有感官冲击力!
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起来。然后,我吃惊地发现丽在咯咯地笑。
“你一定很饿了。”
“是的。”我承认说。
丽拿起她的那份菜单开始在里面搜寻起来。
“预订前我就调查清楚了,这儿有十分丰富地素食大餐,甚至连各种面食都配有蔬菜制成的素酱 ”
“看得出来。谢谢你还记得。”
我们很快就点了菜。丽要了一份恺撒沙拉淋艾弗雷德意大利面,而我则要了胡椒酱牛排和土豆泥。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丽奇怪地看着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了那些感觉,对我?”我底气不足地问。
“我……我不知道。也许从初次相遇开始。你在没有进行过任何训练的基础上决定要驾驶EVA,只是为了救我一命。我时常为此感到迷惑。你是除了你父亲外,唯一在乎我的人。从那天开始,我从没停止过关心我……”
我点点头。我在乎她,甚至比在乎自己更胜一筹。
“这很奇怪。但有时我觉得我很了解你……”丽半沉思地补充道。
我了解她的感受。我有时也这么觉得。一些关于她的东西,一些我说不确切的东西。似曾相识,却又不同。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很快我们的菜就上来了。当我看到它们时吓了一跳。它们盛在巨大的盘子里,一份菜就足以喂饱我们两个。我尝了一点牛排,非常好!棒极了!和美里的料理、乃至我的都大相径庭。
“噢,天哪!”
我有点担心地看着丽,这可不是她的口头禅。
“太好吃了!”
带着贪婪的表情,她风卷残云般地开始洗劫盘子里的一切。
这很奇怪。
“我能……我能尝点吗?”
话未落音丽就站了起来,她的叉子正好伸在我鼻子下面。我眨了眨眼睛,然后张开嘴,让她温柔地将叉子上的食物放进去。我不得不同意……这不常能吃到……但真的很美味。
好一段时间我们只是安静地吃饭,直到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一些情人节之后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告诉我,丽,为什么你……那天晚上……你知道……”
我知道自己脸红了,而这让她笑起来。
“因为感觉很好。”
我奇怪地看着她。
“因为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和你融为一体。身体、思想和灵魂。”
我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以前我从没有过那种关系……但我认为两颗心的结合仅靠性关系是不够的。事实上,难道

它不应该在两颗心已经结合的基础上才发生的吗?或者是说,它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
丽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你……你也许是对的……”
然后她的脸色明显暗了下来。她看上去几近沮丧,这让我禁不住担心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丽这样,而我知道自己不喜欢这样的她。
“怎么了,丽?”
“如果……如果你是对的……那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和你融为一体……”
“我也不知道……但……也许什么都不需要做。也许那只是发生的所有事。你……你只需要对自己真诚,做你自己,没别的。然后向全世界展示出来。接受你的感受,说出来,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一件事一定要发生,那就会发生。如果两个人是为对方而生的,难道他们的心不会呼唤对方吗?”
我甩了甩头。
“我没说明白,是吧?”
令人惊讶的是丽又笑了。
“不,你说明白了。我坚信你和我是一对。这是应该的,并且它会发生。我的心在寻找你的,而你的心一定会有回应,真嗣君。”
“我希望能像你一样确信……”
“你会的。在那之前,我会一直等待你选择我而不是物流的那一刻。”
说完丽又笑了一下,然后开心地继续吃饭。我不由自主地回以微笑。
或许她是对的。或许丽和我命中注定就该在一起……

《我的梦里只有你》
我想加持说得没错,听名字就是一部浪漫的电影。
第三新东京市电影院和我记忆中的相差无几。我在第四使徒来袭之后曾来过一次。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迷惑,只是想逃走而已。电影院看似是个暂时逃避现实的好地方,但却没什么用。两个青年的吻立刻让我回到了现实。我仍记得当时我感觉有多孤独。而现在,当我看着丽的时候,我不再觉得孤单。
我第一次发觉这个电影院有多大多空荡。除了丽和我之外只有 20 个人左右。这并不奇怪。使徒让人满为患对电影的兴趣下降了很多,就像第三新东京市的流行时尚一样。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为什么它没有关门停业,但我还是很庆幸它开着门。
我选了自认为是两个很好的位置。正中间,离银幕不大远也不是很近,让我们不必费力地抬起头就能看到银幕的地方。
很快就熄灯了,这让丽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第一次来电影院。我对她露出一个安慰的笑,她点点头,转而看着刚开始的电影。
一开始我就在想这是否是个好主意。丽看着银幕上那些和她的生活相差甚远的情节,我真的很怕她会感到无聊。但随着男女主人公之间关系的进展,她似乎完全被迷住了。她的眼睛就想被钉在了银幕上。虽然她喜欢这电影让我很高兴,但同时也有点失望。或许是因为我希望她也能注意到我。
然后,她握住了我的手。她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银幕,但我感到非常开心。
电影彻底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她轻轻的碰触让我很惊讶,那种从她手上穿来的温暖和柔软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我忘记了银幕,只是注视着她。

丽去上厕所时我在电影院外一边等她一边试着让手脚恢复知觉。看电影当然不错,但两个小时舒舒服服地瘫在椅子上足以让人四肢发软。还好,天气不错,不像上次我送丽回家的时候那

样。一想起那天之后发生的事我立即脸红了。好吧……差点发生……其实我为没发生别的事而有点后悔。
“但愿东治和剑介永远不会知道。不然就永远没完了……”
“他们不该知道什么?”
我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退了一步。丽!她竟毫无声息地到了我的身后。
“可以走了吗?”她问,“该回家了。”
我去掏手机叫出租车。猜到我的用意后丽阻止了我。
“走路吧。”
我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虽然不算是很远,但从这儿到她的公寓至少也要走一个小时。而且我听美里说过,参加婚礼或类似场合的时候穿高跟鞋是很不舒服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又是那个是应该走路的人。而且……我能对丽说不吗?当我再次看到她天使般的羞涩笑容时,我知道我不能。
我害羞地对她伸出手,虽然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
“走吧……”
丽握住我的手,这让我有些吃惊。再一次的,我为那种触感惊讶,我第一次察觉到她的手是那么的小巧纤细。
我们都脸红了,沉默地向她的公寓走去。不需要交谈,对方的表情就是我们两个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们到达她的公寓时,丽请我在回去前进去坐一会儿。我不想进去,但又不希望让她认为这会让我不舒服。而且,那天晚上之后,我几次拜访也都没发生什么。
但……
穿着那条裙子的她显得很性感……
“或许我更该担心的是自己……”我意识到脑海里闪过了什么样的念头。
距上次来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但公寓里仍很干净。看来丽已经有了做清洁的热情。只是我希望她这么做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我。
她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椅子,所以我们都坐在了床上。丽开始凝视我。一开始我还试着避开她的目光,但我的眼睛总是能成功地找到办法和她对上。我想应该打破这让我们拘谨但又亲密的寂静,于是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脱口而出。
“你……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我想我有看到她的脸在回复常有的面具之前闪过了一丝受伤的表情。不过,接着她笑了。她的眼里突然迸发出一种我从为在她身上见过的激情。
“是的。”她的声音比平时更温柔,“但有件事我不明白。”
“是什么?”我问,想给予一点帮助。
不等我有反应的机会,她靠在了我身上。
“这个……”她低语道,抱着我将他的唇印在了我的唇上。
我呆了。眼睛瞪得老大,不是很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我慢慢地融入丽温暖的怀抱时,我的脑子也开始试着去弄清状况。我轻轻抱住她然后尽全力回应给她一个最好的热吻。
“我想现在我明白了。”
“你确定吗,丽?”
我们的唇再次相接,这一次更富激情。我们躺倒在床上。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在她全身每一寸肌肤上游走,包括那些平时我想都不敢想碰一下的地方。丽一声轻轻的呻吟更是激励了我,我更深更深地吻着她。
我不知道那一晚事情会不会进一步发展。或许吧,但我永远也没机会去知道了。
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突然想起了明日香。

我停止了吻,然后站了起来。
丽讶异地看着我。
“怎么了,真嗣君?”
我试着微笑。
“没什么,丽。”我撒谎道,“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事情没有进展得过快……”
真是个站不住脚的籍口,但这似乎让丽很满意。其实她也有点脸红。我猜她也在想进展太快了点。
我在心里诅咒着明日香。该死的!为什么她一定要存在?
然后,我做出了选择。明天是她唯一的机会。我会带她去约会,确保她开心,并向她解释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最多也只能是好朋友。
因为,在我心中,我知道她已经输了……
我刚刚爱上了丽。

附赠版:
“她在干什么?”我自问。
当然,我其实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在看篮球场。那贱货在看我的真嗣,我肯定!我毫不犹豫地越过她的肩去证实我的怀疑。就像我才猜的一样!她在看真嗣……
等一下……
他……他在看她!我的真嗣!
混蛋!他怎么敢!他怎么敢在约我出去之后又看她!她!那个人偶!她有什么好看的?她没有一点比得上我!我的胸更丰满!我的脸更可爱!我比她有趣一百倍!
ﾊﾞｶ!ﾊﾞｶｼﾝｼﾞ!
我正打算怒吼的时候他发现了我。然后他笑了并对我挥挥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突然想向他挥手。
“嗨!真嗣!”我用我最可爱的声音叫道。
不知道为什么,但有时、极少的时候,那个ﾊﾞｶ能让我心跳加速。真疯狂。他是个懦夫,一个愚蠢又软弱的混蛋。但,他有些特质……
他是我的!
我低头看看第一适格者。这个愚蠢的女生甚至没察觉到。但我赢了,他想约会的人是我,不是她。
“你会知道的,第一适格者。”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我会让你知道。我敢肯定你会因嫉妒而死。不管你试图做什么,我都会击败你!我不会输给你。你只是个愚蠢的人偶。”
我抓起她的一只胳膊将她拖进游泳池。我不会再让她多看我的真嗣一眼。
“别呆在那儿,优等生!有种就和我比赛一下吧!”
绫波丽,我绝不会输给你!

作者的话:
本故事发生在 16 年后的假想未来,所以当提到钱的时候,我捏造了一些数据。粗略地说,100000 日元(本故事中)在 1999 年上半年约等同于 10000 美元。所以真嗣的工资在 1999 年大约等于 60000 美元。我的假设是美里的工资在 40000 美元左右。

真嗣带丽去的那家餐厅的名字“PourDeux”(法语,意思是“为两个人”)。

第四章-切勿玩火

译者：Suna Kai(suezou nagisa)

我从丽的公寓回来时已经过了凌晨两点。屋里一片漆黑,让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人醒着。但在进门前我还是脱掉了领带和外套。如果被梦游的明日香撞见,这只会引来许多问题。
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我向自己的房间移去。
“真……真嗣?”
我呆住了。明日香。
转过身我发现她躺在一堆坐垫上,半睁半闭的眼睛表明是我刚刚把她吵醒的。见鬼!我迅速冲回房间将领带和外套扔进去,然后看看她想做什么。
“你干嘛睡在客厅里?”看见她没再睡着,我问道。
“当然是在等你!你以为你在干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对了,现在几点?”
“凌晨两点左右……”
“Mein Gott!凌晨两点!一晚上你去哪儿了?”
我现在真的不想谈这个问题。事实上,我根本不想和她说话。
“当然是在东治那儿!你问这干什么?你又不是我的监护人!”
明日香似乎被我突然爆发的怒气吓得缩了一下。接着,她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
“あんたバカ?!明天我们要去约会,除非你忘了,混蛋!我时刻都在担心而你似乎根本不在乎!”
现在轮到我惊讶了。她熬夜的原因是因为她担心我们的约会。她等我……这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明日香。或许来了群外星人绑架了她,然后换上了这个赝品。不现实。
不过,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虽然我很希望能对她发火。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明天我会补偿你的。”
バカ!我在干什么?她对我发火对两个人来说不都更好一些吗?或许她回取消那个愚蠢的约会。
明日香似乎冷静了下来。她带着一点微笑,然后那个微笑变成了咧嘴笑。
“我相信你会的,碇 ”
她满怀奸笑地看着我,我不由得害怕地发起抖来。
“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第三适格者?”
这次我咧嘴笑了。
“这是个秘密。明天早上见……”
我迅速地溜走了。与此同时明日香再一次暴走了。
“秘密?秘密!你……你……バカ!!!”

听到闹钟响的时候我忍不住呻吟起来。我真想抓起它把它砸到墙上去,如果我能找到它在哪儿的话。
最后,我还是从床上爬起来向厨房走去。仍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的我突然撞上了什么东西。我的脸深陷于两个圆形柔软物之间的事实足以让脑子里响起一千个警铃。我突然见变得万分清醒,并且意识到我的鼻子正夹在美里的两乳之间。
我当时一定晕过去了。因为接下来我记得的是美里愤怒的脸以及我躺在地上的事实。
“你该不会又从冰箱里拿错东西喝了吧,真嗣。”
我试图站起来。
“没,只是没睡好,对不起……”
美里笑了。
“没关系。那么,怎么样了?”
在我开口前她一定就从我的脸上猜到了答案。
“非常好。几乎就像一场梦。”

“好的,好的。那一定很不错。那么准备好第二回合了吗?”
“我想……”
我的声音并没有颤抖得太厉害,但毫无疑问美里注意到了。
“已经决定了?”
我笑了。
“差不多。”
她点点头。
“明白了。但今天还是玩个痛快吧!”
“我会尽力的。”我不太自信地回答道。
虽然有一大堆家务活要做,我还是忍不住去考虑这个约会能不能换种形式。

当我把一切都收拾好时,明日香终于决定向这个早已苏醒了的世界证明她的存在。
“Guten Morgen!”
“早,明日香。”
“好,告诉我,我应该为我们的约会穿什么?”
虽然我并不期盼这一天,但明日香现在看起来很开心。
“简单点,舒适点。或许校服就不错。或者那条漂亮的鹅黄色洋装。确定你有一双好的运动鞋 ”
“校服?运动鞋?你计划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愚蠢约会?”
我弯下腰将一个野餐篮子提到她面前。
“在这附近最漂亮的地方野餐。从这儿出发要走几个小时,所以……”
“野餐?这么寒酸?”
“什么?难道你喜欢呆在四面铁墙的封闭空间里?除了那次火山任务你从没离开过第三新东京市。你不觉得是时候来点新鲜空气了吗?或者说是你害怕自己没办法走那么多路……”
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没有什么比利用她高傲的自尊心来达成目的更有效的了。
“害怕?我?我要让你知道我才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弱不禁风呢。你会因体力耗竭而倒地死去,而我却可以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
“就是说你打算证明我错了?”我说着将野餐篮子帝给她。
“要打赌吗?”
我忍不住笑起来。
“很好!那去做准备,二十分钟后出发!”
“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可收拾不好!我必须化妆、吃饭、洗澡……”
“那半个小时吧!”
“你希望你的约会闻起来臭烘烘的吗?”
我叹了口气。
“好吧,好吧……我们一个小时后出发。但如果我们没能按时吃午饭你可别抱怨……”
“我会在你察觉之前收拾好的。”
不过,我仍很怀疑。为什么她不能更像丽一点?
“还有,别在我洗澡的时候催我!”

“到了没有?”
“快了。”
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蓝天之上,阳光明媚。真是个好极了的天气,对野餐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或许对其它某些事也是这样。现在我对这个约会的感觉非常好。毕竟这还是令

人开心的事。
也许改天我可以带丽再这么约会一次。
“嘿!真嗣!你还没告诉我呢。食物应该都在篮子里,对吧?那背包里是什么?”
明日香指着由我拿着的背包。
“只是一些东西……”
“一些东西!别用那种答案来敷衍我,バカ!我用猜的也知道里面是一些东西!我要知道的是那是什么东西!”
我笑了一下。
“你会知道的……”
“你怎么……!”
“我们到了,看!”
我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小湖,就在森林的旁边。
“真嗣!太漂亮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有某次我产生了一些疑惑……在对第四使徒一战后……”
明日香点点头。我知道在我们初次见面之前她就已经读过了关于我心理、身世和战斗的所有资料。
“我逃走了,在第三新东京市和 Geo Front 附近游荡了一阵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个地方,当时我就被迷住了。几个星期后我又花了点时间再度找到了这儿。在你到来之前周末的时候我一般都没什么事。”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明朗的笑容。
“所以说,我的到来改变了你的生活?”
“对……现在我得洗双倍的衣服,收拾双倍的盘子……”
“バカ!”
明日香在我头上敲了一下,但没有平时那么用力。她一直在笑,而我也忍不住对她笑起来。
走到湖边只用了几分钟。我凝视着湖面,它的确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
“真是个好天气!真是个漂亮的湖!你应该告诉我的,我会带上我的游泳衣。”
我在背包里翻了一下,然后将那件游泳衣提了出来。
“那是我的……!等等……你干了什么?”
“呃……我不想毁了这份惊喜……对不起,对不起……”
她将拳头凑到我鼻子下面。
“我不是这意思!你这色狼!你翻过我的衣服!”
我退了几步。
“我没有。我发誓!我是让美里帮的忙!她是女生,你是女生……没关系的……不是吗?”
这让她稍微满意了……一点。片刻之间,我在想是不是应该补充说明我是经常洗衣服的人,因此,我早就看过她所有的衣服了,包括那些让人难于启齿的。但既然她已经冷静了下来,我就放弃了。此外,提起那件事似乎并不明智。我死的时候一定会鼻青脸肿。虽然说这么做的话今后我的洗衣量一定会减少。
“我想……”
接着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该在哪儿换衣服?”
她给了我一道能杀死人的目光。
“这么说这就是你的精心策划了!你带我来这儿,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你就能看到我在你面前换衣服,你这变态!然后呢,从我的窈窕玉体上占到什么便宜?”
我本来没那么想过,可现在她提到了这点……不!我试着忘掉那些想法。但明日香注意到我的

脸在变红。
“你……你……别说我猜对了?你的的确确是个变态!”
我摇摇头。是她把这种想法硬塞进我脑子里的。
“没有!我发誓!”我指着森林说,“你可以去那儿换!我从没想过对你做任何事!”
突然间明日香看起来有些失望。
“我就知道……”
天哪!难道她真的希望我对她有那种想法?难道她确实想我对她有那种想法?
这实在是个令人尴尬的局面,但我试着露出了一个微笑。或许这么说很伤人,但如果能让她开心……
“当然我不介意你在这儿换……”
“バカ!”
明日香又一拳打在我头上,这次用尽了全力。但她脸上却挂着笑容,然后她向森林冲过去。
很快她又回来了,只穿着鞋和比基尼泳衣。我费力地让自己不要老盯着她看。虽然她只有十四岁,但她已经有相当迷人的身材了。
“喜欢吗?”
我点点头。她笑着把她的衣服砸在我脸上。
“别用那种眼光看我,变态!现在扒掉你的衣服!”
“什么?!”
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已经把泳裤穿在了里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同她开个玩笑……
“你听得很清楚!脱掉你的衣服!你不会以为我准备一个人去游吧?如果我打乱了你的计划那我说对不起,但你不能一下午都坐在这儿看着美若天仙的我!”
我先将她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开始解衬衣的扣子。
“我无所谓。但我里面什么都没穿,所以我希望你也不介意看见我赤身裸体。”
明日香的眼睛鼓得老大。
“Mein Gott!马上停手!我改变主意了!只……只要待在这儿就好,你……你……变态!”
憋住笑实在让人很辛苦。
我继续缓慢地脱掉一件件衣服。明日香已经闭上了眼睛,嘴里诅咒着全世界的人都变态。
“好了,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切,现在可以更进一步,不偷偷看一眼吗?”
“为什么我要看你一丝不挂!你只是个皮包骨头的臭小子!东治也是,但他的身材比你好……加持也是……あんたバカ!看看你让我说了些什么!”
此时她的眼睛已经睁得不能再大了。
“看谁是变态。”
明日香的双颊因尴尬而燃烧着,随即尴尬变成了愤怒。
“你这小……”
“这是你一直叫我‘バカ’的报应。”
明日香的下巴僵住了,后面的话消失在合不拢的嘴中。然后她的表情柔和了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真的变了,真嗣。你已经不全是那个懦夫了。我喜欢这样。”
然后她对我眨眨眼,叹了口气,叫我跟她到湖里去。

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们就像孩子一样玩水打水仗,把 EVA 或者使徒都抛到了一边。明日香甚至试着教我游泳……有一点点的成就。我必须承认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时光。而且我惊讶地发现和丽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感觉。
回到岸上后我从背包里拽出两条毛巾来擦干身体。然后我就穿上了衣服,而明日香则决定趁

此机会来个日光浴。
“饿了吗?”我问道,从野餐篮里拿出一个便当盒。
“你很清楚!”她回答说,一脸饥饿相地把盒子抢了过去。
她开始狼吞虎咽,接着又伸出一只手。
“饮料。”
我给了她一瓶果汁。她一口气喝下一半,又继续吃她的便当。当她吃完的时候我几乎还没开动。然后她就躺了下去。
“不错。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厨师,不过比起美里的手艺来说的确比较能让人下咽……她煮的东西能叫食物吗?”
“谢谢……我想,这是你第一次评价我的厨艺。”
“呃,就像我说的,不是最好的,但我喜欢。”
我禁不住脸红了。
“啐。不该这么表扬你的!”
“对不起。”
“你干嘛道歉?真是个白痴……”
“对不起。”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接着就放弃了。只是躺下来闭上眼睛继续她的日光浴。我吃完午饭后将东西都收拾进背包和野餐篮。因为没别的事可做,我忍不住开始盯了明日香看。她似乎已经睡着了。脸上的表情那么放松,缓慢起伏的胸部显示出她有规律的呼吸。虽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我不得不承认她很美。的确比丽略胜一筹。
“被人盯着看的感觉可不大好,要知道。”
“对不起。”
我迅速转过头。
“呃,我不能责怪你。你是个男生,自然不能抵挡我的美貌所产生的诱惑。”明日香说着站了起来,然后伏下身子。她的胸部正好凑到我眼前,“那么?你喜欢什么呢?我的乳房?我的美腿?我的臀部?”
那一刻我的脸就像一个西红柿。
“你还真好戏弄,没劲……”最后她说着坐了下来。
接着她脸上爬上一个作弄的笑容。
“嘿!真嗣!想吻我吗?”
“什么?!”
我强压住逃跑的冲动。这不好,这真的不好……
“你听得很清楚……从你通红的脸上我就知道了。”
该死!
“但……但……但……为什么?”
“我很无聊。”
她很无聊?几分钟前她看起来还很快活的呀。
“你不能因为无聊就去吻别人吧!”
她露出一个坏笑。
“或许这次是例外。或许我只是想。但你是对的,谁会想要吻一个像你一样的懦夫?”
我差点就忍不住告诉她丽已经那么做过了。
“我不是懦夫!”
“那就证明给我看!”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若是一个星期前,这一定是一个尴尬而棘手的局面。但我同丽之间的经验已经改变了这一切。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并没有停下来思考我在干什么。我只是厌烦了被人这么呼来喝去,我只想让她闭上嘴,这一次以及今后都闭上嘴。所以在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我的手已经环住了她,嘴唇贴在了她的唇上。
我承认,这和丽的感觉大不相同。不管怎么说这次我是主动者。我想这一定吓坏了她。因为我的唇相碰的那一刹那,她身上所有的肌肉都紧绷起来。好几秒种,明日香一动不动。若不是她的心跳猛然加剧,我肯定会以为她已经死了。接着她彻底瘫软了下来,颤抖的唇最后接受了这个吻。
我应该在那一刻就停手的,我的一部分感觉相当糟。但我最终还是背叛了我对丽的感情。吻和半裸身体所带来的快感压倒了罪恶。
毫无预兆地,明日香结束了这个吻,挣开我的拥抱站了起来。她的脸上满是震惊和讶异,接着这种表情慢慢变成了愤怒。
“你……你……你好大的胆子!”
我也站了起来,突然感到一股与她相同的愤怒。
“你叫我吻你的!”
“你应该不会的!你是懦弱的小真嗣!你不会吻女孩!”
“也许你没有自己以为地那样了解我!”
明日香猛烈地摇着头。
“不,不,不……是别的事情……一定有别的事情……”
明日香突然僵住了,某种想法攫住了她。
“你……你……你知道!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像……就像你以前做过。但那不可能……不可能……除非……噢,贱货!你吻了那个人偶!”
我的怒火顿时窜得同她一般高,这次她太过分了!
“丽不是人偶,也不是贱货!不许你再说这种话!至于我和她之间……不关你的事!”
她的脸顿时煞白,一片煞白。有那么几秒种,她的眼睛完全失去了生气。然后眼泪就聚了起来,那脆弱的外表几乎将我的心撕成两半。当时我所感受到的痛楚比之后她给我的那个耳光更为剧烈。
“混蛋!”
她转身跑开了。我呆立在原地,摸着刚被她打过的脸颊,不知如何是好。
当她几乎从视野中消失时我才最后决定去追她。我不能留下她一个人,在这种状况下。我必须弥补刚才犯下的错误。不仅为她,也为自己。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无法无视她的痛苦。
我用尽全力跑着。

我们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次我都差点跟丢她。很明显明日香比我更灵活,因为要追上对我而言有些困难。说实话好几次我能找到她完全靠的是运气。但我还是尽力追赶着,直到她决定停下来。我们在森林深处的某个地方,而我意识到,我确信,我们迷路了。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回去湖边的路,而我也很清楚明日香不会可以去记她选了哪条路。
追上她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坐在一棵树下,气喘吁吁。她的头发乱得一塌糊涂,我不禁注意到她的脚底上有许多划痕和擦伤。她没有动,直到我试着靠近她。
“走开……”
她的声音只比耳语高一点点。而当我装作没听见继续向前走时则变大了许多。
“走开!”
我依然无视她的话。

“你受伤了,明日香……”
“让我一个人呆着!”
让我停下脚步的不是她的话,而是她的脸。我见过她生气,见过她发怒,见过她难过。但这一次……完完全全的仇恨。
“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任何人!走开!”
她说着,将腿收拢过来,闭上眼睛将下巴靠在膝盖上。
“让我一个人……只要……让我一个人呆着……”
这一次,她的声音里夹杂着抽泣。
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想帮助她,却不知道如何去做。我想道歉,却不敢开口。于是我做了我唯一能想到的事:坐在树下。
我会等。
至少我不能逃。

“有人吗?救命啊!”
没有回答。我很奇怪。距我第一次呼救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或许在我们的追逐中我们迷失掉的不仅是回去的路,还有 NERV 的保护人员。曾经我在得知他们会无时无刻地跟着我们时感到非常恼火,而现在,我只希望他们都在。太阳几乎已经消失了,而我找到回家的路的可能性也在随之消失。但我不会扔下明日香一个人自己离开,而我也不信自己能说服她一起走。
于是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事。
我坐下来,开始更长久地等待。

“好冷。”
虽然声音并不大,但我还是听到了。这是数个小时以来明日香第一次开口。
“我又冷又渴又饿……”
如果境况不是像现在这么糟糕的话我会很高兴再次听到她的声音。但是现在,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也很饿,我的胃真的饿得痛起来了,我吃上顿饭已经是好几个小时前的事了,而且我也很渴。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外套,这地方的夜晚真的称不上温暖。如果你再想到明日香只穿着一件比基尼泳衣的事实……
对于饥饿我无能为力。但至少我能帮她解决寒冷的问题。
我站起来,开始解开衬衫的扣子。这招来明日香一道奇怪的目光。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让我靠近,所以便将衬衫揉成一团扔了过去。它落在她的脚下。只穿着一件 T 恤果然比刚才冷很多,但这还没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虽然我不能保证说我不会感冒。
“你不会是想要我穿上它吧?”
我点点头。
“拿回去。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是你自己穿上它还是要我帮你穿上它?”
红发的女孩厌恶地瞪了我一眼。
“你才没胆子那么做。”
我猛扑了过去。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种紧张感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了。
在我们两个都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抓起她的一只胳膊强制性地将它塞进衬衫的袖子里。明日香开始挣扎,但我始终控制着主导权,或许是因为她是坐着的而我能用上全力。这花了些时间,但我最终还是设法把她塞进了衬衫里。接着她就开始试图脱掉它,但我阻止了她,我尽可能温柔地将她拥进怀里。
“让我走!”

“直到你冷静下来为止!”
明日香更剧烈地扭动起来。我几乎无法抱住她。
“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
“不,除非你不再表现得像个小孩子……”
这似乎只让她更加愤怒。
“我才不像小孩子!”
“你是个小孩子。否则我就没必要用暴力来让你穿上这件衣服。你应该知道自己很冷并穿上它 ”
“这是你的!”
我摇摇头。
“这只是件衬衫,明日香。没别的。”
“我不想要你的帮助!”
她已经开始尖叫了。
“没关系。”
“这对我来说有关系!我不要你的帮助!我不要任何人的帮助!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总是能,我总这么希望!为什么你还在这儿?为什么你不留下我一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我也真的不了解自己。不,那不是真的。我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愿意承认。因为如果我那么做了,那只会让我的生活更加复杂化。
“因为我在乎你。我不能在你这个样子的时候离开你,特别如果那是因为我的错。”
我真的很惊讶自己说了这些。当我突然想起丽时罪恶感便上来了。但这是事实。我在乎她们两个。
“你才不在乎!如果是的话你就不会吻她了!”
“我会吻她是因为我像在乎你这样在乎她,明日香。”
不仅仅是在乎她们两个,现在我终于也明白了,我需要她们两个。
“闭嘴……你才不在乎我……没有人在乎……”
“不是的。我在乎你。美里也是。”
“撒谎……”
我松开手臂。这是让她相信我的唯一方法。
“是真的。看我的眼睛,你会看到那是真的……”
意识到她已经自由了,明日香向后跳开去。当她像我说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并转过身时,我真的很怕她会再次逃走。
“我在乎你,明日香。”
她是呆站着。然后眼泪在脸颊上缓缓划出两道亮痕。
我忍不住笑了。
“过来。让我们看看能不能让你温暖些。”
我让她坐在我两腿中间。如果是在其他场合,这看起来恐怕有些暧昧。但现在顾不上那么多。明日香似乎犹豫了一下,紧接着一股冷风就让她哆嗦起来。很快她就回到了我的怀中,我们共享着体温,她将头靠在了我的肩上。
“我很抱歉,明日香。其实发生这种事我也不想说明什么。我不想伤害你。我希望这一天能够很完美。我希望我们能像朋友那样快乐。”
“只是像朋友那样?”
我没有马上回答。但我知道自己不想对她说谎。谎言已经造成了太多的伤害。
“只是像朋友那样。我希望你能快乐,那样你就会明白我们能成为朋友,哪怕我变成了丽的男朋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受伤。而我也不愿意伤害丽。我想现在或许我可以不做任何

人的男朋友。你想说就说吧……我知道我是个白痴……”
“你真的是……”
好一会儿我们都没有开口。我们只是沉默地紧靠着对方。
“你爱她?”
明日香真的很疲倦了。她的声音和平时完全不同,听起来甚至有点像丽。
“我想是的。”
“她知道我们的约会吗?”
“知道,但她并不在意。她相信我会选择她的那种自信让人吃惊。”
“你和她已经上过床了?”
我一下脸红了。
“不!呃……我们可以……但我们没有……我不能……直到我确信我爱她甚过爱你。”
“你会和她上床吗?”
“不。至少,现在还不会。”
“你想和她上床吗?”
可能的话我的脸一定会更红。那些问题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我想……是的。但我不能。”
“我明白了。就是说在你决定之前你会一直周旋于我们两人之间,对吗?”
“对不起。我希望能有别的方法。”
这是实话。我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人被卷进这个旋涡,但我无法控制。
“你不该玩火,否则会烧伤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和你们两个约会是个蠢主意,但我还是这么做了。”
“要知道,你糟蹋了我的初吻。”
我忍不住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什么?你的初吻?”
“正是。”
“但……但……不可能!我是说……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一定会有很多人约你出去!”
“只是一群差劲的小男生……”
我的感觉一下变得非常糟糕。
“对不起……”
然后我想起了某事。
“但是你要我这么做的!也是你停下来的!在我看来,在你那么做之前一切都很美好……”
“比她更好?”
我禁不住为闪过脑海的念头笑了起来。
“很难说。你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你真的想那么做?”
“嗯。”
明日香突然靠近我的怀里,那样她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眼睛。她看起来出奇地平静。
“你真的以为我会在知道你爱着我身边其他女孩的情况下让你吻我?”
“我可以理解你不愿意。但我希望你会同意。”
她挑起一边的眉毛。
“我的真嗣怎么了?”
“我猜他今晚已经离开了。”
“那么,如果你不是真嗣……”
她将头凑近过来。几秒钟后,我们双双陶醉在一个热烈的吻中。

“哇哦,多么可爱的一对。告诉我真嗣,我来的是太早了还是太晚了?”
我慢慢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还做梦。加持先生?
“真的是你吗,加持先生?”
“如假包换。”
我试着平静自己的兴奋。我不想吵醒明日香。虽然她在我的臂膀里睡得那么熟,但我仍认为吵醒她不是不可能的。
“你在这儿做什么?”
“当然是找你们。美里很担心你们,要知道。因为我们谈过你们的约会计划,自然她会来找我帮忙。”
我几乎为明日香在睡觉的事感到后悔起来。不然的话她就能知道有人关心着她了。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很简单。只要向我在 NERV 情报网的关系问一句就行了。那得花点口舌,不过最后我还是搞到了你们的位置。”
“什么?!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我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来。明日香咕哝了几句类似男孩太嘈杂的话,却没有醒过来的样子。
“是的。而且我确定他们现在也在监视着你们。”
“那些混蛋!为什么我呼救的时候他们不出来?”
“那会违背他们的命令。”
我挑起一边眉毛。虽然我仍很歇斯底里,但却对加持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命令?”
“是的。他们绝对不会干涉任何事,除非你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只负责监视而已。”
“谁下的那个命令?”
我其实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我知道只有一个人会如此利用别人。我不能理解的只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碇司令。”
“为什么?”
“我只能猜测。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确保你和明日香的关系有机会发展;从你抱她的方法来看,他的计划成功了。如果你爱上了明日香,那你就会失去对丽的兴趣。那样一来你父亲就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控制她了。”
“天杀的混蛋!”
我这一生都恨着那个抛弃我却又是我父亲的男人。但是我从未真正下过决心要完完全全地痛恨他。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我一直期望我们能在一起、相互了解并重新组成家庭。但那天晚上那个我死了。这一次碇元度做得太过分了。我无法接受被他利用。其实我真的不在意。其实我没必要去选择自己生命的道路。我只要那么活下去,那让生活简单了许多。但是他现在所做的一切,试图利用丽和明日香,试图控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不能原谅他。我不会原谅他。
确信我小心地抱着明日香后,我站了起来。
“我们累了,加持。你能送我们回家吗?”
加持担心地看了我一眼。
“你确信你能这样抱着她走?我的吉普在附近,但仍需要走 15 分钟……”
“她是很重,但算不上负担。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不像从前那么虚弱了。应该没问题。我得向她证明我在乎她。”
加持笑了。

“你长大了,碇真嗣。”
“不,我依然是个孩子。我刚刚决定不再逃走了。”
“那就是我想说的。你已经是个真正的男人了。”
我是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仍无法在丽和明日香之间做出抉择。而且我还得去面对司令。

附赠版:

“噢天哪!这周没有新电影!真见鬼!”剑介说。
“不不不,我们还没看过那部……”东治一脸坏笑地指着第三新东京电影中心的电影列表上的一个标题说。
“是 A 片!”
“我知道!”
东治的笑容变得更灿烂了。剑介头上开始聚集一大滴汗。
“是外国片!没有日文配音!”
“谁在乎!我感兴趣的不是情节……”
剑介强行忍住了喷涌欲出的鼻血。
“他们不会让我们进去的,我们还太小了……”
“见鬼!你说得对……”
剑介得胜般地笑了笑。
“东治,要知道你从骨子里就是个色鬼……”
“闭嘴!”
突然,高个儿男生有了个好主意。
“我知道,我们去看望碇吧!运气好的话,美里也会在……”
对于这个想法东治滴起了口水。
“得了吧东治,这就是你脑瓜子里唯一的东西?”
“那你敢说你晚上没有梦见她!”
“老实说,我认为你梦见的是阿光。”
剑介偷笑着看着东治的脸变得苍白。
“如果我的情报没有错的话,听说在她生日派对之后你在她家呆到很晚……”
“嘿!我们只是看了部电影!”
“肯定是部浪漫的。那么你做了什么?跟她有发展?你吻了她?还是在电视前的沙发上大享鱼水之欢?”
“剑介!”
剑介差点就大笑起来了,若不是一只拳头几乎打掉了他的牙。
“闭上嘴走路!碇——还有美里——在等我们!”
“真嗣君不在家。你们在那儿找不到他的。”
男生们吃了一惊。转过身,正好看见丽从电影院里走出来。

“绫波!”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他现在和物流正在约会。”
东治一掌拍在额头上。
“该死!我忘了!”
“什么?”剑介一脸惊讶地问,“真嗣和恶魔约会而你没有告诉我?更糟的是你知道却不阻止他?”

东治只是耸耸肩,看着绫波。
“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任何感觉。我不担心。他会选择我而不是她。”
“什么?这是不是说他也约过她?”
东治点点头。
“哦天哪!我的情报真落后!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真嗣不想让恶魔发觉……”东治解释说。
“哦……”
两个男生点点头。他们很明白真嗣希望让两个约会保持秘密的心情。如果物流发觉了……
“那么绫波,刚才你看的什么电影?”
“那一个。”
绫波用手指了一下标题。东治和剑介在看到那名字时倒吸一口气。
“你看了那个电影?”
“怎么……你怎么进去的?”
绫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NERV 的 ID 卡。
“噢天哪!我也想成为 NERV 的一员。他们有枪、有 EVA、有酷毙了的 ID 卡和女孩们!”
“你可以尝试在里面找份工作。但是,在你高中毕业之前他们都会拒绝你。”
剑介看上去几乎要哭了。
“你干嘛看那种电影?”东治问,对于女孩子想看成人电影感到非常奇怪。
“学习如何成为真嗣君的好伴侣。”
剑介和东治又倒吸了口气。他们有好多问题想要问绫波,问她关于她和他们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是转眼她就走出去数十米远。
“那女孩真奇怪。”绫波从视野中消失后,剑介最后说道。
“对……我嫉妒碇。光想想他们在一起会做的所有事……”
东治又开始流口水。
“走,我们去碇的公寓!”东治拖起剑介向前走去。
“但他不在家!”
“除非去问美里,不然我们怎么能确定呢?”
剑介立刻明白了东治想的是什么。

作者的话:
(1)在 16 话中提到了真嗣不会游泳,当他被困在狄拉克之海中同另一个自己“交谈”时。
另一个真嗣:比如说,你不会游泳。
真嗣:人不是为游泳而活的。
当然真嗣还是能稍微浮一下的,只要他不离开岸边太远。但是若明日香试着帮他改正这一点,那么她的个性就很明显了。
关于安全课……许多同人中都有关于安全课对适格者的监视的描写,如果你喜欢的话 NERV 情报课也不错。只要你想到适格者对全人类的重要性,这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23 话中律子的一份报告也证明了这种假设。至于在第 4 话中真嗣是怎么设法摆脱他们的,如果他是真的摆脱了他们,那我也不知道了。
至于明日香的初吻……嗯,老实说,你认为除了加持外她能找到一个认为值得付出的人吗?我很怀疑。或许在大学的时候她和一些人约会过,但我怀疑那些交往都不长,而且我也很怀疑她回允许谁将他肮脏的唇贴在她脸上。15 话中她会捏住真嗣的鼻子也暗示了这一点。

第五章-越多改变,越多不变
译者：Suna Kai(suezou nagisa)

第一节:改变

E 计划
第三适格者监督报告
2016 年 2 月 26 日

[至今真嗣已经四天没离开过他的房间了,只有做同步率测试的时候会出来一下,从那个他和明日香在第三新东京市的郊外迷路的晚上开始,便一个字也不说。我开始有些担心了,无论是作为他的监护人还是从 NERV 雇员的立场上来说都是。他只有在深夜认为大家都睡了后才出来吃东西。他的表情比平时更阴沉,而他和 EVA 的同步率差不多下降了 20%。就算公寓四周已经加强了监视力量,但我仍怕他会再次离家出走。
我试过问明日香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她拒绝回答。虽然那天加持送他们回来的时候她看起来和真嗣一样烦乱不安,但之后或多或少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虽然她在表面上显得非常担心真嗣。我也注意到她对丽的挑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厉害。我可以猜到原因,但在不知道她和真嗣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我也无法确切得知。我让律子进行的医疗检查并没有显出什么异常来,除了她脚上的伤,不过那些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今天她就可以去学校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她进行这项检查。难道我会相信真嗣会做出什么伤害明日香的事情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应该更相信真嗣一些。但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对任何会危害我的队员的潜在威胁保持警惕。]

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又是面对现实的时候了。
森林那一夜后,我不得不躲开其他人。因为发生的一切,我无法忍受面对明日香和丽。我爱她们两个。我吻了她们两个。
真蠢。真的可能同时爱上两个女孩吗?
我不知道。我已经用了许多个小时来思考这个问题,却没有答案,事实却再三提醒自己我对她们两个的感觉是真实的。
我爱丽。我爱明日香。我需要她们两个。
但我不是笨蛋。我知道这样对她们两个来说都不公平。我应该从她们中选择一个。但我下不了决心。至少现在不。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永远拖下去。因为如果那么做每一个被卷进来的人都会受到伤害。我,将会是最重的一个。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确信没有人被干涉。过去的四天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加持的话依旧清晰浮现在我脑海里。
‘如果你爱上了明日香,那你就会对丽失去兴趣。如此一来,你父亲就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控制丽 ’
父亲……不!碇司令。
我可以接受他这么对待我。但不是丽和明日香。
我捡起几件地上的衣服穿好,离开了黑暗的房间,进入真实世界。

当我走向司令的办公室时,许多好奇的目光都向我投来。任何未经允许就前往司令的办公室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我并不奇怪都收到那样的目光。似乎 NERV 里的所有人都害怕碇元度。我,则是最害怕的一个。但我尽力将害怕推到一边。我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做了许多个小时

的准备。我不允许像害怕这样的小小细节毁了我的整个计划。在需要的情况的下,我可以像那个我最恨的男人那么做。所以,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的脸上只戴着以往丽惯有的无表情面具。
如果我的拜访是违规的话,看起来司令并不太介意,因为在我走向他办公桌时他一直沉默着。
“你来这儿做什么?”
他惯有的冷漠。房间里光线很暗,我几乎看不见他有色眼镜后的目光。曾经这是件不错的事。我试图回答,但通常面对他时的那种恐惧几乎将我淹没。我花了点时间重新找回仅存的一点勇气,试着将我的想法转换成语言。
“我希望你不要再次干涉我们的生活。”
司令抬起一边的眉毛。好的,好的,根据这个反应可以知道他很困惑。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出现除得意的笑容之外的表情。这个反应将我脑中那些随时会让我犹豫的害怕给赶走了。
“这是威胁吗?”他问。
“可能成为威胁。”
又一次,司令抬起一边的眉毛。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一个纸牌游戏。我们都保持着正常的表情,试图将我们有的牌都藏起来,试图知道别的人是否被唬弄了。我认识到现在没有那么困难,我只需要避免我的愤怒和害怕占了上风。因为一旦发生那种事,他就会夺回主动权。
“你认为你能威胁我?”
“我当然可以。我是初号机唯一的驾驶员。你需要我来保护你的生命。你同我一样清楚你没有多余的驾驶员。而你也同样清楚丽和明日香不可能单独战斗太长时间。那还是在我不去说服她们停止为你卖命的情况下。在所有事情中……你是唯一没用的家伙。”
司令眨了眨眼,很明显有些震惊。我也是。我想要说那些话已经很久了,但我从没料到过自己能那么有自信地说出来。但又一次,这是事实。
“你是说你会拒绝驾驶?”
“是的。”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会放弃?”
“你别无选择,除非你希望在某台 EVA 双手中变成一团肉泥。”
我希望司令会因最后一句话有所反应。比如他的表情变得惊讶甚至愤怒。但没有。相反的,他看起来很高兴,当那个该死的嘲笑浮现在他脸上时。
“你认为你可以威胁说要杀死我?”
“你要如何阻止我?你需要我。但别担心,我不打算成为你这样的混蛋。你应该很安全。”
我只是无视他并转过身。坦白说我已经开始崩溃了。我无法长时间让自己看起来毫无表情。
“如果你不驾驶,就等于宣判了全人类的死亡。”
我希望的就是这句话。
“你认为那对我重要吗?”我反驳道。不重要。人类又为我做过什么?
“如果你不驾驶,就等于宣判了丽和物流的死。”
该死!正中要害!我想到过这一点,并认为这是他说得出来的话,但真正听到时还是觉得一阵刺痛。我尽力控制着自己,除了脸上一点点抽搐。幸好他因为太远看不见。
“自由自在地死去比做你或谁的人偶要来得强。”我回答道。我真的相信我说的话。
司令保持着沉默。好吧,如果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我说。
“还有一件事:丽住的地方太糟糕了。我希望她能搬到我们住的公寓旁边。”
“丽会呆在她在的地方。”
我转过身直视他的眼睛,然后笑了。
“要不成为我的邻居,要不就和我一起住。当然,我们的空间和床都不够,所以她只能和我睡。

我知道她不会介意,因为她是先有这个想法的人……"
我在他来得及作出反应前走开了。
"不管是什么,你都输了。你的损失由你自己的决定来定。但记住: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再是你的玩偶,包括丽。"
"你应该抛弃和丽有任何关系的想法。那绝不可能。"
我呆在原地。
"你知道什么?你应该已经知道一切都很顺利。"
"是吗?丽告诉过你她的秘密吗?"
又一次,我转身面对他。司令讥讽地笑着。
"秘密?"
"这就是说你不知道。我也这么认为……"
"知道什么?"
司令跳过了我的问题。
"忘记丽。这段关系注定就要失败。"
"闭嘴!"
"你只是再次逃避现实而已。"
"什么现实?你的?"
"对。"
该死的老混蛋!
"我受够了!我说了我想说的,而你明白拒绝我的下场。那才是最重要的。"
说完这些,我离开了。
一迈出门槛我就差点瘫倒。我的心脏正以危险的速度高速跳动,我觉得呼吸困难。我做到了。我面对了那个曾经是我父亲的人,并且赢了。我几乎不敢相信,但是我确信这一点。
"丽……明日香……谢谢你们……"我低语道。
没有她们,这次会面就不可能出现。如果她们认为我值得去爱,那或者我比自认的更有价值……
然而,我却忍不住去回想司令刚才的话。丽真的试图对我隐藏什么吗?为什么丽对他这么重要?
我试着将这些想法抛开。那只是司令试图再次利用我的结果。我不会上当的。
当我最终往家走的时候,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离明日香和美里回来还有好几个钟头,所以我一个人呆在家里了一阵。好吧,几乎是。我发现 PEN PEN 在跟我作伴,它站在我面前,眼睛里露出饥饿的神情。可怜的 PEN PEN。谁知道美里用什么喂的它?
"对不起,PEN PEN。"我说着将一份迅速做成的但绝对可以吃的食物放在它面前。
看着 PEN PEN 高兴的样子,我决定洗个澡。这样我可以想想室友们回来后该做什么……特别是明日香。
过去几天里我对她们可实在不怎么和善。
我需要找个方法来道歉。

我被某人进屋的声音给惊醒了。我甚至没意识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我走出厨房,身上还穿着围裙,正好看见明日香站在玄关处。当她看见我时,一下仿佛僵住了。
好久好久,我们只是盯着对方的眼睛。除了讶异,我不知道她还在想些什么。
我笑了。

“欢迎回家,明日香。”
这似乎就是该说的话。看见她让我感觉非常好。虽然我和她还有丽一起做了同步率测试,但是这种感觉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没有交谈。当陷入沉思时我很少能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那时我不愿意那么做。但是现在我可以。我*
“真……真嗣……真嗣!”
她的书包一下砸落在地上。我所知的下一件事是我被紧紧地抱住了。
“真嗣……”
“明日香……”
她的头在我的肩上的感觉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一晚,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她在我怀中睡着时,我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像这样,在我们的家里,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日子里……那感觉真是棒极了。
尽力回应她的拥抱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因为我的手臂在她有力的拥抱下动弹不得。
“我还以为你不愿意再和我说话了,我以为你想躲开我……”
听她的声音就像是在哭泣。对此我真的很抱歉。我不该像以前那样把他们拒之于我的生活之外。
“对不起。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但我不是故意要避开你们……”
“真嗣……”
一秒钟之后,门开了。
“我回……”
当美丽小姐看见我们两个……以及我们拥抱的姿势时,她后面的话语消失在了嘴边。本能地,我松开了那个小小的拥抱。而红发的女孩的反应速度差不多和我一样快。
“美里小姐,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的解释被一个耳光给打断了。
“你这色狼!看你还敢不敢再这样抱我!”
这么说着,明日香冲回了她的房间。我留在原地,迷惑不解。一秒钟前,她拥抱了我。然后她就叫我色狼。为什么女生都这么难以理解?
至少,她还没有太用力。也许我已经习惯被打了,要不就是真的不痛。
“那么……你回来了,我明白了。”美里说着,一边脱掉长统袜。
“似乎是这样的。你自己也提前回来了。”
“是的,我想知道谣言是不是真的。关于 EVA 初号机驾驶员和司令的私下会面……”
“噢……”
美里好奇地看着我。
“好吧。你们两个谈了什么?”
“我叫他别再干涉我的生活,或者明日香或者丽的。”
美里似乎又吃了一惊。
“你……你那么说……对他?”
我点点头。
“如果你不介意,现在我不想多说。”
“我明白,真嗣。”
“很好。要知道,美里小姐,为了补偿这几天来我的粗鲁举动,我做了晚饭。不是快餐食品,只是一顿家常便饭。”
明日香房间的门突然开了,她一脸饥渴地出现在门口。
“你做了晚饭?GottseiDank!食物!真正的食物!我从心底认为如果你再躲在你的壳里面,我早晚得饿死。”

我点点头。一秒钟后,明日香已经在厨房里了。
“呃……如果她不喜欢我的手艺,那下次你不做饭的时候她可以……”
我突然意识到美里有些沮丧。
“她只是不知道如何鉴赏你的厨艺……”我这么对她说着,试图让她开心一些。
美里的脸上换上了一个开心的笑容。
“是的,你说得对……现在,来吧!吃饭!上次全家一起吃饭已经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了。”
那些话语让我震了一下。全家。是的,明日香和美里就是我的家人。丽,也是的……而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家。

当我们还在享用晚餐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们小小的私人聚会。
“会是谁?你们有邀请谁来吗?”美里小姐问。
我和明日香同时摇了摇头。
看样子似乎我们之中的两位女士都不打算去开门,我只好站起来去看是谁。当看见门外站着丽的时候我略有些讶异。蓝发的女孩似乎也同样地惊讶。好一会儿,我们就只是站着,对视着,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脸越变越红。
“丽……”
“真嗣君……”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但我拥抱了她,就像刚才明日香对我那样。
“能见到你真好,丽……”
“很高兴看见你感觉好了些,真嗣君……”
然后,从厨房里传来了美里的声音。
“喂,是谁啊真嗣?”
因为害怕美里小姐,或者说更糟,明日香,会亲自出来看看,我放开了丽。
“是丽,美里小姐。”
“谁?”
一眨眼工夫,明日香已经站在了我身后,脸上透着杀气。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丽对明日香怒气冲冲的声音毫不在意。老实说她看上去根本就没注意到明日香。
“我要见葛城三佐。”
被点名的三佐出现了,至少某种会造成损失的危险暂时是被制止了。不过她拿着一听新开的啤酒……现在差不多已经喝干净了。
“我能为你做什么,丽?”
“我必须通知你我的公寓换了新地址。”
我尽力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惊讶,这比我预计的要快了许多。
“真棒!你终于要搬出那堆垃圾了。嗯,那你的新家在哪儿?”
“这间公寓旁边的那间。司令认为如此一来会更方便。”
真是司令的典型作风,就这点事也能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什么!”明日香大叫一声,“难道你侵入我的生活还不够多吗?我在学校得看见你,工作时得看见你……别告诉我今后在这儿我还得看见你?”
美里将一只手放在了明日香的肩膀上。
“她不是住在这儿,明日香,只是隔壁……”
“我只知道她会成天呆在这儿,试图勾引我的真嗣!”
“好了,好了……”
真糟糕。最好赶快换话题。

“介意带我们参观你的新公寓吗,丽?”我问。
“噎!好主意,真嗣!我们去看看!”
我不喜欢美里这种突然爆发出的热情。她在隐藏什么。我敢说她的脑子里正在迅速组建某个阴谋。
“跟我来。”丽简单说着,算是邀请我们和她一同前往。
这地方比我们的大!为什么?”明日香惊讶地叫起来。
“其实,我觉得这和我们的是一样的,”我纠正她道,“只是这儿没有那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东西 ”
丽的公寓看起来和我们的差不多一样,但却几乎是空。一层厚厚的灰清楚地说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住过了。事实上,在我的记忆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人曾经住在这里。
“我想当我刚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的公寓和这间差不多。我记得我买了些额外的家具。感觉真是很古老的事情了啊。”美里解释道。
家具少得可怕。客厅里就一张茶几和一个座垫。两把椅子一个桌子和冰箱还有炉子放在厨房里。如果丽不是一个人,这恐怕是远远不够。
“不公平!我们得抢浴室而优等生在这儿却可以独霸一间巨大的!”
“我可以安排你和丽一起住在这间公寓里,如果你愿意,”美里建议说,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
那就是她的计划!她想让明日香去和丽住在一起。这是一个诱人的主意。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公寓对三个人来说是小了点。如果算上 PEN PEN 就是四个。但是,我怀疑明日香会不会同意。而且,就算她只是搬到隔壁,我也敢肯定我会躲过她许多恼人的举动。
“什么?!要我和她一起住,没门!”
“真嗣君可以和我一起住。”丽提议。
好几秒种,房间里塞满了死一样的寂静,但是,紧接着就是一阵爆发。
“什么?!你说什么?”
“真嗣君可以和我一起住。”
“没门!绝不!除非我死了!要让他和你睡在一个屋檐下那还不如我搬过来!”
“那么说定了!”美里作了总结。
“什么?”红发女孩大叫着。
很明显她比我吃惊多了。丽依旧是冷漠的样子。美里的脸上是个大大的笑容。
“你不是认真的,对吧?”
“这是让你们两个学会合作的绝好机会。就像你和真嗣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回想起我们的同步率测试,我依旧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星期是怎样一场灾难。如果考虑一下明日香对丽的感受……一切可能性都不存在。她们绝不可能成为要好的同屋。
“但……但……要我和她一起没门!难道你敢命令我和她一起住!”
“我不会那么做。真糟糕。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把我踢出门去?!承认吧,你就是不想要我和你一起住。”
“不,不,明日香。”美里带着平静的笑容,“你才是最常抱怨我们的公寓有多么狭窄的人。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住在……更宽敞……的地方,仅此而已。我不会把你赶出去。对此我很在意。”
“真的?”明日香问道,混合着惊讶与开心。
“真的。”
然后美里小姐转向丽。
“那么,丽?你需要我们帮你把行李搬过来吗?”

“不。所有东西都已经在这儿了。”
“已经在这儿了?”
丽指着角落里的两个盒子,一个白色的小盒子和一个棕色的大盒子。我可以猜到里面有什么。大的一个肯定装着她的衣物:袜子、内裤、胸罩、泳衣,以及五套一模一样校服。或许还有一双高跟鞋。另一个盒子则是我买给她的裙子。我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因为她将它放在一个不同的盒子里,这说明她很在意它。
“那就是你所有的?”
“是的。”
我证实般地点点头。
“呒……你要知道,丽,现在你有工资了。或许你会希望消费一下……”
丽看起来有些困惑。
“消费?”
“你知道……购物……买一个东西或者两个……比如除校服之外别的衣服。好了!明天是星期六而我是值夜班!我们一起去购物吧!”
丽看着我。我点点头表示赞成。虽然我觉得这个计划有点吓人。美里帮丽选衣服……不过,至少在晚礼服一事上她做得不错。
“那好,我们去。”
“太棒了!我几百年都没机会去好好狂购一翻了!当然,要买的不是我……”
“你都不叫我和你一起去购物!”明日香说着,明显感觉到自己被忽略了。
“你不需要我陪你去。”
红发女孩像是突然开窍了似的。
“是啊……是啊!你是对的!我已经成熟到能够不要保姆陪着自己去购物了!”
这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丽。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和她一起去购物?没门。我要在这儿陪我亲爱的真嗣。”
不知道为什么,和明日香单独共处一下午的念头突然听起来很可怕。而且,我已经安排了别的事。
“其实,我说好去东治家……”
“我说了你得呆在这儿陪我,真嗣!别忘了你还欠我那个你所谓的‘完美的一天’。”
我没敢反对。对于我们约会的收尾我依然感到罪恶。
“好把……我给东治打电话……”
“那就这么决定了。”美里总结说,“明天,放学后我我来接你(1)。可以吗,丽?”
“好的。”
“美里小姐,你……你不会开车的……是吧?”我问道,担心更坏的事情发生。
“当然要开。怎么了?”
我被那个想法震慑了。
“丽,也许你应该重新考虑……我不希望你觉得想呕吐……或更糟……你知道她的驾驶技术……”
“闭嘴,真嗣!”
美里瞪了我一眼。我迅速地找了点别的事情来岔开话题。
“那么,丽,你还没吃饭吧,嗯?”
“没。我还没来得及弄吃的。”
“我还剩有一些面条和米饼。”
“足够了。谢谢,真嗣君。”

当然,明日香没错过再次表明她对丽新境况的看法的机会。
“看看!看看!我告诉过你们她会硬把我们和她拴在一起!现在我们得给她喂食了!”
我心烦地看了明日香一眼。
“晚餐是我付钱,记得吗?而且是我邀请的她。另外,你知道我也会同样对待你的。”
“你会吗?”
我点点头。
“那么,我想,好吧……不过那之后,你必须回去,优等生!”
“很好。”
“很好!”明日香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
就像她所说的,丽吃完饭后就立即回到了她的公寓。因为没什么事情好做,大半个晚上我都在写作业,直到最后困得不行便上床睡觉。我很快就睡着了。
那一晚,有东西惊醒了我。我瞪大眼睛,心在疯狂地乱跳。恶梦吗?我不这么认为。有什么东西错了。我能感觉到。然后我感觉到有东西在我背上动。我正想翻身时,一只手突然抱住了我。惊吓之余,我翻过身就把那个入侵者推下了床。
然后,那个入侵者站了起来。我惊讶地发现我看见的是丽。
一丝不挂的丽。几秒种前还在我床上……
“丽……丽……”
我尽力不去看,但是我的眼睛却想方设法地回到她的身体上。我的大脑的某一部分意识到丽的头发的确是天然的蓝色,这是在第一次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注意到的事实……
我的脸现在一定通红。
“这会让你不好意思吗?”
我想要回答,但我的嘴似乎不能正常地工作了,我只好拼命地点头。
她捡起一件我无意扔在地上的该洗了的衬衫,迅速地穿上。
“好些了吗?”
虽然她的腿依然露着,但衣服挡住了大部分敏感部位。不过,她这么穿着,有些肌肤却还是能看见。我无法控制自己般地看着她乳房下的某处,她忘记扣上那儿的扣子,我能够看见她苍白的肌肤。
“你穿起来比我好看……”
我惊讶于她的脸红。特别是在想到她竟然能无所谓地光着身子进一个男生的房间时,这一点就更奇怪了。
“你……你想要什么?”
“我想和你一起睡觉。”
我咽了口口水,很艰难地。
看见我这种反应,丽吃吃地笑了。我还没有适应看见她这种反应。
“你是个下流小子,真嗣君。我说‘睡觉’,没说‘做爱’。除非你想……”
“这个……”
丽用一个手指让我闭嘴。
“我知道……”
我不禁觉得安心起来。
“为什么呢?”
“我睡不着。”丽简单地回答道。
“你睡不着?”
她摇摇头。
“住在这儿的感觉很奇怪。我觉得自己在不认识的地方……孤独。”

我明白她的感受。当我第一次躺在这个天花板下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现在已经不再陌生了。就像在家里一样。而且现在我真的很喜欢那天花板的样子。我希望丽以后也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陌生的天花板。但是你错了,丽。你并不孤独……”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床上让出一块地方让她上来。
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对还是错,但我知道我不能拒绝她。我的任何疑虑害怕在看到她恳求的表情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结果怎样,之后我会和他们谈谈。
又一次,丽躺在了我的身边。因为床大小的关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紧紧在一起。我们共用一个枕头,我们的脸相隔不过几英寸。事实上当我们最终发现自己和对方紧紧相拥并深深亲吻的时候,感觉并不是特别惊讶。事情的进展到此为止。我甚至没有想更多的。被丽抱着的感觉非常好:很温暖,很舒服。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了。我很快地坠入了深沉而安详的睡眠……

“バカ!起床!我饿了!”
终于,房门的猛烈敲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接一个,我的各个知觉恢复过来。随着时间的流动,我意识到一些事情。我的右臂很麻,好象被什么很重的东西压着。我的左臂抱着什么东西。一个很大的东西。应该说我似乎抱着谁。紧紧地。当我感觉到人的呼吸在皮肤上痒痒的感觉时更是证实了这一点。还有脖子上温热的、湿润的感觉。我的眼睛突然睁得很大。当眼睛的焦距调整好后,我发现我看见的是一个蓝色头发的女孩。
丽?
我呆了好一会儿。然后就记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丽和我一起睡觉。很显然,她还没有醒来。明日香搞出来的噪音居然没把她吵醒。不过话说回来,她以前住的地方可是非常吵闹的,所以……
等等。明日香。在砸我的门。
“起来!我要早饭!现在!”
我又呆了,不过这次情有可原。明日香已经快撞烂我的门了,我很清楚。如果她发现我们是这个样子……
“我死定了。”我想。
我的猜测变成事实,明日香终于没有耐性再等下去破门而入。我知道已经太迟了,不过我还是试图把丽藏在被子里。但是,从明日香震惊的表情来看,很明显她看到了比她预计的要多很多的东西。
很奇怪的是,好几秒种过去了而我依然生存着。明日香一英寸都没有动。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事情或许还不会那么糟糕吧。不巧的是,丽选择在这个时候终于醒了过来。
“早上好,真嗣……”
明日香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我也很惊讶。这是丽第一次只叫我真嗣……
然后我就被蓝发女孩紧紧地抱住了,并且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就给了我一个深深的吻。但我没有被吓呆,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只是我的眼睛却像锁在了明日香身上,她现在看起来已经要杀人了。丽马上就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她似乎完全不会因为明日香的怒视而不自在。
“你。你应该走开。你已经吵到了真嗣。”
那一刻,明日香完全失控了。
“她在你的床上干什么!”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吃惊地看着明日香扑向丽。她揪着丽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拽到地上,完全不在乎丽痛苦的尖

叫声。我想说点什么,但就是说不出来。
“不是我想的那样?看看这个淫妇!她在衬衫下什么都没穿!一件你的衬衫!”
“她睡不着。她觉得失落而且孤独……她只是来这儿睡觉,没别的!”我终于设法说了出来并试图站起来。
明日香用一个耳光回答了我。又一次。
“你敢对我说谎!我不是傻瓜!你这该死的杂种!你说过……”
明日香没有机会把后面的说完了。她重重地倒在地上,那半句话消失在喘息中。我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切。丽刚刚在明日香的腹部狠狠地来了一拳。蓝发的女孩盯着她,脸上满是愤怒。
“不许你伤害我,或者真嗣,再也不许!我不想和你打。但如果要我,你会后悔的。”
明日香躺在地上,语无伦次地咕哝了些什么。丽没有在意。她的目光集中在我脸上的红肿上面。非常轻揉地,她碰了碰。
“痛吗?”
“没关系。”我撒谎说。但我在她碰触下的反应却出卖了我。
慢慢地,丽在了我身上然后亲了亲我疼痛的脸颊。
“很快就会好的。我们现在去吃饭吧。”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明日香。丽注意到了。
“没什么严重的伤,她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的。我们可以把她留在这儿。”
我相信了丽的话,跟着她来到厨房。美里正等在里面,一脸担心在看到丽后变成了惊讶。美里小姐把丽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翻,然后觉得她需要再来点啤酒。
“那么,那就是刚才为什么那么吵的原因了。”她说的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新的一罐。
几秒钟后,易拉罐空了。
“对不起。”我道歉说。
“我可以问问为什么你穿成这样吗?”三佐问。
“如果我裸睡的话真嗣会觉得不自在。”
美里的表情比几分钟前更为惊讶。但她很快找回了她快乐的天性。
“倒是,想想以前他也曾抱怨过我在公寓里的穿着。不过明显你的装扮比我那时要暴露得多。”她微笑着说。
“我知道。”丽简短地回答说,很明显并不在意她现在的装束。
个人而言,我觉得极端窘迫,并认为应该再多向美里解释几句。
“丽在她的公寓里睡不着。我们只是睡在一间屋里。没别的。”
我在心里祈祷丽不会提起其实我们还是睡在一张床上的。非常幸运的是,明日香不会提起此事。
“呃……好吧,我想我们得在购物清单上加上睡衣或者别的什么你能在睡觉时穿的东西。虽然说,如果你能适应你的新公寓那就更好。不过现在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我同意。”
“非常好!那就这么定了……真嗣?我的早饭呢?”
美里看了我一眼。我咽了一下。几秒钟后,我套上围裙并开始做一顿便饭。最终,明日香出现了。很明显她还在生气,但却一个字都没说。我不由地害怕起来。如果她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那就意味着当丽和美里离开的那一瞬间她就会冲我怒吼。
这样的一天……才刚刚开始而已……
让人惊讶的是,这一天没有我所预计的那么糟糕。明日香在丽离开我们的公寓后尽量让自己冷静了下来。当我们两个都准备好出门去上星期六上午的课时,明日香或多或少已经回复到了她的常态,不过她似乎在故意回避和我说话。谢天谢地的是,美里决定去和丽谈谈,估计是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因此我们没有等我们的新邻居便向学校走去。走到一半时,我终于下定

决定把事情说清楚。

“要知道……我没撒谎……什么都没发生……”

明日香停了下来。发现她没在我身边后我转过身,看着她。我觉得她一定又生气了,但是她没有。事实上,她看起来令人惊讶地平静。

“我知道。我听见你对美里说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更信任你一些。”

“嗯,看起来的确不大好……”

“没错。但是还是……对不起。”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她。物流・明日香・兰格雷。道歉?

“没关系……”我只说出这么一句。

这已经足够让她微笑了。她看了看表发现我们或许会迟到,便一把抓起我的胳膊向学校一路飞奔而去。
我们独自吃了午饭,因为放学后美里小姐把丽接走了。吃完饭后,明日香把我拖到电视机前,拉着我玩一盒新的、明显是她在我没注意到的时候买回来的游戏带。由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她递给我一个游戏手柄然后继续实际上是通过格斗游戏来击败我的活动。我猜她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生气——因为她一直在用极其惨不忍睹的手段干净利落地干掉我。(这里指的当然是在游戏中。)最后她终于对用各种方法解决我失去了兴趣,于是我们出去走了走,在附近的公园转了转。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好做。我们是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回去的,我们发现美里小姐还没回来——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样的话美里小姐和丽将会没有多少时间去逛街。毕竟女孩子们似乎总是要在这样的活动上花费好几个小时。没办法,我们只好勉强继续去写我们的作业。一小时后,我正在教明日香日本汉字。我们已经学了好一会直到我们的学习被美里小姐的突然出现所打断。她的脸上还挂着那种傻呼呼的笑容。当时我想,她一定是来向我求助的。
“下午好,你们两个。这一天过得愉快吗?”
“Oh yeah!非常快乐的一天!”
明日香让人听起来似乎有些热情得过了头。她好象一点也不打算承认她不久前还期望和美里小姐一起去逛街的事实。好了,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的过失。最后,美里小姐问她她是不是想说点什么。
“说到真嗣,你能帮我和丽一个忙吗?我们的购物袋还在车里呢……你能不能把他们搬进丽的公寓?我将会到那和她一起弄一弄她的东西……”
我本来想说“不”,但是我不能。于是我仅仅点了点头,接过美里小姐早就递过来的她的车钥匙。不一会儿,我们都在公寓外面了,美里小姐去了丽的房间而明日香令人奇怪地跟着我。
“你跟着我干什么?”
“啊,当然是来帮你!”
太奇怪了。明日香——想要帮我?在做家务方面她可从来没帮过我。她所做的只不过是一次一次在我的物理和数学上帮助我——这还是因为她需要我对她那些不认识的日本汉字的帮助

“呃……你……感觉还好吗?”
“当然!你问这个干什么??”
“啊……因为……你突然变得可爱而且乐于助人……
“是吗?我会让你知道有些时候我能变得可爱。三号!我是一个很可爱很乐于助人的人!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帮助……
当她转身打算离开的时候,我握住她的手腕。
“谢谢你,明日香。“
她的火气突然降了下来……现在她稍微有点害羞。
当我们到达美里小姐的车时,我意识到拥有明日香的帮助是多么的幸福我简直没法相信美里小姐是怎么成功地把这么多箱子盒子成功地塞进她的小轿车的。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将不可能搬动所有这些东西。
“Mein Gott!她们把整个商业街买下来了吗?!”
说老实话,我觉得恐怕是这样的。美里小姐极有可能花光了丽全部的工资,而我们的下一个发薪日又不是很近……我有必要去和丽谈谈有关钱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合理地使用它。我设法找出那些似乎是轻一点的袋子递给明日香,然后稍微休息了一下。把每一件东西都搬到丽的公寓真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幸运的是这些东西大部分好象是衣服,所以,如果不小心掉下去什么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吧……这就是我最后的期望。但是最后,我终于平安无事地把每一件东西搬到了楼上。
上楼,进到丽的公寓里。我最先意识到的市明日香好象陷入了不小的震惊。当我看到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反应时,我手中的一切都掉了下去。
丽站在起居室里,脸上现出一种奇怪的神情,似乎是对明日香的难题是什么感到好奇。她穿着一条黑色的紧身裤和一件同样颜色的毛线衫——一身朴素的衣装。她还在自己的颈上挂了一条几乎垂到她腰部的项链,上面还有一个银制的十字架——大概是她从美里小姐经常挂着的小十字架上得到的灵感。简单地说,我们几乎为丽不经意间穿上这样一身率直的服饰而晕倒。看过丽那些更不寻常的装束之后,我没费什么力气就轻松地超过了刚才的震惊程度。不过,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为丽感到惊讶这件事了。在另一方面,明日香还是没能回到现实的世界。
“穿在你身上真漂亮,丽。”我称赞到
丽的脸突然变成了羞涩的浅粉色,这个时候美里小姐带着自豪乐颠颠地开始说话。
“你瞧,丽!我就说过他喜欢这样的!穿着这身衣服你看起来真可爱。”
“非常可爱。”我对美里小姐的话表示赞同。
这很快被证明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这恰恰是能让明日香回到从前的行为
“可爱?你觉得她可爱?”
我在她愤怒的目光下僵住了,只是完成了点头的动作。
“美里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是在努力让我的生活更艰难吗?”
美里小姐想要回答,但却被丽的话打断了。
“你为什么嫉妒呢?”
“嫉妒?!我永远不会嫉妒你!”
“但是你在嫉妒。你在嫉妒我和真嗣的关系。”
“我没有必要嫉妒!我为什么要在意这个愚蠢的笨蛋?”
我没法抑制地为那些话感到受伤。自始自终,明日香给我的印象都是她在乎我,这仅仅使我的幻想,仅仅是一些憧憬的向往?
“那你就没有理由来反对我们的关系,他没有理由不成为我的男朋友。”
“不要!如果他成为你的男朋友我会死的!”
“那么你要小心啊。”

“我才不怕!”
明日香看看丽,然后看看我,她的脸上带着困惑的神情。
“如果你不能对他甚至是你自己诚实,那么你不值得从碇君那里得到比一个起码的朋友更多的注意。我爱他,而且我告诉他了。你做过同样的事吗?”
“当然没有!”
“那你就没有权利要求什么。我确信真嗣会为你没有妨碍到我们表示赞赏。”
明日香站在那,带着语言上的失败。她看着我,眼神里似乎满是怨恨的拷问,仿佛是她的心中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她似乎要说什么,但是在她的唇边停了下来。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是,她像一阵风一样冲出了丽的房间。我呆呆地看着门,直到丽走近我、从后面抱住我时也还是这样。她的下巴轻轻地放在我的肩上。
“你不用为她担心。如果她连她爱你都不能说出来,那她就只能是一个朋友,不会是什么更进一步的关系。”
丽说的话给了我明确的判断,而且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感到高兴呢?为什么我感到我受到了伤害?是因为丽的话语中的爱还不够吗?
似乎是她读懂了我的心思,丽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温暖而令人感到安慰的拥抱。
或许现在最好不要去想那件事。
“我想我们应该决定出去一下。到隔壁去吃饭不是个好主意。”我这样说。
“那也就是说我今晚不得不自己做饭了……”美里小姐抱怨着离开这座公寓。
可怜的明日香。对她来说这将是另一件更糟的事。

第五章－越变越不变

第二部分：遁入黑暗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E 计划
第三适格者观察报告
2016 年 2 月 29 日
[真嗣在最近发生的诸多事件下发生了变化，观察这一过程很是有趣。很明显现在他有了更多的自信，应该是和司令的对抗状态以及同明日香和丽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结果。尽管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内向的人，他身上还是透出了一股自信的气息。而这也造成了今天的同步率测试中出现的惊人结果。真嗣的同步率急速上升，已经比明日香高了整整 10 点之多。
一开始我还心存疑虑，不过现在我相信这样的状况确实很不错。仅有的问题是明日香和丽若能彼此好好相处就好了……可惜，现在的明日香似乎和真嗣调换了角色。真嗣打破了她保持的同步率记录，对她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她在和丽之间的竞争中也殊为不利。
我十分希望真嗣能在她俩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还有尽管这么说很自私，但我确实希望真嗣选择的会是明日香……]

“好啦，明日香……你不会还在为那件事生气呢吧？我不是故意打破你的纪录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心里有气！你甚至根本就没有努力尝试过！你轻轻松松就打破了我的纪录，好像那再顺理成章不过了似的！”

之前我还盼着明日香一觉醒来就会平静下来，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

“上次只是我走运罢了。下次测试没准儿就降下来了。”
“你可别为了哄我开心而故意那么做！”
“那就别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丽插口道。“没错，你就是输了。要不要夺回失去的第一取决于你自己。”

跟明日香吵吵了半天，我们一时都忘了丽的存在，她之前一直一言不发。我甚至一度觉得她对我们的对话根本就是充耳不闻，其时她正坐在桌边吃着早餐，仿佛厨房中只有她一个人似的。

“你心里明白，丽ちゃん说得没错，”我觉得丽说得颇为有理。“之前你一直都是最棒的驾驶员。不用说，你只要稍微训练一下就能马上超过我。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最好的 EVA 驾驶员啊。”

我朝丽一瞥，她脸上的愠色一闪即逝。她自顾自地吃着米饭和吐司面包，不发一语。我知道她对我刚才的言论颇有异议，不过赤木博士曾对我说过，我们驾驶员的同步率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精神状况，也就是说同步率只和精神层面的因素有关。当真如此，要是明日香真的坚信自己确实是最棒的，并且努力去夺回第一的话，很可能她真的就可以做到。

“也许你说得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最棒的。”

看上去她还不是非常自信，平时她说话总给人很有力的感觉，现在却显得底气不足。

“快吃吧，要不就凉了。”我指指她面前盘子里丝毫未动的煎饼，也好换个话题。

明日香没精打采地切下一块煎饼送进嘴里，她顿时为之一振，又吃了一口。

“好吃！哇，真嗣，今天你可真是超水平发挥了啊！这个比你平时做的东西好吃多了！”

红头发的少女狼吞虎咽地大口吃着。

“其实这顿饭不是我做的，是丽做的。今天早晨我教的她。不过你说得也没错，确实很好吃！”
“谢谢你，”丽微微脸红地说道。

明日香听了差点噎住。

“啥？这是优等生做的？你还说你今天早上教她做煎饼来着？”

我点了点头，猛然想起自己是不是不该再就早餐的话题发表意见了。

“干嘛要教她做饭？她根本都不打算吃自己做的那些该死的煎饼！”
“呃，我想如果她除了方便食品之外还能自己做些别的应该会有用吧……另外……呃……她

让我教她的。”
“她让你教她？”
“是的。做为他的未婚妻，我会做真嗣喜欢的料理也只是本分而已。”
“未婚妻？”明日香和我异口同声地叫道。
“是的。我们两个订婚是迟早的事。”

我没有料到会这样。我还没有拿定主意选择谁，可丽已经确信我会向她求婚……而在明日香那恐怖的眼神瞪视下，我的脸色恐怕比鬼也好不到哪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响得太是时候了！我忙借着接电话摆脱现在的尴尬局面。可我马上就后悔了。看到我焦急万分的表情，丽就明白了一切。

“使徒……”

坐在 EVA 内部的插入栓里，我能听到美里小姐通过通讯系统传来的声音。

“明日香，真嗣，丽，能听见吗？”

我们同时答应着。

“我把目标的所有数据都发给你们了。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情报。小心接近，观察它的反应，还有，尽量把它引到市区以外的地方。”
“没问题，三佐，”明日香兴致勃勃地回答。“不过你不认为应该让真嗣打头阵么？”
“哈？”

怪了。明日香不打算第一个上么？

“怎么了，让同步率最高的指挥作战不是理所当然的么？还是说你没自信啊，真嗣？”

这时我听出了她话里挑衅的意味。我想过反唇相讥，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没必要让她已经有点不爽的情绪变得更糟。

“好吧。明日香，丽，掩护我。”
“什么……？”明日香吼道。
“这是你说的。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
“可恶！贰号机掩护！”
“零号机掩护初号机。”

* * *

毫无疑问是使徒。就在那儿，看上去很可怕。只是个黑白相间的球体，悬浮在第三新东京市上空。我所在的是个绝佳的狙击位置，没理由打不中它的。

“丽，明日香，就位了么？”

“还没有，”通讯器中传来了丽温柔的回应。
“白痴！EVA 动得了那么快吗！”

该死的！我真的不喜欢这样。我不禁想起了第五使徒。那个使徒也是这样，简单的外形，漂浮在空中。那次我和丽差点儿就没命了。谁知道这一个什么时候会突然动手？

“还没到吗？”说是问她们，不如说是问我自己更多些。

我的手指神经质地摆弄着初号机武器——好像一把特大号手枪的扳机。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真的……

“也许我应该赌一把，自己干掉它……”

我控制初号机略微探出藏身位置，瞄准了使徒。可我还没下定决心，不等美里小姐的命令就开火。

“该死……”

换了是明日香的话，可能那个东西早就挂了……她怎么就能那么大胆地行动呢？
我正准备开火，突然间目标一下子……消失了。然后我听到了日向先生从通讯器里传来的声音。

“波型蓝色。初号机正下方发现使徒。”
“什么？”

我低头一看，就在初号机所站的位置，一个黑色的环形正在逐渐形成。

“啊！这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哪！我……我在下沉！”

惊惶失措的我朝目标射空了一个弹匣，却没有任何效果。初号机还在下沉。我想逃出那个陷阱，可初号机的双腿却一动不动。不管脚下的是什么鬼东西，初号机仿佛灌了铅的双腿就是不听使唤……
我听见美里小姐还有那两个女孩在通讯器里大叫着。

“真嗣君，快跑！真嗣君！”
“真嗣！”
“白痴！你在干什么呀！”

我没有回答。我方寸大乱。我只是惊恐万状地呼救。接着初号机的手臂也动不了了。不用多久，初号机的头部也会被黑影吞噬。那时……我会怎么样？

“弹出插入栓！发射信号！”
“不行。没有反应。”
“美里小姐！美里小姐！”

就这样完了？我……会死？
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直到我感到初号机不再继续下沉，通讯器中也一片静默时才再次睁开双眼。初号机外面，我只能看见一片眩目的白光，迫使我不得不关上外部摄像头。监控器也检测不到任何东西。就像是飘浮在一片虚无之中。

“我死了么？”

唯一的回应来自紧急电池监控器。初号机失去了一切外部供电。我不禁再次陷入恐慌。不过这次我尽力去回想训练。在浪费了宝贵的十五秒之后，我把初号机切换到了生命维持模式。一下子周围变得黑暗寂静。除了我，这儿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该不该那么做，我极力克制自己重新启动电源的冲动。生命维持模式意味着毫无戒备，也就是说初号机没有了绝对领域的保护，更不用提发现正在接近的敌人了。如果外面真的有东西的话，我除了祈祷就毫无办法了。但是，如果真的有，它也早就进攻了。

“这次我是真的遇上麻烦了……”

＊＊＊

我在初号机里等待着。除此以外我也没有别的事可做。等待。可我又是在等待什么呢？等待救援，还是只是在等待那无法避免的死亡呢？

“从没想过，什么也不做也会如此精疲力尽。”

我当然清楚，没人听得到我说话，不过我还是需要听见些声音，就算是我自己的也行。
我把初号机的监视器启动了片刻。一片空白。连一点噪音都没有。雷达、声纳，都没有反应。我很想打开外部摄像头，不过我也知道，除了白光什么也不会看到。
切换到生命维持模式已经十二个小时了。我还剩四到五个小时的能量。之后……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我的肚子咕咕叫。真是讽刺。我马上就要死了，可这副身躯能想到的却只有食物。仿佛是在对我的处境幸灾乐祸一样。

“太不甘心了……”

＊＊＊

我一激灵醒了过来。也许是刚做了个噩梦的缘故吧。我马上就慌了：LCL 液体的质量正在恶化，也许是因为净化能力在不断降低吧。呼吸变得困难了。但更糟的是那气味。血。血的味道。想到我肺里就充满了这玩意儿，我差一点窒息。

“这里很臭！血，像血的味道！我……我讨厌这里！”

惊恐的我想要打开插入栓的舱盖，可是打不开。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插入栓可还在初号机里

面呢。

“为什么这锁打不开！开门！让我出去！美里小姐！美里小姐！明日香！丽!!”

我哭了。就是抑制不住想哭的冲动。我孤立无援。

“律子小姐……父亲……求求你们，救救我……”

向我父亲求救。不顾他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还打算做些什么。我也不想的，可我就是停不下来。我吓得要死，也孤独得要死……
有时我都觉得自己恶心。
我终于平静下来了。听天由命，精疲力尽。

“我就要死了……”

* * *

我一定是又睡着了。不会有错，一定是的，因为即使过了好几年，当我再次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也得不出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结论。我相当肯定这一切都是个梦。一定是个梦。要么就是我当时已经相当不受理智支配了。
我已经不在初号机插入栓里面了。我坐在一辆电车里，不知开往何处。我对面坐着一个小男孩，大概五岁左右。影子遮住了他的脸。

“谁？你是谁？”

小男孩朝我靠了过来。我认识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那是我的眼睛。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害怕。也许我已经察觉到这可能只是个梦吧。

‘我是你。’
“我？”
‘是的，你。我是你的希望和梦想。’
“希望？梦想？我早就忘记了那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父亲遗弃了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而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我没有价值。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对他来说我只是个利用的对象。他一定希望我根本没有出生！所有人都是这样!”
‘母亲爱我们。’
“母亲不在了!”
‘可你还是错了。有许多人关心我们。’

丽、明日香、美里小姐和加持先生的面孔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之后是东治、建介、阿光。

‘我们的家人们和朋友们。’
“他们那样做只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在。他们只是需要个驾驶员罢了！他们迟早会找到更好的人选，然后就会像父亲一样把我丢下!”

‘你只是在骗你自己。’

只言片语回响在我的耳边。

你今天做了值得尊敬的事。你应该引以为豪。

我第一次驾驶初号机出击之后，美里小姐对我这样说。

干得不错，真嗣。

干掉第十使徒过后，父亲这样称赞我。

你成长了呢，碇真嗣。

我跟明日香约会失败之后，加持先生这样说道。

‘如果真的像你认为的那样，我们没有用，为什么这些人却认为我们有价值？’

我无言以对。

‘胆小鬼的话，会骄傲地站在父亲面前么？’

与其做你或是其他人手中的棋子，不如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死。

“……”

‘丽ちゃん和明日香ちゃん呢？她们关心我们。她们想得到我们。’

碇。你想与我合为一体吗？
你想和我做爱吗？

我脑中一团乱麻。

“我只会伤害她们……”

离我远点！

明日香流泪的样子还历历在目。而我什么时候又会让丽同样伤心流泪呢？

“我只是在利用她们，就像父亲利用 NERV 所有的人一样！我跟他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于是你就周旋在她俩之间，直到你作出选择，是吗？

明日香说得对。我只是个变态。

‘但她们在乎你。她们爱你啊。’

真嗣是我的！
我仍不清楚爱究竟是什么。不过，我想我爱碇君。

‘而且我们也爱她们。’

没错。是这样。我确实爱她们。

‘她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感受。不过，她们似乎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我们的决定所伤害。没有痛苦，也就没有快乐，就像没有黑暗，也就不存在光明一样。’

如果你不驾驶，丽和惣流都会死的。

我脑中闪过一个血池，毫无生气的丽和明日香漂浮其中。

‘你离开她们，她们只会比你在的时候伤得更重。’

丽和明日香，在流泪的情景。

‘你想让她俩也经历和你相同的痛苦吗？’

小时候，父亲离我而去的情景。

“不！”

‘那你希望又是什么呢？’

“我不想死……”

我小声地说着，声音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然而当这句话刚刚脱口而出，我就立刻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不想死。”

当我刚刚来到 NERV 时，我走的是一条自我毁灭的路。我对自己的生活漠不关心。我经常会想到死，却从未付诸实施，只因我缺乏勇气。至少，我有时就是那么想的。我突然发现，死并不难，难的是活下去，真正地活下去。

“我不想死!”

我不想独自死在这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我不想死！”

如果我能最后再拥抱明日香和丽一次……（这 last wish 还真……情圣了……－译者注）

“我不想死！”
“我想活下去！”

‘那么，你就活下去吧。’

一瞬间，我感到一股暖意和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了我的全身。那种感觉……就像是……爱？
然后我感觉到一个稍纵即逝的存在。很熟悉。（Ikari Yui...世上只有妈妈好～－译者注）
之后我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 * *

我想是插入栓打开的声音弄醒了我。我不确定。那些事的记忆还很模糊。睁开双眼，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母亲？

“真嗣君，真嗣君，真嗣君!”

等我终于看清，原来是美里小姐。她脸上满是泪水。

“真嗣君，你没事吗？真嗣君!”
“我只是想……看她们……最后一次……”

美里小姐紧紧地抱住了我。我想，那时我一定是失去了意识。

* * *

当我再次醒来，眼前的一切又都不一样了。我就快熟悉这个地方了。NERV 的病房。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天花板……”

当我喃喃着说出这句话时，我感到胸口很重。原来是丽把头靠在那里。她睡着了。（如果那时真嗣再没醒过来，那就是让丽的脑袋给压死的……哈哈－译者注）

“我躺在这儿有多久了？”我问道，不过并没期望得到回答。我的手指触过那柔软的蓝发（其实是灰发……地球人哪有天生蓝头发的怪物～囧－译者注）。

于是她醒了。开始她还有点迷迷糊糊的，不过马上就明白了，一下子就把我抱在了怀里，嘴唇像雨点般地落在我脸上。这我还真没料到，只是任由丽的狂轰滥炸。然后她突然大哭起来。我吃了一惊；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丽哭的样子。我不知所措。近乎本能地，我紧紧地抱住了她。

“没事的，丽ちゃん。没事的……”
“真嗣！我都快急死了！我还以为你活不成了呢！”

我记起了在初号机里见到的梦境，景象以及别的什么东西。那些都是真的。她们确实需要我。丽确实爱着我。

“没事了丽ちゃん。我就在这儿。你不是在我怀里么。我哪儿也不去。我保证。”

她听了似乎略微镇定了些，渐渐停止了抽泣。

“你保证？”

我点点头。

她离开我的怀抱，我不禁注意到梨花带雨的丽更增三分姿色。之后我发现她有点怪。她的左颊上有一大块淤青。是被使徒弄伤的么？

“谁……谁干掉了使徒？”

她疑惑地看着我。

“是你啊。”
“我？”
“是啊。你的初号机又暴走了。”

怪不得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现在你该休息了……”

她转身要离开，我开口了。

“谢谢你，丽ちゃん，谢谢你照顾我。”

她笑了，打开门正要出去，却露出了门口显然是在偷听的明日香。两个女孩交换了一个不爽的眼神，然后丽就走了。明日香看着我，脸红了。

“对不起……”

我一眼就看见了她乌青的眼圈和下唇上的大口子。这回我终于明白了。

“你们俩打架了吧？”

明日香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果然是吧。”
“我们都很着急，我又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就……”
“没事了。”

明日香听了，好像吃了一惊。

“真的？”
“只要没有下次，我想我可以原谅你们。现在你还不过来抱抱我？”我傻笑着说。
“做梦吧你！”
“那好吧。你赶紧走，我好马上睡觉。我可不想错过这个美梦。”

明日香好奇地打量着我。

“你确定使徒没往你脑子里灌进什么奇怪的东西？”
“应该没有。”
“嗯……我可不能让优等生占了便宜……”

明日香扭扭捏捏地蹭到我身边。我们对视了足有一分钟。然后她拥抱了我。

“你活着真是太好了！”
“相信我，我也是这么想的……”

* * *

按照惯例，观察了二十四小时之后我才被许可出院。那些烦人的测试我可真受够了。
我刚一到家，美里小姐就提议办个几乎天天都在办的派对来庆祝我出院，还有打败第十二使徒。我礼貌地拒绝了。我只想静静地待一会儿。明日香似乎知道我的想法，基本没怎么冲我嚷嚷。她脸上的伤只过了一天就好得差不多了，令人咋舌。
我早早爬上了床。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让人觉得好累。
大半夜的有人爬上我的床，这已经是一星期里的第二次了。

“丽ちゃん？”我迷迷糊糊地叫道。
“猜错了，你这白痴。”

我一下子就完全清醒了。毫无疑问，我刚适应屋里昏暗的光线，就看见了一头火红的长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就快贴上我的鼻子了。

“明……明日香！”

那一刻，我几乎惊惶失措地想要逃跑，可是明日香好像已经想到了我会有这一手，于是她把我紧紧按在了床上。

“别怕。我又不咬人。除非你想让我咬……”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她那副大灰狼见了小白兔的狞笑。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别……别说你睡不着啊……”
“我才不屑用那么滥的借口呢。我只想让你知道这样的感觉……”

她紧紧地抱着我，我们的身体交缠在一起。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紧贴在我胸前的乳房，和她贴在我腿上的嫩肉。我不禁开始觉得下体对她有反应了。不知明日香是没发现还是根本就不在乎。

“很暖和……”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她吻上了我的唇。那一刻，我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融入她怀抱的冲动。我们吻了许久。然后她又对我说了句悄悄话。

“你知道的，绫波说得不对。我……我……我喜欢你，真嗣。”

我不知所措。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想。明日香毕竟还是喜欢我的……可什么是喜欢呢？她是像普通朋友那样喜欢我，还是真的爱我呢？但如果她不爱我，那她现在的所作所为又该如何解释？
我的思绪被轻轻的鼾声所打断。你猜怎么着，她居然睡着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身子从她怀里抽了出来。我可不想整晚都离她那么近。我看着她。她好美。现在她睡得如此安详，谁又能想象到有时她又是如此凶恶呢？我想起了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情景。我差一点儿就吻了她。这次我中途没有停下来。轻轻的一个吻，不足以吵醒她。几秒钟过后，她居然在梦里叫出了我的名字。那种感觉实在好得无法形容。
我闭上眼睛，却睡意全无。她就睡在我身边，这样的念头令我比白天时还要清醒。也许我曾经是个笨拙的胆小鬼，可我毕竟也是个男孩子。看着她那呼之欲出的胸部，还有她紧挨在我身上的身体，我怎么可能一点儿念头都没有呢。光是她身上的香味就足以令我陶醉了。

几天前和丽睡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念头呢。怪了。
我叹了口气，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漫漫长夜，伊人在侧，洒家该如何是好……（这句纯属发挥，呵呵－译者注）

（待续）

下一章：

《吾之所爱者》
第六章－朋友

恶搞版：

－情景 1－

这时电话铃响了。响得太是时候了！我忙借着接电话摆脱现在的尴尬局面。可我马上就后悔

了。看到我焦急万分的表情，丽就明白了一切。

“使徒……”

我摇摇头。

“不是，是哥斯拉。他又回来了！”

哥斯拉 VS EVANGELION
即将上映

－情景 2－

我早早爬上了床。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让人觉得好累。
大半夜的有人爬上我的床，这已经是一星期里的第二次了。

“丽ちゃん？”我迷迷糊糊地叫道。
“瞎猜。”

我一下子就完全清醒了。毫无疑问，我刚适应屋里昏暗的光线，就看见了一头齐肩的金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就快贴上我的鼻子了。

“律……律子小姐！”

（以下场景请自行想象）

作者笔记：

(1)有人告诉我说在日本，学生周六上半天课。由于 TV 版中真嗣他们好像白天从来都是无所事事的样子，我想这样的设定应该很符合。这样一来，明日香讨厌周日加课的理由也就更加充分了。

首先，本章节的标题源自一部叫做“越多改变……”的《乱马 1/2》同人小说。值得一读的精彩小说！（我说啊……乱马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了吧……= =－译者注）

“越多改变……”- http://www.uh.edu/~rpm/tmtc/

接下来，我要感谢 Axel Terizaki, Darren Demaine 和 R. Alexander Spoerer 在本章写作中对我的帮助，主要是有关元度/真嗣的对峙桥段以及恶搞版（我比较缺乏新鲜点子）。实际上，本章正文以及恶搞版的一些地方是 Darren 和 R. Alexander 所写。可能看上去不是很多，但他们对于本章第二部分的构建功不可没。

最后要说的是故事本身。你可能注意到了，第二部分是写有关第十二使徒进攻的。尽管大意

和原著无甚区别（有些对话和事件基本上原封未动），但和 TV 版第 16 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你可能会这么问。其实很简单。你可能已经发现了，真嗣的生活和他的性格都有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原著中的事件，主要是真嗣被困狄拉克之海时的内心独白，和新的真嗣并不相符。于是我把事件改变了一点。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照搬原著。真嗣的内心独白场景主要受到 TV 版 25、26 话以及剧场版 End of Evangelion 的启发，当然还有《吾之所爱者》的故事线索（从前面的章节摘抄了许多台词）。
可能有些读者就是觉得元度在这一章中人物性格有些脱线。这也难怪，我自己也这样想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只是把事情发展提前了一些。本章的情节和三号机暴走事件之后的情景有些相似，但这一次真嗣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面对父亲，而且他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这一艰巨的任务。元度的反应可能看上去有些太无所谓了。也许他只是觉得真嗣的要求并不会威胁到他的计划。只要他能操纵丽就行。如果这就需要让丽和他的儿子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那就这样好了。这样一来他甚至能发现更多控制她的方法。而且，元度肯定也已经料到丽的感情觉醒的可能性了。

翻译笔记：

Gott sei Danke!：感谢上帝！

Alain Gravel
rakna@globetrotter.qc.ca
1996 年 4 月 28 日

开始写作于 1999 年 3 月 9 日
初稿完成于 1999 年 4 月 28 日
二稿完成于 1999 年 5 月 5 日
三稿完成于 1999 年 5 月 8 日
定稿于 1999 年 5 月 20 日
修订于 2000 年 3 月 8 日

第六章 朋友
第一部分 旅行

距第十二使徒来袭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当然我的生活平时也未必有多么“正常”。丽和明日香两个人吵了很久之后，终于决定“文明”地解决她们之间的分歧。按照她俩的约定，明日香可以在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对我为所欲为,而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我是属于丽的。我试图反对这个没有通过我就擅自安排好的时间表,尤其是我可能每周只有星期天才是自由的。可惜在“她们”面前我根本不敢造次,所以我只能接受她们的安排。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并没有那么糟。事实上,大部分学校的家伙都对我嫉妒得要命。
尽管如此,变化还是有的。明日香现在对我好多了，她每天还是会叫我一百多次“バカ”,但她已经很少冲我吼了，至少是不经常吼我了。而丽也变化很大。她在人面前开朗多了,虽然丽现在还称不上外向,但她已经开始学着向周围的人表达自己了。她最大的变化是她终于有了

一个 NERV 成员以外的朋友，我们班上一个叫做萤的女孩。尽管丽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孤僻的丽了，然而除了萤，班上的其他人还是对丽的存在觉得别扭。当然，我和明日香除外。丽在的时候，甚至东治和剑介都觉得拘束。大概正是由于她俩性格非常相像，彼此才会成为好友的吧。羞答答的萤没什么朋友,正如几个月前的丽一般。她柔弱的肤色看上去和丽一样柔弱。如果她的头发不是黑色，而是蓝色的话,她们两个一定会被人当成亲姐妹的。
当我开心地看着她们一起吃午饭时,我忍不住为丽感到自豪,在最近几周里她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

“真ちゃん!我们得做点什么!”

我这个红头发的女伴突然喊道，我这才回过神儿来。

“啊?什么意思?”
“你看他们!”她用手指着待在学校餐厅的一个角落里的东治和隔着他好几张桌子远的洞木光,几乎喊起来了。
“这两个人互相有意思,可他们还是努力不理对方,我受不了了!!我们必须帮帮他们!他们太应该分享咱俩之间的快乐和爱情了!”

最后的一句话吸引了所有学生的注意。那段日子学校没有太多的学生,但我和明日香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面红耳赤。在我感到丽那火辣辣的怒视的时候,我甚至都想钻到桌子底下去。丽的那种眼神实在太吓人了。

“你们都在看什么??”愤怒之极的明日香突然大叫起来。

出于对愤怒的红发女孩的恐惧,所有人都决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你真的确信她喜欢他?”我问道,尽量设法让她平静下来。
“当然!我问过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就是对那个バカ不能自拔。我倒是觉得她应该会有更好的男朋友,但是如果她真的想跟那个热血バカ......”
“嘿!东治可是个好人!”我抗议道,想要为我的朋友辩护。
“他只是和你一样是个变态!”

长长的一段沉默......

“我还真不知道你喜欢变态......”
“我才不喜欢!”
“那好,今晚我可以不按照你的计划和你一起出去了?几秒钟前你刚说过我是变态哟......”

明日香一时无言以对。

“好吧......你不是变态。但他还是。”

好了,继续争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于是我选择了保持沉默。另外,我非常肯定地知道明日香并不真的认为东治是变态,她只是需要埋怨罢了。

“很好,她喜欢他而且我知道东治也对她有那么一点意思,那么?”
“‘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撮合他们俩!”
“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而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我甚至连自己恋爱中的问题都解决不好!”
“那是因为你太蠢了,没法理解那个优等生比起我来根本不值一哂!”

我努力去忘掉最后的这句话。现在还不是引发新一轮争吵的时候。

“那么,你又有什么打算呢?”我试着改变现在的状况。

明日香环视左右。不论她要找的是什么,她好像并不为她看到的情况感到满意。她三扒两扒吃完了饭,然后拽着我来到了一间没有人的教室里。

“这儿还清静点儿。”她看着我迷惑的眼神解释道。

这回的神经兮兮又为了什么呢?

“野营旅行,”她接着小声告诉我。
“啊?”
“野营旅行。我们都要去。”
“野营旅行?”

把东治和阿光一起拖去?

“是的。你和东治一起走。而我和阿光一起走。然后由于不可思议的命运,我们将会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个湖边遇到一起。当夜晚来临时,你和我将会住到预定给你和东治用的那个帐篷,而他们两个就别无选择,只能一起住在另一个帐篷里。如果他是个男人的话,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完美的计划。”

我不认为我喜欢这样的计划,至少是听上去。有点……狡猾。

“但如果她不想让他……”
“开什么玩笑?她求之不得!”
“她告诉你的?”

更令人惊讶了,明日香突然变得很尴尬。

“啊……没有……”
“所以你不知道!”

“我知道!记得我在她家度过的那些日子吧?她睡觉的时候说梦话说出了那个バカ的名字而且……”

她现在几乎变成深红色的了。

“而且什么?”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不然你会流鼻血的……”

作为一个男生,我立刻想到一连串的情景。如果我把它们描述出来,明日香一定会痛打我一顿并叫我变态。我的脸也变红了,明日香似乎猜出了我脑海里闪现的一切。

“变态!”
“嗷!”我的脑袋从后面狠狠挨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闭上了嘴。

“亏了我居然相信当你看到她的时候什么也没做!”
“什么!?”

这时我挨了一记耳光。

“你比那个东治还要差劲!”

在我想出话来回答之前,她像一阵风一样冲了出去。不一会,她的脸又出现了。

“放学之后你要和我一起去商业街买野营用品。在平时的时候试着控制一下你的荷尔蒙!”

说完,她又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

“那个女孩真让人痛苦。没法等到明天了,还是和丽在一起比较安全。”

“野营旅行？”目瞪口呆的东治问。“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去野营？”
“嗯……没错。”

唉，伙计……那行不通的。我清楚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事情怎么会如此复杂？明日香就不能想想简单点儿的主意吗？比如让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看电影？

“我不确定。健介对这种事应该更感兴趣。”

我知道，他是在找借口推脱。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去不成，好像有和绝密军事计划有关的事。来嘛，一定很有意思。整天呆在第三新东京市你不觉得腻吗？我可是真呆厌了！”
“可是……”

是时候加把劲了，我想。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不想一个人去……”
“美里さん让你去吗？就那么简单？”
“我只要随身携带她给我的追踪设备，NERV 就能获知我的具体位置，必要的话 10 分钟左右就能把我带回本部。而且咱们只是周六下午到周日下午出去玩，我怀疑使徒真的会偏偏选择那个时间来袭。”

呵，至少我确实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

“那你的女朋友们呢？周六你不是属于明日香的吗？她肯定不会那么轻易放你走的……”
“喂！我才不属于她呢！她们也不是我女朋友！”
“是啊，你说的对……”东治说着，难掩一脸的坏笑。

天，真不想被提醒“那两个”的问题……

“明日香才不会计较呢。”

如果东治知道实际上是明日香的主意……也许他说得对，我确实应该在面对明日香时多点儿勇气才行……

“嗯，好吧！跟你去就是了！”
“太好了！相信我吧，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我默默地希望事情会真的如我所说那样顺利。
出了第三新东京市，东治看上去放松了一些。等我们来到芦之湖，东治似乎真的为当初答应陪我一同前来而感到高兴了。
“知道吗，真嗣……这主意还不坏，”东治说着，陶醉地凝视着湖面。
东治说的话我并没有仔细听。我漫无目的地向湖边走去，在岸边几米处停了下来。我弯下腰触碰那碧绿的青草。我触摸到的那一小片青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我被勾起的回忆却令我百感交集。
就在这里，我的初吻给了明日香……

“嗯……就是这儿吧？”

我吃了一惊，抬头正望见东治伏在我面前，一脸暧昧地笑着。

“什么意思？”
“别瞒我啦，真嗣。我听别人说了，你就在这儿第一次吻了明日香，不是吗？”
“啊？你怎么知道的？”
“阿光告诉我的。”
“明白了……我就知道女孩子们一定会互相谈论这种事……”
“那么，就是这里吗？”

我点点头。东治的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我正要叫他别那样盯着我看，这时突然听见有人叫我们的名字。

“铃原君？碇君？”

尽管“偶遇”她俩正是我所希望的，但当真正发生时我还是有些惊讶。当然，东治比我还要惊讶。

“班……班长？”

她们两个背着简单的行李（与我和东治带的一样）出现在我们身后。明日香看上去还不太在乎肩上的重物，阿光却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看到东治跑上前接过阿光的行李，我并不太惊讶。阿光对东治道了声谢，两个人的脸都红了。
等我的视线离开这一幕时，我才觉察到明日香在盯着我，我知道明日香盯着我看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我依然跪在我之前碰过的那片草地上。

明日香一言不发地走到我面前。我站起身，和明日香对视了几秒钟，之后明日香的一个深吻惊得我顿时手足无措。我知道东治和阿光正在一边看着呢，所以一开始我一动都不敢动。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接吻呢。仅仅过了一小会儿，我就彻底把阿光和东治抛诸脑后了。

“这次比上次好多了，”明日香离开我的唇，轻声呢喃道。

我这才又注意到他俩。阿光一脸吃惊，而东治又露出了他那バカ般的傻笑。

“你们两个男生来这儿干嘛？”明日香冷不防喊了一句，吓了我一跳。我知道这些都是为了让东治和阿光关系更进一步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阴谋诡计；但我还是没料到明日香刚吻过我就冲我们大喊大叫的。

“当然是露营啦！”东治回答道，说着指了指我们几米开外的行李。
“真是太巧了！”阿光叫道，“我们也是呢……”

完美。她自己提出是巧合的推断简直再好不过。然而尽管东治没说什么，我也能感到他有些怀疑。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我问。

明日香希望阿光在这种情况下能有所作为；她的目的达到了。

“嗯，本来我们打算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既然碰上了，那为什么不一起露营呢？一定会很有意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我留意到明日香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坏笑。她自己也发现了，于是又开始像平常一样毫无目的地大喊大叫制造噪音。

“什么？你想就在这儿露营？和那两个变态？”
“我们才不是变态！”我抗议道。

此话一出，本来好好的交谈就演变成了我们经常有的那种唇枪舌剑。

“你们就是！一定是你听说我要来这儿，你就跟来想占我便宜！美里又不在周围……承认了吧，你和另外那个バカ阴谋策划了这一切，好对我们两个弱女子上下其手，无所不为！”
“什么？！”东治叫道。
“哦，天……”早已呆掉的阿光叹道。

论战持续了一会儿，直到我们都吵累了。当然最后我们都决定留下，事情完全按照明日香之前设想的那样进行。再说吃饭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没时间再去找另外的宿营地了。很快，我和东治负责支起帐篷，明日香和阿光则到树林中去换泳装。

“为什么又是我们干所有的活呢？”东治抱怨着，一边搭着明日香的帐篷。
“因为咱俩是男生吧？而且能帮上阿光的忙你肯定也挺高兴的嘛。”
“就算是吧，可这也是那个恶魔的帐篷啊……”
“嗨！明日香ちゃん才没你说得那么可怕呢！”
“哦，什么时候变成‘明日香ちゃん’啦？那个吻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

靠！说溜了嘴……唉，算了，反正他都看见了……

“切～那又算得了什么！你还没看见我们睡在一起那次呢！”
“什～么？？!!”

东治惊讶得松了手，刚支好的帐篷一下子塌了下来。我笑了起来，这下可报了仇啦。

“哦，不是吧！我又得重弄一遍！”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不一会儿东治也跟着笑起来。直到现在看来，这会是愉快的一天。
这天过得相当开心。我们搭帐篷的时候两个女孩却正忙着享受日光浴，看来拾柴和做晚饭的艰巨任务又落在我们男士的肩上。鉴于东治的烹调水平仅限于“加工”速食微波食品，他决定去拾柴。等他拾来不大不小的一堆树枝和木头，我试着点起一小堆篝火。太阳渐渐落山，两位女孩玩累了躺在周围，晚餐也快做好了。

我们吃过晚饭，又闲聊了一会儿，直到明日香到我们的帐篷里，一手拿着一瓶日本清酒和六听 Yebisu 啤酒。

“现在我们开始真正的派对吧！”

我真的不是一般的惊讶……

“你是从哪搞到的，明日香？”
“你说呢？当然是美里每周去买酒的地方。我就说是给美里买的，老板根本就没怀疑。”
“你都干了些什么啊？！”
“别那么紧张嘛真ちゃん……她才不会去数自己到底买过多少啤酒呢……”

难以置信，我摇了摇头。有时明日香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不能喝酒……我们还太小了……”
“哦……原来真ちゃん害怕了？”
“我才不怕！”
“那就证明给我看啊。”

她递给我一罐啤酒，笑得很是得意。

“我是不会上当的，明日香。我是不会喝的。”
“和我预想的一样。你就是个懦夫。东治，你比真ちゃん更像个男人吗？”
“我可没义务向你证明什么。”

我还盼着明日香会知难而退呢，可她却看了一眼阿光，得意的笑容更浓了。

“那我看只剩你了，阿光。咱俩要不要让这两个小子看看，我们比他们更有胆量？”
“我不知道，明日香……”
“你不想这两个男孩以为你是个害羞的姑娘吧，是吧光ちゃん？”

我明白，明日香所说的“两个男孩”，其实是指“东治”。看到阿光偷偷瞄了东治一眼，我知道这回明日香抓住要害了。

“不……当然不……”

阿光勉强接过一罐明日香递过来的 Yebisu 啤酒，明日香自己也拿起一罐。两个人都启开了手中的啤酒，阿光小心翼翼地嘬了一口。

“也不是那么难喝……”
“来吧，阿光，你平时可不是这么喝酒的！”

明日香模仿美里さん拿起啤酒罐的动作把我都搞糊涂了。对这个动作我印象太深了。她一口气就喝干整罐。我不由自主地想，难道明日香以前也喝过酒？

“耶！美里是对的，这样喝才痛快！”
“你想让我也那么喝吗？”早已惊呆的阿光说道。

明日香点了点头。
好一会儿，阿光紧紧盯着自己那罐啤酒。然后她试着照搬明日香几分钟前所做的。她并未真正做到，但也在终于呛着并洒了自己一身之前喝掉了大半。之后她开始傻笑，明日香也是。东治和我对视了一下，我们都点了点头，各自拿起一罐……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我不胜酒力。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
喝掉第一罐之后，我感觉到了酒精的作用。我的头有点轻飘飘的，我还发现自己比平时更爱笑了。第二罐下肚之后，走直线对我都成了难题，这一点确实比较郁闷，尤其是当我发现自

己不得不走出一段距离来解决啤酒带来的"隐私问题"。
喝光第三罐，又喝了两口清酒之后，我意识到任何试图使四肢协调运动的尝试基本上是宣告彻底失败了。虽然我的头脑还算清醒，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睡死过去。
至少我不是第一个喝醉的。阿光在我喝完第二罐之前就彻底失去了控制。我得承认这……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不知她是装作喝醉还是真的喝醉了，总之她很快开始挑逗东治。起初东治被吓坏了，不过好像没多久他就放松下来，并乐在其中了。也许是啤酒的缘故吧！
明日香很快就像阿光那样，偎在我的怀里。和阿光被酒精改变了态度类似，明日香则是由过度高兴变得害羞而沉默了。
东治似乎没怎么受酒精的影响－－如果说不客气地享受阿光的"酒后乱性"不算的话。
毫无疑问，那晚我们非常开心，少见的快乐。我们唱歌，讲那些没喝酒时一般不会笑出来的"笑话"，更过分的是我们还大半夜地在湖里游泳。还算走运，没有人蠢到游得太远，也就没有不幸的事发生。
我感觉是明日香发现我困得不行了的时候，我们的派对才结束的。

"不好意思，我要在我的亲亲真ちゃん在睡梦中滚进火堆或者干出什么别的蠢事之前把他放到床上去。"

东治自然又要大笑一番。
我感到有人抓着我，想把我拖到某个地方去。可怜的明日香ちゃん一定费了不少力气，那时我连自己走路都很成问题。若非如此，说什么也要帮帮她……

"OK……"明日香也钻进我的帐篷前对东治说，"今天早些时候，我把我的东西搬到了这儿，把你的搬进了我和阿光的帐篷。你应该明白我想和我的真ちゃん一起过夜……"
"什么？！"听嚷嚷的声音，好像是惊讶的东治。

他们争辩了一会儿，不过我没有留意。我懒懒地用脚脱下鞋，慢慢地爬向我的睡袋。
嗯，我想应该是我的睡袋吧，因为帐篷里就这么一个，而这个又恰好在我之前放睡袋的地方。我慢慢地拉开睡袋，然后钻进去。我没有拉上睡袋的拉链。我实在懒得脱衣服了，于是准备就这样一觉睡到天亮。当然了，没过几分钟我就被明日香摇醒了。我猜这应该表明她终于说服了东治吧……

"嘿，先别忙着睡，你个笨蛋！哎，说到不胜酒力，你还真是可怜啊……"

这些话听上去有些怪；和刚才还在调戏我的、醉醺醺的明日香简直判若两人。这个念头足够我清醒一阵子的。我睁开眼睛，发现现在的明日香和平时的那个她绝无二致。

"好吧，那样更好。至少和你睡一块儿我不至于连个伴儿也没有……"
"你说的就好像那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似的……别忘了，你平时可没少往我床上爬！"
"那当然……你的床比我的舒服嘛。"

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她这话是玩笑还是认真的。

"说到床，你的睡袋哪去了？"

“留在公寓了，我得给酒腾出地方啊。”
“那你打算睡哪里？”
“你说呢？当然是用你的喽！”
“什么？那是我的睡袋耶！”

为了确认对睡袋的所有权，我用力抓住它。明日香很是不屑。

“那又怎么样？这睡袋足够两个人用的……”

争辩很可能是徒劳的，所以我只好沉默。可能会有点挤，不过应该还能凑合。我真的怀疑……之前我们去采购时，她一定要我买个大点儿的睡袋，说这样我用起来会比较舒服。难道从那时起她就想好不把她的睡袋带来了？如果她真是这么想的，那她自己还买睡袋干嘛？也许是为了打消我的疑虑？就算做这事的是明日香，我还是觉得有些太处心积虑了。
哦，这次……这次可不像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睡的那个样子……

“真嗣……你觉得我漂亮吗？”

我被这问题拉回了现实，而我甚至连想都没想答案就脱口而出，仿佛事情本该如此似的。

“我当然觉得你漂亮了，明日香ちゃん。谁不觉得你漂亮啊？”

我以为她听过后会一笑了之，没想到她却一脸凝重。我不记得之前她有过如此严肃的时候。这感觉就像是……就像是两个月前的丽一样。

“你觉得我和丽谁更漂亮？”

我被问住了。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如果我说是丽，明日香可能会伤心。如果说是明日香，她又很有可能去告诉丽……她为什么偏偏问这样的问题？

“你们俩都是我见过最漂亮的！”

我知道明日香对这个回答是不会满意的，但至少能为我拖延一点时间吧。可实际上也没什么用。

“哦，这么说，我和她一样漂亮喽？”

我紧张得连连点头。在我看来，我倒是真有点担心她。她问那个问题的语调听上去就像是丽——一成不变。

“明白了……”

我害怕地等着她大发雷霆。我向来猜不出她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她站起身，接着，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她解开了自己泳装胸罩的搭扣，任其滑落到她脚下。我惊得简直不敢相信。当然，我还有一点害怕。

即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瞄着她裸露的胸部。那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
不过，她丝毫看不出表情的脸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就好像刚才她所做的事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一样。

“那现在，丽还是和我一样美么？”

我试着说点儿什么，可却蹦不出半个字。

“我想你还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东西。”

我不敢相信当我发觉“有说服力的东西”是指脱掉她的比基尼泳裤时，我居然没晕倒或者是鼻血狂喷什么的。一部分意识命令我闭上眼跑开，而另一部分除了能让我继续盯着看以外，混乱得根本没法控制我转而去做别的事……所以我还待在原地没动。

“现在呢，我比她美吗？”

我像个傻瓜似的只知道点头。既然她想要的答案就是这个，那我就这样说好了。坦白地讲，我没怎么仔细考虑她的问题。并且，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很在意“谁比较漂亮”这种事。

明日香的膝盖跪在我身体两侧，她缓缓地跨到我身上时，我呆呆地没什么反应。也许对我脆弱的脑神经来说，这场景实在太香艳了点儿……她伏下身子，这么一来她的乳房离我的眼睛只有几英寸了。

“你想要它们吗？”
“明日香，你应该到此为止了……”

她根本不听。并且她还抓住我的一双手腕，直接把我的双手放到她的乳房上面。那触感令我倒吸一口冷气。她的乳房软软的，也很坚挺，温暖，可爱。似乎和丽的很像－－几个月前我无意中摸过的。
和那时不同的是，现在我完全可以慢慢享受这种感觉。

那种焦虑的感觉又来了－－这次是因为明日香的脸上仿佛罩着一层冷漠的面具。有点不对劲……

“明日香……我们……我们不该这么做的……”

话虽如此，可潜意识中我并不真的这么认为。我紧张得要死，但我很明白，我想要抗拒这个红头发女神的诱惑是另有原因的。让我苦苦支持下去的只是－－害怕。害怕伤害丽。也害怕伤害明日香……
明日香把我的手从她胸前拿开时我长吁了一口气，但当她开始解我的腰带时我身子一下子僵住了。我说的话这丫头根本就听不进去。不过我实在不好真的责备她，毕竟我也只是象征性地抗拒了几下而已。更不用说我身体的某个部位的“表现”让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刚才所说的了。
当她“无意”碰到那个部位时，我忍不住发出了轻轻的呻吟。最后，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是很夸张，却十分清楚的得意的笑容。

“今晚，你是我的。”
“明日香，不要……”

被扒掉内裤的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别的。

“我将是你的第一个。这次丽输给我了……”

这句话给我的冲击不亚于一枚 N2 爆雷。

当我终于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我的思维一下子变得水晶般透彻。明日香的一句话，解开了所有的迷。野营旅行。把我们全都灌醉。我和她共用一个帐篷。甚至明日香的表现。明日香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帮东治和阿光确认他们对彼此的感情。从一开始，明日香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到丽没能做到的事：和我做爱。而她甚至并不想和我做爱，她冷冷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我想都没想就猛地扇了明日香一耳光。她跌到一旁，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她颤抖的手指摸向刚刚我打过的脸颊。

“一直以来，你都在玩弄我……你真的在乎过我吗？还是你只是把我当成你和丽竞争的战利品？”
“真嗣，我……”
“别说了。”

我说出这些话时声音比耳语也大不了多少，但却比我大声咆哮着说出这些话时的决心更为坚定。正是因为我没有暴跳如雷，我被伤害的感情无从发泄。我穿上内裤，抓起除了睡袋其他我的所有装备离开了帐篷。真奇怪，我觉得酒已经完全醒了。

“真嗣！”

她大声叫了几声我的名字。我不理会，径直走向篝火。
最后，我腿一软，瘫倒在地。我没有站起来的打算。既没有那个力气，也不想那么做。这个时候，即使即将面对我的是死亡，我都不会动一动。

“为什么？！”我大吼，一拳砸在草地上。

为什么？她怎么能这么做呢？她从始至终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你不该为她的事而烦恼。如果她连‘我爱你’都说不出口的话，那么她和你的关系也不会比朋友更加亲近。”

也许丽是对的。明日香从未说过她爱我。她只说她喜欢我。而那里面包含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了……
当然，我也犯了同样的错。我从未鼓起勇气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说过，我爱她们。可我确实爱她们两个。我却从未告诉过她们这一点，生怕我选择了其中一个，那些话最终会伤害另一个。

这会不会只是个误会……

“这次丽输给我了……”

不，这句话没有其他的解释。明日香只是在玩弄我。她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想哭，但我强迫自己不要。父亲带给我的痛苦已经够多了，我不会再为一个把我当玩偶耍弄的人哭泣。

“可恶，明日香！可恶，明日香！可恶……”
“伙计，你脸色可真难看……”

我微微抬起头，看到东治和我一起坐在了篝火边。

“你现在应该在阿光的怀里才对，而不是在这儿哄我高兴……”我说着，想让他离开。我不喜欢被别人可怜。
“是啊……不过阿光好像很容易喝醉。她刚一沾睡袋就睡着了。”
“（明日香）真可耻。”
“也没那么坏啦。我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感觉。谢谢你真嗣。”

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嘿！我可不是傻瓜！”东治说。“我早就知道我们在这里遇见并不是什么巧合。”
“那都是明日香干的好事。她只想把我弄到美里さん和丽都不在的地方，好像利用バカ那样利用我。”
“也许是……可你……你还是为了我俩答应来了，不是吗？所以还是要谢谢你，真嗣。”

我想了一会儿东治所说的。然后我笑了。

“呵……如果这次的一团糟能让我最好的朋友高兴，我想也算值了。”

东治也冲我笑了一下。然后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那种神情只有在他着急时才会显露在他脸上。

“说说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说明了一切，包括最私密的细节。虽然归根结底那并不能说明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换了我我也会对她生气，我会叫你蠢货的。有多少男生愿意为了和她亲近一下去死啊！”
“她可以搞定任何一个她想搞定的男生，我不在乎……”

东治冷不防地敲了我的头一下。

“嘿！”

“バカ！你明明知道你不是那么想的！不然你就不会因为这个郁闷成这样了。”

尽管我不愿承认，但他说得确实不错。

“我想你是对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觉得那么心痛。知道吗东治，我真羡慕你。阿光是个好女孩。她可爱、诚实，而且她确确实实在乎你。你不像我，我的爱情是那么地捉摸不透……”
“或许你应该让明日香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
“那样她就能再度玩弄我于股掌之间？不。”

一时间，我俩相对无言。

“至少你还有丽。毫无疑问她是爱你的。”
“丽……”

听到丽的名字，我的心情似乎变好了一些。

“没准你其实应该高兴才对呢。这样岂不是正好解决了你的问题吗？现在你和明日香结束了，你可以去和丽在一起了。你说过你同样地爱她们两个。选择哪个对你来说不都是一样的吗？”

东治的话让我一惊。就……就这样结束了？不过东治确实是对的；这的确解决了我的难题。不正是这样吗？突然之间，我不再那么肯定了。我过去一直以为我同样地爱她们两个。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如果我爱明日香胜过丽呢？

“我说，你不会打算睡帐篷外面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睡在我们的帐篷里。”
“不，我不想当电灯泡。”
“真的，真嗣……”
“我哪都不去，东治。”

知道我不会改变主意，东治走开了。他很快从帐篷里拿了一个睡袋回来。

“给。至少有这个就不会着凉了。”
“你呢？你怎么办？”我担心地问。
“我自有办法，别担心。至少我在帐篷里不必担心刮风下雨。”
“谢谢，东治。”

东治对我报以自豪的一笑。

“嘿！朋友之间不就该这样吗？”

然后他又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真嗣，我们所处的世界确实够疯狂。这一点，你应该比别人更有体会。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记住不要耽搁太久。如果你耽搁了太久，这期间很可能发生会让你后悔的事。好好

想想吧。刚才的几小时里我自己就想了很多……”

东治走开之后，我的确有许多要考虑的事。
我后悔没把我的 SDAT 随身听带来。它总能帮我摒除一切杂念。
唉……
我不情愿地醒来。不知道是酒精还是睡在露天的缘故，我觉得很悲哀。
前一天晚上我已经很头痛了，而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地每块肌肉都疼起来。
我嘴里好像塞进了沙子，又干又涩。昨天酒精使我身体不听使唤，脑子却还清楚；现在却刚好相反。我的身体灵活自如。简直太灵活了。灵活得甚至有些过于敏感了，我每动一下，脑中都会涌入大量的信号。无论多么微弱的感觉都能使我的神经不堪负荷。
这样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使我本来恶劣的心情更加糟糕。我被人背叛。又一次被人背叛，而且是我相信自己爱着的那个人。
不。不是我觉得自己爱着她，而是我的的确确爱着她。而这正是我痛苦的原因。在这里我一无所有。昨天我经历的快乐已经化为灰烬，而那些回忆则几乎令我窒息。我本应记得来第三新东京市之前所学到的：永远不要敞开心扉。如果把一切都拒之门外，那就没什么能伤害到你。我接受了明日香；我还以为我可以信任她，她却硬生生夺走了我最宝贵的一些东西。
我几乎听得见她的嘲笑声，甚至想象得到她脸上得意的笑容……我噩梦中出现的，和我父亲一模一样的那种得意的笑。那简直令人痛不欲生……

我痛苦地起身盯着天空。天刚刚破晓。我心不在焉地拖着身子走到湖边，捧起一鞠湖水喝了几口，又洗了洗脸。和之前一样，我试着把伤痛深深地埋在心里。我却发现这次不同往日，想要把她忘记真的好难。
在试着收回纷乱的思绪，把注意力放回现实发生的事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我几秒钟以前都一直忽略的重要细节。一条毛巾和几件衣服堆在地上。这说明……有人正在湖里洗澡！我很怀疑东治他会穿着内裤洗，因此那个人应该是个女的。
好吧，这不算是什么问题。我只要转身回到东治的睡袋中装睡就行。
然而我思维中的某一部分却有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也许那是明日香吧。
真可悲。在她那么对待我之后，我却还是渴望见到她。
尽管觉得自己有些龌龊，我还是抬起了头。我猜的没错，有个人在湖中。是个棕发女孩。我想应该是阿光吧，因为这周围只有她这么一个棕发女孩。
我不知是该感觉放心还是失望。
阿光没有面朝我这边，于是她没有注意到我在盯着她的裸背。当然了，这几星期来我的“好运气”使她在我决定转身走开之前就转过身来。所以，当她转过身，不仅让我确认了那是阿光，还令我得以一睹她胸部的完美轮廓。实在是太美了，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我死定了，即使阿光不亲自下手，东治也会宰了我的。并且我很快确定那时我脸上呆滞的笑容只会令事情更加难堪……
真是衰到家了！
“对不起！”我试着边转向已经熄灭的篝火堆走边自言自语道，然后在那儿等着我的死刑判决。过了不到一分钟，我感到身后有人。

“碇君。”
“洞木……班长……我……我……”

当我转过身来时，我把想好的一切借口都给忘了个一干二净。阿光只是站在我面前，仅仅穿

着内裤和东治的运动衫。这个细节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难道他俩已经……？当我注意到她脸上幸福无比的神情时，我猜确实……他俩确实……度过了一些美妙的时光。结果明日香还是对的。至少这次旅行没有白费。
明日香……
她就不能放过我吗？为什么我就是没法不去想她？
我又一次出神了。当阿光凑向我并吻上我的唇时，我毫无反应。而当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尽管那只是轻轻的一个吻，我仍然十分震惊。

"谢谢你，花花公子君……"

我不由自主地目送她哼着小调走回她的帐篷，足有一分钟那么久。我试着分析最近发生的事：东治和阿光显然已经睡在一起了，之后又看到阿光的裸体，而我居然还没被她打死。这还不算，她不仅没给我揍成全身骨折，反而吻了我。可以肯定的是阿光平时不是那么腼腆的，我认识的阿光有时还喜欢发号施令。可能她酒还没醒呢吧。对，一定是这样。满意于这样的结论，我决定忘掉那几分钟发生的事，去捡点木头再生堆火。快到早饭时间了。
至少，刚才所发生的事还是有一些好的副作用的。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在想明日香了。现在我回想刚才的事，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微笑，尽管它很不明显。

"我真羡慕你，东治。她是个漂亮、可爱、正常的女孩……"

东治和阿光来帮我的忙时，早餐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我留意到他俩牵着手。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俩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再试图掩饰他们之间已然成熟的感情。实际上看他们脸上那洋溢的微笑，就好像他俩是在某种天堂般的二人世界一样。
还有件事使我惊讶，那就是阿光的发型和平常不一样了。现在她的棕发就披散在肩上。我常回避一个念头，但这次我实在无法否认，那就是阿光是个非常性感可爱的女孩。
当阿光最终注意到我时，我不禁吓得浑身发抖。但她并没有提起那件事。事实上，她对我实在太好了。也许是她太幸福了，于是就没有生我的气。当我明白我们除了共进愉快的早餐之外不会发生什么别的事，我松了一口气。我得承认，即便觉得有一点压抑，我还是饶有兴致地看着阿光喂饭给尴尬得东治。不久我们全都笑了起来。不过明日香刚一从她的帐篷里出来这笑声就停止了。
阿光借口咕哝着盘子该刷了；东治则自告奋勇去拾柴来生火，尽管其余剩下的柴火还很充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和明日香在一起。我的那两个朋友像老鼠逃离即将沉没的船般抛弃了我。明日香站在我面前。她面无表情。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也和她一样。

"真嗣，我……"
"别说了。"我命令道。"什么都别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不要借口，不要解释，不要侮辱，什么都不要。"

我能清楚地看见她脸上的惊讶。还有，从某种角度看来，还有伤痛。

"现在，我不能肯定是否还能相信你所说的话。"

我没给她申辩的机会。我走开了。她没说话挽留我。很好。
如果她想吃早饭的话，就得自己去做。我不会给她做的。

一个小时以后，阿光提议我们回第三新东京市。我们都默许了。快乐的时光结束了。我们收拾好行装，然后离开。明日香、阿光和东治径直回家。但据传说那天晚些时候有人看见东治和班长一起呆在公园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他们没有否认传言，反而在班里惊呆了的学生面前以一个吻确认了那个传言。
我在回公寓之前在外徘徊了一会儿。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背着一堆宿营装备的我吸引了很多好奇的目光。我心事重重，任由思绪天马行空。
母亲。她离开了我。有时我所记得关于母亲的事只剩当我知道她不会再回来时，我有多么地伤心。
父亲。他也离开了我，但我之前一直隐隐希望我们还能有另一次机会。希望最近破灭了，要不是还有两个女孩令我操心，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事可做。
现在明日香也离开了我。并非肉体上，而是精神上的感觉。离开了觉得被利用、被玩弄、被操纵的我。一如既往。我是那么的可怜……
我爱的人死去了。
我爱的人离开了我。
我爱的人利用了我。
每个我爱的人都会抛弃我吗？
不。丽不会。丽不会像母亲一样死去。我有这个能力保护她。我不会让她有事的。她不会像父亲一样抛弃我，我们彼此都无路可退。她会和我在一起的。并且她不会利用我，就像……就像……
该死！
丽是我所剩的唯一，我全部的希望所在。即使我身边除了丽没有任何人，至少我还可以完全地信任她。

“丽告诉过你她的秘密吗？”

我气愤地将父亲的话抛诸脑后。我可以信任丽，我一定可以的！
她不会对我隐瞒什么的。她是我最后的希望，并且她不会让我失望。
她不会。
她不会……
如果她让我失望了呢……

我回到公寓，听美里さん说明日香在她的房间里，我吁了一口气。我走向我的房间，拿出了大部分背囊中的东西，然后装进我大部分的衣物。我抓起书包和 SDAT 随身听，离开了房间。

“真……真嗣？你……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去丽那里，美里さん。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办法待在这儿。”

虽然她看上去仍然很着急，但我能看出美里さん感到安心了。她大概认为我又一次准备要逃避。
走之前我又朝四周看了一眼。想起我已经开始把这间公寓当成家了。尽管在这里我感到平静，我还是不得不离开。这是不是纠缠的命运的一种呢？首先，父亲把我从在叔叔那儿无聊却平静的生活中叫了出来，而现在，我又不得不被明日香一脚蹬出……
我恨我的生活。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不知道。也许我不会回来了。”

第六章 朋友
第二部分 我爱你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我依旧搂着丽的裸体醒来。和之前我搬到她公寓后的早晨一样。由于美里さん不在,丽觉得在床上没有穿衣服的必要。过去我们一起睡的几夜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盯着天花板,回想着几天前发生的事……
把我的东西都放进一个空房间后,我倒在地板上,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我讨厌我自己。我不过是个瘦弱的小男孩。我只是个玩偶,可以用来玩耍的玩偶,玩厌了就抛弃,别人利用我也就不足为奇。之前是父亲,现在是明日香。
我听见隔壁传来尖叫声。两种我非常熟悉的声线。很显然,美里さん对明日香大发雷霆了。我总是尽最大努力来息事宁人,每次却都听到她……我感觉我不耐烦地叫她们闭嘴。我不是很肯定,也许那只是我的想象。不过一会儿我就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了。
不一会儿,丽就用她瘦弱的双臂圈住了我,她还说着温柔亲切的话儿来使我平静下来。在她的怀抱里我觉得安全、温暖,这些年来我压抑已久的眼泪全都洒在了她的肩膀上。我哭着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仍在她怀里。不过昨晚我们是坐在另一个房间的地板上的,而现在我们却躺在丽的床上。真不知道丽是怎样一路把我弄到床上而没有把我弄醒的。也许是我太累了才没有觉察吧。
我刚察觉我和丽都一丝不挂时有点吃惊,不过我很快就放松下来。因为我感到这样十分温暖和舒适。
我们整个早晨都呆在公寓。我试着劝丽去学校,不过我没能改变她的主意。她只是说她想和我一起待在这儿,那比听老师那不知所云的有关第二次冲击的课重要得多。虽然我并没有说出口,但其实我十分感激她留下来陪我。
丽做好了我俩的早餐。和往常一样,我吃惊丽的厨艺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她递给我一杯热茶,还问我有什么不妥。我叫她跟我来起居室,然后一起坐在矮桌旁。之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我说话的时候注意到她皱了几次眉。并且当我说到帐篷中发生的事时,愤怒明显写在了她的脸上。不过她很快就回复了冷静和沉默。我说完后,丽的话却让我一呆。

“我想她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什么?!你怎么能那么说呢!她玩弄了我!她利用了我的朋友来玩弄我!”
“可能她觉得只有那样才能……”
“什么只有那样?”

一时间,丽看上去在专注地思考。

“我不敢肯定。她的事我有许多都不明白。她的周围是一道将别人隔开的墙。她只会压抑自己的情感,而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我呆呆地看着丽,脑海中却在琢磨她刚说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对的。明日香从未敞开过自己的心扉。她就像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愤怒就是她的武器,目的就是把试图接近她的人们推开。在某些方面她……就和我一样。
然而,这并不能解释那晚的事。那不仅仅是缺乏沟通的问题,她耍弄了我,利用了我。利用了阿光。利用了东治……

"别让过去的事再伤害你了……"

我感到她放在我胳膊上的手。然后我才发现自己因为愤怒而攥成拳头的手。她的手让我放松了下来。

"我就在这儿……"

我看着她蓝发下红色的双眼,那儿充满了关切。

"为了你我才在这儿的……"

她慢慢地将身体靠向我。我们互相凝视着,无一刻或离。

"你不必为她烦恼……"

我无法抗拒她仿佛有磁性的双唇。

"我爱你,真嗣……"

我沉醉于一连串激情四溢的深吻中。但我十分肯定我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我也爱你,丽ちゃん。"

差不多整个上午我和丽都在对方温暖的怀抱中。只有在丽的怀里,我才能感到自己渴望的安宁与平和。我们没怎么说话,每次说的都是同样的模式:我说被明日香背叛是多么难受,而丽只是回答她会一直陪着我。
午饭过后,丽离开了公寓。我能了解她有多么不愿,但她说她要去进行律子さん安排的测试。我跟丽保证我一定不会有事并让她去,不过在那之前我问她能否从美里さん的公寓把我的大提琴拿来。这样,丽不在的时候,我可以试着用拉琴来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我对拉大提琴并不在行,但至少这样可以让我不再一直想着明日香。
一整天我都试着让自己忙起来。先是布置我的新房间,不过因为没什么可布置的,所以很快就做完了。我从壁橱里拿了一个蒲团和一个枕头还有备用的毛毯。是美里さん建议丽买这些东西的,以便有人要住在这间屋子时用。这是葛城三佐计划周密的又一佐证。由于我只带来了我部分的衣服,把一切都放妥只用了不长时间。之后,我游走于整个公寓,想找些事做,什么事都行,只要别让我闲着就行。真是讽刺,是我教会丽如何打理她的房间的,这样我便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无缺,包括浴室也是。我还是决定清洁一下浴缸和洗手间,还有所有的地板和窗户,万一有哪里不太干净呢。然后我又开始洗衣服,从丽的床单开始,接着是丽的洗衣篮里的衣物,还有我自己的几件衣服。最后我发现自己靠整理丽的冰柜消磨时间,才使我放

弃了让自己“有用”的尝试。丽这里没有电视,于是我抓起了我的大提琴,拉了可能是我拉过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不知道丽什么时候会回来,但我还是准备了两个人的晚餐。我想这至少让我有更好的盘子可刷。
晚餐时间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丽回来了。她看到我正努力完成我的作业。可能我这一天完成的作业比平时一个月完成的都多。
丽想要道歉,却被我制止了。看到她回来我就放心了。我很快为丽做了点饭,然后看着她吃。在我的凝视下,丽的脸不由得红了。
到了睡觉时间,丽似乎很失望看到我走向会客室,不过她并没有说什么。我在那儿放了一个蒲团。尽管有丽在让我觉得舒适,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而这正是这一切最初发生的原因......
夜深了,我独自倚着阳台的栏杆站着,望向无边的夜色。被梦魇惊醒之后我再难入眠,在厌倦了盯着新房间陌生的天花板之后,我选择了去看更美的景物。
夜里的冷风吹拂着我裸露的臂膀和双腿,我却不怎么在意。我只是看着第三新东京市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数灯光。第三新东京市......我所保护的城市。我为什么不关心这一点?说真的,那里还剩下什么好关心的?我之前为何一直要坚持做下去?
我低下头看着下面的地面。和我站的阳台颇有一段距离。我忍不住想：如果从这儿跳下去,会觉得痛吗?
又一次,也许是第一百次了,我记起惊醒我的噩梦的最后一部分。明日香站在我身后,脸上透出得意的笑容。之后,她边笑边说......

“バカ!”
“你不过是个玩物!”
“可怜的小子!”
“你真的认为我有可能爱过你吗?”
“你真可怜!”
“懦夫!”
“伪君子!”
“没意义的人!”
“没价值的人!”
“真没用!”
“我们为什么要在意你?”
“谁会爱上你这样的小子?”
“谁会......?”
“谁会......?”
“谁会......?”

当我感觉有一双手环住我的腰和靠在我肩上的头时,我的身体僵了一下。
有那么一会儿,我被恐惧攫住了,生怕那双手是明日香的。当我意识到不是梦而是现实时,我很快就放松下来,因为那意味着这双手不可能是别人的,而只能是丽的。

“你在外面呆太久会着凉的,”她低声对我说道。在冷清的夜风中,,我感觉到背上她温暖的呼吸。那时的舒服感觉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睡不着。”

当我感觉到她的唇贴着我的皮肤,缓缓地吻着我脖颈的每一寸肌肤时,我对之前的念头彻底失去了兴趣。我转过身,看着蓝色头发的丽。她只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睡衣,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遐想的余地。我之前说服了她在公寓里时多少穿点衣服,以防美里さん或者 NERV 的其他人员不曾通知就突然前来。她也戴着她的银十字架,现在穿在一条银链上。据我所知,丽除了在穿泳装或战斗服时,其他时候总是戴着它。直到现在,我都没想过问她的十字架对她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凝视着丽红色的眼睛,看到的满是她对我的关切。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吻上对方的唇,并互相紧紧地拥抱着,那一刻似乎就是永恒。

“我会让你忘了她......”

丽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进她的房间。我没有抗拒。在离开阳台之前,我又看了一眼我们的城市。我错了。确实还有些东西,值得我在意......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丽已经不在床上了。我有点担心地起来找她。在厨房我找到了正在准备最后一部分的她。我们以一个轻轻的吻互相打了招呼,然后她让我坐下,一会儿她会给我端来早餐。被这样周到地照顾感觉很奇怪。一个奇怪的念头从我脑中冒出：那是一个妻子会对她的丈夫所做的事......当然,除非她有着比他更重要的工作。我很难想象美里或律子さん照顾丈夫的景象......特别是美里さん,她连自己还照顾不好呢。那个念头还是很怪,还提醒了我一个月之前曾说过的话。

“我们订婚只是时间问题。”

这主意确实不坏。一旦我们订婚了,她就不会有什么理由离开我了,不是吗?

“慢慢吃,真ちゃん。我去冲个澡,然后你再洗。”
“你不吃早餐吗?”
“我不饿。别担心,好好享用早餐吧。”
“你做的饭我一直都很喜欢。”

丽脸红了一下,然后走开了。
她走出我的视野后,我才开心地开始吃饭。
请求她做我的未婚妻。我可以那么做吗?我真的想要那样做吗?丽是我一生想拥有的女孩吗?但那真的有关系吗?现在已经没有别人了......
当我听到门铃声时,我已经喝完了味噌汤并吃光了米饭。这可真怪。谁会一大清早来找丽?我好奇地去看是谁。

“谁啊?”我一边说一边按下通话器的按钮。
“是我。”

听到这个声音,我顿时感到气往上涌。明日香!那个该死的小......!
我决定不去理会她,径直走回了厨房。她一直按门铃,我都不理。她又开始用力敲门,声音特别大。当她敲了五十下以后,我屈服了。我几乎忘记了她有多么令人恼怒地坚定。

“你想干什么?”问她的同时我打开了门,不过为了不让她进来,我站在门口,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恶毒。

明日香根本没有理会,她面无表情,只是简单地说道:“今天是星期二。”

我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我无法相信这个女孩。她都对我做了那样的事,现在居然还敢要我和她在一起?

“那又怎么样?”我反问道,仍然充满了恶毒。

不知是我自己的想象,还是当她听到这句话时真的畏缩了一下?无论是那种情况,我真的有一点报复的快感。

“都结束了,”我接着说,“走开。”
“不!”她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我一跳。我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她一肘撂倒在地,她就走进了公寓。
“我们得谈谈!”她不像是生气,倒像是……绝望。我有点糊涂。这不是我所了解的那个明日香。

“滚。”

听见这个声音我不禁一惊,回头发现丽正在我身后。很明显明日香冲进来时她还在洗澡,所以她全身赤裸,肥皂泡沫和水正从她头发和身上滴下。她的双眼仿佛喷着燃烧的怒火。
明日香没做声,她只是站在那儿,看看丽,又看看我,最后又看向丽。她的心痛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我明白了……”她咬着牙挤出这几个字。当她说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声音中的痛。我也抑制不住地在想,这是为什么?她怎么会觉得伤心呢?因为现在是别人在玩弄她的玩具了吗?哼,她还真是可怜啊。

“从我的公寓里滚出去,”丽的声音平静而低沉。

明日香一改往日的好斗,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照丽说的做了。她甚至还随手带上了门。`
真难以置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她……?难道她毕竟还是喜欢我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

“也许她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

可能吗?不,那太简单了。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

“今天我就在这陪你吧,”丽说道,打断了呆站的我的思绪。
“其实你不必……”

她露出了甜甜的微笑。

“我愿意留下。”

丽毫不在意自己的赤裸,径直走过来吻上了我的唇。
当我的手游移于她湿润的皮肤时,我终于不再想明日香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天。大多数时候我都在赶这几个月来落下的功课。丽只是安静地读书。哦,在她看从萤ちゃん那里借来的漫画之前是这样。看到她咯咯笑的样子总不免让我觉得吃惊。
饭后的一小时后,我和丽都被一阵敲门声惊呆了。因为怕是明日香,我让丽去开门。

“萤ちゃん!”
“丽ちゃん!”

我看到的这一对朋友,一个是一贯非常害羞的女孩,另一个则除了我以外,对其他人都颇有保留的女孩－她们紧紧拥抱的样子让我很惊讶。丽对她朋友的到来显得喜出望外。
萤ちゃん一看见我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可能我让她觉得不安了吧。

“你好,土萌,”我说,然后是一个我所能做出最温暖的微笑。(“土萌 萤”是《美少女战士》中的人物……看来作者也是个老牌お宅了。另外著名 GAL GAME《秋之回忆 2》中有个角色叫 Tobise Tomoe,飞世 巴;女主角 Shirahawa Hotaru,白河 萤,凑起来正好是土萌 萤的 Tomoe Hotaru,巧合还不仅如此，下文中的 Ken chan，也就是小健，不仅可以代表 Aida Kensuke 相田建介，也是《秋 2》中的男主角 Inami Ken 伊波 健的昵称。我是没有看过 Sailormoon 的啦!不管了……－译者注)
“你好,碇君,”她颔首应道。

我真想知道这个女孩怎么会这么害羞。
接着是一段尴尬的沉默。我正要回我的房间去,我在这儿显然让每个人都觉得拘谨。这时丽的朋友说话了。

“碇君……我……我……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她看上去更加紧张了。由于尴尬她整个人几乎都变红了。

“呃……当然,请问吧。”
“你怎么会在丽的公寓呢?今天不是星期二吗?”

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呻吟。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

“是星期几已经不重要了。都结束了。”

羸弱的女孩看上去相当吃惊。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你是丽ちゃん的男朋友了?”
“萤ちゃん!”丽红着脸叫道。

我对那个答案稍稍考虑了一下。如果考虑到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我只可能给出一种答案。

“我……我想是吧。”
“耶!”

这种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实际上,这种状态的 180 度大转弯简直能把人吓死……

“我赢了!”萤ちゃん自豪地说。等她意识到说溜了嘴时已经晚了,丽责备地看了她一眼,而我则一脸迷惑。
“赢了……什么?”
“呃……你……你认识咱们的同学九能 南吗?短棕发的富家女孩。”

我点点头。这名字确实耳熟。我还记得几周前美里さん在电话里和人争吵时提到过九能这个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九能 南的母亲是一所负责维修第三新东京市的公司的老板。有谣传说她的公司从中牟取不当利益,但她的公司进行的维修工作被认为是最快的。

“嗯,她赌在丽、明日香和阿光之间,谁会成为你的女朋友。”

别再传我和阿光的谣言了吧……幸好东治和她出去了,我这才没有什么好怕的。除非阿光告诉东治那天在湖边发生的事情。

“看上去,”萤ちゃん接着说,“她学了她妈妈的主意。南的妈妈花了许多钱来赌她妹妹的未婚夫会和哪个女孩约会。另有谣传说打赌的事情是她妹妹的未婚夫会和哪个男孩约会,不过那只是瞎说罢了。”
“你用我来打赌了?”丽直接问道。

萤ちゃん脸红了。

“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得支持你啊。”

丽的表情放松了。

“你真好,萤ちゃん。”
“那么,你来有什么事吗,土萌?”我试着转移话题。我还是不能相信有人会无聊到拿我的爱情来打赌……
“哦……我差点忘了。”

她从带来的包里拿出一大叠纸。

“这是你的讲义。”

该死!我还没怎么赶上之前家庭作业的进度……算了,这倒是可以让我忙碌起来。

“两天就有那么多?”我略感好奇地问。无论如何,这确实有点儿奇怪。
“嗯,老师病了,接替他的那个老师对第二次冲击的历史没什么兴趣。”

“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在上课时办正事了?”
“嗯。而且作业真的很难……”萤ちゃん抱怨道。
“你需要帮忙吗?”丽问道。

黑发的萤ちゃん似乎开心得一下子亮了起来。

“你要帮我吗?”

丽点点头,脸上露出微笑。

“太好了!可是我把自己的作业放在家里了。”

丽看看我。我沉默地同意了据我所知她正在想的事情。

“那我们就去你家吧。”

不一会儿,两个女孩离开了。也许这是件好事。虽然是丽自己的选择,但我还是对自己占有丽的所有时间有些罪恶感。看到她和其他正常女孩一样,和朋友或同学一起出去是件不错的事。学校。也许我该回到那儿去。但明日香会在那儿。我如果尝试无视她的存在呢?不知道。但我也不能继续再在这儿躲下去了。
哪天再说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弄清楚。主要是对丽和明日香的感情。
接近午夜了丽才回来,我依然在等着她。我们轻轻吻了对方,之后我们一起去了她的房间。这次我感觉很自然。

“你不介意我先去冲个澡吧?”

这句话把我从遐想中拉回了现实。我沉溺于思考,连丽起床都没有发觉。我微笑地看着她。她是那么地性感:睡眼惺忪,头发比平时更乱地披散着。我情不自禁地深深吻了她。她不但没有抱怨,实际上还很享受。

“早晨这样打招呼多好啊。”她笑着说道。

丽飞快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做为回答,然后走下床。

“不好意思,今天我真的得去学校,萤ちゃん想早一点和我见面,她还有些问题需要我帮忙。”

我点点头。

“好啊。还有,我想早些去 NERV 总部,看能不能找到加持先生。”

她也点点头。

“嗯。他一定能帮你的。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葛城三佐过去拒绝了他。他应该能帮你明白一些事。接下来,你会明白没有必要让过去的事影响你的生活。”

听上去很合理。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加持先生依然爱着美里さん。这和明日香的情形一样吗?我能忘得掉吗?也许吧。我还有丽。有丽在,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忘记。

“时间越久,我越觉得自己可以相信你,丽ちゃん。”

她笑了。
我看着她拿着校服走向了浴室,直到这时我才起了床。
暂时忘掉一切事情,我觉得心情不错。哼着小调去准备早餐。
我找了加持先生一会儿,终于发现他正倾向靠在自动售货机上的美里さん。他们两个面色凝重,这对于加持先生来说很不寻常。他俩一定谈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一瞬间,他俩都躲开了对方,并试图表现得若无其事。他们可能听见我的脚步声了。美里さん看到我时显得很不自然。
一定有事情发生。
可能是我本不该知道的事。

“好了,我得去见律子了……”美里对加持说道。
然后她看着我。“你好,真嗣君。”
“你好,美里さん。”

她躲闪着我的眼神走开了。是因为我决定离开她的公寓,搬到了丽那里吗?好吧,过一阵子我再处理这事。而现在,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嗨,真嗣君!”

加持先生现在恢复为平时笑嘻嘻的样子。

“加持先生……我……我想和你……谈点事情。”
“从你的表情上看,好像是件要紧事。”
“是有关我的事。”

他想了几秒钟。之后他笑了。

“很好。不过这儿可不是说话的好地方。跟我来,给你看点儿好东西。”他说着,露出他那迷死女人的招牌笑容。
“可我是男孩子啊,”我提醒道。

多么令人惊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我弯下腰想看清楚一点。想想看,离 NERV 本部这么近的地方,居然还会有这种东西……

“西瓜?”
“你不觉得它们很可爱吗?”加持先生说着,明显为他的成果而自豪。“我的爱好。不过不要告诉别人。创造或是种下一样东西是件多么美妙的事啊!我们能从中领悟并学到许多。还能从中得到满足感。”

“同时也会带来伤痛。”

今天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加持脸上的严肃表情。也许和我一样严肃。

“你讨厌伤痛吗?”
“嗯……”
“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能让你觉得满足呢?”
“我想是有的。但那只带来了更多的伤痛。现在,我不知道……”

我不由得想起最近几天的事。即便到了现在,即使丽让我再次感觉到了幸福,我仍然怀疑这幸福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明白了。有关野营事件,不是吗?”
“您已经听说了?”我惊奇地问。
“嗯,葛城都告诉我了。真是一团糟。你想知道我的意见?”

我点点头。

“明日香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女孩,但决不坏。我想她不是有意伤害你的。你应该给她解释的机会。”
“东治也这么跟我说。”

说完,加持看上去有些吃惊,不过他脸上的表情一闪即逝。真奇怪……

“明智的建议。你应该照你朋友说的做。”
“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我……我害怕面对她。”

加持先生又想了那么几秒钟。

“葛城要出差一趟,今晚就由我来照顾你们。虽然没人知道事情会怎样,特别是你和丽住在另一间公寓。跟我来吧。也许有我在,可以让你们彼此都冷静下来。你很清楚你们得谈谈,不是吗?否则,你总是会想着她为什么会那么对待你。”
“对,我想我们确实需要谈谈。”我咕哝道,对结果我并不关心。

这个总不剃须的男人笑了。

“很好。你们几个下午要进行同步率测试。结束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吃饭,然后你和我一起去葛城的公寓。我先去买东西。”

同步率测试。我都忘了。这意味着我会见到她……我从脑中摒除了这个念头,并试着高兴起来。

“太好了!”
“那么,真嗣君,准备好了吗?”
“还没,不过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

加持先生点点头,然后敲门。我能自己打开它,我还留着我那张密码卡。不过我还是觉得让加持先生处理这件事比较好。他敲门过后几秒钟,我们就听见公寓里传出了明日香的声音。

“加持先生!”

看来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迷恋加持先生。我倒觉得这不算新鲜。
明日香笑逐颜开地打开门。然而当她看见我时,她的笑容顿时凝固了。

“我觉得你们得谈谈,”加持先生走进公寓,单刀直入道。

明日香和我都一动不动。我们两个谁都不敢动或是说话。直到加持先生提议到起居室去更适合谈话,我们这才动。可是我们甫一坐定,就在各自的矮桌一侧再次陷入相对无言的尴尬境地。

“嗯,你们谈的时候,我想先去洗个澡......”

听到加持先生这么说,我很害怕。他冲我笑了一下,然后走进浴室。这时我才重新注意到明日香。好吧,现在我在这儿。难道我不该问那个从那晚开始就一直在折磨着我的问题吗?问那个问题又会有多困难呢?
非常困难。很显然是这样,我就是说不出口。每次我想问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晚的梦境,打消我开口的念头。即使我问了又怎么样呢?她只会嘲笑我。可是......我看着她时,坐在我面前的明日香和我梦中的她一点都不一样。这不是我认识的明日香......

“为什么?”我终于开口问道。

感谢上帝!很好,现在我打破了沉默,接下来该看她的了。明日香很长时间都一声不吭。看上去她十分紧张。她几次欲言又止,咬着嘴唇。平时她可不是这样。

“我......我......除了那件事我不知该干些什么......我不是有意搞成这样的。我......我说我想让东治和阿光在一起时......我真的就是那么想的!那是我最初的目的。不过很快......我......我想到还有其他的可能。东治和阿光在一起时......那也许意味着......只剩下我们两个。只有我们两个。没有美里和丽来打搅。属于我们的一段时间......就我们俩。”
“这样你就可以背着她们和我睡觉!”我吼道。没法保持冷静的我甚至没有仔细想想她刚刚所说的话。
明日香摇头。

“不!我不是那么想的!我发誓!我只是......我只是怕那晚的露营以后都不会再有!那次的露营固然会很开心,之后周末就过去了......再然后......我们回到第三新东京市......然后转天......你......你......你会回到她的怀抱中!你总是会那么做!”

那些话触动了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之前一直不知道的事。看到她的泪无声地流下,我能体会她心中的痛。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她微微颤抖着继续说道,看上去她是强忍着才没有哭出来。“你知道

那种感觉吗,晚上拥着你入睡,第二天你怀中的却不再是我,而是她?!你知道在学校时你和我一起吃饭时,你不是在看着我,而是在看着她,我又是什么感觉吗?我……我……我很绝望……我清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中……我迟早会失去你。我只是擅长驾驶 EVA……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个,甚至我连这个都已经不再是做的最好的了。而她呢……她做饭做的和专业厨师一样好……而我却连快餐都不会做。她会整理房间,洗衣服,她的房间总是一尘不染……我呢,却指望你来做这些,我的房间总是乱成一团。她学习成绩很好……你知不知道虽然她缺了近一半的课,却还是我们班上学习最好的?我却几乎跟不上进度,因为我完全看不懂那些日本汉字……我……大学毕业的我……好可怜……"

在我面前的这个从未表现出不自信过的女孩,现在却显得那么沮丧。我简直不敢相信。明日香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无疑也是最为固执的。从她身上我看到的只有满溢的自信,而我又是多么希望听着她说话一起乘车回家啊。不仅如此,我还发现她的骄傲自大让我觉得蛮舒服。我明白这很奇怪,但其实我隐隐地希望有一天她能以同样专横的方式解决我的难题,希望她能有这样的勇气。
现在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折磨着自己。发生那件事之前我曾一度以为她和我很像,那就是拒绝其他人的接触……我却从没想过会是现在这样。想认清我们个性相似的程度真的很难。
我的处境现在糟透了。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的优柔寡断伤害了她。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切的一切。该负责的人是我。这次也一样,造成我痛苦的正是我自己。可我却把这些归咎于明日香。我对她做了可耻的事。甚至我还恨她。而现在……我全部的自尊都开始迅速萎缩。
我感觉明日香说的话变得模糊了。就像一把匕首猛地刺入我的心脏。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可她对你又那么好。她料理你的生活。我敢打赌她能为你做任何你想要她做的事!而且她几乎和我一样漂亮!"

她的语调低了下去。忽然之间仿佛一片空白。能感到的只有绝望。我看明日香似乎在畏缩。她双臂抱在胸前,蜷起了腿。

"还有更糟的是……她爱你,而且她不怕显露这一点。所以,告诉我真嗣……我凭什么奢望自己能胜过她呢?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根本没有……所以我想……如果我和你之间有了什么你们之间还没有的事……也许你会……真是天真的想法。"
"明日香……"

她低下了头,被她的红发部分遮住的双眼紧闭着。
我不知说什么好。明日香的话让我百感交集。这么说她是真的爱着我吗?

"你选择了她,我不能怪你。只要是略有常识的人都会选择她。"
"明日香,我……"

她打断了我。好吧,勉强算是吧。实际上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呢?即使她是真的爱着我,可我还是喜欢丽啊。

"不用担心,真嗣。现在我自己住,只有我一个人。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高兴事。我不需要你或其他人。我……我不想再孤独下去了。如果我可以……我宁可和你在一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但现在已经太迟了。另外……只得到你一半的心是不够的。如果我不能完全拥有你,那我就一点都不要……"
"明日香……"

她抬起头望向我。我看到了她眼中的哀伤,除此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看上去她几乎是突然间变得平和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微笑出现在她的脸上。抛开当时的情景不提,那个时刻我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东西。

"没事了。我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和丽在一起你会幸福的……真嗣……我……我爱你……"

说完,她拼尽最后的力量,逃回了自己的房间。
她刚刚说她爱我……她爱我……
我想去追她,但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很奇怪加持先生还穿着原来的衣服,头发也还是干的。显然,他并没有洗澡。

"现在还是让她一个人待会儿吧。你和她都需要时间来想清楚。不要再犯和以前同样的错误,也不要再做轻率的决定了。"

我很清楚他是对的,虽然我内心深处十分想追她回来。我点点头,加持放开了抓着我肩膀的手。接着,他本来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坏笑。

"啊……我没想到她真的会说出那句话。如果事情不是那么复杂的话,我会祝贺你的,真嗣君。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博取她的芳心的。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思绪比平时更乱。

"明天去上学吧,我想。然后就看事态发展吧……"

我正要离开,突然又改了主意。我不知道现在该不该面对丽。

"加持先生?你不介意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我想多听听您的建议。"
"不知我还能不能帮上忙,不过我很乐意你陪我一起睡,真嗣君。"
"谢谢您。"

第六章 朋友
第三部分 第四适格者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我从美里さん的公寓出来去丽那里时还是清晨。我想在明日香起床之前离开,也想早些去学校。那样的话,至少在到校之前我就可以避开明日香了。现在一切事情都清楚了,我根本没有理由再躲着她。然而,她对我说的那句话让我心中倍受煎熬。

她说她爱我。

可她还祝我和丽幸福。

这真是自相矛盾。她真的那么爱我吗?爱到甚至我的幸福对她来说比她自己的幸福还重要?这可能是另一个诡计罢了......我马上否定了这个念头。我看到的她的眼泪是真诚的。如果她想玩弄我,她根本就不会流泪,也不会显得那么伤心。不......她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但......但我的感情呢?我现在对她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对她的感情和我对丽的感情相比,又怎样呢?
我沮丧地叹了口气。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错综复杂?
啊,是了......这是因为我蠢到想要同时和她们两个人约会。

走进丽的房间时我吃了一惊。丽不但已经起床了,还穿着校服,正要布置饭桌吃早餐。

“你现在可以去洗个澡,真嗣。你洗完的时候早餐也该准备好了。”

一时间,我只是睁大了眼睛瞧着。

“我想你今天早晨可能想避开惣流,所以我把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

我就这么容易被猜透吗?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我对她笑了。

“谢谢你,丽ちゃん。”

由于高兴的缘故,她的表情舒展开来,也对我报以一个微笑。

“去洗澡吧。一会儿吃饭时你可以跟我说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我点点头,走向浴室。

几分钟之后,我穿着新洗过的衣服从浴室走出来。然后我一边咀嚼一边对丽讲事情的全部经过。尽管丽看上去没什么太大反应,我还是能看出她对事情的最新进展不是很高兴。这几天以来,我越来越会看她的脸色。不过我还是觉得丽最好不要有过于激烈的反应。

“求你......留在这儿。”
“啊?”我迷惑地说。
“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要避开她。可现在你已经用不着再躲着她了。并且......我想让你留在这儿......和我在一起。这......这是......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要求。求你......留在我身边......”

坐在我对面的丽,求我留在她身边......丽......我一直以为她比明日香更加坚强......

“这几天里......你很开心,不是吗?那么为什么又要走呢?所以......求你......”

她看上去那么脆弱,那么美丽......我真的没法拒绝。何况她是属于我的。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

她不离不弃。我怎么能就那样一走了之呢。我如果真的那么做的话,那我岂不是像父亲利用所有人一样,也在利用丽吗?

“我……我会留在你身边,丽ちゃ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美里さん的公寓……什么样的选择都令我进退两难。

“如果你不能完全属于我,那我就什么也不要……”

至少丽想得到我。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吧……
那么,为何我觉得自己好像背叛了明日香呢?为何我会觉得心在隐隐作痛呢?难道我终究还是根本就没有幸福过?

“真ちゃん!”

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估计要不是我们之间有桌子隔着,她一定会拥抱我。她看上去是那么高兴……这让我感觉真好。是的,这样做最好。我会留在这儿……和丽在一起、我笑着站起身,把丽拥入怀中。她紧紧地抓住我。当听到一声无力的啜泣时我惊呆了。她真的高兴得要流泪吗?我看着她的脸,用一根手指拭去了两颗泪珠。然后我们接吻了。不是深吻,而是温柔的吻。

刚刚的罪恶感顿时荡然无存。

生活真是充满了反讽。那天早晨,丽和我早早就出门了,就为了避开明日香。结果呢?我们从公寓中出来时恰好看到明日香从美里さん的公寓走出来。我们都盯着对方一动不动,明日香和我一样吃惊。看来她也想躲着我。一时间我甚至在想,这是不是同步率训练所致呢?

“真嗣……”明日香叫我名字的同时,我也在叫她的。没错,这肯定是同步率训练的副作用。

接着是令人难堪的沉默。

“不想迟到的话,我们得快点儿了。”丽说道,明显想把事情把握在自己手上。

我们一言不发地乘电梯下楼,然后向学校的方向走去。过了大概五分钟,明日香开口了。

“优等生……”

我们都停下了脚步。看到明日香紧张的样子,我猜她有什么话要说,可能是和那天晚上之前发生的事有关。丽看着她,脸上是奇怪的愤怒表情。

“真嗣选择和你在一起。好,这我可以接受……”明日香边说,边找回了她的自信。“但你最好小心一点,优等生!要是我感到真嗣并不快乐的话,我会把他夺回来的!”

丽盯着明日香好一会儿,没有任何回应。接着她开口了。我得说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丽

做出回应之前,我发誓我看到她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不用担心,恶魔女。真嗣和我在一起会幸福的。我不会让像某些人一样让他烦,也不会占他便宜,更不会做任何会伤害他的事......”

我不禁咋舌。丽表现得......简直太像明日香了。不,甚至更糟......这这不是我所认识的丽。
我还以为那些话会触怒明日香,可她只是转过头去,仿佛她受不了丽的逼视。

“我明白了。原谅我......绫波。照顾好她。”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明日香会向丽......道歉?该不是我听错了吧?

“好了,要是不想迟到的话......”

说完,明日香跑开了。我糊涂地盯着她渐渐远离的身影,不知所措。

“我只是确认她应该知道她不该再来打扰我们。还有就是让她知道被人叫绰号是什么感觉。”丽看到我迷惑的样子,解释道。
“我......我还是不明白她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了我......”
“那是因为你。”
“因为我?”
“来,我们该走了。”

出神的我跟着丽向学校走去。
我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又一次地,明日香没怎么反对,就认可了我和丽的关系。可我和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所幸很快我们就到学校了,我才得以暂时把这个念头放到一边。我和丽都在位子坐下后,我吃惊地发现我俩竟是班里来得最早的。她哪儿去了?
很快,其他的学生也来了。也许大多数都来了吧,我不知道。我和他们只是面熟而已。萤ちゃん进门时我笑了一下。当注意到留短棕发的九能 南时,我皱起了眉。那时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告诉她,我对她的赌局有多么反感。正当我快要鼓起足够的勇气这么做时,我看到有人正走向她的课桌。是明日香。

“嘿!九能!”

棕发女孩从便携式电脑上抬起头,看着红发的明日香。一丝诡异的笑容出现在九能的脸上,几乎就像是野兽刚刚看到一只无助的猎物的那种表情。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明日香ちゃん?”
“给。”

明日香没有再说什么,她只是从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叠日元,递给了九能。一开始她有点吃惊,不过很快她就眯起眼睛收下了钞票,脸上的笑容也更明显了。

“为什么要给我这些钱?”
“我打赌输了。”明日香简洁地回答道,一边走回自己的桌子。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有如此大的威力。不一会儿所有人的眼睛就都聚焦在我和丽的身上。我们越来越红的脸已经回答了他们所有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天哪!居然是真的耶!”
“什么?”
“啊…………我破产了……”
“真嗣你太幸运了!”
“我知道,我就知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我们可以约惣流了?”
“你们两个有做那种事吗?”
“我太羡慕了!”
“该死,绫波!”
“碇!你这个混蛋!”

班上一半人都围在我桌旁,另一半则在丽周围。
然而,丽像往常一样不带感情地盯着窗外,无视众人的存在。所以每个人都到我这边来了。我只是试图不去理会他们的声音,丽看上去也是这样。不理会众人的我突然看到阿光走进了教室。奇怪的感觉顿时包围了我。平常阿光是班里来得最早的,而今天却是来得最晚的一个。而且她的表情……她似乎……很焦急。不太对劲。平时阿光是很开朗的,除非在履行班长的职责时。从明日香的神色看,我敢说她也发现阿光今天的行为非同寻常。
阿光很快地扫视了全班,之后望向我这边。看上去她的视线牢牢地锁定在我身上。她走向我的时候,我盼着她能叫大家规矩些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完全忽略了其他同学,为了挤到我身边她还用力推开了很多同学。看上去她简直是……绝望。

“所有人,回自己座位,现在。”

所有人都惊呆了。丽刚刚向全班说了话,在所有人的记忆这都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尽管她的声音很平常,却和阿光大声吼出的命令有着相仿的作用。每个人都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只留下我和阿光。显然,丽也注意到了阿光。

“洞木班长,我能……?”
“碇君!你看见东治了吗?”

东治?阿光干嘛这么担心东治?出……出什么事了?现在该换我着急了。奇怪,我留意到丽听到东治的名字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好像被吓了一跳。然后她把一切都隐藏在了她惯常冷冷的表情中。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所有人都出去!现在!”明日香吼道。

显然,同学们都开始对阿光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不过,对于明日香·兰格雷的传奇之怒的恐惧已经足以打消大部分人的好奇心了,剩下的人则几乎是被她给踢出门去的。

“看来事情很严重,我们完全有理由摒除一切闲言碎语。”明日香的语气十分郑重。“老师几分钟后就会来。阿光,出了什么事?”
“东治……不见了……”
“不见了?”
“对……我……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他不在家,也不在医院……健介自从昨天放学就没再见过他了。碇君,今天早晨你见过他吗?”
“没有……不过……你知道的,东治总是迟到。一会儿他可能就来。……”
“可是……”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吧,阿光?”明日香问,怀疑地眯着眼睛。
“呃……”

阿光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

“你最后一次见到东治是什么时候?”一脸好奇的明日香接着问道。
“呃……嗯……也许……也许……大概……一点……凌晨一点……”
“凌晨一点?!”我惊道。“那么晚了你们还在一起干什么?”

明日香发出一声呻吟。

“Dummkopf!（德语，“バカ”ー译者注）真嗣啊……看看她脸红成那个样子,我非常确定他俩在做些什么,即便是你也能猜到……”

很快,我脑中的某些零件开始工作了。然后答案揭晓了,我真的震惊于它的简洁。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因为此时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暗示,并在脑海中描绘出了一幅幅形象的画面。

“哦!”

接下来是尴尬的沉默。阿光的脸又红了。

“他……他昨晚去了我那儿……我没想到他会来。他……他脸色很不好……他看上去似乎……很焦虑。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不过我不信。我……我拥抱了他……我想让他感受到我就在他身边……之后呢……顺理成章地就……”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听这些。不过阿光似乎要把它说出来才会好受些。所以我只有听下去。

“我们……我们之前曾决定过……过一阵子再……我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那样做。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感觉他和我如此接近。我想让他感觉更好一些……”

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吃惊。之前我还非常肯定他俩在湖边就已经……

“所以你就……?”明日香问。

阿光点点头。看上去丽和明日香对阿光的事越发感兴趣了。

“我……我起床时……他已经走了……什么话都没给我留下。他……他不像是会这么做的人。我想找到他,可我却找不到。我……我……我快急死了!要是……要是……要是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呢?要是他只是想要……现在我们……”
“不可能的!”我坚定地说,“东治不是那样的人,你是知道的。”
“对。你亲口跟我说过你爱的正是他温柔的一面。”明日香也表示同意。

阿光点了点头,擦掉了几滴眼泪。丽一只手按在她肩上,对她微笑了一下。

“别急,我肯定会没事的。也许他有些很重要的事要做,只是忘了告诉你罢了。”
“你……真这么觉得?”
“他很坚强,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和明日香都好奇地看着丽。听上去很奇怪,丽的口气就好像……就好像她知道些什么一样。可如果她真的知道些什么,为什么又不说出来呢?我用询问的眼神望向她。她只笑了笑,然后走回了自己的书桌前。很快丽又开始盯着窗外。

“丽……”我小声嘀咕着。

一丝不安的念头让我自私地暂时把阿光的事放到了一边。难道丽……她真的对我隐瞒了什么吗?
不一会儿,班里的同等陆续回了教室。我看到了人群中的东治。他看上去很不开心。我有点担心地正要问她,这时老师来了。正如萤ちゃん所说,这个新老师讲的课不再围绕着第二次冲击,所以我为了跟上老师的讲课,忙得没空用内部邮件系统跟健介交流。那就吃午饭时再说吧。我看了看东治的位置。空的。阿光的担心是发自内心的吗?
我试着不去想这些而是听老师讲课,我自己的问题还不够多吗?为什么还要为我朋友们的问题而操心呢?我叹了口气。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复杂呢?
看到丽和明日香和阿光一起吃午饭,我决定去和健介谈谈。他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从一进教室就一直很郁闷的样子。不知该怎么凑上去的我,最终选择了开门见山。

“出什么事了,健介?”

健介勉强抬了抬头,表示知道我在和他说话。

“这不公平!为什么,真嗣?为什么他们不选我做三号机的驾驶员?”
“啊?”

我瞠目结舌。

“Evangelion……三号机?哪来的三号机啊……”

这句话惊醒了健介。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三号机?三号机昨天才从美国运来!他们今天在松代第二实验场进行三号机的起动实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第四台 EVA……好了,这应该可以解释健介为何如此沮丧了。

“我不知道……最近我都没怎么和别人交谈。你是说在松代？我终于知道美里さん为什么要去那儿了!”

三号机起动实验。可能这就是那天美里さん躲着我的缘故吧。也许她是怕我会担心吧。毕竟零号机的首次起动实验让丽受了重伤。

“我真嫉妒。”健介说。“我想知道三号机的驾驶员是谁?也许是东治?他今天刚好没来上课……”

我看着健介,对他的猜测表示怀疑。

“东治?不可能的!没人会给他一台 EVA 的!”

东治?驾驶 EVA?不可能的!我知道虽然他已经原谅了我,但他还是痛恨伤到了他妹妹的 EVA。他决不会驾驶 EVA 的。况且他和健介不同,东治很明白,驾驶 EVA 只会带来伤害。

“可能驾驶员早就选好了,就像贰号机一样。”我又说,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是个美国小子吧……”

健介又变得沮丧了。该死!

“有道理……”

我得试着多少让他振作些……

“我肯定那个小子一定不如你。”
“真的?”
“我肯定。”我撒谎道。

Evangelion 三号机。为什么都没人告诉我?

我们吃完午饭回来后,我发现丽明显地变得焦躁不安。她不再盯着窗外看,而是每五分钟就瞟一眼教室里的挂钟。看来明日香也注意到了丽的反常,她诧异地望着丽。丽没有反应,不知是没看到还是根本不想搭理明日香。
突然,三声手机铃声打断了老师的讲课。每个人都呆住了,看着我们三个 EVA 驾驶员。明日香拿起手机时显得异常兴奋。令人奇怪的是,丽看上去很不安。她先看了一眼钟才拿起了电话,我看到她的手在颤抖。我和她一样拿起电话,不过即使不那么做也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响亮的警报声确认了我的猜测。是使徒……
我们很快从学校跑向 NERV,我们的锁柜处。乘电梯去 EVA 格纳库时,我听见明日香小声念叨着什么“这次我会干掉它……”就像咒语似的,然后她才跑向贰号机。和明日香不同,丽平静地走出

升降梯,带着一股平和的气息。我试着迈步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为何,我就是觉得非常恐惧。有不好的事要发生了。我能预感到。也许我只是被上次的战斗吓坏了,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丽走向我,戴上了手套的手按在了我的肩上。我看见了她脸上的担心。

“我忍不住要去想……”
“别担心,”丽打断我道。“惣流和我会对付它的。”

这时我看到了她脸上流露出的决心。

“可如果万一……”
“那就别犹豫,不管发生什么,只要牢记去击败我们的敌人。你一定得这么做。请……千万保重……”

她吻了我一下。然后她就走了。

“不管发生什么,只要牢记去击败我们的敌人。”

这些话……听着就好像她已经知道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似的。丽……为什么不告诉我?

“松代发生事故?”我惊道。“美里さん还在那儿!怎么会……”
“通讯尚未恢复,”丽的回答言简意赅。

天哪!这么说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还……不,我不敢去想。美里さん一定会没事的。

“那……那我们……我们怎么做?”

明日香的图像出现了。她理所当然地很生气。

“你还发什么牢骚啊!我们现在已经没空担心别的事了!”
“可我们只能靠自己来打败使徒了……”

我们一直是依赖美里さん的命令的。没有她的引导,我……感觉不知所措。那种感觉就像……蒙着眼睛去和使徒战斗。

“现在碇司令直接对我们下达命令。”
“司令……?”

父亲即将指挥我们。之前的恐惧感又来了,并且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我在插入栓中待命,此时我们都已进入各自的守御位置。奇怪的是,我被安排为截击使徒的最后一台 EVA,也就是说除非使徒把零号机和贰号机都打倒，不然它根本就到不了我面前。奇怪,这是我第一次被指派做后援。
通过通讯器,我听到了青叶和日向さん的声音。

“目标接近中。”
“全部机体,准备地面迎击。”

我在显示屏上看到所谓的目标时大吃了一惊。就是这种外形,不会错的。是 EVA……

“什么?不可能的……使徒?你说那就是使徒?”
“没错。那就是目标。”听到父亲的声音我不禁一颤。
“目标?可……可那不是 EVA 吗?”

那……那就是健介所说的三号机吗?那么就可以解释松代的事故了……

“Gottim Himmel!（老天在上！德文－译者注）真不敢相信!它被使徒侵占了吗?”

听上去明日香有点着急了。我无法责备她,因为我也是和她一样的感觉。然后,我突然有了个不祥的念头。

“它也和其他的 EVA 一样,是和我们一样年纪的孩子在驾驶吗?”

这问题真的很棘手。如果目标里面有人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什么?!”明日香叫道。“你还不知道吗?三号机是由……”

我听到了她的尖叫声,之后和她的贰号机联络就完全中断了。

“明日香!明日香!”

我是真的担心极了。

“EVA 贰号机完全沉默!”日向宣布。
“驾驶员已经弹射,救援队搜索中。”

感谢上帝!她没事!

“目标向零号机移动!”

零号机……丽……
这次从通讯器里传来的是父亲的声音。

“丽,避免近身格斗,阻止目标。”
“是。”

几秒钟的沉默。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我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丽,向目标开火。”
“我……我不能。”

怎么会……?丽在违背父亲的命令?

“丽!”

我听到通讯器中丽的尖叫声,担心得要命。不要连丽也……!我默默地祈祷她没事。

“别担心。惣流和我会打败它的。”

之前她是那么胸有成竹。她应该会没事的。
可是明日香被轻易击败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玛雅的声音。

“零号机中破,驾驶员受了伤。”
“丽!”

我的心狂跳不止。丽受了伤!该死的使徒!它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
可……可敌人也是 EVA 啊。有了这样的念头,我的怒火不禁烟消云散了。

“目标接近中。”司令说道。“20 秒内接敌。消灭它。”
“你说那就是目标,可那里面不也有人驾驶吗?”我问道,不知是在问父亲还是我自己。“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吗?”

我盯着离我越来越近的黑色 EVA 机体。我的手指早就准备好随时扣下扳机了,可我的手却抖个不停。在没有确认里面有没有人之前,我不能向它射击。
突然,它朝我跳了过来。它攻击的速度让我大吃一惊。我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初号机已经倒在了地上。当初号机重新站起来后,我把对方的背部看了个一清二楚。我看到了白色的插入栓,外面明显粘着一层蓝色的奇怪物质。

“插入栓!有人在里面!”

黑色的三号机还趴在地上,它的手臂突然伸长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长度,抓住了初号机的脖子。它把初号机抓离地面,扔到了一座山上。之后,三号机掐住了初号机的脖子。
那种感觉很怪。我感到那种痛苦简直无法忍受。我呼吸困难。尽管如此,我还算冷静,只是盯着三号机看。

“真嗣,为什么不反击?”父亲问道。
“我想三号机里有人在驾驶。”
“不用理会,它是使徒,我们的敌人。”
“可我不能那么做。我得救那个驾驶员!我不能杀人!”

他怎么能指望我去杀人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魔鬼?

“你会死的。”
“我不在乎!那也比杀人好!”

突然,周围一下子变黑了。我喉咙的疼痛和压迫感消失了。这只有一种解释：我与 EVA 的同步被切断了。
我在想......接下来又会怎样?
插入栓内亮起红灯时我吓了一跳。四周充满了诡异的嗡嗡声,听上去就像是涡轮发动机的转动声。我转过头来向有电脑终端启动声音的方向望去。可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要干什么,父亲?”

我当然还记得自己发过誓再也不那样叫他,可在像这样的场合,类似的细节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然后,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觉到 EVA 在动。我看到初号机抬起手臂,一把抓住了三号机的脖子,就像三号机刚才对初号机所做的一样。然后它开始用力地掐。三号机明显是在突然的一刹那败给了初号机。随着一声怪响,三号机的脖子一下子断了。我害怕地看到三号机的头无力地垂下,它的双臂从初号机的颈部滑落,松弛地垂在机体两侧,就像个没有生命的、损坏的木偶。这时我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驾驶员!刚才初号机被掐住脖子我已经觉得痛不欲生了,那现在那个驾驶员又会怎么样呢......天啊!不要!
然而这只是恐怖的开始。几秒内,初号机更用力地掐着对方的脖子,转身将三号机重重地摔在地上。初号机像疯了一样一拳砸在三号机的头上。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场鲜血、金属和骨头的急雨。牙齿飞向一边,一只眼睛则飞到另一边。动弹不得的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在那种场面下不想呕吐。那唯一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循环往复：“驾驶员!他会被我杀死的!”
直到初号机开始将三号机完全解体时我才有了反应。真是血流成河。手臂被用力扯下来扔到一边。初号机在撕开三号机的装甲板后不停地捶打它的胸部,捣碎了每个器官,给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了一层鲜血。我用吃奶的力气拉操纵杆试图让初号机停下,可那根本不起作用。

“停下!父亲,不要!求你停下!”

没有回答。初号机还是一打再打......就像是嗜血嗜杀的野兽。

“该死!停下!该死!停下!该死!停下!该死!停下!该死!停下!该死!停下!......”

我哭了。无助地哭了。
突然,我听到初号机捶打的声音停止了。怀着一线希望,我抬起了头。可是很快希望就变成了彻底的绝望。初号机的手中,攥着三号机的插入栓。白色的圆柱体在初号机手指的力量下战栗着。

“啊!停下!快让它停下!不!!!!”

巨人般的手捏紧了。LCL 液体从已被扭曲的插入栓中飞溅出来。
我因为恐惧而尖叫着。如果说之前我还有那么一线希望的话,那么现在则真的是彻底的绝望了。那个驾驶员死了。我......我......我杀了人。我是个凶手。那双手。初号机的手。我的手。

我阻止这头野兽的努力，失败了……
我再一次痛哭失声。

“真嗣……”

是美里さん的声音。惊醒了发呆的我。虽然我还是在哭,但我的大脑拒绝去想。我不能……我干了那样的事……我的上帝啊!我究竟都做了些什么?!

“美里さん……你没事……”

我的一部分觉得轻松了下来,只是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仍沉浸在刚才的场面里不能自拔。

“对……对不起。我本来应该告诉你的,可是……”

她听上去很虚弱。并且她的声音是真心道歉那种。不过我都没怎么留意。

“美里さん,我……杀了人……我杀了……父亲……我求他不要……”
“真嗣,对不起。对不起……”

我听到通讯器中传来玛雅さん的声音。

“插入栓搜救组报告,确认驾驶员仍生存!”

这句话对我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他还活着!我充满希望地抬起头。他还活着!也就是说我没有杀人!

“他还活着?!”

通讯器中,美里さん继续说着似乎是她挣扎着到底要不要对我说的话。

“三号机的驾驶员……第四适格者是……”

我低头看见了扭成一团的插入栓。看上去是有什么东西被取了出来。我放大了图像。我感到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
一个男孩子……身着黑色战斗服的男孩子……我熟悉的男孩子……

“东治?”

美里さん似乎在一遍遍地叫我的名字。我不是很确定。
我盯着那男孩子。他看上去受伤了,并且插入栓里的液体,是妖艳的红。不是黄色的 LCL。而是红色。鲜血般的红色。

“东治……东治!”

我尖叫着。之后我晕了过去。
为什么?为什么是东治?为什么受伤的一定要是他......我不停地问自己。我也试图问父亲,可他拒绝回答。甚至我以摧毁总部相威胁,可他给我唯一的回应也只是调高了 LCL 的压缩浓度,把我从插入栓中赶了出来。我醒来时在医院,之后就被关进了一间囚室。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之后我又被带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不,应该说是司令的办公室,我对自己纠正道。我的父亲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在了......
真可惜,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真想用双手掐住他的喉咙,就像他让初号机对三号机做的那样。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差一点就杀死了东治。谁知道呢,也许他已经死在医院了,既然如此,再多杀一个人也不过如此吧。可是杀掉司令却算不得一次谋杀，因为与其说他是个人,不如说他是个禽兽不如的怪物。
司令开口了。

“你违抗命令。私自占据 EVA。幼稚的威胁。这些都是犯罪的行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哦,我要说的可真不少。很多很多。我脑中出现不计其数的咒骂,其中有一些是德语,这都应归功于明日香的影响。不过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说。那根本就是白费力气。这个男人才不会在乎。他不在乎任何事。

“我不会再驾驶 EVA 了。”
“很好。你走吧。”

我点头。之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那个问题......那个自从我亲眼目睹三号机的插入栓被捏碎就一直占据我的思维的问题。

“为什么是他?”

司令的回答真是意想不到。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这个混蛋!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那他早已死了一千遍不止了。没等安全特工示意,我就转身想要离开。

“你又要逃避。我对你很失望。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最好不过,为你的安全着想。”我说着,震惊于自己的认真。

碇元度......我是多么想看到你死在我面前啊。

躺在美里さん公寓我的床上,我盯着天花板。现在怎么办呢?我还能做些什么?会发生什么?我要是不再驾驶 EVA 了,那我在这儿的目的就没有了。我不再为 NERV 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住在这儿或是丽那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留在这儿。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在提醒我 NERV、EVA、东治的存在......
东治......美里さん告诉我他得救了。甚至他还恢复了意识。但他伤得很重。他的左臂和左腿......伤势过重......必须......不!该死!不!我感觉泪水无声地滑过我的脸颊。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东治

不该遭这样的罪的。
那时我真希望能关掉自己纷乱的思绪。可我不能。实际上记忆和画面已开始混淆不清。

我看到东治因为我伤到了她妹妹对我怒目而视。
初号机的拳头落下来,黑色的头骨被打碎了。
是东治,他让我使出全力打还他。
从一条被扯掉的腿上喷出的鲜血在墙上绘出可怕的弧形。
东治,他睁大双眼打量着我,其时我正盯着身着泳装的丽看。
三号机,脖子被捏断时最后的抽搐。
阿光羞涩地送给他情人节的巧克力时,他脸红的样子。
从三号机颈部喷出的鲜血,好像要淹没三号机的头的样子。
我最好的朋友馋涎欲滴地望着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一份文件的美里さん。
内部器官,像肠子什么的,被随意地抛到红绿灯上。从那上面流下的液体,染红了整条街道。
东治,友好地对我笑。
碎裂的骨头,金属块,撕碎的鲜红色肉块,三号机残骸。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不理。我不想见任何人。门无声地滑开了。
在我视线触及不到的地方,站着她。是丽……

"真嗣……"

她的声音听起来平淡无奇,可我知道她觉得不安。很好。她有充分的理由不安。

"为什么?"我问。"你早就知道,不是吗?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也于事无补的。你已经尽了全力保护他了。就算你知道驾驶员是谁，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结果。"

我猛地坐起,狠狠剜了她一眼。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早就知道是他,对吧?那天早晨阿光来问我东治的下落时,你就已经知道了,不是吗?"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星期一。从他被选为第四适格者那天。"

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气愤。我的手又攥成了拳头。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该死!"
"那会让你担心的。我……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

我跳下床,不假思索地狠狠抓住她的肩,把她掼到了墙上。虽然她没有什么反应,但她流下的泪水说明她一定很疼。不过我才不在乎。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该死,丽!你应该告诉我的!我……我能说服他不要驾驶的!东治……东治知道……他知道驾驶 EVA 会带来多少痛苦……他会明白的……你……你虚伪!你跟明日香没有两样!你说你不会伤害我,可你却对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隐瞒了这个秘密!你跟明日香是一丘之貉!”
“我……对不起……”丽噙着眼泪说,显然撞在墙上的她还有些晕。
“这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我喊道。丽似乎因为害怕而开始颤抖起来。
“就算我想告诉你……”丽试着解释,“司令……可碇司令已经命令我,不要告诉你……”

父亲!提起他的名字只会让我更加怒火中烧。

“我才不在乎那个混蛋的命令呢!他又不是上帝!我看他完全可以下地狱!这就是你一贯的选择吗?你永远都会在我和他之间选择他?”

丽慌张的脸上满是伤痛,她试着回答。

“我……我……”
“你关心他多过关心我吗?你就说吧,你不是真的爱我,是吧?”
“不是!”

听上去她的声音就像压抑的哭泣。眼泪从她雪白的肌肤上滚落。我才不在乎。

“为什么……那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他不会……改变主意的。他妹妹……NERV 许诺会好好照料他妹妹……”

东治的妹妹……他是为了妹妹才这么做的……
突然间我觉得天旋地转。要不是丽扶住了我,大概我会昏倒吧。她扶着我回到床上。
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是我的错……我没能操纵好初号机……父亲……我的手……他利用我伤害了东治。现在你却说他是为了他的妹妹才驾驶的?这……这完全是我的错!要是一开始我没有误伤东治的妹妹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东治就不会去驾驶 EVA!这都是我的错!!”

丽紧紧拥住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她的拥抱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

“这不是你的错。铃原君的妹妹受伤是因为她没有隐蔽到避难所去,并且初号机还暴走了,你也无能为力。就像你无法阻止初号机杀死第 13 使徒一样……这不是你的错……”

我挣脱丽的拥抱,站起身来。

“你还是不明白吗?这都怪我!如果我表现得好一些的话……如果我努力去和第 13 使徒战斗,而不是害怕地一动不动的话……如果我试着停止三号机的话,也许能把它的插入栓取出来……”

丽摇了摇头。

“你做不到的。三号机的动作太快了。你只有还击……那样的话结果也会是一样。”

“没试过又怎么知道!”

好一会儿丽都低着头,之后她又仰起脸看着我。我看到她充满恐惧的眼神。她张了张口,几乎说不出话,可还是尽力吐出了那句话。

“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我迷惑地看着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头低了下去。

“说话!”我吼道,同时再次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
“数据……系统接受的数据……Dummy System……来自我……所以实际上……是我……是我在和三号机战斗……”
“你?”

如此疯狂的杀戮……如此的嗜血和嗜杀……会是丽?这样的念头……我无法接受。不敢再看她的我离开了房间。我正要离开丽所在的公寓,打开门时却差点儿撞上阿光。我怀疑地盯着她。

“碇君!”

之后,她放声大哭。

“碇!他们……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我从他爸爸那儿知道了东治在最近的使徒入侵时受了伤,可其他的就谁都不知道了!他竟然也没在医院!我……我快急死了……”

听了她的话我如堕冰窖。我看着她的脸。她眼中的恐惧和痛苦……接着,我还没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她就已经伏在我肩上哭起来。我如梦初醒。我什么都没想,只有行动。我推开她,就好像她是洪水猛兽一般。然后我跑开了。
我无法面对她。我做不到。她还不知道是我伤了东治。是我差点要了他的命。是因为我,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我几乎杀了……她心爱的人。
跑啊跑,我也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

我站在第三新东京市城外的一座小山上,看着这个城市。这个诅咒之城。拜它所赐,我的朋友受了重伤,我不想再和它有任何关系。只是……我也不愿意离开。我……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而且离开第三新东京市,也就意味着再也见不到丽和明日香了。

丽……我真的还想再见到丽吗。

“你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我……我办不到。这……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

“你很痛苦,是吗?”

我一惊,转身看到一个和我年纪相若的、脸上带着温暖笑容的女孩。她身着白色连衣裙,一头灰白色的披肩长发随风飘逸。让我惊讶的是她苍白的皮肤和深红色的眼睛。难道说这个女孩和丽有什么关系?我从没见过她。我否定了那个想法。据我所知,丽没有家人。可能只是个巧合,只是个过路人。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于是我试图不去理会她。

“当你明白你对你朋友的受伤无能为力时,一定是很痛苦的吧。人类的心就是这么脆弱。”我惊奇地转过身面对那女孩。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哦。”

女孩又开口时,看上去她好像快要离开的样子。

“驾驶 EVA 只会给你带来伤痛。第四适格者只是第一个罢了。第一或第二适格者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趁着还为时未晚,你应该离开。不然的话,你会被你所爱的一切毁了的。那将是耻辱的事啊。”

她是谁?她是什么意思?她是在说丽和明日香也有可能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伤害吗?那可能吗?就算有可能,她又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谁?”

女孩只是走开了。我以为她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却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因为相距太远的缘故,我刚好勉强能听见她的声音。

“叫我薰……渚薰……”

(第六章完)

恶搞版

场景 1

自然我的大脑战胜不了荷尔蒙,于是我抬起了头。我猜得没错,有人在湖里。一个棕发女孩。我想那应该是阿光,因为这附近只有她这么一个棕色头发的女孩子。她背对着我,自然也不会发现我在盯着她的裸背大看特看。有这几周来的好运气保佑,她在我转身离开之前就转向我这边来。
我愣愣地盯着看,完全呆住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感到惊讶,或者是恶心。想想看,我看到了她可爱的……
我的大脑决定以一种比较方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
所以我晕倒了。

“她是个小子……”昏过去之前我喃喃道。

可怜的东治。还没等他醒过味儿来,他就已经被一个男同性恋给 XX 了……

情景 2

真嗣哭着睡着了。丽温柔地轻抚他的头发。真嗣的表情放松了,丽的抚摸真是神奇。丽并不很清楚出了什么事,不过她简单的思维逻辑认为,这场面和露营旅行,还有明日香之间有着奇怪的联系。她有种奇怪的、还没怎么经历过的感觉。气愤。她对可能用那样一种方式伤害她的真嗣的女孩感到气愤。

"惣流。"

小声念叨她的名字,丽的嘴里满是苦涩的味道。
真嗣在微微打着呼噜,丽向四周看了看。她得收拾一下房间,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可她还是不愿让真嗣离开。是个机会。她笑了。要是真嗣醒着的话,肯定会被那样的坏笑吓一跳的。
她把真嗣拖进她的房间,很诧异真嗣居然没有醒。他睡得可真沉啊……她的笑意更明显了。她拖真嗣到床上,又脱掉了他的衣服,真嗣还是没有反应。在脱最后一件时丽停了下来。她的手在哆嗦。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这么做……不过好奇心最终还是战胜了理智。她把它脱了下来。她瞪大了双眼。一只苍白的手捂住了丽的嘴。狭小的房间里长久的沉默。之后,尽管她尽力控制着自己,一个细小的声音还是从她指缝间钻了出来。

一声压抑的笑声。

不知是什么刺激到了她,她大笑起来,咬着手指试图不被狂笑的欲望所淹没。她没法不这样。她知道这样不好……可她还是忍不住发笑……她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出于某些原因,她有些失望,不过毫无疑问,想笑的情绪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最后丽终于恢复安静地暗自高兴时,她擦去了几滴眼泪。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她喃喃道:"多么不幸……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NERV 本部某处,那位金发的科学家也会点头赞同的吧。

情景 3

黑色的 EVA 机趴在地上,突然它的手臂伸长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长度,抓住了初号机的脖子。
初号机被叁号机从地上抓起来,扔到了一座山上。叁号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凑近初号机的脸,咧开大嘴咆哮道。

"真嗣!"黑色的机械巨人吼道。"你真的看到我的阿光的裸体了吗?!"

听到这个,初号机,NERV 的骄傲,人类唯一的希望,开始狂冒冷汗了……

第七章 觉醒
第一部分 男人的抉择/我不会再逃避了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床很舒适，可我却还是难以入眠。夜里我多半时间都在盯着这房间陌生的天花板。我想我完全可以不睡在旅馆里。我大可请加持先生或者建介留我过夜，美里さん也准备让我在我原来的房间睡到明天。我却不愿去求他们。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我睡着的两个小时简直疲惫不堪。我的梦中反复出现着已被人们称为“三号机事故”的那场虐杀。和现实稍有不同的是，在我梦中被屠杀的不是三号机，而是巨人东治。（没人说过梦的内容一定是合理的）。我在自己的尖叫声中惊醒，冷汗浸透了衣衫。也许同时我还吵醒了睡在隔壁的人。
我的睡眠被噩梦占据，而我清醒的时候却因灰发的神秘女孩所说的话备受困扰。“驾驶 EVA 只会给你带来伤痛。第四适格者的受伤只是个开始。第一或第二适格者可能就是下一个。你应该离开了，在一切都还不算太晚时。不然的话，你会和你所爱的人们一起断送于此。”
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到底是谁。也许只是个狂人而已吧。可……我还是忍不住去想她所说的话。大概是因为我觉得她说得没错吧。如果我再不离开这儿，也许我会最终伤害丽和明日香，就像我伤害了东治那样。
加持先生曾说运气是我的一项才能，可运气是随时会离你而去的。我已经两次差不多无所作为了。先是对第十二使徒，现在是第十三使徒。
事实是……他们根本不需要我。没有我碍事，明日香就不会觉得有炫耀本事和争当第一的必要。她的情况只会比现在更好。而丽也不用再做一些像面对第五使徒时保护我一样的蠢事了。事实上，我如果不在了，她可能会取代我驾驶初号机。同步实验已经证明了这样做的可行性。即使是改装后的零号机，性能上还是不如其他 EVA 可靠。还有……迄今为止，初号机似乎在以某种方式……保护着我。现在……也许它也会保护丽吧。另外，如果第三使徒入侵时我没有代替她驾驶的话，丽可能已经成为初号机的驾驶员了。我试着无视如果当时我没有驾驶，丽可能已经死掉的念头。

是的，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他们有丽，有明日香，甚至……那种叫做 DUMMY PLUG 的东西……他们并不需要我。我只会碍事，只会让他们受伤罢了。这样做比留下更好……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离开第三新东京市，永远也不回来了。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也是我很久之前就应该做的事。

……可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的感觉又是那么地不对劲？

穿行于再熟悉不过的 NERV 病院走廊，我抑制不住地颤抖。脑海中唯一可称得上安慰的念头是，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些墙壁了。我知道美里さん不希望我这么做，这也许就是她既没有拿走我的 ID 卡，也没有取消我对本部设施的使用权限的原因吧。不过我不会再改变主意了：我不再是这里的一员了。实际上……我根本也从未真正属于过这个地方。
我看着随着我前进的脚步而不断变化的门牌号码。一走了之的念头不时在我脑海里闪现。之前也有过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却迫使我坚持下去。可能是种病态的留恋吧。
终于到达时我停下了脚步。107 房间。我想控制自己的手去开门，它却不听使唤。
我……我做不到。可我也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天哪，我讨厌这样。
深吸一口气之后，我走进了铃原东治的病房。

看到东治好像还没醒，我松了一口气。他的状况还算稳定，不过他身上还是接着静脉输液管和一些仪器。然后我开始注意到床单下他那不同寻常的身形。我想收回视线，但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却迫使我眼睁睁地盯着那本应有东治的右臂和右腿的地方看。
这是我干的。
泪水无声地滚落。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必须要离开了。可当我正要扭开门出去时，一声熟悉的，带着疲惫和虚弱的叫声，却令我僵在了原地。

“真嗣……逃避之前……来道歉的吗？”
“东治！”

我实在不愿转过身来。不过当我真的那么做了之后，却并没有见到想象中充满仇恨的逼视，而是一个温暖的微笑。和丽一样苍白的东治看上去一点力气都没有。可他在微笑。

“嗯？”
“我不会道歉。我所做的一切是不可饶恕的。”
“哦……那……你要离开这儿了……对吧？”

每个人都好像能猜到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我就那么容易被猜透吗……

“是的。”

他转而看向天花板。我这才意识到他要看向我对重伤未愈的东治来说，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惣流说得对……你真的……是个傻瓜。”

他说这些的时候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天花板。虽然他说得很平淡，却着实令我心惊肉跳。

“美里さん来过了。她……她对我解释了一切。真嗣……这不怪你……”

美里さん和东治谈过了？

“那就该怪我！是我驾驶的初号机把你伤成这个样子的！”

他微微摇了摇头。

“那时你并没在操纵初号机……”
“那又怎么样……”

我无法再继续看着他了。在那里，就在那张床上，因我而受伤的东治。他差点因为我而丧命。我能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只差一点就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羞愧万分地盯着地板。长久的沉默。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个凶手呢？”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驾驶的叁号机……它……在松代造成了许多人丧生……不是吗？它也有可能会杀死……丽和明日香的。而且……如果你父亲……没有做那样的决定的话……你也可能被它给杀死的……”
“那是两码事！”
“有什么不同？”

我……我实在不知该如何作答。我知道东治说得有道理。可……那时我就是拒绝承认这一点。我想……大概是我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被责备吧……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理由逃避这一切……

“你的 EVA 被使徒侵占了……”连我自己都认为这理由不怎么站得住脚。
“你的呢……则是被电脑，”东治的回答十分简要。“都一样。咱俩都是让……让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东西’给害的。”

我知道这是事实……可我……

“我本可以试着去救你，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放弃！”

对了。这理由很合理……

“你怎么做？你怎么知道你能救得了我呢？使徒轻易就撂倒了惣流和绫波……也就是几秒钟的事。要打败你……也是轻而易举……”

他说得对啊。可我还是……

我正要说些什么，东治又开口了。好像刚才他停下来是为了喘口气并维持他那有些涣散的意识。

“你已经为这件事懊恼好几天了……你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是有办法救我的呢？”

我想过太多次了。我脑中不断浮现出拯救东治的种种可能的情景。如果我这么做了……如果我尝试那样……可是……不，其实我从未真正试图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强烈的羞耻感让我无法开口。

“想过了吗。”整整一分钟过去了，见我显然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东治这么说道。
“那又怎么样。”

我不会接受发生的一切像他所说的那样，都是无关紧要的说法！不会的！这都是我的错，该死！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我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继续待在这的话，我只会伤害更多的人！”
“不是的，如果你留下来……你就得面对发生的这一切……你怕……怕被现实所伤害。你要是离开……你会伤害关心你的每个人。美里。丽。明日香。我。”

该死，东治！你什么时候变得对一切都如此明察秋毫了？

“没人在乎我在不在这儿……”
“你知道不是那样的。”

这次，东治似乎生气了。如果他不是还很虚弱的话，估计他早就向我吼出来了。现在止痛药可能也无效了吧。可他却再次抬起头来看着我。也许他看上去确实虚弱不堪，但我却看到他眼中燃烧着的火焰。

“丽和美里さん……她们向我隐瞒了真相……”
“她们只是不想伤害到你……”
“我本可以阻止你去驾驶的！”
“不是。去驾驶我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很奇怪地，东治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他的头又枕回了枕头上。出乎意料。那时，看上去他突然变得平和了。

“我知道……是你妹妹……又是你妹妹，我一手造成的……”
“别那么说……”
“可那是事实啊！”

东治叹了口气。

“我要是有力气的话……我现在就揍你小子。你难道还没明白吗？我早就原谅你了！茉莉(东治的妹妹－译者注)也从没认为是你造成她受伤的。这不能怪你，要怪就怪那些该死的使徒。”
“可那时是我在驾驶啊！”
“第一次……没受过任何训练……而且那个铁家伙还暴走了……笨蛋……”

我凝视着东治，不知该说些什么。东治只是同样凝视着我。我脑中的幻想逐渐纷飞远去，可我却想留住它们……

“事实是……如果那次不是有你在……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死了。我妹妹是受伤了……可她保住了性命。现在我也是这样啊……”

我无言以对，只好低头盯着地板。总好过看着躺在床上的东治。我想我们就那样待了好几分钟。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力量迫使我待在那儿的，也许只是东治还没让我走吧。

“真嗣……说实话……我受的伤确实倒霉透顶。不过……要是付出一只手和一条腿的代价……我就可以不用背负上害死你……还有其他所有人的罪过……那么值得。而且……美里さん许诺她会尽力让我得到最好的治疗，费用由 NERV 支付。也许你根本想不到我居然那么快就又可以站起来走路了！”

看到他那么高兴……不，不能就这么算了。这跟我原本想的根本不一样。

“对不起！”

这是我跑出房间前唯一能说的话。

我刚一出病房，就碰上美里さん试图最后一次劝我留下。看上去她一直在等我出来。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打断了她的话，只说我主意已定。我感谢了她为我做的一切，说了再见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完全没有理会她送我去车站的建议。我和 NERV，还有在这里遇到的人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我要走回公寓，去取一些东西，然后离开。要是走运，明日香和丽应该在学校，那样就不必和她们说再见了。
这就是正确的决定吗？
为何我总是怀疑已经决定的事？这次我终于离开的决定再也不会改变了。我不想重蹈覆辙。从一开始我根本就从没想要过驾驶 EVA，于是司令让我离开那儿。然而不一会儿，我第一次坐在了初号机的插入栓中。
之后我决定再也不驾驶了。可我并没有登上将要把我带离第三新东京市的列车。我还再次驾驶了 EVA。
这一次我不会再改变主意了！我不会！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次我要像个男人一样，言出必践。
这不正是明日香的风格吗？只要是她决定了的事情，就决不会反悔。她坚定得几近固执。既然她可以，我为什么就不行？丽好像也没有对自己的决定犹豫过。可是……她真的自己做过什么决定吗？
然后我想起明日香经常做一些不好的决定。像是单枪匹马挑战第七使徒。还有她在湖边做的事。
明知决定是错的仍固执己见，真的就比改变主意好吗？
究竟什么才是成熟的决定呢？
我走啊走，久久地沉浸在自己的重重心事中。忽然耳边响起了再熟悉不过的警报声。我呆住了。是使徒……
我几乎下意识地就扭头往 NERV 的方向跑去。然而我又想起了我自己的决定。那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我已经不必再战斗了……
明日香和丽却还得去……
有她们两个已经绰绰有余了。不是这样吗？
我站在那儿，漫长的好几分钟内我脑中两种念头在激烈斗争着。之后，我慢慢地向最近的避难所挪去。

战斗的声音响起时，我独自坐在地上，下巴挨着膝盖，像个吓坏的孩子。也许我看上去很可怜。不要紧，我本来就很可怜。

“你怎么这么没用！”

不仅没用……我是个胆小鬼。

“惣流说得对……你真的是个……傻瓜。”

我懦弱。我没用。

“对不起，可他的妹妹在战斗中受了伤。无论如何，这就是他的理由。”

我唯一说得上是才能的就是驾驶 EVA，可即使是驾驶这件事我都做不好。每次我驾驶初号机都会有人受伤。东治的妹妹。东治。
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看来战斗很激烈。使徒已经进到地底都市了吗？
即便如此，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这种离开这儿的冲动是怎么回事？去哪？NERV 吗？

“爸爸！我害怕！”

不知为何，这句话令我终于意识到身边发生的事了。我看到有人，主要是孩子，在抽泣、在哭；我看到母亲们抱着各自的孩子，试着安慰他们。我看到一对对夫妇互相拥抱着，想要从对方的怀抱中获得力量却办不到；我看到恐惧，痛苦，还有绝望。当战斗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也开始和他们一样害怕起来。
奇怪，在 EVA 中反而不那么害怕。
可在这里我是安全的啊……我并没有在拼上性命和使徒战斗啊……
不……是别人在代替我以命相搏……我真是可悲……
突然，整个避难所就像是身处大地震的中心似的开始晃动起来。一面墙和部分屋顶似乎真的炸开了，尘土和金属碎片四处飞溅。在爆炸的巨响中，我还是能听见人们的尖叫声和哭声。弥漫的尘土散去后，我才睁开了眼睛，就看见一个人躺在我面前，一条长金属碎片正好从他胸前穿过。避难所里的人们惊恐万状地想要逃走。然后我看到了那个东西。一瞬间，我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
原本是一面墙的位置，现在却变成了二号机的头。
不！明日香！明日香！！！（555……我的明日香ちゃん T_T -译者注）
我就像着魔了一般向出口跑去，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只知道我得从这儿出去。我必须见到……

刚一出避难所，我差点跪倒。二号机，或者说是二号机的残骸更为贴切，没了头和两只手臂的二号机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一个巨大的怪物不紧不慢地向着 NERV 的位置移动。
这不可能。明日香决不会就这样输掉。明日香不会的……她是比我更出色的驾驶员啊……

“明日香……明日香!！”（向力战到最后一刻的明日香致敬！-译者注）

要是二号机失去头部的时候明日香还在和二号机保持同步的话……

不……不……不！！！

我还没有为我给她带来的那么多痛苦道歉呢……

“嘿！你在那儿干嘛呢？你不想活了吗？”

我循声望去，发现那并不是对我，而是对一个女孩子说的。一个身着夏裙的灰发女孩。她也在盯着二号机看。接着，她转身直直地向我看过来。红色的眼睛！

“你！”

她只是笑了。温暖的微笑。和此时周围的一片混乱完全不搭调。然后她走开，渐渐消失在逃命的人群中。我正要去追她，有人却叫住了我。

“真嗣君？”

好熟悉的声音。我转过身看见的是加持先生，显然他在浇他那一小块西瓜地。我又回头朝女孩最后一次出现在我视线的方向看了一眼，不过似乎她早就不见了。几乎是下意识地，我走到加持先生面前。遭受重创的二号机的景象对我造成了太大的冲击。

“加持先生。您在这儿干什么？”
“秘密。你呢，真嗣君？”
“我已经不是初号机的驾驶员了。我已经决定，再也不驾驶了。”
“明白了。嗯，至于我为什么在这儿，那是因为我的兼职已经公开化了，在战略变更中我失业了。所以我在这儿给西瓜浇浇水……”
“现在给西瓜浇水？”

我不敢相信。他就在恰好处于使徒进攻方向的后花园里忙活？

“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虽然比较喜欢吃葛城的‘瓜’（太恶了……译者注），我还是想在死的时候也待在这儿。”
“死？”
“没错。据说如果使徒跟沉睡在我们下面的亚当接触，所有的人类都会死于第三次冲击。只有与使徒有着同样力量的 Evangelion 才能阻止这样的宿命。”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向我解释过这一切。我只知道我们得打败使徒。我知道它们攻击我们。可我不知道原因。难道它们想杀死所有的人吗？
这还不足以改变一切吗？
突然，就在不远处，零号机出现在地面上。它看上去情况不妙，不仅还少一只手，修理好像也还没完成。当零号机开始移动，我才如梦初醒：是丽在驾驶零号机。我也不知道为何自己如此确定这一点。也许是直觉。也许是零号机的行动方式。总之我就是知道，是丽在驾驶。

“零号机！丽！”

这太疯狂了！她甚至连步枪都没有拿……

“我在想碇为什么不让她用初号机出击？我很怀疑他真的也预想到了这次的事情……”

当看到零号机向使徒飞奔过去的时候，我的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将出来。零号机右手拿着什么东西，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零号机一下子碰上了使徒的 A·T FIELD，清晰的橘黄色六角形波纹肉眼都能看见。漫长的几秒中，零号机竭尽全力想穿透使徒的 A·T FIELD。当她 终于做到的时候，零号机和那个怪物被包裹在一场猛烈的爆炸里，耀眼的光芒让我什么都看不

见。
我感到一股灼热的起浪涌来，几乎把我掀翻在地。
烟雾终于消散，我又看见零号机和使徒还各自站在原地。双方都没有受伤。接下来，使徒那锋利的带状手臂突然伸长，直接击中了零号机的头部。零号机应声倒地，血红的液体从巨大的创口处喷溅出来。

“丽！丽……”

我摇着头，试着不去想最坏的结果。她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听到加持先生说话我一惊，视线又从无力的零号机机体上勉强移到他身上。

“也许是父亲要她这么做的……”
“不，我觉得不会。我想你已经剪断了木偶的提线。”

我没法相信他所说的。他要她不要告诉我东治的事时，她就真的没有告诉我。可是她那么做确实是有别的理由……

“丽……明日香……她们并不只是为了执行命令才去战斗的。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更重要的是，那些她们在乎的人的命。我 100％肯定……她们是在为你而战。是为了保护你。很遗憾，你却不能保护她们。”

他的话正中要害。我又向零号机看去，一股罪恶感一下子包围了我。当我想到明日香和丽有可能身负重伤却都是因为我没有和她们并肩作战时，那种追悔万分的感觉让我几乎要呕吐。可我离开的话她们就不会受伤了……
也许……那个决定……是个错误……

“我真嫉妒你，真嗣君。除了在这儿给西瓜浇水，我什么都做不了。可你……有些事你却能做到，现在也只有你才能做到那些事。没人强迫你。你要自己考虑，自己决定。”

加持先生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有生之年从未见过他那么严肃。

“这是男人的抉择。你会怎么做，碇·真嗣？”

众人今天对我说的话在我脑中又一次浮现，几乎超出了我大脑所能承受的负荷。这一次，我不可以再逃避现实。
我抬头盯着向 NERV 本部飞去的使徒的身影。四周全是受惊的人群四处寻找掩体的声音。我想离开是不想再给别人带来痛苦。没有我他们可以专心干好自己的事。我不要因为我自己的缘故拖累了他们。
可是，即使我离开了，人们还是会受伤。丽……明日香……我的决定并没有如我所愿救了她们俩。实际上，恰恰是我的临阵脱逃，才使得她们可能……可能会……

“你不去驾驶，就等于宣布了丽和惣流的丧命。”

父亲的话，也是我最怕的结果。我还记得那时，他随随便便地、平静地吐出这句话。好像他在说的不过是天气罢了。我从没想过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竟能如此伤人于无形。可那又怎么样，跟现在我眼睁睁看着遭受重创的零号机和二号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的话终于应验了吗？也就是说，我拒绝了我的亲生父亲唯一一次给我的善意的建议？那个混蛋！这是我的决定，不是他的！
使徒朝着地底湖发射了一道光束，随着高高溅起的水柱，一艘护卫舰顿时灰飞烟灭。身着 NERV 制服的士兵朝使徒开火。他们应该很清楚，那种程度的射击根本无法伤到使徒毫发。可他们一点也没有因此而放慢攻势，一点也没有露出属于人类本能的惧意。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在为了一些什么而战斗。他们是无畏的战士，可之前我却不是，所以我才想逃离这里。这样我才不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受伤。
使徒的怪眼再次闪烁。人倒下，再不能站起。
终于，我的手攥成了紧握的拳头。

“我想我明白了……”
“真的吗？”

我点点头。然后我笑了。感觉自己好久没有微笑过了。尽管和这里正在进行的战斗不那么协调。

“我必须得去！”
“我有辆吉普车就在这附近，我带你去 NERV。”

我想感谢加持先生，可我知道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他很可能也在同样地感激着我。
看着使徒向总部部部进逼，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的情形是多么令人绝望。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即使赶到。如若不然，要是加持先生说得没错的话，我连自责自己让丽和明日香独自面对那个怪物的时间都不会有。

“继续。从 108 再试一次。”

司令站在比 EVA 高出许多的地方，似乎竭力想要启动初号机。不过显然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确切的原因我也不很清楚，反正那又不重要。关键在于，我可能就是全人类最后的希望。肩负重任吗……不过这次，我感觉压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我来驾驶！”

司令居高临下地望向我。在我看来，他还是那么冷静，举止有条不紊。虽然我恨他，我还是得承认，在这种局面下他的冷静着实令我佩服。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从他的声音中听不出一丝感情。我不在乎，所以我也不怎么惊讶。

“我是初号机的驾驶员。这是我的工作。只有我能做到，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译者注：原文是 This is what I can do.语带双关……－译者注）”

这是我悟出的事实。驾驶 EVA，我就可以保护那些自己爱着的人们。

“你想说的就这些？”
“闭上你的嘴让我驾驶！快没时间了！”

那个人不置一辞。不过我还是把初号机里的 DUMMY PLUG 换成了我的插入栓。我有点得意地笑了，尽管我能肯定我的父亲此时也有着相似的笑容－－却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

我差点就没能做到。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当我撞塌一面墙冲进主控制室时，我完全明白了加持先生的话。我终于明白了 EVA 的意义所在。我救了美里さん一命，这让我觉得自己能够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在乎的人们，是多么的令人羡慕。对我来说，驾驶 EVA 第一次不仅仅是种义务。说也奇怪，我竟觉得很享受驾驶的感觉。我猜明日香驾驶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骄傲和兴奋。
与这个丑陋的、巨大的被称为使徒的怪物战斗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初号机失去左手的痛楚只是短短的一瞬，很快就湮没在激烈的缠斗中了。我不假思索地对美里さん大声喊出指令。初号机彷佛进入了自动驾驶状态。
一出总部，我顿时没了负担。在外面，没有其他人会在这场决斗中受伤，除了使徒和我。我几乎把使徒扯成碎片的时候看上去一定十分疯狂，我把所有的恨意和愤怒斗发泄在了这场战斗中。

这个使徒伤了明日香和丽！
它还想杀了美里さん！
所有的使徒……
它们要为东治妹妹的受伤负责！
它们伤了东治！
第二次冲击也是它们一手造成的！
就因为它们，我们才不得不战斗！
我恨它们！！
就在我就要把使徒的头扯下来时，一切声音突然都停止了。除了一个声音－－内部电源的定时器声。我看着那数字。00:00:00
初号机电能耗尽。
不！
突然，我感觉到初号机被拽离地面并扔了出去。感觉上应该是重重地撞上了地面，可令我惊讶的是我竟没有受伤。可是很快我就记起了真正的情形－－以及那有多么不妙。

“动吧，动吧，动啊。求你了，动吧！现在停下的话我们就完了！”

接着我听到一声爆炸，同时初号机的机体也在震动。我知道初号机受了重创。紧接着爆炸声的是一连串有节奏的声音。使徒在攻击初号机，每次攻击都使初号机剧烈地颤抖。我能听到有东西破裂的声音，并且如果那时我没有吓坏的话，我甚至还能注意到我头顶上插入栓表面的裂痕。我近乎疯狂地拉着操纵杆，可是一切都是徒劳。初号机一动不动。我马上就要死了。

之后，如果加持先生说的没错，那么整个人类也将随我而去。我失败了，又一次地失败了。我没能保护那些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的人们。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绝望的海洋。

“不！ ！！！”

泪水夺眶而出的我更加用力，也更快地拉着操纵杆。手臂撞痛了，但我并不在意。

“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动吧，求求你动吧！现在停下的话，每个人都会死的！我……我不能让那种事发生。我……我不能……我不能再让他们失望了！所以，求求你……动吧！”

突然间我一下子停了下来。我听见了什么声音，好像是……心跳的声音？接着，那种感觉就好像我被卷入了一片黑暗的海洋。几十天之后我才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

我被初号机吸收了。

第七章 觉醒
第二部分 第二次机会/愿最好的女孩获胜！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气味。
非常熟悉的气味。是丽？明日香？美里さん？都不是。是别的什么人……
母亲！
是母亲 ！！！
我来了母亲！
声音。微弱的声音，熟悉的声音。不过那不是母亲……而是……同样重要的某个人……

“真嗣！把我的真嗣还给我！还给我……”

美……美里さん……？

“你必须回去。”

母亲？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疲惫的一次睡眠了。当我发现自己在十分熟悉的 NERV 病房的天花板下醒来时，我呻吟着。我还算幸运，至少灯是关着的，我的眼睛因此免于直视灯光带来的刺痛。

“别再有下次了吧，”我想要抱怨一下，却没发出声音，因为我的喉咙和嘴巴都干得要命。

我试着估计自己的处境，这可不是我的一贯风格。我觉得有点怪，却不觉得痛。抬起手臂，

还好，没有静脉注射的针头，看来我可能伤得不怎么重。不过我发现自己的感觉似乎慢了半拍，就像是和 EVA 同步率低时的感觉。我张开手，又攥成拳，来回几次，又动了动手臂。感觉在逐渐恢复。很好。显然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头在一抽一抽地疼，就好像和第三使徒战斗过后的感觉一样。

使徒……

想到这个，我顿时记起了一切。当时我在和使徒战斗。然后初号机电能用尽了。再往后……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实在想不起来。既然我还活着，想必使徒已经死掉了吧。可那又怎么可能呢？零号机和贰号机都已遭重创。丽！明日香！
刚从床上坐起时感觉有点头晕，好在很快就没事了。我得离开这里！我要知道她们怎么样了！

“嗯，终于打算醒过来了？还真是时候。”

那声音是！

“东治？”

我有点害怕，不过我也知道自己没什么好怕的，我知道东治并不恨我。
他坐在房间角落的轮椅中。他转了几下轮椅来到我床边。
我很吃惊，东治已经和我上一次见到他时大不一样了。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虚弱了，或者不如说他精力充沛得很。看上去穿着平时制服的他更健康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看到少了一条手臂和一条腿的东治我又觉得这一直是个噩梦。我无比迷茫地盯着东治。他温柔地笑了。他一定猜到我渴得嗓子冒烟，于是从床边的小桌端起一杯水递给我。真好。

“你把我们都吓坏了，你知道吗，”他开门见山道。

出……出了什么事？

“怎么……？”

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脑子里一片乱麻。还有……在他面前我忍不住觉得压抑。

“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我努力回想。我还记得一些纷乱的情景……不过实在无法抓到任何头绪。

“使徒……初号机没电了……之后……就不知道了……”

东治仿佛早知道我的回答。他点点头。

“那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一个月！”

难以置信！一个月？难道是因为我伤重到昏迷了一整月？我并没觉得自己受伤啊。到底出了什么事？

“没错，整整一个月。我想要你知道的是，对每个在这里的人来说都是最难熬的一个月。你差点把我们都吓死了！”
“吓死？为什么？是使徒……？”我问道。接着我想起了自己起床的原因、“丽？！明日香？！她们没事吧？！”
“冷静点，她们没事。她们几乎没怎么受伤。”

我吁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她俩消灭了使徒？”

我想不出她们是怎么消灭使徒的，可那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

“不。是你又暴走了。”
“哦……”

也许那就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的原因吧，至少到那时为止是这样。可是……那还是说不通我为何昏迷了整整一个月之久。

“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以后可再也别那样了！”

东治紧紧攥着拳头。他居然……快要哭了？
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怎么……到底怎么了？”
“在我看来……你……消失在了……插入栓中。‘被吸收’我想美里さん是这么说的。他们要把你救回来。可是……那差点就……失败了。你差点就回不来了……”

被初号机吸收。怎么可能呢？可那感觉却又如此熟悉。我觉得……之前自己曾听说过这样的事。不对，其实我是亲眼见过的。可是是谁呢？又是在什么时候？不不不，我一定是记错了。来第三新东京市前我从未见过 EVA。从来没有……没有过……

“我……我明白了……”

我们相视无语。我忍不住去看东治失去的手臂和腿……

“东治……我……”
“不要道歉。现在你应该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对吧？”

我点头。

“那就好了。还有件事跟你说，这周我会被送到第二新东京市去试用正在研制的假肢。美里さん为了这个费了不少心，她总觉得 NERV 欠我很多。我又能见到茉莉了！她又去上学了！她又可以走路了真嗣！”

东治的妹妹……又能走路了……

“真是太好了！我真为你高兴！”

我确实是那么想的。东治的妹妹即将康复。至于东治……至少他也有机会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了……眼泪不觉再次流过我的脸颊。

“嘿，别总是哭哭啼啼的！”
“对不起……”

我只是太高兴了。我起身紧紧地拥抱我的朋友。

“啊，你醒了，”进来的护士说道。一分钟前我按了呼叫按钮。
“是的，我想现在就离开。”

尽管东治已经向我保证过丽和明日香都很好，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亲自去看看她们，并且我一分钟也不想再等了。

“不好意思碇君，我必须得到许可才能让你离开。”

该死！

“你接到过他不得离开的命令吗？”东治问。他告诉我他之前也想离开这儿，可美里さん不同意，怕他还不能照顾自己。东治一开始怨气冲天，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美里さん的看法。

“没有，铃原君。不过我们也没有接到让他离开的许可。”
“可他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不是吗？”
“是的，没错。”
“那我想你该打电话给你父亲了，真嗣。”

我茫然地看着东治。他只是笑。

“当然啦，司令知道他半夜就醒了肯定会气坏的吧。嗯，要是真嗣跟他求求情的话，护士小姐，也许你还能保住饭碗……”

他这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然后我就发现护士小姐似乎被吓住了。

“我……我这就去拿碇君穿的衣服来……”

护士快步走开了。

“怎么……怎么回事啊？”
“这里每个人都怕你老子，我就知道这能行。”

我这才明白东治为什么要那么做。

“谢谢！”

过了不久，护士就给我拿来一套 NERV 的制服。穿着有点大，不过我已经满足了。我只不过想离开这儿，和东治道别后我很快就走出了医院。
我先去了美里さん的公寓，发现除了 PEN PEN 以外空无一人。明日香大概睡在阿光家了。往外走时我惊叫了一声，因为踩到了一只美里さん的空啤酒罐。公寓里乱成一团。只有我和明日香原来的房间还算干净。这可真有些奇怪，明日香可是和美里さん一样从不收拾房间的。我很快收回思绪，我还要去丽那里。
我蹑手蹑脚地溜进了丽的公寓。天色尚早，我不想把丽吵醒。但我同样想亲眼确认东治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轻轻打开她房间的门往里看去。我看见被单下人的轮廓和枕头上散乱的蓝发。无庸置疑，是丽。我心满意足地向属于我的房间走去。尽管想要睡在她身边，紧紧拥住她的冲动很强烈，但我还是忍住了。我不想吵醒她，并且我还不确定要怎么和她相处。

“不合时宜的真话可能会造成伤害。”

这是我曾对丽说过的。她只是照我说的做了而已。我又怎能对她发火呢？我怎么能因为她试图保护我而恨她呢？我本该向她道歉的。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我却把她赶走。她为我做了那么多，给了我她的一切，身体，心灵和灵魂，而我却像个废物一样回报她对我的爱。我只求她有天能够原谅我。
出神的我没有留意自己在往哪走，当我走进了另外一间卧室时也没注意到门前的地板上堆放着的一大堆书、鞋子、衣服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大吃一惊的我被绊倒在地。我正好倒在个有的地方软，有的地方硬的东西上。我吓了一跳，这东西动了一下，然后呻吟起来。我睁开眼睛（我摔倒时好像把眼睛给闭上了），正好看到明日香漂亮的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嗨，笨蛋真嗣。你想和我合为一体吗？你想和我身体和灵魂都合而为一吗？那是很舒服的。我要你。来吧！”

模糊的景象。明日香，一丝不挂地，微笑着，向我靠来……
这念头是从哪儿来的？感觉上几乎像是……记忆。可它又是那么模糊，就像是梦的一部分。

“变态！”

这声大吼让我从短暂的出神中回过神来。我马上发觉明日香不再看向我，而是看着更低处，她的胸部。我沿着她的视线望去，发现我的右手正抓着……她的 mimi。

哦不！怎么又是这样！

我死定了。

我试着站起来，可明日香也是同样打算，于是我们的头撞在了一起。我下意识地抓得更紧了。

“混蛋!（此处系德语，可见明日香比起小日本更像是个德国人－译者注）去死!!!”

尽管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明日香一下蹦到我上面，先是一拳砸在我脸上，再是一膝顶在我胯下。（T___T 好寒啊～－译者注）就在这时屋里的灯亮了，丽出现在门口。至少我觉得那是丽，因为在昏过去之前我好像听到她和明日香异口同声地叫道：“天哪！真嗣！”

“喂！我已经道过歉了，OK?刚才屋里黑咕隆咚的，我还没完全醒过来，他又没穿他平时那身傻里傻气的衣服......”
“我认为你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那当然了！”
“然而，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不出是他。我知道我就一定可以。”
“太黑我看不见！”
“也许是。但即使在黑暗中他的眼睛看起来也是一样的，我认为那甚至更具吸引力......”
“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可真丢人。”
“什么意思？还有你为什么要脸红啊？！”
“原因我是知道的但你不知道所以你要自己想办法搞清楚。”
“你这小......”

我悠悠醒转时就发觉丽和明日香在吵。我马上就觉得那不太对劲。这不像是她俩已往那种激烈的争吵，倒像是......一对闺中密友在闹着玩。可那怎么可能呢，丽和明日香甚至很少说话。她俩？像朋友一样？绝不可能。

“我希望你没有伤到他。”
“伤着她？还有你脸怎么又红了？！”
“你......你用膝盖顶到他的......那个地方......”
“哦......丽！你变态！”
“我只不过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已......”

说这话的真是丽吗？据我所知丽在我面前没什么可害臊的，可对明日香......
那些话有点像是打开了我记忆的一扇门，就像之前明日香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些事一样。不过这一次，我记起的是一个未着寸缕的丽。

“真嗣。你想和我合为一体吗？身体和灵魂都合而为一，那是件很舒服的事。”

这很怪。这些记忆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我真的应该在病房多待些日子......

“......并且我知道你也想要那个。”
“别说那些了！你呀，你比那个小丑东治还要坏！”
“看起来我们的真嗣恢复意识了，至少是部分恢复了。显而易见，是我紧张过度了。从那个

的外表来看，它的功能十分正常。”

听到丽说的话我慢慢睁开了眼睛。造成我身体某部位某些反应的原因是我在想着她的裸体，不用说了吧。

“你变态！”

我估计明日香又会暴打我一顿，可她却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哇，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了……

“笨蛋！你差点吓死我们！别再做这种蠢事了！”

我感到另有一双手同时拥住了我和明日香。

“我们还以为我们失去你了。欢迎回来，真嗣。”

我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我什么都没说。
有湿湿的东西落到我脸上。是眼泪吗？丽的，还是明日香的？那又有什么关系？被我所爱的两个女孩子如斯拥抱……这感觉真好（废话！左拥右抱感觉还不好，除非一个容嬷嬷一个桂嬷嬷～呵呵－译者注）。温暖的。舒服的。我可能会对这感觉上瘾的。
她们终于放开我。我好整以暇地仔细打量着她俩。丽跪坐在我右边。我发现她穿的衬衣是我的。和她相处日久，我知道她总是只穿一件衣服，除了贴身佩戴的那个银色十字架。她有个扣子忘了扣，看上去穿得匆匆忙忙。这令我想起了我俩第一次睡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是这般忘了扣那个扣子。当她发觉我在盯着她看，她会意地笑了。
明日香像个印度人一样坐在地板上。令人庆幸的是她比丽穿的多，她有穿短裤和她总穿的那件睡衣，尽管还是露出了不少缝隙（真嗣怎么被描写成色狼了……寒～－译者注）。她有点生气，估计是因为我久久凝视丽的缘故吧。不过我转头看向她时，她的表情顿时变成了微笑。
总而言之，两个女孩都好得不得了。没有缺胳膊少腿，也没有大的伤疤。我轻吁了一口气。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了几乎已经痊愈的淤伤的痕迹。我在想那是不是和塞露尔的来袭有关，东治告诉我那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我琢磨着那淤伤是怎么来的，不过很快就把这件事放到一边，因为我想起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深深地鞠躬，请求她们的原谅。

“明日香。丽。请原谅我。”
“为什么？”她俩异口同声地问道。

我先是看向明日香的眼睛。

“对于那晚在湖边我那样对待你我……我道歉。我本该设法体谅你的心情的。我本该明白错全都在我……我那么对待你伤害了你的感情。我……我……对不起。”

明日香正要说什么，但当她发现我把目光转向丽时就停了下来。

“我不该那么差劲地对你的，丽。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因为你在乎我。我以前

不明白，还朝你大喊大叫，伤害你，把你弄哭。我真不该那样。请原谅我。”

我再一次鞠躬，等着她们的裁决。她们接下来的行动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剪刀～石头～布～”

我不知所措地抬起头，看到是丽赢了。

“喂，你做了什么，是和美里练习过了吗？”明日香发着牢骚。
“没有。只是你不出我所料。”
“什么？！随你怎么说吧……去吧，你赢了。”

这可真诡异啊。我傻傻地看着她俩。看到丽得意地对明日香笑我更加茫然了。
这个时候我可真没想过丽会来吻我。出于习惯，我没有什么反抗，直到我突然想起明日香还在一边呢！我呆呆地看向她。她皱着眉，不过看到我看着她，明日香冲我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过能再和丽在一起感觉真好，于是我任由自己被她的激情给淹没。我得承认，那个吻确实很有激情……

“原谅你了，我的爱人，”我们的唇分开时丽轻声道。

之后，丽离开了房间。我看着她走出房间，然后看着明日香。我再一次呆住了。她那个样子……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被饿狼盯着的兔兔是什么感觉了。她简直是蹦到我身上并把我压在地板上。

“现在轮到我啦。”

顽抗是没有用的，我只有对她饥渴的双唇缴械投降的份。实际上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反抗吧……

“有没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咂了一口丽之前去泡的茶，“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看着明日香，我又问道。
“你是バカ吗？这都看不出来，我现在和丽ちゃん一起住！”

我茫然地看着她。我肯定是在做梦。明日香，把丽叫做“丽ちゃん”？明日香，和丽住在一起？不用问，肯定是个梦。这样一来她俩的热吻也能说得通了……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明白。”
“他要是明白我才会觉得奇怪呢！”明日香抱怨着。

当头的一记重击使我确认这一切都不是在做梦。

“听着，笨蛋真嗣！你……不在……的时候，我搬来和丽一起住的。就那么简单。你听得懂吗？”

我点点头，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真的理解了她的意思。

“这么说你现在住我的房间？”
“貌似你开始懂了哈。正是时候……”
“那，我要睡哪里？”
“バカ！当然是你原来的房间！”

丽大概是看到我仍然一头雾水，于是决定由自己解释给我听。

“明日香和我解决了我们之间的分歧。我认为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我们两个人以及我们和葛城三佐都有过长谈，达成的共识是不让你住在能成为我俩任何之中一个室友的地方对你来说要容易些。”（绝妙的外交辞令啊……懂英语的朋友真应该看看原文－译者注）
“我们不会再为了你而吵架了，也不会再给你施加任何压力了，”明日香补充道。
“我们刚才的吻……是最后的吻。在你从我们中间做出选择之前，我们两个都不会再试图和你扯上暧昧的关系了。”丽接着说道。
“现在嘛，愿最好的女孩获胜！”明日香总结道，同时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丽叹了口气，尝试着无视她那过分热情的朋友。

“我……我……”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发生这样的变故是我始料未及的。随着我逐渐明白了她们所说的，我知道事情今后的发展将不同以往了。我不知该对这种事怎么想。这是种解脱，我不必再担心伤害她们了。如果我和她们其中一个待在一起，而另一个却形单影只时，我也不必再有罪恶感了。不会再有背叛她们的感觉了。但同时我也明白，我再也不能把她们拥在怀中了。从今以后，早晨我只好独自一个人醒来。
最惨的是，我又不得不煮饭了……
最后一个念头令我不禁莞尔，引得两个女孩好奇的目光。

“我是不是能理解为你们晚上不会再睡我的床了？”

她俩点点头。真是奇怪，从我把明日香吵醒那时起她俩就有着近乎相同的反应。难道是美里さん让她俩也进行了我和明日香为了对付第七使徒而进行的同步训练？（英语的诟病……修饰语有时比句子主干长上若干倍，若断为几句又不符合思维的连贯性……难矣！－译者注）

“那岂不是会怪怪的……”
“你会习惯的。我们就是。”
“我明白了……好吧……谢谢……我想应该吧……”

接着是尴尬的沉默。我实在不知该做何反应，丽何明日香也是一样。长时间的对视过后，丽终于想要打破这古怪的气氛了。

“你应该回你的公寓去冲个澡。一会儿天就亮了。洗完澡你可以回到这儿吃早餐。”
“对，快去洗澡！那种 LCL 的气味真难闻。还有换一身衣服，NERV 的制服真的不适合你……”

这恐怕是我最应该做的事了，于是我起身走向门口。开门之前，我转身望着两个女孩。

“我怀念过去的时光，但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能好好相处，还有……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看到使徒把你们的 EVA 给……我……我心急如焚。眼睁睁看着你们孤军奋战……我很难过。正因为这样……我才回来的。我……我不会再离开了，再也不会了。”

两个女孩安心地笑了。那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笑笑，然后走开。

热水浴的感觉温暖舒适，水流包裹着我的全身。我觉得平静又放松。我慢慢地把头移向水面，直到我完全没入水中。感觉与那个时候待在充满 LCL 的插入栓里完全不同。看起来水是……纯粹，干净，清新的。直到我不能继续再憋气了，并且发觉自己有种吸进水的冲动时我才浮出水面。我估计自己已经养成习惯了。我的头枕在浴缸边上，闭着眼睛。这种感觉真好……我不觉中睡着了。

电车，熟悉的电车，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开着。

“我怎么又会在这儿？”
“笨蛋！当然是因为你又驾驶 EVA 了！”

一抬头，我看到明日香正看着我。她穿着她那条黄色的连衣裙，阴沉着脸。

“是的，我驾驶 EVA。”
“既然你不喜欢驾驶，为什么又要这么做？”

丽坐在我这边。她的表情又像是几个月之前那样，冷漠且面无表情。

“因为……我想要保护你……”
“我们不需要你来保护，你这废物！”
“我不想看到你受伤……”
“可你已经伤害了我们。你伤害了我们的感情，然后从我们这里逃走。你和‘他’是一路货。”

丽站起来走到明日香那边。父亲出现在她们身后，戴着手套的双手分别揽在丽和明日香的腰际。

“既然你不在了，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她们了。”

他把脸凑向丽。丽看着他，眼神空洞。然后他吻上她的唇。我闭上眼睛，不想看到他们。

“所以说，我没说错，优等生不过是司令的玩偶……”
“不要！”
“你只会伤害她们。”

听到这个新的声音我睁开眼睛。我记得这个人。是那个灰发女孩。

“你一天不做决断，你就让她们多痛苦一天。”
“我……我并不想那样。”
“知道这些，你也会觉得痛苦。”
“没错。”
“但如果你不再回到她们身边，她们会渐渐淡忘，你也不会再感到痛苦了。”
“真的不会？”
“她们会和你在一起……”
“和我么？”
“永远。”
“永远？”
“喂，笨蛋真嗣。你想和我合为一体吗？身体和灵魂都合而为一。那是件很舒服的事。我要你。快来吧！”

在我右边的明日香赤身裸体，身体靠向我。我感到她的乳房倚上我的胳膊。

“真嗣。你想和我合为一体吗？身体和灵魂都合而为一。那是件很舒服的事。”

我左边是丽，同样的不着寸缕，同样的美丽。

“你想和我合为一体吗？”
“身体和灵魂都合而为一。”
“那是件很舒服的事。”

我感觉得到，她们游走于我全身的手。我觉得很安详。奇怪的是，我还是觉得好冷。

“来吧，就是现在。放松，把你的思想交给我们。”

我就要陷入她们的拥抱之中了。身边的一切都暗淡了下去。我好像失去了知觉，但身体很轻。我感觉……自由。

“逃避现实的话，你就会永远失去她们。”

我睁开双眼，接着身体就失去了一切的感觉。一个在虚无中飘来飘去的小女孩包围着我。她凝视着我。她看起来就像丽小时候的样子，但又不是很像。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她的眼睛则是蓝色，深蓝。不过，我还是觉得她……很熟悉。那温和的微笑……

“那些都只是影子。是些 EVA 为了把你留在这儿而制造的假象。EVA 为了困住人们而精心编织的幻象。像我一样的人们。她们并不是你所爱的人。不是吗？”

我看着丽和明日香。我看见了。她们的眼神是冷漠的。她们的身体也是。

“这些是……假象。”

丽和明日香的形象消失了。我听到了心跳的声音。温暖的心跳。我现在觉得很温暖。

“不要被 EVA 所魅惑。”

有种气味。
非常熟悉的气味。是丽？明日香？美里さん？都不是。是别的什么人。

“母亲！”

她就在这里，非常近……

“母亲！我来了母亲！”
“不，你不能这样。你的命运不该如此。你必须回去。保护她们，爱她们。”
“可我会伤害她们……”
“不要紧。她们需要你。你同样也需要她们。”

一个声音。我听到微弱的声音。熟悉的声音。但不是母亲的声音……是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什么人……

“真嗣！把我的真嗣还给我！还给我……”

美……美里さん……？

“你必须回去。她们需要你，好好保护她们。我会尽可能帮助你的……”

母亲？

“去吧。”

我猛然惊醒。这不是梦。我很肯定这一点。那些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当我在 EVA 中时。那些是真的。
母亲。她……她真的在 EVA 里面吗？每次我和初号机同步的时候那种温暖的感觉，就是……她？这就是初号机总是会保护我的缘故？
但……怎么会呢？母亲应该已经……死了。她怎么会……在 EVA 中呢？
这说不通。然而……我有种感觉……这是真的。
许许多多的问题。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却不可能会告诉我……

“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母亲。我一定保证她们的安全……”

我会解决这件事的，我会打败剩下的使徒，然后我会去找出真相。在那之前……我不会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任何人。

“谢谢你……母亲。”

就在我头发快要干了的时候，我听到公寓的门响了。接着我看到一团由红色、黑色和紫色组成的物体，下一秒我就被她狠狠地抱住了。

“真嗣！你回来了！我快急死了……”

我想要说点什么，可那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因为我的脸埋在美里さん丰满的胸前。我知道如果有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定会嫉妒万分的，不过说句实话，我倒是宁愿能呼吸得痛快些……

“真嗣……”

我蠕动着打算逃开她的拥抱。美里さん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马上放开了我。往肺里装满了新鲜空气后，我看着美里さん。她没有哭，不过看上去也离哭不远了。她对我露出一个温馨的微笑，然后就换上了一副更为严肃的表情。不妙……

“看你敢再未经我允许擅自离开病房，你小子！”

面对美里さん的这样一面，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我低头看着地板小声念叨着道歉的话。

“对……对不起……”
“没关系了真嗣……”

再抬头看美里さん时，她又是满面笑容了。

“你刚刚又吓得我们够呛，见到东治前我还以为你逃跑了……”
“我再也不会逃跑了，美里さん。我……我现在驾驶 EVA 又有了新的理由。”

美里さん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我想这算是给她减轻一点负担吧。

“很好，真嗣。现在准备一下，你要来 NERV 一趟。律子想给你做几项测试，只是确认一下那件事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副作用。出了什么事你是知道的，对吧？”
“东治告诉我了。”
“你自己并不记得什么吗？”

我想起了刚刚洗澡睡着时的那些回忆片段……

“我……我……不。我不记得了……”

我很不愿意对她撒谎。可我不能对她说出那些。发生的事太可怕了。并且我不想让司令知道……我所知道的。

“我明白了……”

显然美里さん不相信，不过她也没有继续追问，所以我很感激她。然而，我必须更加小心赤木博士。

“我……我可不可以先吃个早餐。丽说了……嗯……早餐她已经做好了……”

美里さん笑了。

“我想耽搁个几分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丽和明日香对我回来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开心。我回到丽的……不对……是她们俩的公寓时，等待我的是一顿华丽的早餐。桌子的一边是传统的日式食品：味噌汤，鱼，饭团……另一侧则都是些西式菜肴：煎蛋卷，香肠，熏肉……中间放着一盘涂着许多不同种酱的吐司面包。两个女孩都系着围裙站在桌旁，一脸的期待。
她们不是说不再为了我争风吃醋吗？
在桌前坐下时，我就面临着残酷的难题：先吃哪个。我知道丽的厨艺堪称一流，我猜日本菜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只是闻味道我就知道味噌汤是她做的。至于明日香的手艺呢……原来她和我和美里さん住在一起时从来不屑亲自下厨的。她做的饭味道如何我着实心里没底。嗯，实际上我没真做出选择。不管先吃什么总之我得开始吃吧……

“丽，我知道你做的饭菜很美味。你一定不介意我先尝尝明日香做的，是吧？”

听到我的夸奖，丽的脸微微地红了。

“不……当然不介意……”

于是我拿起一把餐叉，叉起了一片煎蛋卷。其实我更习惯用筷子，但我还是想不用筷子试试。很辣，不过还算不错。

“这个真不错，明日香，”我称赞道。现在轮到她脸红了。“以前你可从没跟我们说过你的手艺这么好。”
“这个，其实以前没这么好的，只不过我花时间自己学了一阵而已。我喜欢丽做的菜，不过我又不是和她一样的素食主义者。我有时也需要吃点肉啊！而且日本菜我也已经吃腻了！”
“我明白了。”

我得承认自己有点失望。毕竟丽学做饭是为了取悦我。我发出一声轻叹。我真笨。那么想既愚蠢又自私，你以为她们做事只为了让你高兴？她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啊……
也许该我试着为她们做点什么了……

“说起来，今天是星期几？”我百忙之中问道。我边喝着丽煲的汤边咬着明日香做的煎蛋卷，喝汤是为了减轻一些辣味。
“星期五。”

“也就是说明天你们俩都没什么事，是吧？”

两个女孩点点头，并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我。

“那我能不能带你们两个一起出去？”

明日香眼睛一亮。

“去哪？！去哪？！”
“呃……你们想去哪都行。”

两个女孩看看对方……咧嘴笑着。这简直太奇怪了，奇怪得简直令人毛骨悚然。突然间我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丽和明日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美里さん开车和我前往 NERV 时，我问道。这个问题好像使她略有不安，车速慢了下来。
“嗯……她们交了朋友……”
“这个我知道。她们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可……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是说……她们以前简直就是敌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情况竟会变得……这么快。”
“你得明白她们有多在乎你，真嗣。当时我告诉她们你……被 EVA……吸收了……她们根本无法接受。特别是几天以后，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你救出来的时候。那对每个人来说……都特别难熬。”

美里さん的表情略显黯淡。我知道感觉难熬的也包括她在内。

“对……对不起……”
“那不是你的错……”

她扭头对我笑了一下。路上的行人不得不左躲右闪。

“很快丽又变回了老样子，”美里さん接着说道。“那时再想从她口中听到一声‘是’或者‘不是’都难上加难。我知道她的朋友萤ちゃん也很担心她。即便在她开始对你感兴趣前也会不时地表现出一些生命的活力。可当她听说你有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她就像被彻底吸干了一样。我自己也很担心她。”

她那个样子完全是因为我有可能回不来吗？如果我选了明日香……她会不会又变成那样？

“明日香变得比平时更好斗。她根本不想相信你会有‘死掉’的可能，不断地吵吵什么你是个バカ，消灭掉使徒后就逃走了，因为你怕她把你打扁什么的。”

听到这儿我不禁微笑，我又想起了天没亮时发生的事。她确实是“把我打扁了”。

“我想她们都是因为没能阻止使徒并保护你而自责吧。之前她们的沮丧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

程度。有一天晚上，好像是没吃的了。我们……都忘了买。”我呢……嗯……喝醉了……所以就叫明日香去找丽借点吃的。结果直到第二天我才再见到明日香。”

美里さん停顿了很长时间，我开始着急了。

“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她们搂在一起躺在丽公寓的地板上。衣服都扯得乱七八糟，她们身上还有伤痕和血迹。那之后她们才告诉我，因为丽穿了一件你的衬衣，她们两个吵了一架。吵架发展到她们为了所发生的事互相指责，互相指责对方对你有多么不好，没能保护好你是多么无能。可是当我看到她们在病房中醒过来……她们看上去……变得……就像朋友了。我猜通过那次争吵她们解决了她们之间的分歧。我不能肯定，她们不愿谈这件事。我又回想起看到她们第一次互相拥抱着……这真是……诡异的景象啊。”

我点点头，一整个早晨我都有相同的感觉。

“然后明日香就搬过来和丽一起住了？”
“那是几天以后的事了。看上去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是建立在对你的竞争上的。”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她们为了我曾打得不可开交，难怪她们不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你很幸运，真嗣。她俩都很爱你。”
“我知道，美里さん。”

我又笑了。没错，生活是件错综复杂的事，不过知道有人在乎你毕竟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到了，”美里さん说着，把车停进指定的车位。尽管进行赤木博士的测试不会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我还是笑着迎了上去。

不出我所料，赤木博士的测试既无聊透顶又累死活人。她不知提取了我多少种体液样本和其他样本，然后又让好几打机器对我进行测试，最后扔给我一套战斗服，把我塞进一个插入栓里测试和谐与同步程度。结果嘛，除了我的同步率指数降低了一点以外，其他一切正常。所以说我简直无聊死了。想着想着我不觉好笑，明日香不就总是抱怨这个吗。
当我从博士的一切测试中解脱出来之后，回到公寓才发现对我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我无奈地看着美里さん称之为‘家’的一片狼藉。我又想起了被丽打扫过的一尘不染的公寓。我又叹了口气。最后我认命地开始捡地上的空啤酒罐。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要放学了，至少我还有时间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像样一点。
看来我的估计还蛮准的，大致地清理了一下用了一个半小时。疲惫的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我正要扑倒在床上时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这里很干净。是真的干净。一尘不染。干净得甚至能够从空气中嗅到。我环视屋中，似乎确认了我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少，除了那件丽显然是借走没打算还的衬衣。我应该问问她的，我很好奇她为什么想要我的衬衣。是不是那样她就会多少觉得和我更加靠近了？
我注意到了屋子一角放着的大提琴。它放得不是地方，于是我把它拿起来想放归原位。不过最后我改变了主意，我拿着大提琴走出了房间，坐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上。上一次拉大提琴时，

我的心情很压抑。现在我却很开心。我想知道现在拉琴的感觉和那时会不会有一些不同之处。确实是有的。这次的曲调显得更优美，更轻快了。似乎这次比平时拉得更好些，我闭上眼陶醉在了音乐中，直到听到公寓的门响才睁开眼睛。是丽回来了，她微笑着，后面跟着气哼哼的明日香。她小声地自言自语着，偶尔我能听出几句德语的咒骂。显而易见她今天在学校过得不怎么样。

“我们没打扰到你吧？”丽问道。

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停了下来。

“我……我只是稍微练习一下……我可以停下的……”
“不用，继续吧。”

我看着丽。她只是微微笑着。然后我又看明日香，她一副“我无所谓”的样子。于是我继续刚才的演奏，琴弓拉过琴弦，饱满深邃的和音充满了小小的公寓。我后悔平时练习得不够纯熟，尽管我已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却还是有偶尔拉错的音符从指间溜出。我拉琴时并不常有听众，而且我真的想在她们面前尽量拉得好一些。

丽跪坐着在客厅里，注视着我拉琴。她还像往常一样没什么表情，但她那对红色的眼睛里涌动的兴趣却是如假包换的。我不禁想她以前也曾坐下来听听音乐吗。我的意思是说，只是为了听音乐而听音乐。她以前当然也曾听见过许多音乐，可她现在对音乐表现出的莫大兴趣却令我怀疑，也许在此刻之前，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听到的音乐是什么。
她看着我拉琴的手在琴弦上专注地奏出旋律。她几乎被那错落有致的音符迷住了，琴弓的每一次移动都能引起她的莫大兴趣。不一会儿，她看向我的眼睛，然后她就笑了。大概是感谢我给她的这次新的体验吧，我同样也报以微笑。
我朝蓝发的丽稍远处瞥了一眼，看到在场的另一个人。明日香可不像丽那般正襟危坐，她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胳膊腿都舒展得不得了。她仰躺着看着天花板，那形象可真是放松得很啊。
我还以为过不了多久明日香就会叫我停止制造噪音了呢，可她并没有。她只是躺在地板上。我一边继续演奏，一边偷偷地看着她。我发现她的表情逐渐放松了，最后变成了类似满足的微笑。
看到这些，我自己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不过我很快就低下了头，怕的是万一明日香看见了我的偷笑并进一步猜到我一直在想着的“音乐驯服野兽”……我可没兴趣再次感受她拳头的厉害。
我就这样拉了大概有一刻钟。躺在地板上的明日香好像慢慢睡着了。丽离我近了些，她闭着眼睛，不过她脸上的微笑说明她还在欣赏我的音乐。这种平静的气氛很快就被美里さん的归来打破了。

“你们好啊！”

接着，看到我们几个如此静谧的场景，美里さん呆住了。毕竟在葛城家里，能看见这种事的几率和看见太阳从北边升起来也差不多。
“谢谢你，”丽轻声对我说道，然后她去厨房泡茶。

明日香又恢复了知觉，她跑向电话，留下我和三佐在一起。

“嗯，你们三个都在啊，那我们晚上就可以开个大 PARTY 喽！”美里さん笑着说。
“PARTY?”我很怀疑她真正的动机啊。
“别担心，就我们四个。我不会喝醉的，我保证！”

葛城美里？承诺她不会喝醉？这简直比刚才的一时安静还不可思议……

“几分钟之后吃的就会送来了！”回到客厅的明日香宣布道。
“外卖吗？”我有点纳闷地问道。我们很少叫外卖的，特别是我和丽经常包揽了做饭之后。而且既然现在明日香也大概知道怎么做饭了，叫外卖就更加显得奇怪了。

“你是笨蛋吗？我们要开 PARTY!你不会指望让我们来做饭吧？”

我想她的理由蛮合理。

和明日香说的一样，外卖很快就送来了。我们在客厅里的矮桌旁坐定，美里さん坐在我对面，丽和明日香一左一右地坐在我身旁。

“奇怪啊。我都快忘了茶的味道了……”

美里さん不喝啤酒也不喝咖啡而是喝茶，这确实奇怪。

“你应该停止饮用酒精，那对你的健康不利。”
“是啊丽，我知道……也许我会的……”

美里さん又啜了一口茶，她再次开口时脸上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

“真嗣……明日香……丽……你们就像是我亲生的呢……虽然我大概以后也不打算生孩子吧。我……我们又在一起了，我真高兴。只剩下三个使徒了。我真心地希望消灭它们后，我们能像现在一样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我的愿望。”
“好了，美里！你还年轻得很呢！我觉得加持先生一定很乐意让你亲自生它一两个孩子的……”明日香说着，笑得脸都快抽筋了。

往常都是美里さん作弄我们的，现在却轮到她自己的脸红得像番茄了。

“什么？！不是……不是那样的……”
“你们上次在哪里过的夜啊？”

美里さん的脸突然变得像丽一样煞白。

“呃……那个……谁……谁才会想要怀他的孩子啊？！”
“要不是有真嗣在，我倒是不介意哦。”（这句话是明日香说的……典型的 American Style－译者注）

除了明日香，餐桌上每个人一下子都哑巴了。

“我倒是想怀个真嗣的孩子……”（还是明日香说的……－译者注）

我被呛着了。丽狠狠地瞪着明日香。我看丽好像不怎么喜欢这种玩笑。我当然也不喜欢……

“我在想它会长得什么样子呢？也许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和我一样，眼睛则是他的深蓝色……”明日香说着，她的表情就像是在梦游一般。好可怕……“嘿，丽ちゃん！假如你和真ちゃん有了个宝宝，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明日香促狭地问道，现在她又变回老样子了。

丽的反应大概出乎了明日香的意料，她手中的筷子掉在了桌上。她原本平静的表情现在变得悲痛万分，泪水无声地从她的脸颊落在盘子里。

“丽？”

叫她的名字似乎让她猛然回过神来，她起身跑出了公寓。我们就站在那儿，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知所措。

“她这是怎么了？我……我是开玩笑的。我才没兴趣生孩子呢，我只想驾驶 EVA……”
“我也不清楚。我……我去追她，失陪了。”

她那伤心的样子……我一定得知道原因。我猜明日香也想跟过来，是美里さん叫住了她。

我发现丽在自己房间里。她把脸埋在枕头里抽泣着，我以前从来没见她哭过。我静静地走过去，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丽……”

我把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然后又移到了她的头上，轻轻地抚摸着她柔软凌乱的蓝发。

“出了什么事，丽？”

她的头略微转过来，看着我。我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好俗啊……红颜祸水啊……呵呵～－译者注）

“丽……”
“我……我……我……”

她什么也没说出来，然后她又开始哭泣。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把她抱在怀中。我感到她紧紧抓着我的衬衫，靠着我的肩膀伤心地哭着，结果她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丽看上去就好多了，她专程跑来美里さん的公寓为昨天的事道歉。我们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回答说自己不愿意说。我们没有再纠缠下去，但看美里さん的样子，我敢

说她还不想就这么放弃。我不清楚她是做为我们的监护人而担心，还是作为指挥官。也许都有吧。
早餐过后，丽和明日香跟我说了她们这一天的安排。起初明日香还有点不安，我猜她毕竟还是觉得自己对昨晚的事负有责任，不过活动的安排很快就让她把那件事抛诸脑后了。
她俩的计划还真是简单，说来也不怎么奇怪，现在第三新东京市越来越荒凉了，根本没太多地方可去。首先她们想去商场采购……

"商场？"
"对！我们确实该给你买点儿新衣服了！"
"给我买衣服？我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吗？"
"你总是穿着相同的衣服，"丽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一点儿都不酷！就只会穿那该死的校服还有偶尔穿的几件 T 恤！"
"可我不需要新衣服！"
"丽就需要吗？"明日香反诘道，她指着穿了一条蓝色短裙和黑色长皮靴的丽，肯定是美里さん给她挑的。

我无语。（哈，我就经常无语～－译者注）丽看上去确实很性感，于是我干脆闭嘴，任由她们牵着走。
接下来的日程也安排得一样简单，我们拎着买的东西回公寓，吃午饭，然后再去商店，把上午没有花掉的钱花掉，然后回公寓，由我请她们吃晚饭，最后一起看场电影。如果之后我们还没有累趴的话，明日香还想尝试去之前她听说过的迪斯科舞厅看看，那舞厅不久就会停业了。丽和我都觉得不太自在，我不会跳舞，看上去丽也和我一样。就在我们的红发同伴带领我们朝商店进发时，我和丽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两个女孩走进一家女士内衣商店时把我晾在了外面，我不禁叹了口气。"变态不得入内"是明日香最后给我的警告。老实说，我得承认，这地方是我最不愿意跟她们一起进去的地方了。如果我真的随她们进去了，她们就会好不开心地大肆折磨我一番——专门让我评判哪一件最好看。她俩试穿泳装时已经挑逗我好一阵子了！那看上去确实很养眼，问题是我发现自己总是在为自己的偏好而面红耳赤。（Shinji 不会是 loli 控吧……－译者注）
我又一次叹气。（一天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果然不愧是超级无敌自闭自卑的シンジ君……－译者注）应付一个已经算是难题了，要同时应付她们两个简直累死活人……
我正想找个地方稍微歇歇时，突然有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直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潜意识中渴望能用一个确定的决定来结束现在这种状况吧。毫无疑问的是，那个小首饰店里有东西，不管那是什么吧，总之是吸引我走近橱窗去看了；说得更明白些，那是个摆在货架上的订婚戒指，设计得很是简单，一枚金戒指上镶了一枚钻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被它深深吸引了。
几分钟后，它已经在我口袋里了。但是，我还得选择要把它送给谁……
（第七章完）

第八章 泪/本该说出口的那三个字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听到渐渐靠近的脚步声，加持良治清楚他的日子就要到了。他如果继续活下去，对 SEELE 和 NERV 都将是个莫大的威胁。他有就这么一逃了之的冲动，但那样做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想保护他所爱和在乎的人们，就只有一死。
他睁开双眼，抬起头，只为了看着想取他性命那人的眼睛。

“嗨。你来晚了。”

室内回荡着一声枪响。
加持良治软倒在地。杀手一言不发，转身离去。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试着解那道愚蠢的数学题……而且又失败了。我瞧了瞧坐在电视面前打电子游戏的两个女孩，很吵的对战游戏，从丽几乎每局都战胜明日香开始就更吵了。

“接招！这个！还有这个！你死了优等生！！！！耶！！！VICTORY！！！”
不过据我估计，正因为丽几乎每局必赢，明日香才会在自己偶尔获胜的时候叫得更大声吧。我不禁叹息。可惜这一小动作却逃不过“这一个”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耳朵。

“你长吁短叹个什么劲儿啊？还在和那道バカ数学题较劲哪？”
“你们俩这么吵我都没法集中精力了！至少把电视音量关小点儿吧……？”
“不行！”

我又一次哀叹。

“说起来，你们为什么要在这儿玩啊？你们自己没有公寓吗？”
“我们没有电视。”
“那就买一台！”
“我们买不起。”
“可天晓得你两天前买那些新裙子花了多少钱！”
“没错，所以我现在破产了嘛……”

唉……真是被她打败了……我无力地扑倒在桌上。我向丽投去求助的目光……没用的，她那个样子都快钻进电视里面去了。我多么希望明日香没有给她看过那个游戏啊……

“好啦，反正你不是学不了习吗，那至少试着别那么没用吧！我都快渴死了！你就不能把你的客人招待得周到一点吗？へか！”

客人？！

“はい，はい……”（怨念啊……真嗣怒了可是连人类都要灭亡的啊……－译者注）

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因为我想让丽高兴，并且我也不敢真的冒那个险激怒明日香。于是我唯命是从地到厨房去拿饮料。我想也没什么啦，反正我自己也渴了。无视冰箱美里さん那边清一色的啤酒，我想找些橘子汁。我不想泡茶，而汽水也没有了（明日香和丽的汽水两天前

就喝光了，而且那个红毛家伙发现洗劫我们的冰箱比自己出门去买要容易得多了)。
我托着放有三杯橘子汁的托盘回到了客厅，一看明日香的表情，就知道她又输给丽了。我这个乐啊，还得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请吧。”

丽拿着杯子对我道谢，这是她一小时以来首次对我的存在不再无视（同时给了明日香机会打倒丽控制的角色）。然后我又递给明日香一杯，她开心地喝着，因为这次胜利是她的了。两个女孩很快又继续打着游戏。我叹了口气，打算接着学习，这时美里さん回来了。她一踏进公寓，我就立刻发觉她不太对劲。

“我回来了。”

她说话的样子……美里さん总是尽量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就算一天工作很不顺利也是如此。可今天却……她看上去疲惫不堪，好像就要崩溃似的。但最糟糕的却是……她的眼中……没有了生气。
沉浸游戏的丽和明日香都没有觉察，她俩甚至都不知道美里さん回来了。而电视的音量又那么大，连我都差一点没听到她回来的声音。
三佐走向冰箱，可她却在正要打开冰箱门的时候停了下来。
我开始担心了。平时不管出了什么事，她都会在下班后一口气灌下去一听啤酒的。
接下来，她看向电话机，发现留言的指示灯闪动着，而我也是这时才看到。从进门到现在，她脸上终于有了些表情，可我并不喜欢我现在看到的，她的样子。
几乎是踉踉跄跄地，她走近电话机按下了按钮。
我想丽和明日香都没听见那留言，不然她们不会无动于衷的。我却听到了。

“葛城，是我。在我给你造成了这许多麻烦之后，我想一定是你在听这段留言吧。对不起。请你也代我向律子说声对不起吧。另外还有件事要麻烦你：我一直在种……花。如果你能帮我给它们浇水的话，我会很感激的。真嗣君知道它们在哪。葛城，真相与你同在。不要犹豫，一直向前！如果能再见你一面，我会说出八年前说不出口的话。再见了。”

听完这些，起初我并没有什么反应。我也明白那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想可能我潜意识里根本就不愿去想那样的事吧。可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的监护人滴在桌上的眼泪，听着她压抑的啜泣，看着她膝盖一软趴倒在桌上……我又怎么能够自欺欺人呢。她哭泣的样子……我从未想象过会发生在她的身上。出事了……确定无疑，加持先生……出了事……

“美里さん……”

我朝美里さん跑了过去，丽和明日香这才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

“Mein Gott!（德语，“我的天哪！”一译者注）美里，你怎么了？”

明日香可能是太吃惊了吧，看上去呆若木鸡。丽的表情很费解，仿佛她所看到的东西匪夷所思，令她不知所措吧。她大概只认识那个自信满满，有时大大咧咧的三佐，可毕竟美里さん也是个有感情的女人啊。我笨拙地伸出手，用一根手指碰了碰美里さん的肩。

“美里さん……”
“真嗣！为什么？为什么？”

她的反应出乎意料。她抓着我的衬衫倒在了地上，把我也拉倒在地，然后她蜷缩成一团，就像胎儿那样。
我一生经历过许多。我曾亲临酣战。我也亲眼见过别人受伤。我见过别人死去。但最令人心碎的一幕莫过于看着一个女人哭成这个样子。
我讨厌那样。我还恨我自己，因为我帮不了她。
我看着眼前这个哭泣着的成年女性，不知所措。于是我只是跪下去把她搂在怀里，希望这样至少能给她些许安慰。

“没事了美里さん……没事了……”

这样说我觉得很蠢，因为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了。看来我的安慰还是有效的，美里さん渐渐平静下来。
这样抱着她感觉很怪。美里さん是我的监护人，是我不论有什么麻烦都可以去求助的人，至少在她没喝醉的时候是这样。通常她才是那个安慰别人的人。而且，以前我只抱过十几岁的女孩子，从未拥抱过发育成熟的女性。我这才发现，比起美里さん，丽和明日香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成长，才能变得更加美丽。千真万确。
我抬头看了看两个女孩，面对如此非同寻常的情况，她们好像彻底乱了方寸。明日香试图走近我们，刚走了一步就赶忙缩了回去。她盯着我和美里さん，然后向大惑不解的丽看去，又看向门口，接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最后又把视线落在我和美里さん身上。

“真嗣，你是不是……”
“我会处理的。”

看上去她略带愧疚地松了一口气。

“我……我……我很抱歉帮不上忙……我只是……”
“没关系……”

明日香悄悄示意丽。蓝发的女孩略一点头，两人迅速逃离了公寓。
好了，既然她俩把我扔在这儿，说明照顾美里さん的任务全部交给我了……吗。说真的我也不怨她们，我自己也觉得不知所措呢。我……我还是个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傻瓜……真是傻瓜……”
“美里さん……”

我们就那么待着，也许有几分钟，也许有一小时，我不确定。每当我觉得她即将止住哭泣，她的眼泪就会汹涌而出。而美里さん一这样，我就抱得她更紧些。她稍微平静些时，我就用手指轻轻抚过她那深紫色的长发，希望这多少会让她觉得好过一点。她的长发手感软软的，就像丝缎一般，丽和明日香的头发都没有这么软。（还有心情做比较！だから真嗣才不会是世界上最应感到绝望的呢……－译者注）大概是我们时时浸泡在 LCL 溶液中的副作用吧，或

者根本就是美里さん的头发比较软而已。

“美里さん……也许你该回房间去睡……”看上去她是彻底平静了，我试着提议道。
“嗯……”她的回应几不可闻。

她看上去连自己站着的力气都没有，我帮着她站起来，然后亲自把她扶进了房间。那可真是不容易，不算高大的美里さん还是比我高多了，而且绝对比明日香要重（……ー译者注），对我这副瘦小的身躯来说可真是不小的负担，不过我们还是做到了。我腾不出手来，就用一只脚弄开了拉门。我从没真的进过美里さん的房间，因为通常认为那是“立人禁入”区域。房间居然乱成这个样子，我不禁叹了口气。刚来第三新东京市的时候我曾经向这里瞟过一眼，那时就已经够乱的了。可现在……我皱着眉看着地上堆着的啤酒罐、垃圾和衣服。我不禁想道，难道是我这个想在干净屋子里睡觉的人才不正常吗？
不用说，根据我一贯的运气，肯定是会有事发生的。（认命了……吗。ー译者注）
我扶着美里さん朝她的床走去，尽量不让自己被她到处乱扔的杂物绊到。可我没估计道美里さん会踩上一只啤酒罐，本来就摇摇晃晃的她一下倒在床上，还把我也拽倒了。结果就是……我又一次跌倒在一个女性上面！不会错的，这一定是个诅咒！唉，至少这次我的手放在床上，而不是……什么别的地方。（你倒想……ー译者注）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称之为“倒霉”的。（那我宁愿天天倒霉……男性都会这么想的吧？ー译者注）
我们同时睁开了双眼。我凝视着她那双哭得又红又肿的深棕色眼睛，她也凝视着我。接着，我发觉背上有一双手把我们抱在了一起，同时一双唇贴上了我的唇……

我突然感觉有东西击中了我的肚子，于是一下子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发现我肚子上有只脚。我看着那只脚的主人ーー美里さん还睡得死死的。看来她已经没事了，她在枕头上大流口水的模样几乎令我笑出声来。
为了不吵醒她，我小心翼翼地出了房间。美里さん一直抱着我的腰不让我离开，好在她睡着后就松了手。
我一看表，发现时间还早，不过还没早到可以再回到床上睡一觉的程度，再过一会儿就该上学去了。我打了个哈欠，昨晚我也就睡了一两个小时。我预感今天一定会是漫长的一日……我懒洋洋地走向浴室，也许好好洗个澡会好些，时间还足够洗个澡。

一出浴室，终于还是和美里さん打了照面。（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ー译者注）头发乱蓬蓬的她身着浴衣，显然也是想洗个澡。我很清楚自己只在腰间围了条毛巾。显而易见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场面都有够尴尬的。我们互相看着，我不禁想起几个小时之前的事。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脸红了，不然为何她自己的脸也红得像个番茄……
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至少她看上去比昨天好些了。

“我……我……我来做早餐。你现在可以去洗了，”我说着，试图打破这尴尬局面（令人想起了赵大叔の“马甲”……哈哈！ー译者注）。说完我就以一个腰间围着条毛巾的人的最快速度跑回我的房间。
美里さん终于也来吃早餐的时候，不同以往地已经穿好了 NERV 的制服。她习惯性地向冰箱伸出手想拿罐啤酒，可我用手按住了冰箱门制止了她。

“我想这个会更有用，”说着我递给她一杯咖啡。虽然我讨厌咖啡的味道，可还是喝了两杯。

她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不过还是照我说的做了。看上去她确实比昨晚好些了，不过还是很疲惫的样子，也许她没有足够的力气和我争辩了吧。
她端着咖啡坐在那里，不时呷一口杯中的棕色液体。我则一言不发，把一盘面包片放到她面前，又从冰箱拿出瓶果酱。

“早餐就吃这些？”
“我不太想做饭。”

美里さん会意地点点头。我重新坐下，她紧张地盯着我。

“真嗣……昨晚的事……嗯……我……我还没想清楚……”
“没什么，美里さん。”

我对她露出了微笑，暧昧的微笑。
她似乎对我的反应有点吃惊。

“没什么伤天害理的，对吧？”

我略一停顿，真的该这么说吗？

“况且……那很……享受……”

说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脸红透了。美里さん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然后她自己也脸红了。她轻松地笑了。看到她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开心。

“只要不告诉明日香和丽，我们就能活下去吧，”我又说，说着我也笑了。

之后我们就没再说什么，可能我们还是觉得有些别扭吧。并且我敢说美里さん还在为别的什么事而担心。看到她盯着电话出神的样子，我真怕她又会承受不住哭起来。这时，从她那边传来“呱”的一声怪叫。（还记得看到穿制服的美里さん时 PEN PEN 的叫声吗？好好笑……－译者注）

“Pen-Pen!”

许是面包的香味唤醒了这只饥肠辘辘的企鹅吧，我正想给它找点儿吃的，美里さん却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就像小女孩抱着泰迪熊那样。看上去她是那么的忧伤……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一定是有伤心事，我觉得她需要别人来分担她的痛苦。

我想问美里さん那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却总是欲言又止。我大概猜到了是什么令她痛彻心肺，可是……可我就是不敢问出口。无知是福，人总不会被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伤害吧。而我……我不想像美里さん那样被真相伤害……（“真相会伤害所有人”，细想之下这句话几乎把人类的无奈概括殆尽啊……－译者注）

“出……出了什么事……美里さん？是……是……是加持吗？”

该死！我真的说了！
听到加持的名字，美里さん害怕地畏缩着，把 PEN PEN 抱得更紧了。眼泪悄无声息地滚落在 PEN PEN 的羽毛上。
接下去的话就更难以启齿了。没办法，开弓没有回头箭……

“看来……真的是加持先生出事了。我……我昨晚也听见那通留言了。他……他……死了？”

她的脸上浮现出震惊的表情，PEN PEN 差点被她失手掉到地上。她把 PEN PEN 放回地上，大概是不愿冒险让这种事再次发生吧。（此处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指代 PEN PEN 的代词作者用的是“him”，也就是说 PEN PEN 是男的！呵呵……ー译者注）

“真嗣君……你……你并不一定要知道……”

她几乎是在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我不能……我不能逃避现实……总不能永远逃避。何况我已经知道了，可……可你如果不告诉我的话……我大概又会开始逃避现实了……”

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由惊讶变成了赞许。尽管眼泪还是不停地流下来，美里さん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露出一个真诚的微笑，然后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她张了张嘴想要说话，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当她的嘴唇再次翕动，我终于听见了她虚弱的声音：“是的。他死了。”

直到刚才一刻，我都在成功地逃避现实。那并不难，加持先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冷静，那么有条有理。就好像不管出什么事，他都有办法搞定。加持先生，死了？这似乎根本说不通。一直以来我都在逃避这个现实，可现在美里さん这么说了……

“我知道了。”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回答。我开口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喉咙突然之间竟如此干涩。
起初我的感觉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知道悲伤是什么样的感觉。可我的感觉并不是悲伤。我觉得很……空虚。令人恼火。

“你肯定吗？”

我潜意识里还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也许正因为此，我才会有那样的感觉（空虚）吧。
美里さん点点头。我镇定地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美里さん……我们说的是加持先生……他不会……他不会死的……”
“真嗣。他死了。我知道的。”

她说话的语气。她脸上真真切切的伤痛。
这些，我没有办法无视。

先是母亲。
随她而去的，是父亲。
接着又是加持先生……
杯子滑落到桌子上，有些温热的液体泼洒在我的衬衫上。胸中涌动着似曾相识的痛，此时从业已模糊的双眼中流下的，却是并不陌生的泪。

“真嗣！”

奇怪啊。此时此刻又是美里さん把我抱在怀里了。尽管她自己的泪水尚且难以止住。

“真嗣……”

明日香现在和丽一起住太好了。她要是看到我哭成这个样子，估计会很厌恶的。她大概会说：“你到底是不是男人？”之类的吧。
不，我错了。我清楚她有多么喜欢加持。他是她第一个迷恋的对象。他也是她认识的人之中，最接近一个父亲的形象的人。他是我见过最像个父亲的人。所以我能够想象到她的感受。如果她现在在这儿……她可能会比我还要伤心。

“不要……不要告诉明日香……”过了一会儿，我勉力说道。
“你说得对，”美里さん赞同道，她依然拥抱着我。“就说他抛弃了我回德国去了。至少现在……”
“嗯……等这一切都结束了……等到她……不再那么想念他了……我们再告诉她。”

美里さん放开了我，我们都试着抹掉眼泪。不一会儿她就要上班，我也要去上学。伤痛和突如其来的空虚感依然存在，但不管怎么说，我想我们都觉得稍微好一些了。只是稍微。

“美里さん，你还好吧？”
“不好……不过……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漫长的沉默。我们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说如果我们能再见面，他会说出八年前他本该说的话。我后悔的是当初我自己也没有说出口。真嗣……假如你还没……还没对明日香和丽说过你爱她们的话……你没法预料那些你爱着的人何时就会不在了……”

我点点头。那三个字。我爱你。我从没真正地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说过这三个字。
我站起来正要去收拾书包，突然间想起一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却足以振聋发聩。

“为什么？”

美里さん久久地看着我。看来她犹豫着该如何回答。我估计她是在考虑合适的用词。

“他是个威胁。”

听到这些，我脑中只浮现出一种可能。我的手攥成了拳头。

“是‘他’下的命令杀他的吗？”
“命令出自‘他’的办公室。”
“我明白了。”

我看向自己攥成拳头的手，因为我发觉手指在痛。我的指关节变得发白。我松开手以免伤到自己，但是愤怒却不会随之而去。

“我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他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低声说着。从美里さん的表情上来看，这大概令她十分担忧。

她走近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另一只手则抚着我的头发。这颇有安抚的效果。我忽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亲近过。

“不要鲁莽行事，真嗣。我会接手加持的工作。我会去找寻真相。一旦我发现了真相，那时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能怎么做。”
“美里さん……”

我看着她。从她眼中已看不到伤痛，取而代之的是意志和决心。

“答应我，你自己要小心。”

她再次拥抱了我，这一次我们心情好多了。

“我会的，真嗣君。我会的……”

“那个，美里出什么事了？”

明日香的声音中既有关心的成分，也有部分的好奇。她会问这件事我并不吃惊，但我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我们才刚踏出各自的公寓一起往学校走去。

“加持抛弃了她，”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与此同时我正竭力编造着一个听上去合情合理的故事。

明日香呆在原地。

“什么？！”
“我认为他刚才说加持先生与葛城三佐解除了关系。”

明日香瞪了丽一眼。

“我当然知道他说了什么！我……我只是没办法相信而已……”
“相信吧。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而且可能以后也不会了。”

我说的不完全是事实，但也不完全是谎言。

“可……可他们是相爱的啊！”
“大概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爱她吧。他一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就抛弃了她。”

听到这些，两个女孩脸上同时现出震惊的神情。这么说加持先生我十分不爽，但这却是为明日香好。真是奇怪，能减少痛苦的谎言是那样轻易地就说出口。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

显然我编造的假话还不是非常可信，明日香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说加持先生和葛城三佐发生性关系之后就不再对她有兴趣了，”丽恰逢其时地解释道。

明日香当然不会不懂我的意思，她可是被认为比我更聪明的人啊。可惜“弄懂”一件事和“接受”这件事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幸运的是丽的发言总是那么地振聋发聩（果然人造人不需要人类虚伪的假面具……汗～ー译者注），这多少让明日香对这个“事实”接受起来要容易一些。

“那不可能……”

了解明日香的人都知道她的脾气有多么火爆。所以看到她的面部表情在不到一秒内由震惊和难以置信变为暴怒……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那个混蛋！我再见到他，就……就……就把他撕成碎片！我居然还一直认为他很厉害……！”
“你不会再见到他了。”
“啊？”

丽满脸狐疑地望着我。我想一定是最后一句话露了馅，现在被她看穿了谎言。不过明日香好像还没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而这才是关键所在。

“他去了德国，”我又一次撒谎道。
“胆小鬼！Humpf!（德语）”

说完，明日香狠狠地走向学校。我想她是借此发泄一下愤怒的情绪。

“别告诉她，”我简单地对丽说道。

她会意地点点头。
真相是宝贵的，但真相同样会使人受到伤害。有的时候还是生气比伤心要好些。不总是这样，但有的时候，确实如此。几天之后，我发现对她隐瞒真相是对的……

躺倒在床上，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学校那边还不错，而且今天 NERV 也没有安排测试，可我还是累得够呛。美里さん没回来吃晚饭我有些担心，但当她打电话来说要工作到很晚时我就稍微放心了一些。估计她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吧。我不能怪她，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我们都还不够了解加持先生，那件事给我们带来的打击一时还不能散去。今天一天，我就好几次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在流泪。
美里さん……我的上级，我的监护人。不仅如此，每当我需要她时，她总是竭尽全力地帮我。我想起她总是适时地对我提出各种建议，总想帮我做点什么，即便是我不想有人在身边时也是如此。她就像是个……母亲。
我又想起了那天晚上，那时她是那么地无助。我想起拥她在怀中的感觉，是那么地靠近。我想起她怅然若失地抓住我的腰，求我别把她一个人留在房间。
大概会有很多人嫉妒我吧，毕竟美里さん是非常漂亮的，尽管她经常懒得做家务。她不仅是我的上级，还是我身边的人中最接近母亲形象的人，但她首先是个女人，我意识到。
我又想起我们一同倒在她床上的那一瞬间。她是怎样把我们拉到一起的。我们的唇是怎样粘到了一起，而我又是怎样融化在那个吻之中的……
我闭上眼睛努力想忘记这些念头。该死！我已经在爱着丽和明日香了！我不能对美里さん再存有非分之想！
这仅仅是一个吻，该死的！
我试着仅仅去想美里さん像母亲的一面，这才是我想要的，我所渴望的东西。会关心我的一个人……但不是像丽或明日香的那种方式。
想着这些，我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渐渐进入了梦乡。

加持良治呻吟着勉强坐起。胸前的疼痛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简直无法忍受。他伸一根手指去摸了摸衬衣上的弹孔，一颗子弹嵌在他绑在胸前的金属板上。金属板挡住了子弹，但巨大的冲击力应该弄断了好几根肋骨。子弹并不是瞄准他的头，而是瞄准心脏，这就让他谢天谢地了。不过他还是有点儿后悔，没有穿轻型防弹背心之类更精良的装备。
他忍着痛站起来。他拿不准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这样他就必须在清洁队赶来之前离开这里。加持从附近的藏身处中拖出一只垃圾袋，里面装着一具之前试图枪杀他的 NERV 保安部特工的尸体，同时那个人也是 SEELE 卧底的特工。这真是讽刺，加持“死”后居然还为碇元度除去了一个威胁。
加持小心翼翼地和尸体互换了钱包，除去了尸体上的黑西服和太阳镜。死掉的那个男人和他的体形以及头发的颜色差不多，但还是有个问题。加持从那个垃圾袋中取出一把加了消音器的手枪。朝尸体的头上打光整整一个弹夹应该足以让脸部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同时因此而四处飞溅的残迹也会提醒清洁队尽快把尸体处理掉。想到那些总是试图剥夺加持良治脸上微笑的人们，他几乎有点想笑。他们也会赞成我这么做吧（毁尸体的容－译者注），他想。
加持又从袋子里拿出了一件和尸体上的那件相似的黑西装穿上，然后戴上了那副太阳镜。他把那件沾满血迹的西装放进垃圾袋，准备扔到最近的垃圾桶里。这个原来被称做加持良治的男人清楚，现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 NERV 总部。他微笑着从尸体边走开，然而那笑容却不是真的。

“很抱歉在这件事上我骗了你，葛城，”他想，“但我只有这么做才能保护你……”

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现在他既然已经死了，他就可以试着扳倒 SEELE 了。只有一个影子才会希望揭开由影子们统治的组织的真面目。假如他能找到解决 SEELE 的方法，那么葛城和孩子们就会安全得多了。

“保重，葛城。尽力保护这个城市和孩子们。如果我成功了，也许我们还有再见面的一天……”

（第八章完）

恶搞版：

“你来晚了，不是么？”加持面带假笑地问。美里讨厌那假笑。于是她朝他当胸就是一枪，然后走开了。
“那就是利用我的代价。”她冷冷地说。

她离开之后，加持站起来脱下身上的凯芙拉背心（CS 里面那种防弹背心－译者注）。他搞定了一切（那也就是说－与一个死掉的特工互换，这样他就不得不用一下洗手间；美里如果看见了一定会吓坏的），然后走向最近的门离开。

“哦，嗨，日向！”加持笑道。
“你再也伤不了三佐的心了！”日向狂吼道。

砰！

加持应声倒地。日向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地走向了 NERV 司令部。他走开后，加持起身脱掉了身上的凯芙拉胃部护甲，走出了房门。
进电梯时，他撞在了明日香身上。

“是明日香ちゃん啊！你好吗？”
“这就是勾引我的代价！！！”

砰！

加持一弯腰，倒在了地上。明日香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地走出电梯，回家享受真ちゃん做的晚餐去了。看到她走开，加持站起来脱下身上的凯芙拉护裆（……无语……－译者注）。尽管侥幸生还，但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育能力。
溜出地底都市后，加持觉得去喝一杯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来到最近的一家酒吧，他放松地叫了杯啤酒，然后留意到了自己身边的伙伴。

“PEN PEN?”
“哇咧！”

砰！

加持再次扑地（不禁令我想起一句南方骂人的名言：“扑街仔”……－译者注）。PEN PEN 满意地喝完自己的啤酒，然后是加持的，就离开了。他（原文如此）离开之后，加持站起来脱掉了身上的凯芙拉护腿。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加持有点不太高兴了。于是他迅速赶往机场。加持在途中一家便利店停了下来，想买本色情杂志。

“加持先生！”真嗣叫道。

砰！

真嗣委顿在地。安全第一，省得后悔。加持这么想着，一面走向机场。

第九章 心乱如麻-我是为了你才在这儿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我坐在回家的车上发着呆。我很担心今天同步率测试的结果。丽的数值和之前持平，我的则增加了，然而明日香的数值却在下滑。这之前我就发现自从第十四使徒来袭，明日香的同步率就在一点点地降低，但却从未像今天这么糟。如果再低几个百分点，贰号机就不能启动了。同时，我也对几分钟前才发生的事无法释怀……

“你一定高兴了吧。你的分数增加了，又增加了。现在既然小婊子明日香（明日香ちゃん受不了别人比她强，这一点我最喜欢～－译者注）不能驾驶她的 EVA 了，那就只剩你和优等生了！哦……可你并不需要优等生……你可是天下无敌的真嗣啊！他们不再需要我们女生了。我们也不必再做什么了。他们只要真嗣！他能煮饭，会打扫，还有消灭使徒！只要有真嗣在，就什么都解决了！”

其时我和明日香正安静地站在离开 NERV 的电梯里。明日香突然发飙，我完全搞不清状况，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而恰恰是这个动作让她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别跟个呆子似的不说话盯着我看，你个变态！”
“Gu...Gumei...”（不用翻译大家也知道真嗣最常说的三个字是啥吧……－译者注）

她又快又狠地抽了我一巴掌，这出其不意的一击顿时把我打倒在地。不用看也知道，我的脸一定会肿好长时间。我摸着脸上被她打的地方，真的很疼。明日香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又惊又怕。

“Mein Gott!真嗣！”

她跪在我身旁想摸我被打的脸颊，我不由自主地有种想躲开的冲动。

“对……对不起……我……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觉得明日香真的是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

“没什么，”尽管很疼，我还是勉强笑着说道。“都不怎么疼。”
“骗人。”

我一耸肩（日本人没这习惯吧……－译者注）。
电梯的门打开了，我站起来向她伸出一只手，想把她也拉起来。伊吹三尉站在电梯门口盯着我俩，脸上逐渐浮现出震惊和不好意思的表情。我都不愿去想象此时充斥她脑中的是怎样XX的念头。明日香站了起来，我们一起迅速离开了电梯。

"你好像有事情不开心……"走向出口的路上，我未假思索就这么说道。
"我当然不开心了！真嗣，为了一件事而倾其所有，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假如是你你又会作何感受？为了驾驶 EVA，我进行了十年的训练。十年啊，真嗣！我才应该是最棒的！我努力了，该死！我非常努力！可结果呢，你驾驶还不到一年，却打败了我！而且你根本不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我居然会被一个从街上捡来的可怜虫打败，我 TM 一直以来都在干些什么啊？！"

我是真的无言以对。

"明日香……对……对不起……"
"别那么看着我！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的怜悯，第三适格者！"

说完，她就怒气冲冲地走掉了……

"真嗣，出什么事了吗？"

我眨了眨眼，这才回过神来，发现丽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我身边。我刚才真的出神到连她都视而不见了吗？

"丽ちゃん……我……我好担心明日香。今天她的测试结果……还有她看上去和平时大不一样了……"

丽的眼中闪动着关切的神色。

"是的，我注意到了。一直以来她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驾驶 EVA 来进行的，但最近她觉得自己的世界好像正在慢慢流失。每次任务你的表现都超过了她。"
"不是那样的！"

她摇头。

"是那样的，你是知道的。与第六使徒（GAGHIEL/迦基尔）的战斗获胜是由于有你在贰号机中和她一起。她自己有可能不会成功的。与第七使徒（ISRAFEL/伊斯拉斐尔）作战时，为了与你达到同步，她不得不竭尽全力。没有你，她在与第八使徒（SANDALPHON/桑德枫）的战斗中就已经死了。尽管是她消灭了第十使徒（SAHAQUIEL/萨哈魁尔），但你接住了它，救了我们每个人。初号机还消灭了第十三（BARDIEL/巴迪尔）和第十四使徒（ZERUEL/塞露尔），同时她在此两役中遭受重创。另外从第十二使徒（LELIEL/雷里尔）来袭时，你的同步率就开始逐渐超过她。她以成为最好的 EVA 驾驶员为骄傲和快乐的事，但现在你才是最好的。所以在她看来，她已变得没有价值。"

明日香会没有价值？开玩笑！

“可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们是一个整体！谁在乎最佳驾驶员是谁啊？！”
“她在乎。并且现在她还必须同我争夺你。几星期以来，你都一直未作决定。在她看来，这就是另一种失败的信号，尽管她还没有被拒绝。”（丽的发言就像外交辞令一样生硬、冷酷、一针见血。不知这种性格有没有可能发生改变……当然前提是她能一直活下去～－译者注）

听到这些，我大惊失色。

“你是说这全是我的错吗？”
“不。我只是告诉你她可能有的想法。”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我应该选择她，就为了帮她，让你不开心？”
“不。我不会为她的幸福牺牲你。”

丽的眼中闪动着决心。我知道她不会放弃，除非我叫她那么做。

“那我又该怎么办呢？”

蓝发的丽微微笑着。

“尽管做你自己就好，继续做那个心地善良、我们都爱着的真嗣。”
“……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我问。“尽管做我自己”，听上去是那么地……可怜兮兮。
“这样就足够了。你在我们身边就已经令我们的生活更快乐了。要相信自己。”
“可是……明日香－”她柔软的小手放在我的手上。
“会恢复正常的。她的感情很强烈，但她不会为之所囿。她终究会明白，这不是比赛。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时间。”
“你真的这么想？”我略带希冀地问。她点点头，脸上仍然带着温和的微笑。
“谢谢你，丽ちゃん……”

我抱住了她，她也抱住了我。和丽的这次交谈让我很开心，我不那么着急了。没错，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可能还有些别的事……”

丽的话又令我不禁焦急起来。

“什么事？”
“三佐哭了的那天晚上，我们从你的公寓回来后，她就表现得不同寻常。看上去明日香很沮丧。我问她，她承认说把三佐留给你一个人照顾，她觉得心怀歉疚。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她脸上有种古怪的神色……”
“古怪的神色？”
“对，我前几天还听到她接了个从德国打来的电话。”

德国？

“我认为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梦？”
“对。噩梦，我认为是的。她睡觉时有时会哭，但她自己并不知道。”

明日香，在睡觉时哭泣……我见过她哭过一回，就在对第七使徒进行同步作战的前一天夜里。但那时她只流了一滴眼泪。她还在梦中呼唤着她的母亲。
这和丽刚刚告诉我的会有联系吗？德国打来的电话……会不会是……她的母亲？还有说到美里さん的话……会不会是我照顾美里さん的样子让明日香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呢？也许她是想家了吧。看来我还是很不了解明日香啊。
就在这时，警报声突然大作。

“使徒？”丽和我不约而同地说道。

我们的移动电话也响了，印证了我们的疑问。

唉，这一天啊！刚刚在 LCL 液体中泡了好几个小时，现在还要回去多泡一会儿，还可能连命都搭进去。真是可喜可贺啊……
我好厌倦这一切。考虑一下我们正身处危机关头，我这么想真的很奇怪，但这确确实实是我的真实想法。由于初号机仍在冻结中，我能做的无非是坐进插入栓，听着已打开的通讯频率。我对加入战斗没有什么兴趣，但与其没用地呆坐着我宁可和女孩们一起出击。真希望我有带着随身听。实际上 LCL 液体可能会把它弄坏，不过在它坏掉之前至少我能听几首音乐吧。
从无线电通讯中我听到美里さん和明日香在任务分配上争吵不休。美里さん想让明日香做丽的掩护，鉴于她的低同步率这很合理，但明日香并不接受。和平常一样，她不仅大发脾气还违抗美里さん的命令，自作主张地抢占主攻位置。
我着急了。明日香毫不考虑后果，可我清楚如果是我来告诉她这一点，她只会更加火大，于是我还是保持沉默。
明日香到达地表，贰号机准备迎击。这期间只有等待。明日香一直在嘟囔使徒有多么懒散。这个与众不同的使徒一直停在第三新东京市上空，对此明日香也没有什么办法。然后她开始尖叫，非常大声地尖叫着，撕心裂肺地尖叫着。我吓得连心跳都停了一下。

“不！不要！不要进来我的脑子！求求你！不要！不要看我的思想！不！!!！”

这到底是？该死的，出什么事了？使徒在对她做什么？丽在干什么？这时她不是本该支援明日香的么？

“美里さん！外面出什么事了？”
“现在没空解释，真嗣！”

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地急促。这没能让我冷静一丝一毫，而她接下来的话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日香，快撤！”

“不！”

听起来她真的在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为什么不听美里さん的命令？

“这是命令！明日香，我命令你撤退！”
“不，决不！要我撤退，我宁可死在这儿！”
“明日香！”

去她的 XX 骄傲！我明白驾驶 EVA 对她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但为这个而死，值得吗？我冲动地呼叫贰号机，然后被我所看到的一幕惊呆了。贰号机的插入栓好像沐浴在一片明亮的光之中，明日香双手抱着头，显然是痛苦不堪。

“明日香！求你了，照美里さん说的做……求求你……撤退吧……”
“真嗣？！”

明日香微微抬起头，眼神四处寻找着标有“来自初号机”的通讯窗口。我看不到一经出现就会立刻混入 LCL 液体的泪水，但我能肯定她在哭泣。

“明日香……你只是在作践自己……求求你。我求你……撤退吧……我……我不想看到你受折磨……求你了……”
“真嗣……”

就在她似乎马上要撤退的时候，她又开始尖叫。她抱着头的双手抓得更紧了，下意识地把膝盖蜷缩到了胸前。

“不！！！别让我想起那些事！我想忘掉，不要挖掘我的记忆！我不要记起那么可怕的事情！停下来！停下来！”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中止了连接。

“丽！赶快！”我打开与零号机的连接叫道。

丽看上去在这严峻形势的压力下非常紧张。我帮不上忙，只是我当时所想的只有明日香需要帮助。要快。
我看到她扣动了扳机。我屏住呼吸，希望这能够奏效。

“攻击无效！”我听到青叶先生说道。“这么远的距离，能量不足以打穿 A·T FIELD！”

该死！真 TM 该死！

“美里さん，让我驾驶初号机出击！”

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必须做点什么！

“真嗣……”
“不行。”

这个声音。是父亲。

“这个使徒会侵蚀驾驶员的思想，”副司令冬月解释道。“太危险了。”
“初号机绝不可以被这个使徒污染，”司令补充道。

我才不在乎他的理由。过去初号机曾经创造过奇迹，现在它还会再次创造奇迹的。我相信它会的。它能够解救明日香……

“我不在乎！我来出击消灭它，我不会失败的！”
“这没有办法保证。”
“可是如果再这么下去，明日香就会……”
“不行。”

我清楚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那个混蛋才不会……
该死！该死！该死！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家伙一定要是我父亲？为什么他不能更像加持先生一些？加持先生的话，一定会让我去的……
如果是加持先生在我现在的位置，他会怎么做？
他一定不会听父亲的。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他所爱的人的。
我必须得去！我必须去救明日香！我必须去……
初号机已经有两次在没有能源的情况下启动了。但最近的一次，如果他们对我说的是实话，我差一点就死掉了……
我不在乎。
我试着回忆当时我和第十四使徒战斗时，初号机再次启动的那一刻。那时有些东西……有种感觉……有种联系。温暖的，接着是一片黑暗。
我找不到这种感觉。
我仍然能听见明日香的声音。她的哭声变成了呜咽，非常地虚弱。

“我的心被弄脏了。真嗣……我被污染了。我该怎么办？我的思想被污染了……我……我想死……”
“不要！”

我也哭了，尽管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明日香！不！不！”

我发疯似地猛拉着操纵杆，可这台钢铁巨兽还是一动不动。

“母亲……求你了……我需要你帮我……母亲！”

突然间，我感觉到了。那种联系。没错，就在那儿。在心中，它触手可及。温暖的感觉。我的意识就像被纯净的光包裹着一般。

初号机启动了。我不靠控制中心的帮助就建立了与 EVA 的 A-10 神经同频，而且我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没有暴走，也没有失去意识。我看了看我的双手，好像身体并没有溶解。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出于完全的自我意识。

“真嗣！你在干什么啊？！”是已经快要疯掉的美里さん在吼。
“我要去救明日香！放开初号机的拘束具，不然我就自己挣开！”
“不。”又是司令沉着的声音。“你就呆在原地。丽会完成救援行动。丽，去终极教条把长枪取来。”
“はい。”

我攥紧了拳头。我无法相信他根本不拿我当回事！

“我说了让我去，父亲！”
“你去了也只能碍事。这次行动不会失败的。”
“你见鬼去吧！”

我正要挣脱初号机的拘束具，这时丽的通讯窗口出现了。

“让我来处理。相信我。”

在她的眼中我看到了决心。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十分不情愿地放开了操纵杆。

“好吧……求你快些……”
“我会的。”

丽果然没有食言。零号机手持一把红色的双头长枪来到地表。后来我才知道，那枪叫做隆基努斯之枪。丽用尽全力把它朝着使徒掷了过去，长枪洞穿了天空，接着穿透了使徒的 A·T FIELD 和使徒的身体，最后停在了那里。明日香的梦魇结束了。但使徒的精神攻击揭开了她内心深处深埋已久的旧伤疤，那远比单纯的物理攻击更具杀伤力。

当我来到地表，发现明日香在一条黄色的隔离带里面。她坐在地上，双腿缩在胸前，两手抱着脖子，下巴放在膝盖上。她轻微地前后抖动着，一言不发。她这个样子……令我十分焦急。我走近隔离区域，但不敢越过隔离带。

“我……看到你没事我很高兴……明日香。”

老天，我这说的都是什么啊？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许是因为我所说的正是我的真心话吧。

“闭嘴！你是在说我没事吗？我……我什么都做不了……而且我还……还被她给救了！被丽那个婊子救了！我宁愿去死！我恨……我恨所有人……一切……我……我恨你……”

她越说声音越低，最后几不可闻，然后她开始抽泣。我知道她只是在说气话；不，是我希望她只是在说气话。可我发觉自己根本无法去认真琢磨她说的话，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明日香受

了伤。
我已经不在乎什么隔离区域了，“立入禁止”的警示也不能阻止我走向明日香。明日香受了伤。尽管她身体上没有任何损伤，但精神上的伤害只会更严重而已。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得了她，但无论如何我得试试。
我叫着她的名字，一边走近她。

“走开。”

她说着，却没有回头确认我并没有继续走近。也没有力气。什么都没有，仅仅是苍白的言语。她毫无反应。

“明日香……”

还是没有反应。

“明日香！”

没有反应。我开始害怕了。她这样很不对劲。
我拉了拉她的胳膊，哪怕是一点儿抗拒都没有。
我很清楚呆在这儿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她需要帮助。该死的隔离！
我就像几个月以前，我们第一次约会那样把她搀起来。我发现她的眼神，看上去就像已经耗尽了全部的生机。那情景令我不禁想到即将被风吹灭的点点荧火。如果说刚刚我还只是稍微有些害怕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彻头彻尾的恐惧。
我紧紧地抱着她，跑向离 NERV 最近的入口。我甚至都没发觉自己远比想象中更有力气。突然我停下了脚步，我看到有人倚在入口处。是那个灰发女孩。

此时我远谈不上镇定自若，所以我突然朝她大吼。

“你想对我做什么？！”

她只是微微笑着，红色的眼眸直视着我的眼睛。一时间我忘记了一切，只感到放松。直到明日香在我怀中微微动弹，我才如梦初醒。灰发女孩什么都没有说，就离开了。我有点儿想不明白，不过眼下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于是我继续向 NERV 的医务室跑去。

“真嗣。你应该坐下。”

我有些吃惊地看向美里さん。我像这样走来走去有多久了？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摸了摸头，LCL 液体已经干了好长时间了。我现在看上去大概像个神经过敏的バカ。
我试着采纳美里さん的建议坐下，但没过几分钟便又忍不住站起来走来走去。
搞什么，已经这么久了！自从律子进去，就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下意识地一拳击在墙壁上，直到手上传来突然的疼痛我才发觉。
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我回头，看到是十分担心的丽。

“你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看她。现在你应该去修整一下。”

我猜她的意思是让我脱掉这身战斗服。病房毕竟离更衣室相对较近，这是为了以防驾驶员受伤的情况。我正要去的时候，律子走出了明日香的病房。

“明日香怎么样了？！”

律子刚走出病房就被我的突然发问吓了一跳，不过她很快恢复了专业人员的镇定。

“她身心都非常疲惫。她没有受伤，所有的测试都没有发现脑电波异常情况，也没有残留精神污染的迹象。但是她受到精神攻击的情况还不清楚，关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不肯告诉我们更多，我们只知道她曾遭受某种形式的精神攻击。刚刚我让她服了镇静剂，药力足以让她睡上几个小时。她醒过来以后，我建议你们带她回家，我们已经尽力了。对于今后进一步的治疗，我建议你们联系 NERV 的精神病专家。”
“我知道了，”美里さん严肃地说。

精神病专家，治疗，这些话就像炸雷一样在我脑中轰鸣着。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见精神病专家？！”
“因为我认为她曾被强迫面对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并且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博士的声音中有一丝忧伤，说完后她离开了。

她的过去。我想起了明日香曾说过的话。

“不!!! 别让我想起那些事！我想忘掉，不要挖掘我的记忆！我不要记起那么可怕的事情！停下来！停下来！”

她到底怎么了？她的过去发生过怎样可怕的事情，会让她如此痛苦？
我猛然记起来了。我记起父亲，他离开了我。
可那从未带给我如此巨大的伤害。不是这个，那又是什么呢？什么事情会可怕到几乎彻底击垮她的程度呢？
我正想开口问美里さん，她却好像已经猜到了我的想法。

“这件事不该由我来告诉你，真嗣君。你应该去问她自己。”

大概是为了避开我继续追问下去，美里さん跟着律子也走掉了。她就这么一走了之我有些气愤。难道她就不担心明日香吗？
不，她也担心，我是知道的。只是自从加持先生出事了之后……她就不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也许现在她也要为自己死去的爱人而战。
我和父亲。
美里さん和她的父亲。现在是加持先生。
显然，明日香也有着她不愿想起的过往。
丽又怎么样？是否她也被类似的阴影所笼罩？
这就是和 EVA 有关的诅咒吗？我们是不配拥有幸福的人吗？

“现在你应该去修整一下。我会看着她直到你回来。”

我看着丽。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看到我为她的竞争对手如此担心，对丽来说一定很难接受吧。

“谢谢你，丽。我……我很抱歉在你面前这样。”

她笑了。

“这没有关系。我明白。她也是我的朋友啊。”

我还是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悲哀的意味。我是真的觉得非常抱歉。话说回来，在这明日香正备受折磨的时候，我又怎能真正去考虑丽的感受呢。

“那不是梦。”

这就是明日香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她睡着的样子十分安详，我不禁希望她醒来之后就没事了，但当她醒来时，她那恐惧和迷惘慢慢消退的脸上毫无表情，希望破灭了。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在那一霎那，我十分确定她眼中闪烁着生机，但很快就又不见了。之后她就一直死盯着天花板。
我想要说些什么……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怎么会在这儿？”她问道，我顿时觉得如释重负。

她并没有费力把视线转向我，但我并不在乎。只要能听到她的声音，哪怕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语调，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我……我很担心……你……你把我吓坏了……”
“你很担心……”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就坐在床边，这样她扭头就不会太吃力。
当看到她眼中的愤怒时，我几乎想要撒腿就跑。

“你担心……担心……那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像平时一样拯救世界？！为什么要让她来救我！！！”（读此段落不禁爱念大盛啊……虽然和明日香的性格明显不符的说。BGM：张镐哲《好男人》－译者注）
“他们……他们不让我去……”（BGM：S.H.E《他还是不懂》）
“哦……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值得你救了，是吧？！惣流现在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派优等生来做她做不到的事了，是吧？！”
“不是，明日香，不是的……”
“闭嘴！”

她想坐起来，可能是想过来打我。可她一下子就瘫软在床上。我估计是赤木博士给她注射的

镇静剂还没完全失去作用吧。

“明日香……”
“闭嘴！闭嘴！闭嘴！我不想听！我不在乎你的可怜！你难道不知道我宁愿死都不愿被她救！如果是你也就罢了……所有人都认为你会取胜……你才是这里真正的优秀适格者……可是她！！！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她放弃了坐起来的尝试。她的愤怒渐渐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泪水，她极力克制却夺眶而出的泪水。

“强大的人怎么会失败呢。看看我……我在哭啊……我讨厌哭泣……只有软弱的人才哭。我恨优等生……她让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有多么可怜。我恨你……是你让我哭的，你看我现在有多令人恶心。我恨所有的人……但我最恨的……是我自己……”
“明日香……你不软弱。会哭是很平常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哭的。如果你不哭的话，伤痛会一点一点把你吞噬掉的。不仅如此，你还有可能变得和几个月前的丽一样，毫无感情。所以哭没什么大不了的明日香……”
“你说得对……我为什么要在乎呢。我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什么都没有。我仅存的所谓的骄傲现在也没有了。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找人取代我。没有 EVA，我什么都不是。我不该活到现在……”
“不！”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真的。我站起来抓住她的肩把她按在床上，强迫她噙着泪水的双眼看着我。她吃惊于我的反应，我想也许我还吓着她了。

“以后都别再那样说了！！别再说你应该死掉的话了！也别再说你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是真的！”
“是么……？那你说如果我不能驾驶 EVA，我还能剩下什么？你说说人们为什么要在意我……没人在乎……”
“不是的！你有关心着你的朋友们！美里在乎你！阿光在乎你！丽也……我也是……还有……还有你的家人呢？她们一定也是的！你不久前才接到过你妈妈从德国打来的电话啊！”

显然我不该说这个的，听了这些她的神色越加黯淡。

“她只是我的继母，”她说。“爸爸没那么在乎我，他从不给我打电话。妈妈……”她的脸突然抽动了一下。“妈妈死了。”

哦。好吧真嗣……下次等你搞清楚状况再多嘴也不迟。
这时我才真正明白。

“爸爸没那么在乎我，他从不给我打电话。妈妈……妈妈死了。”

天哪！就和……就和我一样……

“没关系的……”我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没关系的！还有我们呢！我们在乎你的！”
“为什么？我已经不能再驾驶 EVA 了……”

“那又怎样？！生活要远比 EVA 丰富得多了！你……你……你很漂亮。你很聪明！我是说，你大学都毕业了……而且你想干的事情没有干不好的！”
“就这些吗？对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评价就这么多么？”

我多希望自己能再多说一些啊，可我的脑子居然又不听使唤了。

“我……我能说的就这些……”
“你才不需要说更多！你是英雄真嗣啊！你是 NERV 的宝贝初号机驾驶员啊！”
“谁会在乎我到底能不能驾驶 EVA？”
“我在乎！”
“好吧，可我不！我不在乎！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再驾驶那该死的东西！因为你是你所以我爱你，才不是因为你是驾驶员!!!”

说完，我们都沉默了。我不敢相信我居然说出来了。当然，我说的字字当真，可我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说出。
明日香逐渐明白了我的话，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在她的凝视之下，我感到自己脸红到了耳根。

“你……你……？”

然后她的表情又变得阴沉了。

“不……你只是想哄我高兴罢了。这就是你那该死的同情……”

我突然间火冒三丈。我也不清楚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居然如此怀疑我的感情，抑或是我再也忍受不了她的那副样子了。

“够了明日香!你聋了吗!我爱你!我!爱!你!就那么难以理解吗？!就那么难以置信吗？!我爱你！如果我不爱你，我早就选择和丽在一起了！”

她又一次用那种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你……？你爱我？”
“我爱你！所以别再说自己没用的那些废话了！不是那样的！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在乎你更甚于在乎我自己！”

明日香的眼泪又止不住了，并且这次比哪一次都来得强烈。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喷薄而出；又像是之前所有压抑的眼泪突然一起释放出来似的。她那伤心的样子，令我自己也不禁热泪盈眶。

“真……真嗣……”

她的唇，还有她的全身，都在颤抖着。

“真嗣！”

我发现自己像根救命稻草一样，被一个梨花带雨的女孩子一下子抱住。而我也抱着她，当我的双臂圈住她那颤抖无助的身躯时，我觉得自己突然间变得强大了。她的脸埋在我胸前，泪水浸透了我的衬衫。

“没事了明日香……哭出来吧……尽情地哭出来吧……没事了……我在这儿。”

我感到她抱得我更紧了。我一手抱着她，另一只手轻轻地摩挲着她的秀发。谁都一直没空帮明日香洗个澡（……）之类的，她头发上都是干了的 LCL，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我们就这么呆了好长时间，明日香一直在哭着。大概她哭着哭着就会睡着了吧，可我却没料到这一切突然被人打断了。

“真嗣，这是明日香的衣服……”

丽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愣在门口，一只手还在门把手上，另一只手中提着一个袋子。我这才发现原本盖在明日香上半身的床单不知何时落到了她的腰际。

“呃……丽……不是……不是的……”

我吃了一惊，明日香奋力想要挣脱我，这时她也不哭了。她推开我抱着她的胳膊，看着丽。她眼中流动着的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敌意。

“来提醒我的失败么？来我面前耀武扬威么？哼，我不想见到你！滚！滚，滚，滚出去！我恨你优等生！我～恨～你！”

这要是在几个月以前，丽可能根本不会在乎明日香说什么。可现在……丽加起来只有三个朋友，阿光，明日香和我。只有这三个人真正会在意她，算上美里さん那就是四个。这样一来我敢说丽一定很伤心。她转身跑出了房间，手中的包掉在了地上。

“丽！”

看到她一言不发，我走过去，手放到她的肩上。

“她现在正是沮丧的时候。她不是那个意思的。”

“我知道。我……我止不住眼泪……那些话听了好伤心……我知道她不是那个意思，可我听了还是很伤心……”

我用力捏了捏她的肩膀，还不足以捏痛她，但足以让她明白有我在。

“没事的，丽。”

她看着我，笑了。尽管很勉强，但那毕竟是笑容啊不是么。

“她可能需要些时间来调整吧。她经历了一次十分可怕的事。”

我点头。我也觉得，明日香可能要很久才能恢复原来那个她了。

“眼下你陪她，我陪美里是最好的了。”
“丽……！”

她愿意让我和明日香住在一起。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看咱老祖宗的语言多简洁，又有韵律，还耐人寻味～呵呵－译者注）

“真的吗？”
“嗯。明日香是我的朋友，她需要帮助。而且我想只有你才能帮她。”

她的话颇有说服力，但我还是察觉到她脸上担忧的神色。

“可是……你和她之间的约定……”
“现在别管那个了。真嗣……记得几周前你来和我一起住的那些日子吗。那时的你满身伤痕，你需要帮助和安慰。现在，轮到你来给她慰藉了。真嗣……无论做什么你都得让明日香明白，有人在关心着她，给她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放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她那悲哀的眼神……

“丽……”
“我这就去收拾东西搬到三佐的公寓。这样你和明日香回去的时候就能搬完了。”

说完，她就走了。
这是她的主意，她给我的建议。我却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背叛了她……

回到明日香的病房，她就快穿完衣服了。还是那件校服，从一开始 NERV 的测试直到后来的使徒来袭都一直没来得及换。我不禁觉得一阵慌张，也许是我太想保护她了。

“明日香！你该躺在床上的！”
“我没事。”

就算她的语气还算不上一成不变，也快差不多了。我又有点害怕，不过她看我的眼神表明，她不会变回我刚在隔离区找到她时的那个样子。她现在像是极力想恢复尽可能多的自制。可如果就这样下去，没准儿她再次被激动的情绪所淹没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受到伤害的人一般都倾向于如此。伤害就是伤害，没那么容易忘掉。

“你真的没事吗？”
“嗯，我没事。”

她看了一会儿自己制服上的带子，然后就把它塞进了口袋。

“我们走。”

我觉得想说服她留在这里是不太可能的，赤木博士也说过她已经尽力了。于是当她掠过我身边走出病房时，我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在后面默默地跟着。
起初，护士们不太愿意让明日香走，从她们的反应中大致可以看出，几个月以来明日香和医院的工作人员有过不止一次的争吵。这其实没什么可奇怪的，要知道明日香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而且自从我不得不在这儿“加班”那时起，明日香就开始比我更讨厌医院。还好，护士们这才发现明日香竟安静得出奇，终于都松了一口气。事实上我甚至敢保证，她们之中一些人反而更加担心了。（救命啊！大老虎变 hello kitty 啦！^_^－译者注）最后她们和赤木博士打过招呼，就让明日香走了。正像博士之前说过的那样，没有理由还把她留下。
外面已然是清晨了，我没料到我们在病房里待了那么久。
一路无话。明日香一个字都不说（总“一言不发”我很烦耶！-_-/// －译者注）。有好几次我想试着说点儿什么，可不知为何，我竟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任何话题。于是我们都沉默着，只是原因不同。
到了明日香的公寓门前，看到我在等着她开门，她看上去有点儿惊讶，不过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她没说什么，让我跟着她进了房间。直到这时她才完全意识到我的存在。

“你在这儿干什么？”

问得好。我在这儿干什么？照丽的话说，帮助她，安慰她。问题是我真的能做到吗？
我发觉自己好希望加持先生还活着。即便是我自己已经做出决定的事出了问题，一想到还有他在，总能让我觉得特别安心。我知道他一定会给我提供建议的。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自己考虑，自己决定。”

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条忠告。
我终于明白，不仅仅是对驾驶 EVA，对生活也是如此。我必须坚定地坚持我的观点，无论如何我必须自信。为了我自己，更为了那些我在乎的人们。
可这又谈何容易！
我好想念加持先生……

“我暂时就先住在这儿。”

她气呼呼地看着我。终于……她脸上有了表情。

“监视我吗？确保我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是吗？”
“不是……是……我……我只是担心。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待着。我在乎你……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要是你需要什么……需要和人谈谈的话……我很乐意。”

她表情松弛了一下，不过马上又瞪了我一眼。

“那可真谢谢了，不过我不需要保姆！”

我知道想让她改变主意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假如我就是赖着不走，那她只会更加生气。但我还是可以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战术，让她有时间再考虑一下……

“至少让我在你洗澡的时候给你做点儿吃的吧，你一定和我一样，也饿了吧。洗个澡会舒服些，不是吗？我相信你一定想赶快把身上 LCL 的痕迹弄掉……”

她一只手伸到鼻子下面，恶心的表情顿时出现在她脸上。她立刻就想到自己身上一定全是 LCL 的味道。那一瞬间她好像做好了继续和我吵下去的准备，不过很快，她就放松地对我露出了一个略显苍白的笑容。

“谢谢你，真嗣……”

说完，她走向了浴室。

我俩一声不吭地吃着饭。看来明日香已经有精神多了，只是还是有些不太说话。我看着眼前心不在焉地吃着东西的女孩，她只是盯着自己的盘子，耷拉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似乎她吃东西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我现在是真的担心极了，再这样下去，她非患上重度忧郁症不可，过去我就差点变成那样。头一次的时候，是建介、东治和美里さん帮我度过了难关，不然我说不定会做出什么蠢事来。第二次是丽帮了我。第三次，我听从了加持先生的建议。我要是没听他的，丽和明日香没准儿活不到今天。我真的适合帮明日香吗？我又该怎么做呢？那个东西……使徒……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明日香的尖叫……它入侵了明日香的精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玷污了她。
而当时我甚至帮不了她。我没能保护好她。丽救了她，但那已经太迟了。
我又不禁想要责备自己。但我已经从东治告诉我的话中得到了教训。是使徒。是它们的错。这是最后一次它们伤害我所爱的人，我暗暗发誓道。

“她不会来了，是吗？”明日香放下手中的筷子，抬起头问道。
“你……你说谁？”
“丽。”

哦……这么说她现在准备谈这件事了……

“嗯。你在病房的反应让她觉得还是不来的好。”
“我明白了。”
“你的话伤了她的心。”

震惊的神情在她的脸上一闪而过。

“哦……”
“她非常关心你，明日香。在病房，她和我一起等你醒过来。她和我一样担心你。而且你也知道，她不是有意想超过你的。她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救你的命。我们是朋友和搭档……我们有义务互相关照……”

像是因为羞愧，她的头微微低了下去。

“我明白……尽管我可能不喜欢那样，但我明白。可是每当我见到她……残酷的现实就不断提醒我……我失败了……即使那不是她的责任……她也在时时提醒着我的失败……”
“可你并没有失败！你已经尽力了！”
“我也想那么想……”

我想不出什么别的可说了。她并不是听不见，但我的话似乎她就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她就不明白，EVA 并没有那么重要呢？
也许前一天她所说的能够解释吧，她说她几乎一辈子都在接受驾驶 EVA 的训练。EVA 就是她的生命。那么没有 EVA，她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她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房间。进门前她又看了我一眼。

“你可以去告诉她我很抱歉。什么时候我感觉自己能够面对她时，我会自己对她说的。”

言毕，明日香关上了门。
她还是没有改变主意。留下她一个人在这儿我也很不愿意，但我更不想违背她的意思。
我把桌子收拾干净，盘子也洗了之后就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哭声。我跑向明日香的房间，看到她像个球一样蜷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现在哭得比在病房时还要厉害，她的眼泪丝毫没有止住的迹象。

“没事了明日香，我在这儿……”

我轻轻地把她揽过来让她在我胸前尽情地哭，就像之前我所做的那样。我轻声念叨着安慰的话，直到我感觉她的呼吸愈加规则，抽泣声也越来越低。过了一会儿，我就只能听见她的呼吸和心跳声了。显然她是哭累睡着了。
怕把她吵醒，我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我的怀里挪到床上。有那么几秒钟，我凝视着枕头上她那安详的睡容。她看上去是那么地脆弱，又是那么地美丽。我静静地起身走向门口。

“不要走”，她低声说道。

我一回头，就看到她那双湛蓝的眼眸在注视着我，在这样的目光凝视下，我再也挪不动一步。（口水有木有滴下来啊～－译者注）

“真嗣……别留下我一个人……求你了。”

她脸上那精致的表情，已然接近崩溃的边缘。我看了心好疼。（你就说你不想走了就好了啦……－译者注）

“即便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求你……属于我吧……全心全意地属于我……”

我灵魂的每一寸都在鼓噪着，满足她的愿望吧。不管发生什么，结果如何，都没有什么能和

这个女孩现在所受的煎熬相提并论的了。我总是在尽量不让自己受到伤害。我也试着不让其他人受伤害，可那是不可能的。但此时此刻我所能做的是，安慰受伤的明日香。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就一定要去做，为了她。我一定得做。
因为我无法忍受见她如此难受……
我走向她。

"我是你的，明日香ちゃん……"

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把她紧紧拥入怀中。
就在我们合而为一的那一瞬，我没有任何后悔的感觉。我想这虽然算不上是谎言，但说它只是事实的一半会更贴切吧。她是我两个最珍爱的人其中之一，所以，任何我能让她们其中一个快乐的事，都不会是错的。

"看看我吧！妈妈，求你了，不要不做我的妈妈！"
"来吧，和我一起去天国吧……"
"妈妈，妈妈，求求你，不要杀了我！"
"明日香宝贝，和我一起死吧……"
"不！"

年轻的女孩猛地惊醒，她的心跳是如此急遽，那时她甚至觉得心就快跳将出来。接着，往事的回忆又慢慢浮上心头，伴随的还有眼泪。悄无声息，却不曾离去。

"我……我讨厌哭，"女孩想着，愈觉羞耻难当。接着，她感到有一双臂在环抱着她，还有颈后贴着的双唇。

"没事的，明日香ちゃん。只是个噩梦。你在这儿很安全，有我在呢。"

那声音感觉很可靠，而且男孩瘦削的臂膀也奇怪地感觉好强壮。这个男孩真的是她初来日本时见到的那个碇·真嗣吗？那个她一直以来乐此不疲奚落的软弱男孩到哪儿去了？
在过去的某处。大概就是在她忙着抱怨这抱怨那的时候，男孩已悄然成长为一个男人。
而今夜，她和他融为一体。她还依稀记得，他温热而又坚硬地进入自己时，那阵夹杂着快慰和痛楚的感觉，还有他带她进入的仙境。他离开她的身体后，她感到难以言表的空虚，现在仍然是那样。尽管，她在微笑。她一手爱抚着他平坦的腹部。尽管现在她已经能感觉到贴在自己背上的她的身体，他的某个部位依然没有从她身体里退出。他想出来，可她不让。她迫使他把精华深深地射进她里面。她甚至有可能怀上他的孩子呢。时间刚刚好。
她终其一生都决心不要孩子。孩子只会成为她事业的绊脚石。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想效仿自己的父母，让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却又让她受尽折磨。

"可是如果他在我这边……"她想。

未来似乎不再一无是处。而事实上这个想法恰恰相反，使自从他的双臂圈住她的裸体那一刻起，她涌起的对他的渴望更加强烈了。
她努力不去想这个。他还同样爱着丽。这注定是个凄美的邂逅。（原文直译：这注定是个只会发生一次的事情。各位看官帮我拿主意用哪个吧!）她的幻想唯一一次的实现。这注定不

会再次发生。至少，不会是在可预期的将来。
那么假如他选择了丽呢？她能没有他吗？特别是在她得知他竟能使她如此快乐之后？

“如果他不再回来，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将生活继续下去。他就是我所有的所有。”

那个时候，她还把那样想的丽称做愚蠢。但是现在，她明白了她的意思。

“他是我的硕果仅存，”她意识到。

有他在，她就可以忘记过去。走下去。但她也可能失去他。如果真是那样……她将变为彻底的孤独……一无所有。
那时却又如何？
她转过身来，紧紧地抱住他，回到那温暖而安逸的怀抱中。

“现在他在这儿，明日香。忘掉过去，尽量不要去想未来，只要珍惜此时此刻……”

当睡意再次降临在她身上之际，平静和放松浮现在她的脸上。这一次，等着她只有甜美的梦境。那是和他在一起的，缥缈的未来梦境。
（第九章完）

恶搞版：

“那你说如果我不能驾驶 EVA，我还能剩下什么？你说说人们为什么要在意我……”

明日香说话时的样子……我知道即使她觉得自己没有 EVA 就毫无价值，她的内心深处还是极力想为那个问题求得一个答案。我肯定是这样的。

“那又怎样？！生活要远比 EVA 丰富得多了！你……你……你很漂亮。你很聪明！我是说，你大学都毕业了……而且你想干的事情没有干不好的！”

“就这些吗？对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评价就这么多么？”

我多希望自己能再多说一些啊，可我的脑子居然又不听使唤了。

“我……我能说的就这些……”
“你才不需要说更多！你是英雄真嗣啊！你是 NERV 的宝贝初号机驾驶员啊！”
“谁会在乎我到底能不能驾驶 EVA？”
“我在乎！”
“好吧，可我不！我不在乎！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再驾驶那该死的东西！因为你是你所以我爱你，才不是因为你是驾驶员！!！”

明日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也许是因为她很吃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在掐她的脖子。对所爱的人不就该如此吗？（特别是当她是除了你自己世界上唯一还活着的人）

第十章 永志不忘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随着太阳从沉睡中升起，年轻的女孩站在第三新东京市一座建筑的顶楼，俯视着在她眼前铺开的这座城市。冷冷的劲风不但吹拂着她的灰发，还令她年轻的身体紧紧贴在了裙子上。她却没有在意；风吹的感觉真好。感觉很……自由。
她对这个城市有种深深的尊敬之情，即使遭受了那样可怕的攻击仍然如此，这就是"李林的骄傲"的一种体现。（李林：死海文书中对人类的称呼，始祖莉莉丝。－译者注）放眼望去，受损的建筑举目皆是，然而还是有难以胜数的男人和女人们辛勤地工作着，尽力令这个城市恢复原貌……直到注定要到来的下一波打击。
女孩又像往常一样开始思考，思考着她的目的。那真的有必要吗？她回忆着上次的袭击。她亲眼看到了那结果，红头发的完蛋了，她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了。她为那个女孩感到难过。不过对那男孩则更甚。
那个男孩……为什么她就不能如其所愿去追他呢……（"她"指的是明日香。－译者注）
她盯着天空。它来了。她能感觉到。阿米沙尔（Armisael），第十六使徒。如果它再失败的话，就只剩最后一个了。

"碇·真嗣，这次你会参战吗？"

"呱！呱！"

PEN PEN 快活地拍动着翅膀，欢迎我回到公寓。我不过只搬出去了几天而已，所以看到这只温水禽类这么想念我还真是有点惊讶。我弯下身拍了拍它长满羽毛的头，它心满意足地走去厨房，从美里さん的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

"早啊，真嗣。"

视线从企鹅转到了丽的身上。她刚从浴室出来，头上和身上分别裹着一条大毛巾。听到她的声音可真好，能看到她的样子就更好了。最近的这几天我们都有意无意地回避着对方，和她在一起我有点不自在，就像湖边事件发生以后和叁号机被毁之前，我和明日香在一起的感觉似的。

"我去穿衣服，然后我们开始吧，"丽简短的发言后笑了，很明显还是一如既往地希望见到我。
"我……我到阳台等你。"

我看着她走进了原本是我的房间，门上挂着的"真嗣の可愛い套房"还挂在那里。我回想起她第一次进我的房间，第一次我们一起睡。那记忆很朦胧，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到浴室拿了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工具后（是何任务请见下文……我初看时也是一头雾水……难道这就是加拿大魁北克裔人所谓的悬念……－译者注），我走到阳台，为丽准备了一把椅子。清风和煦，阳光洒满了整个阳台。真是完美。

“天气真好，”丽说着走到我身边，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是啊。”

天气确实很好，但丽却是一道更美丽的风景。她身着棕色的短连衣裙，是我从没见她穿过的一件。湿漉漉的头发看上去更加鲜艳，在今天的阳光照耀下，她牛奶色的皮肤显得越发白皙。她真美。
我一手示意，请她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一条毛巾搭在她肩上。

“你真的确定想让我来做这个？”我问，怀疑地瞅着手中的剪刀和梳子。“我……我很可能弄得一团糟哦……”
“我相信你。”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呢？”
“上次是阿光为我剪的，那感觉很好；很放松。我想从你那儿也得到这种感觉。另外……发型师让我觉得不舒服。他们总是盯着我的头发看……”
“哦……”
“而且这也是个见到你的机会。我……想你了。”

她那样的语调……当我选择关注明日香时，我已经决定在她好起来之前自己都不会有负疚感了。直到现在，我都压抑着自己的这种感觉。可丽却那样说……就像是用匕首捅了我一刀一般。

“我……我……对不起……”

她的手指在我放在她肩上的那只手上抚过。好轻的触感。

“这不是你的错。我明白。而且我很高兴你帮她。所以不要有罪恶感。”
“丽……”
“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起吗？我们应该享受这一刻才对啊……”

我笑了，稍微放心了一些。我该怎么做，才能配得上这样一个女孩的爱？
我略倾身子想要吻丽，却突然被粗鲁地打断了。

“呱！呱！呱！！！”

我低头看到了 PEN PEN。它真的是在对我发脾气吗？还是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也拿不准，因为它戴着太阳镜。说起来它戴那个干嘛啊？

“PEN PEN!”

这只鸟静下来看着丽，看上去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少女弯下腰把它抱起来放到了腿上。

“它……看来它很喜欢你……”我说着，还是对这企鹅的行为迷惑不解。它……它该不会真的是嫉妒了吧？

“我倒希望它嫉妒呢。在这儿只有它和我作伴。没有它的话，我会很寂寞的。我想……我已经习惯了有人陪伴的生活了，自打明日香搬来和我一起住就……”
“哦……就是说……美里さん还是整天都待在 NERV……”

美里さん说过，她会去寻找真相。她没有食言。自从加持先生死了以后，她的存在越来越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是的。她回来只为了睡觉，洗澡，换衣服。她也很少吃早餐。”
“她一直在坚持戒酒吗？”

就在她告诉我加持先生的死讯后不久，她就保证自己会戒酒。我并不真的相信她能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过在我搬去明日香的公寓前她倒是一直没有破戒。

“从我搬过来住那天起，我就没见她喝过酒。”
“哦……”

我真为她感到自豪。积习难改，而加持先生的死也给了她十分沉重的打击。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试着逃避现实的诱惑会有多么强烈……

“在我头发彻底干掉之前，你应该开始剪了。”

我不禁哀叹。我还希望她会改变主意呢，不过显然她不打算这么做。于是我只好抄起梳子和剪刀……动手开剪。我极力想保持冷静，但我心中却如惊弓之鸟般紧张得要命。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她的头发非得让我给剪个乱七八糟不可！（哈哈，武林外传之名言－译者注）

“明日香……她怎么样了？”

我已经料到她会这么问。

“好一点儿了。阿光请她去自己家，好让她开心起来。不过……还是有些事情……她不肯说。对那个使徒她确实无能为力，我估计她是开始接受这个现实了……可我还觉得她对我隐瞒了些什么。她晚上还是会哭。可能……可能和她母亲有关，她睡着了的时候有时会念叨‘妈妈’。”
“我明白了……这么说你和她一起睡了。”

我顿时张口结舌。

“她有时……会叫我……”

我确实还没做好谈那个初夜的思想准备，但我也不想撒谎，所以我只盼着能避而不谈那件事。

“没关系。我不介意。你做得很对。”

我确实没有听错，然而她的声音却不像她的语言一样斩钉截铁了。

“你有没有邀请萤一起呢？”

蓝发的女孩微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丽会感觉孤独呢。她到萤ちゃん那儿住过一次，不过丽从没把她的朋友请到她的公寓里来住过。那时丽和明日香走得近了，自然和她其他的朋友们有些疏远。我想这样她俩就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她们双方来说都是好机会。

“这么说，你们玩得很开心喽？”
“非常……舒服……”（不是我バカ，很快大家就会明白……－译者注&汗）

我再次呆住。

丽的脸红了。面红耳赤。这……这可真不寻常。

“你……你们俩干什么了？”
“我们去看了场电影。”

她说的几乎称得上平平无奇，可她的脸竟更加红了。我有种渐渐滋生的恐惧感，特别是想起第三新东京市的电影院现在白天关门不营业，晚上也只放一种片子的时候……
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建议我此时此刻换个话题。

“你……你……和……萤ちゃん……去看电影了？”

那个声音到此为止了……

“嗯。”
“是……是哪类的……片子？”

该死！我问这个干嘛？人家才不要想知道了啦……（开个玩笑，其实真嗣的神智还没崩溃－译者注）
好吧，我承认我想知道，不过我已经很用力地在克制自己了。

“成人电影，”脸红红的丽小声说道。
“为……为什么？”
“萤ちゃん对性……有些问题。”
“问……问题？”
“嗯。她和网上的一个人认识几个月了。如果他没说谎的话，他应该和我们一般年纪。她好像对他产生了……感情。他约她这周见面，她没敢答应，她不知所措。所以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情况……还有结果，告诉了她。她就是那时问到了……性的问题。她既天真又害羞，我想成人电影这种示范应该最适合她来……学习。”
“她学会了……？”
“在电影院里她尴尬得要命，什么都没干成……”

我的大脑此时多少处于关机的状态，与此同时我的另一部分人格极力篡夺了意识的控制权，于是我理解了丽可能的暗示－－她那个时候也非常尴尬。想到这个我的血压噌地就上去了，

特别是当脑海中浮现出想象的场面时……
还有我也忘了自己手里还拿着剪子。

“于是我只好回家后教她。”
“什么？！你们两个……你们……了？”
“没有，她只是照我示范的去做而已。”

我一下子放心了，不过这跟舒适惬意可完全是两码事。

“别担心，真ちゃん。你才是我渴望的唯一，我看那电影时脑子里只想着你。”

她这话要是面对着我，看着我的眼睛说的话，我没准当时就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幸好不是那样。（真嗣擦汗……“差点贞操不保！”嘿嘿……－译者注）
可是空气中还是有种紧张的意味。丽和我的心都跳得好快。
要不是我终于注意到了丽的头发，事态可能就会变得没法收拾了。
我倒抽一口凉气，几秒前说的话早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天哪！
我开始飙冷汗了……

“对……对不起……”

丽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

“你道歉得也该够了吧。没关系的，真嗣，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

我尽量不去看丽的头发，搞成这样我真的很不爽。我都提醒过她了，难道我没有告诉过她，我一定会把她的头发搞得一团糟吗？
好吧，还没那么糟。毕竟丽的头发平时就有些乱糟糟的。事实上，右边看上去还不错（这边我还没剪几下）。问题是左边剪得太短了，这样丽看上去就很怪异。我本来可以冒险把她右边的头发再剪掉一些的，可惜这时来自总部的电话告知我们使徒来袭，于是我其他的尝试就没有实现。
可能那样要更好一些。
至少这样做的好处包括令明日香几天来头一次露出了笑容。不过仅仅在律子命令她穿上战斗服之前是这样。真希望美里さん在，律子有时真的很冷酷。这是有史以来的头一次，明日香没有迫不及待地钻进贰号机。
对她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还不止是对她一个人的担心。

初号机还在冻结中，我可一点儿也不为这个现实而感到庆幸。自从第十五使徒来袭发生了那些事之后，我发了誓再也不让丽和明日香独自迎敌了。显然司令并不在乎这一点。真是个バカ！明日香现在根本没有可能完全恢复，现在还不行。如果不是怕火上浇油地更加伤害到明日香，我一定会主动要求驾驶贰号机的。然而我也清楚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我是初

号机唯一的驾驶员，即使初号机并不出动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我真恨事情竟是这个样子。
只有一件事才能让快要发疯的我冷静下来，那就是对丽的信心。她会成功的。我必须相信她。

“丽……”我打开一个通讯窗口说道。丽似乎非常紧张，这让我也担心得要命。当她驾驶零号机时，她总是保持一副冷静和专业的态度，只有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她的脸上才会出现表情。可现在，使徒甚至还没有到来……
“要小心啊……”待了几秒，我又说道。

丽的表情松弛了下来，显然我的话要比那令她焦急的东西更有意义。

“我会的，”她微微笑了一下，然后就中断了通讯。
我还是会担心，但至少不像刚才那么强烈了。

美里さん终于来到了 NERV 总部，这时使徒也来了。丽一边监视着使徒的行动，一边待命。迄今为止，它还没有使用精神污染攻击或者能量束武器，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使徒只是飘浮在半空中。

“丽！先观察一阵它的状态，”美里さん下了命令，她终于开始指挥了。
“不，它来了。”

这……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美里さん的回应刚好解答了我的疑问。

“丽！逃吧！”
“不行！已经太晚了！”日向叫道。
“目标与零号机发生物理接触！”青叶确认道。

天哪！丽！我可是希望她平安无事的啊！（你给老天上供了么……－译者注）
我想控制室中他们正在分析当时的情况。我不确定到底有多久，我感觉足足有好几个小时那么漫长。但最终美里さん为了救丽还是下达了命令。

“贰号机，启动！让她去救丽，并提供掩护。”

我多希望能够她能说出启动初号机这句话，尽管那样的机会实在渺茫。我指望着明日香能帮得上忙，可就连我自己也对此半信半疑。

“明日香，前进三百公尺 A·T FIELD 全开，然后从后面瞄准目标开火，”美里さん下达命令。“贰号机，出发！”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能听到的却只有一片寂静。

“出发啊！明日香！搞什么？贰号机状态如何？”
“她动不了啊，三佐，她的同步率还不到 10%！”伊吹二尉答道。
“明日香！”

“动不了……就是动不了……”

抽泣着的明日香只念叨着这些。那正是我所害怕的。明日香她没办法支援丽；至于营救更是无从谈起。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她还没有恢复啊……
该死！

“让我去美里さん！”我边喊边试图启动初号机，这次却毫无作用。

我估计我的要求会被否决，但我必须试试。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非要摧毁总部我才能去救丽的话，我会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再受到伤害了……
听到司令的声音，我想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出乎意料。

“初号机冻结解除，立即出发。尽快发进。”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准备好了美里さん！快送我去！”
“好……当然！你一到外面，立刻以最大功率展开 A·T FIELD，拿上准备好的枪支，朝目标开火，把丽给我救回来！”
“是，美里さん！”

初号机一解除冻结，接下来事情的进行感觉上就快多了。事实好像就是如此，不到一分钟，巨大的人形兵器就移到了发射台上。很快，我就感觉到了熟悉的超重感，与此同时我被发射到了地面。我终于能够亲眼目睹零号机的遭遇，接下来解除拘束具的短短几秒对我来说无比难熬。我真想就这么冲过去救她，但是常识告诉我，还是应该服从美里さん的命令，瞅准机会再下手。
张开初号机的 A·T FIELD 显然让使徒察觉到了我的存在。其时我刚把阳电子步枪拿到手，就那么一两秒的走神，要不是美里さん及时的提醒，我根本不可能避开使徒的突袭。使徒一端插在零号机机体上，另一端朝我扑了过来。虽然我躲开了，但步枪却被摧毁了。那东西的末端在半空中缠绕了一下，马上又朝我伸过来。我不知该如何应付；那东西速度飞快，不过初号机的左手却不知怎么抓住了这只发光的虫子。它在初号机的铁手之中猛烈扭动想逃走，但我抓得很紧。我刚用另一只手拿起高振动粒子刀，左手突然一阵剧痛，就像被火烧了一样。我看向显示屏，发现初号机的左手正在使徒的攻击下逐渐解体。后来我才知道，它想要感染那只手。接着我又看到战斗服里面，我自己的手也在承受和 EVA 一样的“伤害”。我条件反射地几乎就要放手，但恰在此时，我脑中涌起一个念头。
这不光是错觉，我的 EVA 受伤，我也会受伤。如果是这样，那么……
我看着零号机……
丽！
我抓着高震动粒子刀朝使徒狂砍了许多下，我想把它切成碎片。鲜血喷溅出来。我就快要把它砍为两段时，突然从通讯器中传来了丽的惨叫，接着马上就是美里さん的声音。

“真嗣，马上停止行动！丽的生命体征情况非常糟！”

哦不……难道说对这个东西造成的伤害……会伤害丽？

这次我想要放手，使徒却好像已经粘在了 EVA 的手指上。我慌了神，扔掉了高震动粒子刀并抓住使徒的另一部分用力推着。我的左手感到一阵钻心的撕裂般的疼痛，原来我用力让初号机的左手和使徒的身体分开，那只手被扯得血肉模糊。我都没怎么盘算自己的手受伤有多严重，我只知道左手已经疼得不堪运用了。然后在使徒伤到我另一只手前，我放了手。甚至在几秒之后，那只手的装甲还在融解，里面的肉体组织也开始被侵蚀，那感觉就像是用手攥着烧红的熨斗似的。
我努力准备着躲闪那东西的下一次攻击，在有人想出个什么计划前，我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就在这时，使徒的动作突然变得迟缓了。在使徒的另一端，被使徒缠住的零号机看上去正在团成球形。通过通讯系统，我听到了"反转 A·T FIELD。"

"丽！你到底在干嘛？！"气急败坏的美里さん吼道。

零号机没有应答。我开始急了。丽确实变了，但还没到无视上级的问题的地步。

"丽！放弃机体吧！弹出插入栓！"美里さん下命令道。
"不行。如果我离开了，A·T FIELD 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不会离开。"

她……她在说些什么？她要是不离开的话……她会……

"丽！照美里さん说的去做！"

与零号机的通讯窗口出现在我的屏幕上，但我只能看到"SOUND ONLY"的字样。

"已经太迟了……"
"丽 !！"

我不能让她那么做！我不能让她死！即使我潜意识里很清楚一定来不及，我还是驾驶着初号机奔向零号机。
由于 LCL 的存在，控制室里的人们没有注意到，我在哭。

"真嗣……不管发生什么事……永远不要忘记……我爱你。"（小说作者的杜撰……EVA 原著中这时的丽可什么都米有说哦。－译者注）
"不！丽！别这样！丽!!！"
"我爱你……"

几不可闻的声音，紧接着就是爆炸的巨响。纯白的光线瞬间暂时夺去了我的视力。爆炸的威力席卷了初号机并把它抛到了空中，这时我也感到了痛楚。更加难当的是当初号机重重地击中地面，我的头也猛地撞在了插入栓的座椅上。我晕了过去。不过我不能肯定是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伤痛，之前我也不是没有过更糟的经历。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那一天，我心的一部分被生生扯了个粉碎。

我迷迷糊糊地突然惊醒，几乎上气不接下气。我梦见丽被来袭的使徒给杀死了。我想要起床，却被裹在身上的被单绊了一下，失去平衡的我又倒回到了床上。这倒让我开始认清现实所发

生的事情。我希望它没有发生，然而当我发现不是在自己的房间，而是在一间病房里时……这就意味着……我抬起手打量着。上面缠满了绷带。我回想起初号机的手与使徒只接触了一下便令我疼痛不已。
那……那不可能……

我动作笨拙而狂暴地扯掉了缠在左手上的绷带。即便是在这昏暗的灯光之下，我也能清楚地看到皮肤上的肿胀之处。甚至我的手上分布着星星点点的小伤疤，说明这只手已经做过了一些手术。我微微的眩晕感可能是止痛剂的副作用，而且要不是使用了止痛剂，我的伤口一定会疼得无法忍受。
使徒侵染了初号机的双手。
我曾试图攻击使徒，然而受伤的却是丽。
这样的话，那丽……
不。不。不!!!
我想都没想就冲出房间，根本不管身上只穿着医院的病号服（这一次至少我还有穿衣服）。
我得去找丽。她肯定还活着！她一定逃了出来！我只要四处找找看，就一定能找到她！
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对我的行动视而不见。对于竭尽全力呼唤着丽的我，大概她们不得不加以制止吧。我只查看了五六间病房，就被三个护士（不禁想起了郭德纲的相声……“1 米 8 大高个，满脸络腮胡子，长得这漂亮啊……”－译者注）按住了。我想要挣脱，但她们给我注射了些什么东西。我当场失去了意识。

再次苏醒的时候，我的头脑就像是被重重迷雾包裹着一样，这也许是某种镇静剂的效果。我盯着天花板，感觉泪水濡湿了脸颊。我脑中千头万绪，却有着令我难以忽视的事。那时我没能走近零号机。尽管初号机的 A·T FIELD 已然全开，那爆炸的威力却还是将初号机抛向了半空。即使丽弹射了插入栓，也不过是在爆心附近。插入栓没有可能幸免于难。（动画里丽的插入栓只是破裂而已……基本结构并未见毁灭性损坏。看来驾驶员应该是高温致死吧。－译者注）
丽……死了。

“真嗣……”

我抬头，看到美里さん站在床边。看上去她很哀伤。没有她告诉我说加持先生死了的时候那么哀伤，不过也差不多。

“美里さん……告诉我，这只是个噩梦……拜托了……”

她只是摇了摇头。有泪水自她腮边滚落。

“不要……拜托不要这样！”

我再次哭了出来，这一次眼泪就像决堤般涌出。
美里さん坐在我床的边缘处。她直视着我的眼睛。

“她已经不在了，真嗣。”

我记起从湖边回来的第二天。记起那时我的悲哀，感觉仿佛到了世界的尽头。多么天真啊。得不到某人的爱并非人生最痛苦的事，痛失所爱才是。更何况她同样爱着你。
那一刻，我的痛苦是如此绵密，仿若触手可及（原文 physical 是“物理的，和逻辑的相对”，此处只好做些文字修饰。－译者注）。几乎要被黑暗的海洋吞没的我，本能地紧紧抱着美里さん，似乎这样就不会被那悲伤的巨浪卷走。其它的事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痛苦的感觉。大概我是睡着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醒来时，头枕在她的胸部下面（无语……都这时候了还这么邪恶，服了作者……－译者注）她躺在床上还没醒，双手把我搂在怀中。痛苦犹在，泪犹未干，然而我已经觉得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大概是我的抽泣吵醒了她，她把一只手放到我的头上，抚摸着我的头发。这一次，轮到她来安慰我了。

“不管怎样……会没事的，真嗣……我保证……”

她好像没有起床的打算，美里さん只是静静地躺着好让我能够休息。

“怎么会……？”
“我……我也不知道，真嗣……”

抛开我的心痛不谈，这样的感觉很好。感受着她规则的呼吸。我不觉得孤单。然而这一刻相对的平静注定不会长久。我就快要再次睡着的时候，日向先生走了进来。假使我没有那么难过，我大概会笑出声来吧，他看到美里さん抱着我时脸上的表情。可怜的实（日向先生的名字。－译者注）……

“抱……抱歉三佐，司令想见你。”

我们的目光一经相遇，我就感到他的抱歉是发自内心的。我一面想着日向先生是个好人，一面还在为丽的死而介怀。
我不想让美里さん离开，但我也知道她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于是我就放她起来。

“对不起，真嗣……”
“没事……”

她在走之前又开口了。

“你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就回家吧。家里有给你的……东西。一封信。我让明日香放在你房间了……”

信？一封信……丽的？
这足以令我顿时完全清醒过来。我急急忙忙地找衣服穿上。几分钟之后，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我最最亲爱的真嗣，

自从第十五使徒来袭那时起，恐惧的感觉就充斥了我的全身。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就是感觉下一次战斗很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战。也许我只是害怕了吧。明日香身上发生的事很恐怖，

使徒似乎也越来越强。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所以我怀疑自己还能否独力战胜下一个使徒。不过我发过誓，一定要保你周全。我决意实现这誓言。我很害怕，同时也很平静。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够再回到你身边。

但如果我不能……请接受我的歉意。大概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一直对你保守的那些秘密。我不是不想告诉你，我只是没有勇气那么做。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么做了，我就会失去你。

我本不该来到这世界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译到这里我感到眼睛湿了……如果丽真的有人类的感情，我会像喜欢明日香一样，也喜欢她的。－译者注）

我还要感谢你，碇·真嗣。你给了我那么多。在认识你之前，尽管我存在，却没有真正地活着。我仅仅为了“他”的计划而存在。你给了我感觉。你令我思考。你赋予了我意志。你给了我生命。对你的感谢永远也说不够。

记得我爱你，真嗣。

我爱你。永远。

丽

读到开头几个字时，我就觉得膝弯一软。读到一半时，泪水滴在纸上，洇湿了丽整洁的字迹。我再也受不了了。当我读完整封信，我像个球一样蜷缩在地板上，再次哭得心肝俱碎。
她知道她会死。我手里攥着的东西就是证据－－银链上的银十字架，她一直佩戴着的十字架。我在随信的小信封里找到的这个。
她早就知道自己会死，却还是去驾驶了。

“不过我发过誓，一定要保你周全。”

为了我。

“我决意实现这誓言。”

她做到了。而且她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这么做？这样做我就能活下去了吗？难道她不知道，要我接受她用性命换来的命，我宁可选择死？
我抬起头望向天花板，望向我望不到的天穹，望向人们所说的神之领域。就是这个神派出他的使者们来毁灭我们。就是这个神从我身边夺走了丽。
不公平……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丽！”

我瘫倒在地。痛苦渐渐被愤怒所取代。我一拳砸向地板，接着又是一拳，再一拳。一次次地挥拳，直到手上的绷带变成了红色，直到双手麻木得再也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我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人看在眼里，既害怕，又痛苦而不知所措的某个人。直到她的双臂环

住我的身体时我才发觉她的存在。
女性柔软的肢体。温暖而抚慰。

“……丽？”

她只轻轻叫了我的名字。但已经足以分辨她的声音。明日香。

一些不理智的念头令我想要推开她的怀抱。这是不对的。丽才是那个经常安慰我的人。有时则是美里さん。明日香从来就不会。然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挣扎了。
然后我感到脸上多了一滴泪水。一滴并不是从我的眼中流下的泪。
我听到了哭泣，和我的哭声混在一起。
我相信如果有人见到我们两个驾驶员抱头痛哭的样子，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俩就是人类仅存的救命稻草。

过了许久，我们终于平静下来。明日香躺在地上，我的头枕在她正在发育的胸部上，随着她规律的呼吸慢慢翕动着。我突然想到对她来说我的头一定很重，而且她被我压在地板上也应该不怎么舒服，但我却感觉既不愿，也无力挪开。

“她死了我本该高兴的。这样我就能完全地拥有你了。”

明日香……

“可我没有。连想想这个念头我都感到害怕，而且每当想起她，我就感到很伤心。”

我听着她说的话，却对其没有丝毫感觉。

“我是真的恨她，我经常希望她死掉。”

我甚至没有生气的感觉。

“为什么她不在了我却没有感到开心呢？”

我无言以对。

“一团乱麻。我觉得她是我的朋友。我觉得我在意她。我清楚，了解她不在了这件事……很痛……”

于是我继续缄默。

“本来死的应该是我。我是没用的那一个。我甚至连一步都迈不出去。我彻底败给了她。我败给了所有的人。我没有价值。”

沉默再次久久充斥着整个房间。几十秒钟，也许有几分钟。

“为什么？她为我而死……为什么？”最后我问道。
“因为她爱你胜过生命。”
“可我也爱她……”

沉默。

“我知道……”明日香的声音几不可闻。

“真嗣！”

我听到美里さん喊着我的名字，跑进公寓冲进我的房间。她的面孔出现在敞开的门边，尽管上气不接下气，她的眼中却闪耀着无限的兴奋。

“她还活着！”

听到这个，我顿时跃起。我突然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全然忘了抱着我的那个女孩的事。不会吧……可是如果这是真的……

“什么？！”
“她还活着！丽还活着！”

感谢上苍！

“在哪？！”
“NERV 病院，第一脑神经科！”

知道这个就足够了。我立即冲出了公寓，美里さん紧跟着跑出来，留下大吃一惊的明日香。

她就在那儿。她看着窗外，头上胳膊上都缠着绷带，右眼裹着眼罩，身着一身病号服。
她就在那儿！
我向她跑过去。如果这是梦，我祈祷在碰到她之前梦不要醒来。

“丽！你没事！谢天谢地！你……你还活着！”

太好了。她还活着。神没有把她从我身边夺走。我们可以回到从前了。有丽的帮助，明日香也会好起来。我们会一起战胜最后的使徒，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了。现在丽回来了，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你是谁？”（与其伤心地结束，不如绝情地根本没有开始过。会者定离……吗。－译者注）

不啻迎头痛击。（原文直译：那些话就像一吨重的板砖拍中了我。－译者注）
这时我才注意到。一些改变。很小的细节。完美无缺的蓝色乱发，没有被我剪过。她身上绷带的位置，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如出一辙。她脸上的表情，是我已经几个月都没有再见过的，如此的生气全无。

她不是丽。

“你不是丽。”

我本来打算大吼大叫的，结果这几个字却极其平淡地脱口而出。
她盯着我看了足有一分钟，上下打量着我。

“我想你说的没错。我想，有可能，我是第三个。”（与动画台词原文有出入，不管了……－译者注）

我并没有完全明白她所说的，不过这已经足以令我弄明白一些事情。这个……人形（原文是“东西”，中文把人称作东西颇有贬义，故从改－译者注）……不是丽。可如果这个不是丽的话，那么丽她又……
不……不……

“不！”

这……这不会是真的。一定有谁……有谁和我开的这残酷的玩笑。若非如此，为何要赋予这个人形一张我所爱的女孩的面孔？
可那双红色的眼睛……
我……看着那人形我是一秒钟都忍不下去了，于是我远远地跑开，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我不是很清楚，过了多长时间自己才恢复清醒。我像个疯子一样游走在地下都市大概有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我盯着面前的西瓜地，可能下意识中有些什么把我领到了这儿。已经精疲力竭的我跪倒在地。

“加持先生……我该怎么办……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他就一定要死？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回答。出了什么事？丽是怎么了？如果说我看到的女孩不是丽，那么她又是谁呢？
我可以去问美里さん……可我又怀疑她也不知道。如果她自己不相信丽还活着，她就不会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加持先生一定会知道……但他已经死了。还有谁呢？还有谁能告诉我？

“赤木博士。”

似乎她总是知道得很多，尽管她不会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她是 E 计画的幕后首脑。要是有驾驶员出现异常的话，她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她没理由不知道的。
问题在于：她会告诉我吗？
我只有一个办法。

“谢谢你，加持先生……我觉得冥冥之中……是你在点拨我……”

我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些西瓜，就向 NERV 走去。

我从来没去过律子的办公室，不过还是大致知道在哪儿，所以要找到倒不成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真的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看来，至少这次事情没出什么差错。

“赤木博士。”

金发的科学家一惊，几乎从座位上蹦了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图象。那是幅父亲的照片，画面中还有个我不认识但却很……眼熟的女人，和一个长得颇像律子的年轻女性，只不过比律子看上去年轻，而且头发是棕色的。这会不会是……律子以前的照片呢？不管怎样都没有所谓了，我于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回了迅速恢复镇定的博士身上。

“真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律子通常扮演着镇定自若和掌控局面的角色，这次却不是了。她看上去就像是……被某些事深深触动了。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不速之客，我很肯定这一点。看着她棕色的双眼，我发现她的眼睛略微有些红肿。
我这才想起我才不在乎这个。

“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在病院看到的那个是什么。”

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大大的。

“病院？你是说丽？”
“那个不是丽。”

又一次，她似乎吃惊得很。

“我不太清楚你想说些什么，真嗣。并且我向你保证，你看见的那个人确实是绫波丽。”
“不对，那个人形只是和丽长得相像，不过那绝对不是丽。她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长出头发来，而且爆炸发生的时候我就在左近，她没可能在那样的爆炸中活下来的。另外……”看着自己绑着绷带的双手，我继续说道，“……她身上的伤口一定惨不忍睹。”

奇怪的是，这回博士只是点了点头。

“和我猜的一样。一定会有人对丽的突然重新出现产生怀疑的。好极了，真嗣……要知道我说那个你见到的人就是绫波丽并不是在骗你。真相要复杂得多。”
“那么，真相是什么？”
“你不会相信我的，所以我还是让你自己看吧……”

我跟在博士后面走在地下深处的黑暗走廊，这地方肯定比我有权限去的地方更接近地底。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一切感到有些紧张，但我还是决心弄个明白。我决意要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

“大概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一直对你保守的那些秘密。我不是不想告诉你，我只是没有勇气那么做。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么做了，我就会失去你。”

丽不能告诉我的秘密……我必须要知道。
我们在一条昏暗的走廊走了有一会儿，这时律子在一扇门前停下了脚步。我发现这是我们到达这一层所见到的第一扇门。门上方写着："终极教条：一层二区"。其实我第一眼瞥见的是"立人禁入"的字样。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留意到门上还写着"擅入者杀无赦"时，我确实有点心虚。唯一能让我比较安心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是唯一派得上用场的驾驶员。当然了，在他们让绫波和贰号机做同步实验之前……或者在他们找到下一个驾驶员之前是这样。一想到第四适格者的那次事故……我当真不寒而栗……
律子迅速将一张红色的卡片划过门左边的一部读卡机。
门没有开。博士的惊愕显而易见。

"没有我的通行证是没用的。"

突然，美里さん突然出现，用一把手枪抵在了金发的科学家背后，我差点就叫出了声，她跟来我一点儿都没有发觉。她脸上的表情异常凝重，我甚至觉得如果有必要，她真的会开枪。这可把我吓坏了，这不是我的那个美里さん（本来就不是"你的"好不好……－译者注）……
我在想……为了得知真相，我自己能做到这种程度吗？（原文语带双关，本义是"我一个人能走这么老远来得知真相吗？"－译者注）

"我知道了。是加持安排的吗？"

尽管被一把枪顶着，博士却没有丝毫的慌张。

"我想知道你藏在这儿的秘密。"
"很好。我正要给真嗣看看。你也可以一起来。"

我只能称我们乘坐的东西为发光的升降机。不，这说法也不准确。不如说这东西是个金属平台，沿着许多条像 DNA 分子那样互相缠绕着的亮红色能量束链条缓缓下降。我不清楚这东西不用线缆连接是如何工作的，看起来我们就像飘在空中下降着。我根本没想着要不要问问律子。我只是有些吃惊、有些出神地盯着那些光束。博士和三佐也都一言不发。
当我们到达"升降机"的底层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条暗得看不到尽头的大型通道。至少这次，有几辆小型电车可供我们搭乘。律子一点儿时间都不耽误地示意我们快走，我们走向……那只有律子才去过的地方。
几分钟过后，她在两扇铁门前停下了脚步。门左边有个标有数字的面板，我们下了车，律子在面板上按下一串数字，接着拿着她的身份卡在读卡机上一划，门就打开了。
房间里没有灯，屋子好像很大，不过我搞不清楚具体有多大面积。然而我确实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似乎是个小平台，因为四周都有围栏围着。
随着铁门被关上，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连律子和美里さん都看不见，这可不怎么令人舒服。接着，天花板上的灯都打开了，晃得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等我的视力渐渐恢复，我又被这房间的巨大给震撼了，我甚至都没法估计它到底有多大。然而地上的东西则更令人震惊。骨骼。巨人的骨骼。有几种头骨，构成巨人脊椎的椎骨，肩胛骨等……加起来差不多有十来具巨人的遗骸。

"这是……EVA 吗？"我依然为适才所见而震惊地问道。

“这些是最初的实验品，”律子淡淡地说。“失败的产物。十年前就废弃不用了。”
“也就是 EVA 的坟场。”
“没那么讲究，真嗣。只是个垃圾场而已。”

我正盯着那些本来有可能成为 EVA 的巨大遗骨，只听律子打开了一扇门，然后就关上了灯。她走了出去，我和美里さん默默地跟着。
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博士对我们刚刚看到的东西做了一番总结。

“你们都看到了，EVA 的科技我们也并未完全了解，研究的过程中出过许多的差错。从所有这些实验品中，只有两台可以工作，剩下的都是失败的产物。即使是那两台成功了的也不是毫无问题。由于零号机是原型机，它怎么也赶不上贰号机的性能。至于初号机……它给 NERV 的前身带来了一个诅咒。”

初号机？诅咒？
驱车行进了大概两分钟，博士把车停在了一扇铁门前。和上次一样，她在密码锁处输入了一串数字，门就打开了。灯光下出现的是间屋子，里面有张桌子，一堆老式电脑设备，墙上和地上有许多电线，还有坏掉的窗子。看上去这房间很大。（这一句的原文很怪，疑似有语法错误，若直译便是：“看上去窗子上面是间很大的房间。”故从改－译者注）虽然一直以来我的观念并非如此，这房间还是令我想起了在我试着和零号机同步时，零号机暴走而毁掉的那间用来进行 EVA 同步测试的房间。

“这里很像 EVA 起动（这个并不是错别字，日语中 activation 就是写做“起动”。非常欢迎大家帮我挑错别字，对于错别字和标点误用我有种近乎偏执的无法容忍……小学被罚抄课文的后遗症吧，大概^^－译者注）实验进行的地方，”美里さん的话证实了我的想法。
“没错。这很自然，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进行 EVA 起动实验的。早期的起动实验和原型机、测试机的制造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你是指零号机和初号机？”我问。
“是。真嗣，你还记得这里吗？”
这里真的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法语都出来了，我快不行鸟……-_-///－译者注），不过……

“我……我……我不记得了……”
“这也难怪。你的母亲就是在这儿消失的，那个时候你也在，整个过程你都看见了，她消失的瞬间你也在看着。”
“律子！”大吃一惊的美里さん叫道。

可惜她这一声喊已经太晚了，我埋藏在深处的记忆又开始复苏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记得母亲把我带到这儿，然后她就和父亲一起离开了。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我透过窗户看……我看见她穿着类似战斗服的衣服……走进了像是插入栓的东西……然后屋子里进来一个人……冬月副司令？接着……是母亲的声音……然后……尖叫声……母亲……流泪的父亲……
那之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晕了过去。

我是被美里さん焦急的声音给叫醒的。律子倚着墙，淡淡地看着我。
当我发现我们身处的地方时，我不禁又是一阵恐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冷静下来。现在我想

起来了……我却宁愿自己没有。
母亲死了……显然是死于一次同步测试。
也就是说，真的是……？记忆拼图的最后一块终于找到了，或许不如说我只是一直不愿面对罢了。现在所有的事都可以得到解释：我在初号机里面时感到的暖意，初号机一直都在保护我的原因，还有父亲为何总是对初号机爱护备至。
母亲在初号机里。
这念头并不能使我感到安慰。

“现在你明白了，真嗣。这就是你一生都在逃避的东西，就是它把你父亲变成今天这个德性的。”
“是。”
“很好。那我们走吧。”
“等等！前面是哪里？”美里さん问道。

我尽力朝她挤出一个安慰的笑容。

“马上就告诉你。”

美里さん似乎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使我高兴的是她没有再坚持。我们跟在律子后面。这次我们没有乘车（要是台语就不用那么别扭了……直接说“这次我们用走的”就行了，嘿嘿～一译者注），很明显要去的地方没有多远。实际上，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就到了。铁门上面写着“人工进化实验所”。和前两次一样，博士输入一串密码之后门就打开了。
我想通常情况下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惊讶才对，不过在之前的房间看到的东西让我一时忘了吃惊。尽管如此，我还是发觉这个地方也很熟悉。

“这个房间……看上去就像是丽的房间，很像是她之前一个人住的房间。”
“并不奇怪，绫波丽就出生于此，”律子陈述着事实。
“丽出生在……这个房间？”
“是。”

美里さん似乎急于离开，很明显在这房间里她没找到任何值得探究的问题，不过我并不在意。我还有问题要问。

“就因为这样丽才那么……？”

我没法想出完全恰当的表达。

“缺乏生活能力？你要问的是这个吗？也许吧。她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就是在这儿度过的，后来她被安置在总部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印象很可能在她的精神深处烙下了印记。她的出生地。她存在的理由。她的宿命。这也是她见到他的地方。”

他？司令吗？父亲？
他究竟在这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赤木博士，我不是来看这些的，”厌倦了等待的美里さん最后说道。
“耐心点，三佐。当我告诉真嗣那些他问我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得到你所寻求的答案。毕竟你说得没错，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走下去吧。”

我们走出房间，又走向另一扇铁门。律子神色凝重地看了我一眼。

“真嗣，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停下来。一旦你看过这门后面的东西，你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将发生不可逆转的转变。你会得知真相，但你要知道这并不是件愉快的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实际上还可能有害无益。”
“我明白。但我一定得知道真相。为了我自己。”
“很好。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真相，不要抱怨。”

在输入一长串数字并很快地刷了她的身份卡之后，门开了。
这房间……很奇怪。里面漆黑一片，从围绕房间边缘一周的两道绿色光束来看，这房间似乎是环形的。如果没有门的话，这两道绿光将构成一个完美的圆形。
一个大玻璃管竖立在房间中间，里面好像装满了 LCL 液体。玻璃管上方是个向上延伸的金属管，连着更多更错综复杂的金属管和电线。我们之前去过的房间死气沉沉。这房间却不一样。有机器运转的声音，不会错的。
律子看着我。

“真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看这个。看好，DUMMY SYSTEM 的核心。”
“这就是 DUMMY SYSTEM 的核心？”显然吃了一惊的美里さん问道。

DUMMY PLUG。我猛然想起丽曾提过的一些事。

“控制 EVA 的系统……DUMMY SYSTEM 的数据……是……是从我这里得来的……”（语序进行了调整，希望大家能看懂－译者注）

DUMMY PLUG……丽……（我实在是不想把 DUMMY PLUG 翻译成“替代栓”……因为一点都不贴切。只好照抄原文。同理，DUMMY SYSTEM 的意思是“傀儡系统”……－译者注）

“丽和这个系统有关，对吧？”
“比你想象得还要严重。我会把真相给你看；让事实本身来说明一切吧。”

这个科学家从她的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按下了其中的一个按钮。环形的墙壁上的两盏灯之间突然亮起了橘黄色的光。
原来灯光之所以是橙色，是因为部分墙壁是由玻璃所制成的，玻璃后面就是 LCL 液体。发现这一点，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然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大概有一百个裸体女孩的情景。完全相同，绝对地相同的女孩子。一个我还以为自己非常了解的女孩子。
绫波·丽。

“丽……丽！那些……那些都是丽啊！那么多的她……”

接下来，如果说我刚刚看到的情景还不够震撼的话，所有的女孩同时睁开了眼睛，盯着我们。

她们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满足的……幸福的……真可怕。

“我的天哪！”
“这……这……！”美里さん喘着粗气说道。“你是说……DUMMY PLUG 就是……？”
“没错，这些都是 DUMMY PLUG 的核心，这里就是‘生产’它们的工厂。”
“那……那些是什么……？是……丽吗？”美里さん问道。
“它们只是些傀儡，不过就是丽的备用零件罢了。”
“丽……丽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我自己也开始想要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

“据你所了解到的绫波丽只是众多克隆体之一。像 EVA 一样，人类的造物。人类拾到了神，想令神以我们的形象恢复生机，为我们所用，这就是 EVA。而丽呢，从她的角度来说，则是个兼有人类和使徒血统的人类造物。大概你已经看出来了……她的一些表现型继承自碇唯。”

美里さん惊得叫出了声。（gasped 用了快五十次了……中国人要是这么写文章非把孔子老先生活活气活了不可啊！：-p－译者注）我呆呆地，几乎连眼睛都没怎么眨。不知为何……我并没有十分吃惊。不清楚是本能还是下意识，我内心深处已经知道了个大概。我只是从来没有真正尝试去面对这个现实而已。可却有太多事不能仅仅算做巧合。她的面容……她的微笑……既相似又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进行解释。
或许有的人会开始觉得恶心了吧。我的意思是，我和一个有我母亲部分基因的女孩相爱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兄妹。不过，无论丽有着什么样的血统……我发现我并不在乎。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事是……丽就是丽。其它的事情……并不重要。

“你是说……丽是……真嗣的妈妈？！”
“不。”我无力地说道。“母亲在初号机里面。”

美里さん惊得再次吸气。（又来了……第五十一次！－译者注）律子没什么反应，只不过略显好奇地瞟了我一眼。

“困在初号机那时发现的？”

我点头。
美里さん一脸茫然。律子看到了，解释道：
“碇唯在初号机首次起动实验中丧生。从那时起，我们就认定她的灵魂是被困在初号机里面了。现在真嗣只是确认了这一点而已。”
“这样的话……初号机屡次的暴走就可以解释了……”

律子点了点头。

“那丽呢？”
“我说过，这些都是些克隆体。没有灵魂的丽的躯壳，用来驱动 DUMMY SYSTEM。和 EVA 一样，也是人类的造物。都是些……木偶而已。”
“你怎么能这样玩弄神呢？”

博士脸上露出了奇异的笑容。

“这个应该去问碇。”
“她是个人。”最终我说道。“至少曾经是。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更加接近人类……”
“也许是……”律子赞同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呢？好好看看你自己吧。你外表是个人类。你有人类的感情。即便是这样，你和她还是很像。”
“和她很像？”美里さん问道。“你什么意思？”
“这个……是个机密，不过说实话，现在的真嗣不过是他本体的一个克隆。你我都看见了，当他被困在 EVA 里面的时候，包含他身体的 LCL 液体被强行排了出来，我们没能救回他。然而初号机却通过某种未知的方式重塑了真嗣的身体，从核心里面排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你的这个身体虽然和原来那个一模一样，并且你还是你，但现在的你却成了初号机的产物，你不过是你本体的一个克隆体罢了。”

美里さん听得一愣一愣的（gasp one more time…－快要抓狂掉的译者注），我却只是静静地聆听。我清楚律子所说的都是事实，而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到了一切都没有所谓的一种境界。太多的真相需要我竭力去一一接受。说了半天，我不完全是我了？真是大件事啊……（其实我认为 big deal 是一种反讽，表示真嗣并不觉得“自己还是不是原来的自己”比起丽和明日香的遭遇有什么重要之处。－译者注）
更何况，如果丽都接受了自己是人造人的事实……
不过她是真的接受了吗？她从未向我透露过只字片语……
其实我不怪她。就算她全都告诉我，我有可能相信吗？

“为什么……？为什么她不记得我了？”我真正想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个了。
“如果保留她关于你的记忆，碇就不能利用她来进行任何计划了，因而司令让我解决了这点小细节。我很抱歉，真嗣。”

我终于没有再无动于衷下去，一股怒火陡然蹿上心头。

“抱歉？！你觉得抱歉就够了吗？！她本来都已经死了，现在你又复活了她，是打算再多杀她几次吗？！你抹掉了她的记忆！你居然只是觉得抱歉？！”
“你说得对，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错的。最初那个傀儡就不该被复活，那样做对每个人都好。所以我要确保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律子按下了手中遥控器上的另一个按钮。我先是听到嘟的一声，随后来自四面八方的高调噪音充斥着我的耳朵。丽的克隆体……她们似乎很痛苦。接下来，她们好像在以一种极其血腥的方式渐渐溶解掉。原本是橘红的 LCL 液体变得更加红了。看着这些我几乎都快要吐出来了，但我却无法挪开视线，就在我面前发生的这恐怖已极的一幕让我惊呆了。那些人形的东西，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每个都正在死去。

“你在干什么？”美里さん吼道，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自明。她用枪对准了自己的朋友。
“我在毁掉它们！我在把这些人形的东西处理掉……给痛苦划上句号。我又一次输给了那种东西。不对……我从来就没有赢的可能。他没有一天把她忘记……”

她在说什么……我父亲？那就是……她要这么做的缘故吗？
泪流满面的博士跪倒在地。我看着她，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律子……在哭……并且……是为了我父亲？难道她……她居然……爱着……他？

“我真蠢，和我的母亲是一样地蠢。真蠢……你杀了我吧，如果你想的话。现在死对我来说是种解脱啊。”

三佐拿枪的手放下了。她看着律子的目光中带着同情。

“那样的话你才是真的蠢了。”

美里さん估计来的会是一群士兵，不过真正来的却只有碇司令和副司令冬月。在他的久久逼视之下，我竭尽全力控制着自己朝他扑过去的冲动。尽管这不失为发泄愤怒的便利方式，然而后果就是令我们已经不妙的处境更加不利。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令美里さん的处境更加不利。鉴于我是最为可靠的 EVA 现有可供调用的驾驶员，同时还是唯一能够驾驶初号机的人，他们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才对……至少暂时是这样。
至少在我看着司令的脸时，我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当他看着 LCL 液体罐中，到处都是丽的克隆体被溶解后的残骸时，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然而很快他就把目光转向我，又恢复了那个众人皆知的，冷酷的碇元度。也许是因为我对他报以和他朝律子怒目而视时同样的目光吧。他把心中的情绪掩饰得很好，如果我的目光真的对他有所触动的话。最终，他向美里さん看去。

“三佐，送赤木博士回安全科，先把她关起来，等待另行通知。”
“是。”

显然尽管美里さん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才没有失态，但她的声音中还是透出了几分怨毒。（元度……怨毒嘛！还有作者除了 look at 好像很少用其他表示“看”的动词……－译者注）
就在这时，冬月看向我和美里さん。

“不管你们认为你们今晚看到了什么，忘了它们……否则你们也会落得和赤木博士一样的下场。”

尽管这个老人威胁的口气不容置疑，但对于这整件事的发生，似乎他并不引以为喜。
其实，他给我的印象就像是疲惫不堪的一个人，大概是对由 EVA 招致的一干谎言和痛苦都已厌倦了吧。
我一直沉默着，美里さん对这条新的指令表示接受。但我敢打赌她一定不会照做的。

我终于回到家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被掏空了。我的思维由于所有那些突如其来的发现而变得麻木不仁。母亲死于一次同步实验，目前存在于 EVA 之中。丽一部分是我母亲的克隆，她就是 DUMMY PLUG，而她死后只不过由另一个绫波来代替。她的记忆被抹消，律子还毁掉了除了这一个以外所有绫波的克隆体。
哦，另外我也是个复制品……
我真的觉得厌倦了。
最近发生的事实在令人疲惫，好像丽的突然逝去就像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一样。大概残酷的现

实很快就要让我痛不欲生了吧……
公寓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黑色的。天这么晚了，我估计明日香已经睡了。很好，我只想做一件事，躺在床上，睡觉，暂停几个小时的思考。
关上门之后，刚刚打开灯的我立刻呆住了。我看到我的床上放着一个信封和明日香的接口耳机。一股寒意顿时蹿上了我的脊背。尽管如此，我还是用颤抖的双手努力打开了信封。明日香潦草的笔迹和全无汉字的书写和丽的迥然不同，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真嗣，

我输给了一个我既爱又恨，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女孩子。不……我没输。现在我已经明白，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和她争的资格。美里对你说丽还活着的时候，你的表情……我知道你永远不会为我而露出同样的表情。

我要走了。我再没有留下来的理由。我不能驾驶 EVA。尽管我爱你，但我也不能奢求你永远爱我。不要担心。我永远都不会再打搅你了。永远。

我为那样对你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做的。可我那时非常害怕。害怕自己对你的感情。现在我知道了，那时我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存在下去。不过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怀疑自己是否还在乎些什么。任何事我都不会再担心了。

对丽说，我会想念她的。但我同样也没有办法去看她。

再见，真嗣。

明日香

我实在难以接受。所有的痛苦和悲伤……一时间纷纷杀回，以致我觉得这是在几天之内，我的心第二次被撕成了碎片。我瘫倒在地，泪流满面。再一次……周围的人再一次抛弃了我……
她们走了……
她们离开了我身边……
所有我爱的人……都离开了我……
孤身一人……

女孩从附近一座小山上，俯瞰着第三新东京市残留的一切。稀稀落落的几幢建筑，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巨大的湖。李林再次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然而代价就是这几乎化为乌有的城市。蓝色的 Evangelion 没有了。现在剩下的，只有那个男孩了。
很快她就会和他一起。SEELE 的人们要她这么做。一群自大的バカ……他们什么都不明白。
塞露尔只是夺去了李林们最不重要的东西，肉体。无足轻重的东西，容易失去，但也容易恢复。更厉害的是亚拉尔，它夺去的是李林们的灵魂，只留下支离破碎的一片片。而对阿米沙尔战斗的胜利，则要李林们以自己的生命做为交换。
然而一切都还没有决定。她知道最后的测试就要来了，而那正是她所需要的。不错，迄今为止李林既没有被打败，也没有被吓倒。可是这一次，他们的救赎所需要的，却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她很想知道，李林会不会愿意付出献祭的代价……

也就是他们的灵魂。
她能感到身体中慢慢滋长的冲动，尤其在最近的日子里变得越来越强。时间就要到了。

“再有几天就好。仅仅是几天。我想了解这个男孩子……碇真嗣……”
（第十章完）

恶搞版：

场景 1

“你是说……你和萤ちゃん……”我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听到她的回答。

好吧，我确实想听。可是她那种表情……

“别担心，真ちゃん。那时（看成人电影时……堪称 YY 的教学版－译者注）我们只想着你。”

我在想是不是自己该放心还是怎么，可我－
等等。
我们？

“我们？”我问。

听我这么问她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不过她还是回答了。

“嗯……有我，明日香，萤ちゃん，阿光……”

而且这个清单还在不断加长。看来星期五那天，我班上的所有女生和半数的 NERV 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庆“第三适格者感激日”了吧。
谁知道呢？

场景 2

“那……那是你和别的女孩的第一次吗？”我问道。这问题可真傻得盖冒儿。当然丽才不会－
“不是。”声音一成不变的回答。

什么？！她……和别的女人……还在萤ちゃん之前？

“是明日香吗？”
“不是。”
“是美里さん？”
“不是。”
“阿－阿光？”
“恐怕不是，真ちゃん。”
“鹅滴神啊。”

半个小时后，我终于猜出是谁了。

“啊……那晚玛雅可真罗曼蒂克啊……”丽飘飘然地说。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第十一章 使徒害怕踏足之处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平静。
有的人会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个地方－那个现在已经成为“第三新东京市之湖”的地方。当夜幕降临时，夕阳的一抹余光照耀着湖水，倒也称得上美丽。不过站在岸边的我，凝视着这平静的湖水，脑海中涌现的可不是这个词。

一片荒芜。荒芜，还有孤独。
孤独。
我是孤独的。
就像我来到 NERV 之前的日子。
然而有些事还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的我已无法忍受孤独。我不想再孤独下去了。我并不是到现在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地活着。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建介，阿光和萤ちゃん由于那场爆炸造成的破坏，不得不离开了第三新东京市。尽管我对阿光和萤ちゃん没有像对建介那样了解，不过有她们在应该还是很令人安慰的。然而她们走了。至少阿光可以去找在第二新东京的东治；我知道他俩都挂念着对方。并且萤ちゃん也不必再看着发生在丽身上的事……
不对，那不是丽。是绫波。丽已经走了。看着右手中的银色十字架，我苦苦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而现在，明日香也离开了我。到最后，我还在原地，逃走的反而是她。我又一次地被拒绝，被丢下。我真希望自己给了她更多的关心，然而丽的死实在让人难以承受……也是其时我唯一能够考虑的事情。也许……不。现在已经晚了。她留下一张字条就走了。字条！为什么要留给我字条，也不跟我当面说呢？我本可以告诉她，我从来都不想让她离开的！
左手里攥着的是明日香曾一度自豪地佩戴着的，红色的接口耳机。一滴泪滑过我的脸颊。这就是我仅存的有关她的一切……不过是一块毫无用处的垃圾。
美里さん倒是还在，她却形同鬼魅，来无影去无踪。前日的发现对她来说，不过是道开胃菜罢了。她抛下我不管，只身藏进 GEO FRONT，一心想要揭开毁掉了加持先生，也毁掉了我们所有人的组织的秘密。
我甚至连 PEN PEN 都见不到，因为美里さん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已经把他送到阿光家里去了。我不能怪她，但是……至少我能有个伴。然后呢，他会和我一样，无法接受丽的死去。也许阿光能以她开朗的态度，让 PEN PEN 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我会想到这个真是讽刺。丽和明日香希望今天的我能开开心心的。今天的我本

该就是开开心心的。我想起明日香曾经说过的话，就在我摆脱初号机的束缚后几天。

“你等着瞧吧，真嗣！今年你的生日会是你见过最棒的！这一点丽和我可以打保票！”

真是讽刺。他们还问我为什么讨厌生日这一天……
因为这天总是会提醒我，自己有多么孤独。
可是这次却更糟。
以前的我是孤独的，但我并不在意。
现在，孤独的我讨厌孤独，而且我好害怕。我度日如年。我活着还有什么用？我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只能指望明日香有天会回来，或者事实并不像律子所说的那样，从绫波的身上还能看到丽的一些影子。

“不要担心。我永远都不会再打搅你了。永远。”

不会的。明日香没有再回来的打算，并且我估计司令才不会为了找到明日香而费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她已经不能驾驶 EVA 了，而且现在没有了零号机，贰号机大概会由绫波来接手吧……如果同步测试成功的话。不过……她不再是可以随便牺牲掉的了。尽管如此，使徒也只剩一个了，也许根本轮不到贰号机出击呢……

“如果保留她关于你的记忆，碇就不能利用她来进行任何计划了，因而司令让我解决了这点小细节。我很抱歉，真嗣。”

现在这个绫波……不记得我了。对她来说，我只是第三适格者。所有那些我和丽一起度过的时光，过去的几个月，对彼此的感情……都没有了，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好像我的时间被拨回了从前一般。几个小时前，我去了她原来的公寓，居然没被零号机大爆炸夷为平地，真是奇迹。我看到她坐在床边，目光投向窗外，床上、地板上都有血迹斑斑的绷带。她听见了我进屋的声音，就把身体转向我，用那双毫无生气的红色眼睛打量着我。直到我再也无法面对她多一秒钟而终于离开，我们都没说一句话。我不想看见她，不想看见那个人偶，那个有着我曾经爱过女孩面庞的人偶。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奢望的了。

“确实，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驾驶 EVA……不过，嗯……只要我们活下去……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庆幸自己还活着吧。”

这是丽差点在我俩的首次共同出击中死掉之后，我曾对她说的话。（译者注：指对第五使徒 RAMIEL 雷米尔作战。）这是骗人的话吗？不。我只是必须让自己坚信，生命应该不只是一成不变的绝望。

“除此我一无所有。”

丽说得不对。因为只要她曾经活过，就能体验到喜悦和幸福，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一瞬。
我要击败第十七使徒，继续活下去。
可惜这样的决心也无法减轻我背负的伤痛……

因为现在的我已然一无所有。
我的思绪被一阵哼唱声突然打断。我一下子就听出那人哼的是贝多芬的欢乐颂。我一扭头，看见我左边一个女孩子坐在湖中一块岩石上，离岸边有几米远。非常眼熟的灰发女孩。依旧是长发飘飘，依旧穿着那件白色连衣裙。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孩几分钟前还不在那个地方。

"是你！"

她好像根本没听见，要不就是故意无视我的存在，总之她又哼了有一分钟才回头看向我。我几乎有些后悔，她那双红色的眼睛又令我想起了自己失去的爱人。

"你不觉得音乐是李林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吗（人类借薰之口说出的自以为是的想法罢了－译者注）……，碇·真嗣君？难道你感受不到它那能填满人心灵的丰沛感情吗？难道你不觉得如果有更多的音乐家来抚慰人们的心灵和灵魂，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妙吗？"

我一时哑然。好奇怪的女孩……

"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她对我笑了。温暖，友善，天真无邪的微笑。

"你确是低估了自己的位置和重要性。我当然认识你，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是被选中的人。我是第五个。"

什么？！

"第……第五……适格者？你……你是驾驶员？"

难以置信。又一个……又一个即将成为 EVA 的牺牲品……
这一定是场噩梦。

"没错。他们选我来取代第二适格者。"

第二适格者。明日香。取代她？这么快？她失踪连 24 小时都不到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换掉她呢？难道这个女孩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正想开口问，忽然想到自从第十五使徒来袭那时起，明日香就不再是个可靠的驾驶员了。司令有充裕的时间安排候补。可是，如果这个女孩是个候补的话……

"之前你怎么一直没有出现？"
"不需要额外的驾驶员。"

女孩转过头，凝视着平静的湖水。

"你宁可是我代替你的朋友们去受伤，不是这样吗？"（薰的英语都是皇室用语……贵气十足。

－译者注）

我不禁语塞……因为我清楚她说得很对。我希望这个奇怪的女孩代替东治去驾驶叁号机。我希望被第十五使徒精神污染的是她。我希望是她代替丽死掉。
我为自己居然有这样自私的想法而深感歉疚。我羞愧地低下了头。（这就是卑微而伟大的人性啊。－译者注）

“我……我……你说得对。”

我没预料到女孩的反应。她噗哧一声笑了。接着，她走下了自己坐着的那块岩石，似乎对于齐腰深的湖水并不在意。她就那么朝我走来，脸上带着开心的微笑。她就快走到湖边时，我注意到她的连衣裙下摆由于沾水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紧紧贴在了她的肌肤上。我一发现她裙下似乎什么都没有穿就立刻把视线转向了别处。她越走越近，我紧张地要命。她轻盈地一蹦蹦到我身边，歪着的头离我的头只有几寸。我愣在了原地。

“你应该多脸红一些的。比起阴沉的表情，这个表情比较适合你呢。如果你能微笑就更好了。”她小声说道，说完就走开了。

我还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该作何回应才好。

“明天上午计划进行同步测试，到时再见吧。”

我被这句话拉回了现实之中。测试？我都还不知道呢。不过事实有可能是，有人已经告诉过我，只是我充耳不闻罢了……

“呃……是啊……当然……嗯……你叫渚，是吧？”
“对，我的名字是渚薰，不过你可以叫我薰，碇君。”

薰……和我一样的驾驶员。自然，一生注定不幸……

“还是不要吧，渚君。”
“我知道了……”

一时间，那女孩的脸上似乎浮现出悲伤的神情，不过很快就又变成了愉快的微笑。

“那么明早再见。”

说完，女孩就走开了。可能她已料到我应该不会再答话了吧。
渚薰。第五适格者。就因为这样，她才从第十三使徒来袭之后就来到这里了吗？她一直在关注着我吗？她有什么目的呢？并且，为何她和丽是那么地相同，却又那么地不同？（看出我是抄了哪一句歌词吧……我很喜欢那个歌手的早期作品呢。仅限早期～－译者注）

闹钟响了，我眼神迷离地看了它一眼。其实要闹钟没什么用处，因为我根本睡不着；从终极教条回来之后，我的思绪就不曾或停哪怕一瞬。我惊异于自己居然听见了闹钟的声音，那时

我耳中充斥着的是贝多芬的乐声。自从见过第五适格者，回到公寓后我就一直在听。我感觉自己需要些什么来驱走脑中纷乱不堪的思绪，自然我就想起了我的 SDAT 随身听。然而当我发现平时一直听的那盘磁带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后，我就听了一夜的贝多芬。是因为我听到第五哼唱了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一部作品吗？
第五。今天我还会见到她。还有第一……（我知道"第五"译作"第五适格者"可能听上去要自然许多，但这里作者似乎想强调真嗣对薰和三人目丽的厌恶之情……见仁见智啦。－译者注）
我真希望能对它视而不见。
我拖拖拉拉地起了床。我既不想洗澡或者吃东西，也不想换衣服，于是我径直向 NERV 走去。

"真嗣君！精神集中！你的同步率越来越低了！"

我叹了口气，努力集中着精力。可怜的伊吹二尉似乎对她的新职位有点不适应。我想这很自然，让她接手赤木博士的工作，确实是勉强了些。
赤木博士。我想知道现在她怎么样了。她现在对司令没有用了，于是司令就把她甩了？

"到那时我的同步率自然会提高的。"我淡淡地回答，同时不再做无谓的努力。到那时，我一定会打败第十七使徒。我已决意打败它。不过现在只是个测试，所以我很难管住自己的胡思乱想。
绫波能像原来的丽一样和 EVA 同步吗？
绫波……
她身上真的一点原来的丽的影子都没有吗？
我始终要弄个明白。

"丽。"

我也知道希望不大，但终归要试试看。于是我连战斗服都没换，就那么靠着墙，等她从女子更衣室里出来。为了洗掉身上的 LCL 液体所必须的淋浴让她的头发看起来还是湿漉漉的。若不是她那空洞的眼神，我大概会觉得她很漂亮吧。我恨那眼神。

"驾驶员碇。"

听到她这么回答，我心中一颤。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红色的双眼冷冷地看了我一会儿。我也没有动，感觉勇气一下子就飘散到了九霄云外。我这才发现，自己竟是这么没出息。
直到她快要对我失去兴趣而走开时，我才有所动作。我抓住了她一侧的肩膀。她的头转向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丽？对你我就只是这样而已吗？只是第三适格者，驾驶员碇吗？"

足有半分钟之久，丽像尊雕像般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那冷冰冰的、毫无生气的瞪视直教我作呕。我已经料定她只会再次地无视我然后走开，她却突然开口了。

"我没有关于你的记忆。我认识你吗？"

这话仿佛朝我胸前砸的一记重锤。对这样的回答我并不感到有多么意外，我只是在内心深处还存有一线希望。正是这一线希望给了我勇气走到现在，问出刚才那个问题。可是现在希望不再，留下的只有绝望。

“拜托了，丽，”我恳求道，“你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吗？你不记得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好几次救了对方的命了吗？你不记得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了吗？你连我们曾经有过肌肤之亲都不记得了吗？”
就在那一霎那，我似乎看到她眼中闪烁着一丝生机，不过时间短得令我不得不认为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接着，我听见了身后的窃窃私语声，这才发觉几个 NERV 的工作人员在盯着我们看。任谁都能看出他们眼中那病态的好奇和对于他人不幸的渴望。我的绝望忽然变成了满腔怒火，我瞪了他们一眼，那眼神冷得几乎能杀人于无形。

“比起盯着我们看，你们就没什么更重要的事做吗？！Dummkopf!（德语，傻子的意思。不过此处似乎该用复数 Dummkoepfe 才对……－译者注）”

当你和某人朝夕相处，发现自己学到那个人的一些习惯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直到几天后，我才想到当时我的语气和神情和明日香是多么地神似。怒火稍息，我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丽身上。

“别告诉我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别告诉我咱俩一起度过的时光你全都忘光了！不可能的！你一定还记得些什么的！”

蓝发的女孩只是……盯着我看。

“不，不记得。”

我几乎要崩溃掉了。我只有尽全力才勉强没有当场倒下。我不想就这样垮掉，因为……那个女孩。明日香也一直都是这样装作很坚强的吗？就因为她不想被别人认为懦弱？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丽真的死了。”

我再也无法面对那张熟悉的脸，放开了她的肩膀，向男子更衣室走去。
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内心深处仍旧不肯完全放弃希望。这念头试图劝服我给这个女孩一次机会，试着去了解她，试着真诚地对她，同时希望她也能真诚地对我。希望这个女孩能最终和我一起坠入爱河，就像我和丽那样。可是这个女孩不是丽。使丽变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那些经历，我们共同的经历，被一点不剩地抹消掉了。已经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不管是什么东西令丽对我打开心扉，那也已经永远不可能重来了。
有的时候，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碇……”

再次燃起希望的我飞快地转身，不顾自己的常识告诉我，让我忘了她。看到她空洞的表情，那希望立刻又破灭了。

“……对不起。”

空洞的……语言。
不是丽。她不是丽。

“真的吗？你真的明白你所说的话的含义吗？我想不会。”

女孩的脸上露出了微微惊诧的表情，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留意。一切都结束了。日子还在一天天向前奔走。可前面真的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去奔走吗……

我伏在热水浴中，想要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忘记。仅仅冲个淋浴似乎还不够，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在 NERV 洗个澡，之后再回公寓。我不是很想回去。美里さん曾说过，有人在家等着你回去是件很特别的事情。我的这个人已经没有了。

“碇君？想不到会在这儿碰见你。”

听到这个声音，我差点没蹦起来。我僵硬地扭头看见从头到脚一丝不挂的渚，就在我后面，在朝我微笑。顿时，一种久违了的复杂感觉充斥了我的心：恐惧，惊诧，迷惑，还有一些男性荷尔蒙的冲动，从而导致了我某个部位血压蹿升，由于她在盯着我的那里看我又感到了无比的尴尬。我想这毕竟还是公平的，我还不是也把她给看了个遍。（又来了……刺激我……受不了作者这家伙了……－译者注）我看到她的胸部比明日香的小些，又比丽的大些。还有她天生就是灰发。

“你……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边问边连忙用手遮住我那个不听大脑指挥的部位，脸红得活像个熟透了的番茄。“这可是男生浴室！”
“哦？是吗？我不知道耶。”

她就那么站在那儿，一脸的不解。我尽力把视线转向别处，可差不多每隔几秒眼神儿就不由自主地偷偷瞄向她。

“看来只有我们两个啊。你不介意我留下吧？”
“啥？！我……我……你……”

我正发现自己语无伦次之际，那女孩却自顾自地走到了我的左边。她没有哪怕一点儿遮掩一下的意思。我有点儿觉得如果是丽的话，估计也会这样的。

“你曾经是第一适格者的爱人吧？”

我心中一颤。NERV 内部的传闲话速度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另外既然继续隐瞒这一点也没什么意义了……

“是……曾经是。”

“就是说你们不再是恋人了？”
“不是了。”
“为什么？”

她问这个干嘛？我不愿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在发生了刚才那样的事之后。

“时过……境迁。”
“失去这段感情你很伤心？”
“嗯……”
“因为这个你才想避免和我接触？”

我没有说话。我不想说话。也许我应该走掉才对，然而我也不想那样做。

“你是觉得如果从未和其他人相识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被背叛的感觉。即使他们死了或是不在这里了，你也不会感觉受伤。”

真难以置信，她居然是对的。

“没错。”
“这么说你想就这么孑然一身地度过余生，永远拒绝其他人？”

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还有什么意义。也许我的生命根本就没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大概会做出抉择的……

“也许吧。”
“可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永远都无法摆脱心中的悲伤和寂寞。”

悲伤和寂寞……
灯忽然灭了。澡堂关门的时间到了。我惊讶地眨了眨眼睛，居然已经呆了这么久吗。
一只手放在了我的手上。我的心差点没跳出来。她看着我，那眼神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我忙抽出手看向一边。

“该……该走了。”
“哦？结束了么？”
“是。”

女孩慢慢地站起身来。再次以如此近的距离看到她的裸体，我的脸红了。她依旧是笑盈盈地看着我。

“你去哪里呢？”
“回家。我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

没有理由再耽搁下去了。

“我听说你会拉大提琴。我可以和你一起吗？我想听你拉琴呢。听说你很有才能哟。”

眼中是她温暖的笑容。孤单……我不想再孤单下去了……可我又不想再受到伤害……

“不了。就让我一个人吧……”

女孩显得非常失望，一言不发默默地离开了。这和她一贯笑盈盈的样子真是天壤之别。我不觉有些后悔，然而我决定不去理会这一点。
我不会再受到伤害的……

“好极了真嗣！你的同步率比上次提高了 20 点！干得漂亮！”

在那感觉上几乎遥不可及的不久前，被这样称赞我大概会觉得很开心吧。可是现在我却毫无感觉。我不在乎了。
两天过去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少想丽和明日香的事了。我还是会觉得伤心，我还是会想念她们，并且我依旧无法在有绫波存在的地方待得太久，只是那感觉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时间能治愈伤痛也许是真的。可我却对这种说法颇为恐惧。就这么把她们给忘了继续生活……总觉得不对。丽的话我无论再做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可明日香还活着，估计她就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
测试很快就结束了。我倒希望测试能占去我多一点的时间。插入栓中是个与世隔绝的所在，待在那儿我就可以忘记所有。那感觉……很舒适。
插入栓打开了，我待了足有一分钟后才出去。我还不想那么快就远离那种放松的感觉。
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薰朝我伸出一只带着黑色手套的手，想拉我一把。（这显然是作者受那张图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桥段，我宿舍的墙上正好贴着这张－译者注）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抓住了她的手。

“你坐在这个插入栓里的时候和平时不同呢。差不多就像是……心平气和。”
“我想是吧……”

女孩笑了。我看着她，这才注意到她黑蓝相间的战斗服和她苍白的皮肤、灰色的头发产生的鲜明对比。受到怀旧情绪的影响，我还留意到她的战斗服和明日香的款式几乎一模一样，我猜这大概是女性驾驶员的制式战斗服吧。我有点儿希望明日香的服装是独一无二的。看到其他人穿着相似的装束，我就是感觉不对劲。

“换完衣服你打算回家还是就在食堂吃午饭？”

不用问，如果我在这儿吃饭的话，她很可能会跟来。要是回家吃的话，走回公寓还有做饭都会花不少时间。我已经浪费了很长时间了，并且肯定也没心情做饭。食堂的饭菜总比速食面要来得好些吧。跟美里さん住过几个月以后，任何人都会变得再难吃的东西都能咽得下去。

“食堂。”

即使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也能感觉到她对这则消息的强烈欢迎。她的笑容又更浓了些，她眼中闪烁的是生机勃勃的火花。我叹了口气。

“要一起来的话随便你。”

说完我便走向更衣室。我不想看她幸福洋溢的笑脸。如果我那样做了，可能就真的会感觉很好了……（自闭的人以这种方式来感受来自外界和他人的拒绝……吗。和我还真像呢。呵。—译者注）

我冲了很长时间的淋浴，感受着温暖的水流打在皮肤上的放松效果。本来我更倾向于泡澡的，不过我可不想冒再次和薰赤诚相向的险了。
薰……我真想知道她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无论我如何推拒，她却从不畏缩。我实在不明白她。短短几天时间，似乎每个人都爱上了她。我听说自从她头一天来本部，就为桥接处的工作人员带了在家里做的早餐。（实在没查到 bridge 除了舰桥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可这又不是太空船。－译者注）负责 EVA 机体维护工作的技术课中传言她泡的咖啡是附近最好的。我甚至还听说她有一次主动到人手紧缺的病院去帮忙。好像每个人都被她的魅力所倾倒。也许是那双明亮的双眼和平和的微笑所致吧。每次见到她，她都是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除了洗澡那次……
我摇了摇头。我不该为这个而感觉歉疚的。我跟她说过，我不想和她作朋友。事实上，我很清楚她一定非常了解我的处境和感受。然而她却从未停止过尝试。我不禁叹息。再有一个使徒我们就会各奔东西了，她就一点儿都不怕被我再次伤害？（上次的“伤害”是说“洗澡抽手”那次吗？真有够脆弱的，真嗣君～－译者注）抑或是伤害到我？
我关掉了水龙头，走出了淋浴间，拿毛巾把身体擦干。我把手伸到鼻子下面嗅了嗅。无论我洗多长时间的淋浴或是盆浴，身上总会有 LCL 液体挥之不去的气味，非常轻微，但仍能闻到。我讨厌这样。

“你在这里啊。我还纳闷你怎么那么久还不出来呢。”

我差点蹦起来。我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完全没发现我竟然不是一个人。（黄 XX：你不是一个人！！！－译者注）我七手八脚地穿上内衣裤，十分懊恼自己的裸体被这位驾驶员同伴一览无余。

“渚！你不知道这里的有些人比较希望保留自己的隐私吗？！”

她一脸迷惑地盯着我。其时她就坐在储物柜旁的凳子上，我就是在那儿穿上我大部分衣物的。

“你为什么要发窘呢？”
“嗯……你……看到了……我没穿衣服……”

我的脸红得厉害。我潜意识里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没什么异样。毕竟和美里さん第一天一起住就被她看光了，我就不谢 PEN PEN 了，而且丽和明日香也都见过我的裸体。

“你用不着不好意思的。有形的肉体只是人类灵魂的外壳而已。一个人美不美，不该由其外表，而应该由其心和灵魂来决定。我觉得你非常地美哦。”

听到这样的评论，我又抑制不住地脸红了。听到有人对我说出类似的话，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想着她的话。明日香和丽都是非常美的女孩子，但她们之所以能吸引我却不是因为这个。我想……她说的应该是事实吧。
不过还是……
看到她好奇地从凳子上拿起了什么，我一下子僵住了。

“别动那个！”

女孩吃了一惊，连着十字架的银链掉在了地上。我气呼呼地瞪了她一眼，伸手捡了起来。丽……
我把项链戴在了脖子上，迅速地穿好衣服，完全无视已经呆掉的女孩，自顾自地走了。

又是一间空空如也的公寓。我试着告诉自己别那么失望，但我做不到。我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不过自从我知道丽再也不会回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开始一间一间地搜索这些没人住的公寓了。
虽然零号机的爆炸摧毁了几乎整个第三新东京市，不过还是有不少的建筑只是受到了些微损伤。纵然如此，由于一些建筑已经摇摇欲坠，所有这些建筑还是都被废弃了。这一片公寓楼就是其中之一。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建筑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但即使有人要进去也没有保安人员阻止。NERV 没有那么多的人手。显然没有人会管那么多，不然那些暗中跟踪我的保安课人员怎么会连一点阻拦我的意思都没有呢。
假如这些建筑已经不再安全了，那么对于想躲起来的人来说，这些建筑就是极佳的藏身之处。那些想逃避自己这一生的人们。比如明日香。
已经确定的是明日香并没有坐火车离开这座城市，所以她还剩两种选择。一是徒步离开，不过这样的话想找到她简直轻而易举；再就是她根本没离开，只是在附近躲了起来，那么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这些废弃的建筑。虽然第三新东京市已经被毁得七七八八了，但还是有足够人们搜索几个星期的建筑没倒－如果她不想被找到的话，可能真的永远都找不到。
对现状这样的估计实在严峻，不过我就是不肯放弃。我所有的就只剩这一线希望。就算我不为自己，我也要为了她找到她。谁又敢说这满目疮痍的第三新东京市一定不会在下一次的使徒来袭中彻底毁灭呢？
我又来到下一间公寓。门是开着的，这是个好兆头。门开着意味着明日香更容易选择这里做为自己的栖身之所。我从最近的经验中得知，要用暴力打开一扇锁着的门并不是那么地轻而易举。
看到房间里面的样子，我的希望一下坠至冰点。这房间被爆炸损毁得够呛，一面墙和部分屋顶都没了，地板上一片狼藉。环顾四周，我发现冰箱里的食物差不多都坏了，水龙头也不出水了。浴室的浴缸倒是满的，可能是雨水吧。我很怀疑明日香会挑这么个地方来住。（……译到此处我觉得命运这东西真是奇妙。难道说生命这东西真的是宇宙的毒瘤……吗。所以神才要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们？：)－译者注）

“你是想找第二适格者，对吧？”

我一惊，没想到会在这儿听见她的声音。我回头看见渚，她就站在原来大概是起居室的位置。她朝我扬了扬手里拿着的棕色包裹。

“给你的晚饭。我在餐厅没找到你，所以估计你肯定饿了。”

我这才想起来，我答应过她要陪她一起去餐厅的……在她碰了丽的十字架之后就……

“不是我亲手做的。没那个时间呀。抱歉。”

我又打量了一下那女孩。看起来她十分严肃。实际上……她和丽一贯的神情真的好像。我不禁有点担心。

“我向你道歉。我原来不知道那十字架的事。我只想……看清楚一点。”

我想起了自己朝她吼的样子。我……我可能有点过分了。

“谢谢你，给我带了晚餐。”

我不想道歉。毕竟她没经过我允许就碰了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从什么时候起我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东西了？显然丽的意思是把它给我的，可……感觉总是有点儿别扭。
我没有道歉，不过那也不代表我一定要继续生她的气。我眉间拧成的疙瘩慢慢消失了，她似乎注意到了我表情的变化，眼中闪现出光彩。

“荣幸之至。”她又露出了平时的笑容，回答道。

然而情况还是一样地难堪。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都不敢肯定该说什么或是做些什么。我从她手中接过包裹，走到原本是厨房的地方，擦掉桌子和两把木制椅子上的瓦砾。我默不作声地邀请她和我一起坐。
她带来给我的食物很简单，一个猪肉三明治和一瓶橘子汁（西方人的生活还真是可怜……呵呵－译者注）。不过我咕咕乱叫的胃早已迫不及待地表示欢迎了。我一直都没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饿到了这种程度。
我咬了一口三明治，感觉比平时吃的美味多了。（俺小时候奶奶总教育偶：“饿了吃糠甜如蜜”，诚不我欺！：)－译者注）这时她再次开口了。

“你真的认为你能找到她吗？”

回答之前我不紧不慢地咀嚼着。其实……我也在不断地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如果她不想被人找到的话，我看就难了。”
“就是说你希望她能看见你，并且会回去。”

若不是这女孩擅长读人心思，那就是我急切的愿望太明显了。

“是的。”

她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

“你的逻辑自相矛盾。你想通过避免和人接触来逃避伤害，可你又想找到那个使你伤心欲绝的人。”
“不光是明日香的错……”

不是，不光是因为明日香。许许多多的事……使徒……父亲……我……

“她毕竟伤害过你。”
“是。”
“你还想再见她？”
“是。”
“即使那意味着再次被伤害？”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心里很清楚，她是对的。我决定尽量躲着这女孩，正是为了避免一段友谊所必然伴随的伤害。可我却希望绫波还记得我。而且我现在在做的事，正是寻找明日香。

“……是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向人敞开心扉呢？”
“我……我不知道……”

一声重重的叹息。她没有再说什么，也没必要再说下去。我能猜到她无声的疑问。如果你真的不想被这些女孩再次伤害，那又为什么单单把我推开？
也许是因为……我爱她们，我突然想到。这就是爱吗？忍受痛苦，为了那些我们所爱的人，为了和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吗？丽牺牲了自己，因为她爱我。明日香逃走是因为她觉得没有她，我会活得更加幸福吗？如果是这样，那她岂不是在不知不觉中伤害我的同时，也在伤害她自己吗？如果是这样……也许与其说爱是一种祝福，倒不如说是种诅咒更恰当些……
在思索着我和那两个非常重要的女孩一度曾拥有的关系的同时，我也在想另一件事情……

“渚，你……你总是对我很好。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和我成为朋友呢？”
“能让人微笑就是我的快乐。然而看到这样一颗纯洁的心灵蒙受着哀伤，负疚和绝望而变得如此沉重，我很难过。我想更多地了解你，这样才能理解你的苦衷，进而让你再次露出笑容。”
“你……想看我笑？”

这场面……感觉好熟悉……

“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我想……笑就可以了……”

我现在成了……丽曾经的样子了吗？
我上一次会心地微笑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是的。”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呢？不开心的人又不止我一个。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呢？为什么不是美里さん？即使是他也好啊，那个曾是我父亲的人？”

一想到司令笑起来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但换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也是颇为吸引人的场面。
我叹了口气。我不敢相信自己竟还对他抱有些微希望。难道说我还没长记性吗？

“因为你值得被爱。”

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回答了我还没问出口的问题，仿佛她能读我的心思似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爱你。”

我惊呆了。这女孩……刚刚说她爱我。我觉得自己开始恐慌了。不要第三次再这样了……我在想逃走会不会是种解脱的方式……

“不……”

突然感到她的双手碰到了我的手，我浑身一紧。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她的手推开，可是她的手感觉好温暖……

“这正是你想要的，不是吗？你只想为人所爱。”

就是这样，不是吗？自从我告别了原来与世无争的生活，我就一直渴望着被承认、被接受。父亲。美里さん。朋友。丽。明日香。而得到爱的愿望比被接受更加强烈……

“是。”
“可你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别人的爱。”
“所有我爱着的人们都受到了伤害……”
“单凭你一己之力是无法掌控别人的命运的。”

我心里也清楚是这么回事，但是……

“我来到这儿是为了寻找一个曾经遗弃过我的父亲，可我只发现他是个冷血动物。接着，我交了一些朋友，还遇见了两个非常出色的女孩。我差点害死我最好的朋友。（铃原东治－译者注）一个我爱的女孩把我完全忘记了，另一个则逃走了。我还认识了一位我尊敬的人，我好希望自己能有个像他一样的父亲。他死了。我会害怕交新朋友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我不想再受到伤害了……”
“这和你刚才说的可不太一样啊。你说过你不在乎第二适格者会不会再次伤害你。我问你，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伤害还是寂寞？”

好尖锐的问题……我这才发现，我不知道。

最终我移开了双手，看向别处。我没办法继续直视她。我开始越来越不知所措了。

“天晚了，这么黑还继续找可能会有危险，我们该回家了。”

我不敢肯定自己听到的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她语气中明显的失望吧。不过我突然决定冒一次险。我必须这么做。

“薰……你还想听我拉琴吗？”
“乐意之至……真嗣君。”

她笑了。我也笑了。久违了的感觉。温暖的感觉。
于是我们动身朝我的公寓走去。

看着薰，我尽量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失落。她笔直地跪坐在地上，不过眼睛却是闭着的。我感觉她大概是睡着了吧。她的面容是那么地平静、谦冲，只是偶尔微微露出个幸福的微笑。看上去她似并无一物挂怀，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竟会有人快乐如斯。
我的演奏结束时，她睁开了眼睛，表明她其实一直都清醒得很。（也不尽然哪。每次偶老爹睡觉，我听音乐，突然一关音乐或者音量调小他马上就醒。人总不可能醒着打呼噜吧！除非老爹逗我玩儿～呵呵－译者注）

“你的音乐完美得令人惊叹。谢谢你，真嗣君，每一个音符我都觉得非常享受。”

为了强调这一点，她还轻轻鼓了几下掌。
我不好意思地脸红了。我还不是很习惯自己演奏的音乐受到称赞。我也知道当时拉琴给明日香和丽听时她俩貌似还算喜欢，不过我却从没听她们亲口说过。我清楚自己缺乏练习的演奏其实还差得远，于是就害怕听到负面的评价。

“你的才能不应该只属于你一个人。你应该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听到你的琴声。”

我的脸色更加红了。

“薰……我……我没有那么厉害啦……”
“不。你只是缺乏自信。”

听她这么一说，我不禁叹了口气……我知道其实正是这么回事。

“下次你再演奏的话，不如拉个更加欢快的曲调，这样也许可以抚平你心灵的创伤。”
“谢谢你……薰。”

她摇了摇头。

“不，该道谢的是我，真嗣君。听你拉的曲子真的是种享受。你能邀请我到你家里并对我推心置腹，我真的非常感激。”
“嗯……呃……”

我不知该如何应对。我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做了吗？对她推心置腹？

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相当难堪，因为我一时间手足无措。

“已经很晚了，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显而易见，这个女孩看得出我依然对她的存在感到不是非常自在。

“说得也是呢……”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恰巧在薰准备离开的时候，外面传来了沉闷的雷声。我朝阳台一看，发现雨下得好大。我又一看薰，她只穿了那身白色连衣裙和一双凉鞋。第三新东京已经被毁得七七八八了，自然不会再有什么出租车了。这种天气要是她就穿着这个出门，非浑身湿透不成，而且很有可能会生病。（译到这里突然想起，估计作者是根据雾岛真名的装束来给这个变性版渚薰着装的……话说回来，如果薰也是女性的话，EVA 就真的成为男性 OTAKU 的专属动漫了～－译者注）
叹气。我要是还有一点儿人性的话，也不能让她就这么走啊。

“我想……你可以在这儿睡。”我踌躇了一会儿，继续补充道，“明日香的房间还空着……你可以睡她的床……如果你不会动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的话。”

女孩点了点头。

“为了万一她哪天回来，你尽力把一切都保持着原样，我说错了吗？”（相当强势的语气……皇室成员经常用这种句式－译者注）

这次换我点头了。

“现在睡觉还早了点儿。也许你可以用这个时间给我讲讲你和其他适格者的事情……如果不会太不堪回首的话……”
“不会的，还好了。”

奇怪的是，这还真不是客套。能有个人听我倾诉丽和明日香的事和我自己的感受，我感觉好多了。我对她说了丽和明日香所有的事，如何和她俩相遇，我们如何逐渐建立起不单纯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有关我们之间的关系她问了好多，甚至还问我们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闹了个大红脸，赶忙转移话题。

“你为什么会来 NERV 呢？我是说……你明明知道发生在其他驾驶员身上的事……”
“那是我的目的。”
“你的目的？”
“是的。我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有我不得不做的事，一个必须实现的、我无力抗拒的宿命。否则的话，最终我将会被其所吞噬。”
“哦……”

难道说这就是她同意驾驶 EVA 的理由吗？实在太也笼统。而且毫无缘由地，对她的这番话我感到十分困扰。

“你又为什么驾驶呢，碇君？”

我一时语塞。之前也有人这么问过，但我总是没法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我的答案永远都在变化。最终我只得长叹一声，原原本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毕竟之前这是看上去唯一稍有意义的做法了。

“我……我都不太知道了。我第一次去驾驶是为了救丽的性命。接下来去驾驶是因为有人要我这么做。我也曾想方设法让父亲意识到我的存在、尊重我，却根本没有成功过。之后我想通了，我要为了保护我所爱的人们而驾驶。可结果呢，我还是失去了她们。现在……我大概只是想结束这一切。最后的使徒，最后的战斗。”

薰眯起了双眼，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我明白了。那么如果这最后的使徒也被打倒了，你会怎么做？”
“如果到那时我还活着的话……我想我会试着另寻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我俩之间突然一片沉寂。看到没有笑容的薰，不禁使我觉得有点儿不安……

“你戴着的十字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从衣服下面拉出那个银十字架，凝视着。

“这个十字架原来是丽的。和第十六使徒（Armisael,阿米沙尔，子宫－译者注）作战之前，她把它留给了我。我认为她想让我保存这个，所以我就戴着了。”

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会儿。接下来我谈到了自己的父母。我还说起了美里さん和加持先生。在交谈中我才知道，薰从未见过自己的双亲。那时我就在想，她的父母要么是遗弃了她，要么就是在第二次冲击中死去了。这对她来说似乎是个敏感的话题，她不紧不慢的谨慎措词令我觉得还是不要追问过多的好。不仅如此，天色也已经晚了。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都觉得是时候去睡了。我把她领到了明日香的房间，然后自己也回房去睡。关上门后，我发出一声长叹，任由自己倒在床上。我翻了个身，不知不觉又开始盯着天花板，和过去如出一辙。

她是对的。我确实在慢慢地对她敞开心扉。
这样做错了吗？我也不知道。她似乎对我极其友善，毫无恶意。她怎么会伤害我呢？
就像丽和明日香那样，被上帝夺走或是自己离开。
可是……今晚……我第一次觉得有种恒久的安全感……我不再觉得孤单了。并且……我也不想再感到孤单了。这就是我接受她的原因吗？接受一个我甚至算不上了解的女孩子？难道我已经可怜到只要能让我忘却心中的寂寞，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的地步了吗？
我究竟更加害怕什么？伤害，还是孤独？
这时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一件令我非常不安的事。是否我迟迟没有在丽和明日香之间做出选择，就是因为我对寂寞的恐惧？

一片黑暗的房间中，我坐在一张椅子上。仅有的灯光照在我周围，呈现出一个直径不到两米

的圆形。余下的地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看不到光照来的方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那里出来的，我只知道自己被吓坏了。倒不是因为这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无法抗拒的恐惧感。就要出事的感觉。
确实是出事了。而且比我所能想象到的还要恐怖。
眼前出现了一幕幕场景。不是放映机放映出来的，也不是显示在屏幕上的，它们就是在那儿。（我很难受。严重的咳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明明自己明白的东西，想要把它准确地用中文表达出来，很痛苦。特别是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我只能尽可能客观地把它翻译过来，至于翻译过程中意思的损失，就没办法了。－译者注）可我却并不想追究其来源。当我认出那些场景时，我发现自己在战栗。
初号机正奋力和第十六使徒战斗。那是隐藏在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幕。当使徒熔解了初号机的装甲，初号机就放开了那巨型的发光虫子。初号机准备着躲避接下来的攻击，就在这时，那虫子不动了。在使徒的另一端，零号机连同与其接触的部分使徒身体，一起蜷成了球状。

“不！”

我不想看到接下来的画面。于是我闭上了眼睛。
然而接着我就听到了说话声。

“丽！照美里さん说的去做！”
“已经太迟了......”
“丽 !！”

我睁开双眼，看见初号机奔向零号机。但我知道初号机是不可能及时赶到的。

“真嗣......无论如何......都不要忘了......我爱你。”
“不！丽！不要！丽!!！”
“我爱你......”

零号机爆炸的光芒遮蔽了我的眼睛，接着一切又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黑暗。

“你让我死了。”

“丽！”

我一转身，看见丽就站在我身后，和往常一样穿着校服。在黑暗中我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她了。

“自从第十五使徒被歼灭之时，你就发誓不会再让使徒伤害我，可你没能保护我，于是我才死了。”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不，你没有。你完全可以打败它的。”
“对它的攻击却对你造成了伤害！”
“面临第十三使徒时，你便也是这般。你害怕伤害我们，于是选择了让我们死去。我不像铃原君那样幸运。”

这个，就是她说的这个。从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噬咬着我的心。我拒绝面对的，甚至连想都不愿想的念头。也许攻击使徒确实会对她造成伤害，但最终没准儿恰恰能救她的命。

“不……我……丽……我……”

我试图看向别处，她却始终不离我面前，身上穿着战斗服，伤痕累累的皮肤显然是第十六使徒的杰作。

“是你杀死我的。”
“丽！”

迷惘的我心怀愧疚地扑了过去，想要抓住她。然而我的指尖刚触到她，她整个身子就烧了起来。我眼看着她的皮肤变得和煤一样焦黑，一片片地从她褐色的骨头上剥落，最后，一切都灰飞烟灭，消失在黑暗之中。

“丽！丽！”

我哭倒在地。

“你从未爱过我。你只爱她。”

我吃惊地抬起头，看到满脸泪痕的明日香正看着我。她的校服已然破破烂烂，污迹斑斑。她面色苍白，形容枯槁，眼圈发黑的她似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看上去她并不气愤，然而她那冰冷的目光足以表现她绝不是在开玩笑。

“不是那样的，明日香！我爱你啊！”
“你从未表现出过你爱我。”

这样一句话恰如一把利刃刺入我心中，无比痛苦。

“可我确实是真的爱你啊！那天晚上的事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你不过是看我可怜。对你来说，那只是一次草草了事的交媾罢了。之前你就和丽发生过关系，我感觉得出。你懂得太多了。怎样爱抚，怎样取悦我。你是那么地温柔，为的是不会让我太过疼痛。你背叛了我的信任。”

我一惊。她知道了……

“明日香……我……我……我真的爱你……”
“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也爱她。”
“可她已经死了啊！”
“所以你才想让我取代她？取代她在你床上的位置？”
“不！不是的……那是……不是那样的……我……我……”

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她说得没错。就因为丽已不在人世，我就去寻求明日香的爱，这是不对

的。单纯的移情别恋……这是不对的。从一开始我就一错再错……

“太迟了。现在我要走了。”

明日香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长长的餐刀。我惊恐地看着她把刀刃对准了自己的手腕。

“我永远也不会再打扰到你了。永远。”

天哪！

“不！”

我还没来得及制止，刀刃已经利索地深深划过了皮肤和肌肉，被割断的血管中喷涌出的鲜血马上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明日香！”

当我终于抓住她的手腕，想要止住涌出的汩汩鲜血时，她整个身体突然一下子爆出了所有的热血，我从头到脚都被鲜血染红了。
我尖叫着。

我一下子醒了，在半梦半醒之间，恐惧地发现自己身处黑洞洞的房间中。当我发现自己几乎动不了时，我吓坏了。在那场噩梦中，我把自己紧紧裹进了床单之中，那感觉就像是被陷阱困住的野兽。挣脱之后我仍然继续挣扎着，直到有一双手抱住了我。(All right, here goes...一译者注)那人的胸部紧贴着我的背，我的颈后传来温热的气息。惊恐万分的我差点又情绪失控，这时我却听到了温柔的安慰。

“没关系。都结束了。没什么可怕的了。你现在已经醒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梦。都只是个梦。不……不如说是梦魇。
我发觉自己坐在床上，身上的短袖衫几乎被汗水浸透。一双臂膀紧紧地拥着我。紧接着，梦里的景象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掠过。我竭尽全力才勉强没有痛哭失声。

“真嗣君，别这样折磨自己了。”

我回头看着薰。她看上去很悲伤。当一滴眼泪无声地从她洁白的脸颊流过时，我不禁一呆。我这才注意到她好像是赤身裸体的，但就在那一刻，这仿佛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事了。（骗鬼咧……扑街仔！：)一译者注）

“这许多的苦和痛……不要全都憋在心里。哭出来吧，没关系的。都发泄出来吧。发泄出来。”

我凝视着她那双泪光盈盈的红色眼眸。她流泪了，是因为她能感受到我的痛苦有多深。人生得一知己如斯，夫复何求？（此句原文为 That was all it took.我略加发挥，望有更加译法的朋友不吝赐教。一译者注）我又一次哭了，靠在她的胸前，好像是要把压抑在心中的泪水全

都流出来似的。
我就这么哭着，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我只知道薰一直紧紧地拥着我，对我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无所谓，单单她的声音就足以令我觉得十分安慰了。当我终于不再抽泣，她帮我脱下了身上的短袖衫，说我不该穿着这么汗湿的衣服入睡。我没有阻止她；我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她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让我躺在床上，帮我盖好被子以免我着凉。然后她俯下身子亲吻了我的前额。这个动作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了；自从母亲消失那时起就没再见过了。要不是我抓着她的手腕的话，她可能会走掉。

“别丢下我一个人，求你了……我好怕……我不想一个人……”

她微微笑着，钻进我盖着的被单里。她紧紧地抱着我。

“谢谢……”

我心情平静地和薰一起躺着。她一丝不挂的身体靠在我的裸背上面，温暖而舒适；她的拥抱……可靠的拥抱。我很快便再度进入了梦乡。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的梦都妙不可言。是夜回首往事，我感慨良多……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少了点儿什么，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少了的究竟是什么。我一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了，尽管当时我还不明白那件事的真正含义。（1.其实偶宁可相信她俩没有“那个”；2.此处“那件事”指的应该是“和薰睡在一起”这件事，“真正含义”偶认为是“薰是来向真嗣告别的”。－译者注）薰不见了。
我起床找遍了整个公寓，没有她的线索。我又向外面望去。时间还是半夜，也就是说她很可能刚走了没多久。甚至我就是被她离开时的动静惊醒的。
她对我真好，全然不顾之前我一味的拒绝。我真后悔自己那样对待她。她理应得到更多的。（尊敬？友谊？还是爱？Who knows.－译者注）

“因为你值得被爱。”
“我的意思是说，我爱你。”

她说过她爱我。而且她确实是这么做的。我很感激，可是……我却觉得自己永远都没办法回应她以相同的感情。即便如此，她除了要我对她敞开心扉，就再也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而且我感到自己其实是愿意那么做的。我的脑海中有个声音一直不断地警告着我：我太冒险了。却被我忽略掉了。我还是愿意仅仅把渚薰当作一个朋友，直到我弄清楚自己是否能承受更多的感情；如果我能感受到更多的感情的话。（还是朴素一点吧……现在偶最想干的事就是去拜访偶的小学语文老师……－译者注）

“如果说她是你的朋友的话，那她为什么匆匆不辞而别呢？”

我又一次有意忽略了这个念头。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一辈子都会一直孤独下去的。于是我决定还是正事要紧。我向浴室走去。
我的手机却偏偏挑在这个节骨眼上响了起来。火大的我并没有停下来接电话。既然我已经决定了要去浴室，我就很清楚这件事到底有多要紧。手机还在响。我沮丧地叹了口气，转身去接电话。最好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事……

“喂？”
“真嗣君！”我能听出是日向先生的声音。“正是时候！你在哪？”
“在家……”
“很好！我这就派保安课去接你！准备好！”

通话结束了。有古怪。这么急只可能是一件事：第十七使徒。
终于来了！
我匆匆忙忙地随便套上件衣服，又跑到浴室看了一眼就跑出了公寓，迎面站着两个保安课人员。他们一秒钟都没有耽误，只说“跟我们来。”于是我就跟他们去了。
去本部的路上车开得飞快，仿佛分秒必争的时刻。这令我更加确信是使徒来袭，即便这时城市里的警报声还没有拉响。于是我下了车便直奔更衣室，急匆匆地换上战斗服。直到佩戴接口耳机的时候我才犹豫了一下。我盯着耳机看了一会儿，把它们放回了柜子里，又取出一副熟悉的红色耳机……（直到这时偶才有点感动……真嗣果然还是最爱明日香的啊……－译者注）

听完美里さん简短的事件陈述之后，我简直目瞪口呆。我有种感觉，似乎胸腔中的心被无情地碾碎了。
薰……是使徒……不，不会的……
薰不是使徒。她是那么的温柔……她和那些怪物没有丝毫相近的地方。

“那是不可能的……没道理的……”

但是当我提到杀死上一个使徒的时候，她的态度……

“它是使徒。你必须杀死它。”

杀了薰……杀了她？

“不。”

我关掉了初号机。我清楚控制室里的人多半是在竭力重新启动初号机，但他们不可能做到。

“真嗣！你到底在干嘛呀？！”美里さん似乎有些惊惶失措。
“立即重启初号机。”

说来也怪了，此时司令的声音对我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压力了。

“干什么？到下面去杀我的朋友么？”

我的朋友……是的，薰是我的朋友。可是……可是她说过，她爱我。如果她是使徒的话，又怎么可能会这么说呢？难道她是在向我撒谎？而这又很重要吗？回忆着前一天发生的事，我觉得和薰在一起真好。不再孤单的感觉……真好。
她是人还是使徒都没关系。我主意已定。
另外……我绝不可能再次冷血地杀人了。

即使她也是使徒。

“没错。”（想起欧美 EVA 同人小说《可怜的道德顾问》，那个碇元度无论被问到什么，一律回答“8 错。”真的很搞笑，想看原文的说！如果哪位仁兄有原文，请联系我！我用《吾之所爱者》中文版压缩包跟你换～－译者注）
“你去死吧！你伤了东治！你让明日香痛不欲生！你从我身边夺走了丽！现在你又想让我杀了薰？你这无情的混蛋！（此句原文念起来很有气势，学到鸟～－译者注）如果碇不是母亲的姓，我才不会用这么令人羞耻的姓呢！”

说完这些，便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我被自己给搞糊涂了。这些我又是从哪里听来的？碇不是……父亲的姓吗？我又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我不会杀薰的……不会……”
“那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死。”

司令的声音中比往常少了一丝确信的成分，不过当时我却没有注意到。

“我不在乎……也许这样反而更好……”（真的。如果我是真嗣，我真的愿意死在薰的手中，也不愿为了整个人类而杀害自己唯一的朋友。难道少数人的利益就不是利益了吗？－译者注）

接下来的沉默被日向先生的声音打破了。

“目标通过第三层！”（装甲板吧……RAMIEL 钻穿过的、22 层那个－译者注）
“真嗣！我……我不想死……”

美里さん？

“你不想结束所有的痛苦吗，美里さん？”
“我不想死……因为……因为……我……我怀孕了……”

我惊异万分，通讯器中也是一片哗然。

“我怀了加持的孩子……我不想让它死……”

美里さん怀孕了？加持先生的孩子？听到这些我总算恢复了些许知觉。（果然……那孩子还是真嗣的吧？－译者注）
初号机突然重新启动了。不过不是我让她启动的，而且我知道这肯定不是 NERV 的杰作。

“母亲……”我喃喃道，接着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吧，我们走……”

我并不想这么做，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我能见到薰的话，也许能找到其它的办法。

“Evangelion 初号机发进！”最终，我这么喊道，向着我朋友的方向而去。

我按照指示迅速来到一根看上去通向深处的滑竿处。这地方深不见底。没关系。我二话不说，纵身一跳。
我下落得飞快，没过多久就看到了正缓缓下降的贰号机，薰就在贰号机一边飘浮着。我根本顾不上停下来考虑为何她和贰号机居然能浮空。

“薰！”

我一靠近，初号机和贰号机就开始四手角力。进入战斗状态的两个巨人激烈地争取着主动。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自己乘坐的初号机不知何时停止了自由落体运动，转而和贰号机一起缓缓下降。

“我等你很久了，真嗣君。”

我也没有考虑过身处插入栓内的我，又是如何听见她的声音的呢？单单是能听见她说话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她脸上的表情。愉快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的表情。在我印象中那是一种只有绫波才有的表情。

“薰，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背叛了我吗？！你说过你爱我的……你这么说只是为了和别人一样任意玩弄我于股掌之间吗！”
“不是的，真嗣君。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但这是我必须做的事。”
“薰！不！你……你不会是使徒的……”
“EVA 是用和我一样的躯体制造出来的。（薰＝亚当，除了初号机是 Lilith,EVA 其余机体都是亚当的复制品－译者注）因为我也是亚当的分身。当 EVA 没有灵魂时，我就能与之同化。这台 EVA 的灵魂正在自我封闭。所以能够为我所用。”
“薰！”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回心转意的。
她是个使徒。
如果说她有必须完成的事的话，那么我也有。

“对不起了，明日香……”

初号机左肩打开后，露出了里面的高震动粒子刀，贰号机的动作和初号机如出一辙。两架 EVA 同时装备了各自的战刀。很快我便发觉，自己不但没能像之前计划的那样展开攻击，反而是以招架居多。两片刀刃针锋相对，发出一阵阵耀眼的辉光。就在缠斗中，两把刀几乎是同时偏离了对方。我惊恐地发现手中的战刀直直地指向薰所在的方向。我更吃惊的是，刀在距离薰大概一米远的地方被 A·T FIELD 给停住了。

“A·T FIELD?!?!”
“没错，你们李林是这么叫的。谁都无法侵犯的神圣之领域，内心的光。你们李林已经知道了，所谓的‘A·T FIELD’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心之壁。”

她说的我不明白；我也根本不在乎。
突然间胸中传来一阵剧痛，我不禁闷哼一声。贰号机一刀捅进了初号机的胸膛。我也没有客气，奋力一击刺穿了贰号机的颈部。
两部 EVA 就这样僵持了那么几秒。我不由自主地咬紧牙关，因为感觉到了初号机胸前插着的刀越刺越深的痛楚。
就在一瞬间，两部 EVA 重重地砸在地上，冲击波掀起了一阵灰尘。变得有些迟钝的初号机总算是如我所愿站了起来，薰却已经越飘越远了。

“薰！停下来！”

我正要去追她，初号机的左脚却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是贰号机抓住了她的脚……
我怒吼着再次投入战斗。贰号机再一次给了我胸前一刀，不过这次我直接把刀刃送入了贰号机的头。没想到贰号机居然还能动。突然间，我感到有东西击中了初号机，感觉有些像是冲击波，又不完全是。

“怎么回事？！”

接着我发现贰号机一下子就完全瘫痪了。不知是我的攻击见了成效，还是薰放开了对它的控制。
我控制着初号机缓缓地朝薰的方向走去。我还没准备好要如何面对她，并且胸前的伤口还痛得要命。
当我看到薰浮在一个白色巨人正前方，底下是貌似 LCL 液体的湖时，我除了倒抽冷气以外简直做声不得。不过我伸手一把抓住了薰，很快便把那一幕场景抛诸脑后。曾经有过看到自己死去女朋友的一百个克隆的经历，这样的情形也就不是那么令我惊诧了。

“我知道你打败了贰号机。谢谢你，真嗣君。若非如此，我可能就要和她一起活下去呢。”
“薰，为什么？”我又问了一遍，渴望着一个令我的选择不那么为难的答案。
“我本来是注定要永远活下去的，即令人类灭亡也不得不如此。不过，我也可以选择死亡。To be or not to be.（这句我再翻译就有点对不住莎士比亚他老人家了吧……－译者注）对我来说，生存和死亡都是一样的，只有死亡才是绝对的自由。”

我又惊又怒。不……

“薰！莫非……莫非你是想让我杀死你？我不……我做不到……”
真嗣君……如果我继续活下去的话，人类便会灭绝。如果我死掉的话，包括你在内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将有机会把握未来。假如你还能成功通过那最后的审判的话……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不！一定有……一定有办法避免这一切的。跟我回来吧。我们可以远走高飞，我们可以忘记这一切。你不一定非要死在这里的!!!”
“你错了，真嗣。我的真名叫做塔布里斯（Tabris,拉丁文“自由”之意－译者注），我是自由之天使，由于这个缘故我才会生得这副形态。和我的兄弟们不一样，我能够选择自己的命运，就像你们李林每天都在做的一样。但自由的代价，是责任。（此句颇有禅意……各位看官不妨细细品味－译者注）一旦做出了选择，就无法再回头，而且你必须面对你所选择的命运。我无法再抗拒亚当的召唤，于是我将身为渚薰的生命舍弃，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你选择

了来这里阻止我。现在是时候接受你选择的结果了。”
“薰！我做不到！”
“拜托了，真嗣君。只有一方能生存下去；余下的一方只有死。你们才是应该活下去的那一方啊。这是我的希望。真嗣君……我非常高兴能够遇见你。你们李林的生命短暂而脆弱，可你们的情感却非常强烈。现在我更理解你们了，真嗣君。你们很美丽。特别是你，真嗣君。你的心敏感得早被现实中的苦痛所湮没了。但不要忘记，除了伤痛，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存在。不要害怕，向那些你珍视的人敞开自己，包括思想，身体，心和灵魂。即便 A·T FIELD 会把人隔开，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可能互相理解的。你们李林已经不应该再去追寻更深层次的东西了；这就是人类的真正手段。”（说实话我也不很明白……没关系，这世界不明白的事还有很多～－译者注）
“我……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时候到了你就会明白的。”
“薰！”
“再多说几句，权作分手的礼物吧。真嗣君，爱的方式有许多。有可能你同时爱着两个人，只是方式不尽相同。这很正常。但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幸福，你就要找出自己的最爱，那个让你觉得有了她生活就会完整的人。不要犹豫。你爱着的人至少不会恨你吧。但是为了你自己，你必须做出选择。现在……时间到了。你必须做那必须做到的事，你的心中不应心怀歉疚。你即将做的是正确的事，你的心不应和我的生命一起归于结束。谢谢你，真嗣……别了……”

她再次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此处没有“天使般的”，我加的。－译者注）
女孩闭上了双眼，等待着自己的命运降临。
不……不是女孩……她是个使徒。这就是，这就是我一心想要说服自己的事。我也闭上了双眼，脑中回想着与使徒的每次遭遇，每一次对我的生活造成的伤害。
第一使徒。它夺去了半数人类的生命。是它杀死了美里さん的父亲。因为它，我最终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第三使徒。它差一点杀死了丽。它试图杀死我，它伤害了我。它还伤了东治的妹妹。
第五使徒。为了保护我不被它所伤害，丽差点牺牲了自己。
第八使徒。我是侥幸才救得明日香一条性命。
第十三使徒。拜其所赐，东治失去一臂一腿。
第十四使徒。丽和明日香险些被其所害。
第十五使徒。它污染了明日香的精神。她就是因为这个才出走的，我确信这一点。
第十六使徒。为了消灭它，丽不惜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怒气随着回忆的进行而不断加剧，直到最后，我终于暂时忘记了女孩子薰的音容笑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
怒火中烧的我最终还是合上了初号机的手掌。我甚至没感觉到有什么阻力。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那些幻觉都不见了。我张开初号机的手，我看到的不是怪物的残骸，而是些红色的残迹。血。此时我可谓名符其实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我杀了人。可她说过，这样做是对的。可惜我不会为此而有一丝一毫解脱的感觉。直到有人把我拉出插入栓，我还在无声地流泪……

我又一次站在了第三新东京市之湖的湖边。
我信守了对自己的许诺，打败了第十七使徒，然而胜利带给我的却毫无快乐可言。
此时的我比起往日更加孤独。
此时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凶手。

我最后的一丝无辜也随着薰的死而烟消云散了。
薰……
关于她的回忆仍历历在目……
薰，在向我微笑。
薰，伸出手帮我走出插入栓。
薰，给我带了一餐饭。
薰，聆听着音乐的她，脸上的表情安详而平和。
薰，称赞我的演奏。
薰，和我谈论彼此。
薰，拥我入怀，令我温暖而有安全感。
想起所有这些曾有过的快乐时光，我知道……我将深深地怀念她。我终于明白她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么活跃的角色，而她却已然香消玉殒。
我并没有爱上她。不过如果两人继续相处下去，最终爱上她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惜的是我再没有确认这一点的机会了。

“真嗣……”

我一惊，发现美里さん就站在我身边。看上去她是真的为我的事而感到抱歉。

“一开始是丽，现在是薰……她们都为了我而死。东治也差一点就……美里さん，我再也不想有任何人因为我而受苦了……”
“我明白，真嗣君。”
“为什么活下来的总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为我而牺牲他们？我没有那个资格！我的命不值得别人受那么多的苦……我才是那个该死掉的人。也许我还有机会来结束这一切。”
“真嗣！”

我惊奇地感到脸上挨了美里さん一巴掌。

“别再说那种话了，真嗣！连想都不许想！要是你现在死了，你的朋友们为了你做出的牺牲不就全白费了吗！你不能辜负他们！”

也许这些话比那一耳光还要沉重。我从未试着这样考虑问题。

“美里さん……”
“今天，你学到的是战争的悲剧。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邪恶。战争就是战争。为了生存，人必须要战斗。然而胜利也并不总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胜利往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你所能做的只有继续向前，只有这件事才有意义。”

我觉得她说的没错。虽然这算不得安慰，但却赋予了我（活下去）的决心……

“虽然使徒都被歼灭了，但我觉得这场战争还没有完。也许人类还得靠你，真嗣。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强起来……”

美里さん轻轻地摩挲着自己的腹部。（更确信是真嗣的了……－译者注）

“……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所爱的人们，你要坚强起来。”

我所爱的人们……

“你觉得自己的希望都破灭了，其实你错了。你还有希望……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她再一次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腹部。“303 房间，真嗣。病院。我不敢肯定治疗是不是一定会有效，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试试看。”

病院？

“明……明日香？你找到明日香了？！”
“嗯。尽管找到她和失去第五适格者这事不无关系……”

我并不在乎原因，我所在乎的只是明日香回来了。
也许我心中还有希望。毕竟冬去春来，雪化云开……
（第十一章完）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第十二章 End of Evangelion（终章）

第一部分：侵入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我讨厌这个房间。”

在不知沉默了多久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我环顾四周。宽阔的房间，充足的采光，在天花板上日光灯的照映下显得更加空旷。看上去空空如也的房间，即使房间中的床上躺着个身上插满各种医疗设备的红头发的女孩也没有使房间有一丝充实感。另外一张床和没用的家具都被搬走了，为的是女孩的安全着想。房间中唯一的声响便是连接在她身上的心电图仪发出的有节律的滴答声。

“你在家的话就会好得多了。”

可我没有那个资格照料她。我抬起头，睁开眼睛看向那个女孩，紧咬的牙关使我脖子周围所有的肌肉都在剧烈地疼痛。我就这么坐在小凳子上，已经有多久了？
她还没有醒来。然而……看上去她一点儿也不安分。大概在她心中此时正在激烈地交战着。
她的右腕插着一根静脉注射针头，用来供给维持她身体生存所必需的营养。但我看着她惨白

的皮肤和明显消瘦的身躯，就知道单单这些还不够。可惜医生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我看着她左腕上包裹的绷带。医生们已经救了她一命了。

“为什么要这样，明日香？”

是啊，为什么。我没办法理解。明日香，所有的人都……

“不用担心，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永远。”

她这样说是认真的吗？

“傻瓜，明日香！为什么？！因为我吗？！真的是因为我吗？！你这笨蛋!!!”

和以往如出一辙，我发觉自己在流泪。眼泪在她胸前盖着的被单上留下了几许洇湿的痕迹。接下来，没过几分钟，匆匆而来的泪水便又匆匆而去了。

然而问题依然是问题：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也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一切了。
我能体会那种感受。薰死后我又何尝未曾那样想过？
但是……明日香和我不同，她不是懦夫。
就在我离开初号机插入栓差不多同时，明日香在一间废弃建筑中被发现了。那时她就仰卧在一个浴缸之中。她的衣服破天荒地都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一边的椅子上。浴缸里的水是血一般的红，是被她割腕后缓缓流出的鲜血给染红的。她用来割腕的餐刀是在浴室另一侧发现的。发现她的保安课人员赶快把她送进了病院，医生这才能救她一命。
幸运的是，病院有所有驾驶员血型的大量库存。
她身体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她有点儿营养不良，不过不算严重。可她就是不肯醒来。这就是我在这里等她苏醒的原因。
大多数时间我只是默默地等。那并不容易，说实话那简直令人心力交瘁。那种等待令我回想起了自己被困在第十二使徒体内的感觉。我除了老老实实地坐着等，没有一点儿可做的事。当我实在太过无聊的时候，我会对她说话，期盼着自己的声音能传达给她那已不知游弋到何方的意识。我说着过去，说着第一次在航母上见到她时的感觉，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她是多么地漂亮，而她那股自信的气质又是多么地令人难以忘怀。从一开始我就崇拜着她。她有着我没有的一切优点：坚强，美丽，能干，还有自信。我说着只有我们两个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同步训练的最后一晚，我是如何差一点就吻了她的。我说着和她在一起是多么地快乐，虽然间或对我的耻笑和侮辱更像是残酷的折磨。我说着第八使徒，当她被使徒攻击时我是多么地焦急，而当我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贰号机而救了她的命时，我又是如何松了一大口气的。我说着和她的初次约会，尽管当时我选择了做丽的男朋友，但那终究还是很开心的。还有，抛开其他所有不提，当我们头一次接吻时，我有多么地享受;第二次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说着我和她第一次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夜晚，当时我紧张得整宿都没有合眼。我还说起我们和东治还有阿光的那次旅行，当我觉得她只是在利用我时，我有多么地伤心，而当她承认自己那么做只是因为她爱我，怕丽把我抢走时，我又是如何放心了的。我说着第十五使徒来袭那时，觉得自己是多么地没用，而当得知她身体并没有受伤时才松了一口气，然而见到了那东西对她的精神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时，我又觉得好悲伤。我说着我们温柔缠绵的那一夜，说着那感觉有多好。接着我说到了她出走那晚。我把一切有关丽的事都告诉了她，包括她是

克隆人，还有现在的她已经对我没有印象了的事。最后，我说到了薰。我向她诉说了一切，她是如何想方设法靠近我，我又是怎样试图拒绝她，终于我开始把她当作朋友来看待，最后却被迫杀了她的事。

“真嗣君，有进展吗？”

这声音使我一惊。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我根本没发现有人进来。我认出那是个我熟悉的护士，名字是叫做田中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白天负责病院这个区域。她相貌平平，不过是个有着温和笑容的好人。她前一天下班之前还给我带了饭呢。
我摇了摇头。她看起来是真的觉得很遗憾。

“我相信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衷心希望是这样。”
“你一定要有信心。你看，有这么一个好男人在等着她，毫无疑问她会回来的。”

要不是我犯了错，她现在根本就不会躺在这里。

“如果你不介意，能先出去一下吗？我需要要给惣流收拾收拾。”
“哦......当然不。我想我该去吃点儿东西了。”

说真的我不想离开，但我又怎么能拒绝呢。病院的医护人员对我这么好。我刚来探望明日香时，医护人员们有点儿为难，因为当时探视时间已经过了。不过在一番争论过后，当值医生还是同意了，并告诉我说现在对她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关心她的人对她的支持。从那时起，我就只会在一种情况下离开房间，那就是他们需要为明日香做测试或者洗澡，还有换衣服。（这是一种情况吗？Anyway...－译者注）当我回来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为我在房间的角落放上一个小蒲团，这样一来如果我困了，就不必再像头一天晚上那样坐在椅子上睡了。（虽然我不明白难道他们想让真嗣跪在蒲团上睡......Anyway...-_-///－译者注）

“你是该吃点儿东西了。你要是体力透支倒在这里的某张床上，对她来说可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微笑。

“谢谢您的关心。”

我一站起，背上仿佛过电一般的麻痹感疼得我呲牙咧嘴，每块肌肉都酸得要命。起身走两步绝对是个好主意，前提是疼痛能轻一点儿......
我俯下身（好疼）轻轻吻了依旧沉睡的明日香的唇。我几乎都要后悔自己这么做了，她的双唇不像我所了解的那样又湿又软（......－译者注），而是干燥皲裂且毫无回应。
“碇君......你还好吧？”

我抬起头眨了眨眼，看着护士担忧的目光。我这才发觉自己的脸颊被泪水打湿了。

“她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好的。”

最后看了一眼床上的女孩，我走向门口。

“拜托您，好好照顾她。另外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往她嘴唇上抹点什么？她的嘴唇都干了，她醒过来以后会疼的。”
“别担心，我一定把她重新弄得漂漂亮亮的。”
“谢谢您，田中さん。”

吃着眼前的米饭和炒蔬菜，我并不是很有胃口。饭菜的味道还算可以，然而我的心思却不在这儿。离开明日香身边太久我就觉得不舒服。尽管我知道那不太可能会发生，但当明日香不在我的视线中时，我就害怕她会就那么走了，甚至是做出更糟的事情。进她房间之前我总有种恐惧感，害怕看到她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或是用绳子床单什么的在天花板上上吊。意识里有一个声音在劝慰着我自己，她是不会做出类似的事情的，可事实却是……她已经做过一回了。
于是我食不甘味。我也想快些吃完，不过护士田中さん还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才能结束对明日香的护理工作。

我站起来正准备把餐盘放回去，忽然耳边响起了微弱的爆炸声，接着这声音马上变得越来越强。接下来，整个 NERV 中都笼罩在一片警报声中。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警报？有可能是使徒吗？可是美里さん说过第十七使徒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啊……我不明白。没把手机带在身上我真后悔。
餐厅中其他的几个人很快就离开了，明显看得出他们慌慌张张。这次是像之前一样的使徒来袭，还是说有什么别的事发生了呢？

“别在那儿傻站着！到你的岗位上去！”
“啊？”

我回头一看，一个男人站在厨房门口处。从他的装束上来看，他明显是个厨子。他大概五十多岁，一头花白的头发，只有一处有个秃斑。他严肃的脸上满是胡须。那人个子很高，身材强壮，但还不是肌肉男那种。我觉得他非常冷峻。

“先生，出……出什么事了？”

如果说他本来已经够严肃了的话，那么他冷冷瞪我一眼的样子就显得更加凶恶了。

“你脑子坏了吧？！我们遭到攻击了！”
“攻击？使徒吗？”
“使徒？真是那样就好了……”

接着，男人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不过那恍然大悟的表情立即被皱眉给取代了。

“靠！你是其中一个驾驶那大机器人的小鬼，是吧？”
“嗯……是的……”

男人紧蹙的眉皱得更紧了。

“该死！过来！快！”

男人挥手叫我进去厨房。爆炸声再次响起，我就没再犹豫。
看上去厨房几乎完美无缺，如果刚才提供的饭菜不算在内的话。不过我没有四处参观的时间，那男人拉着我走进厨房靠里面的办公室。
办公室和厨房一样，东西摆放得井然有序。显然是这男人的办公室，从他很自然的找寻并拿起电话的样子可以看出这一点。接着他拨了一长串的号码。

“这线路可靠吗？”男人问道。“是啊，我知道现在是十万火急！我听得见警报声！来来，你就告诉葛城那个漂亮小妞，她的驾驶员小朋友在我这里，我想把他从这鬼地方弄出去，让她派些人来接。餐厅后厨！”

二话不说，男人把电话挂了。我想也许最好还是问问刚才问过的那个问题。

“出……出了什么事？”

男人看着我。我很奇怪的是他脸色居然缓和了不少。

“敌袭。”
“敌袭？有人入侵 NERV 吗？”
“对。看这样子，我们的处境很不妙。”

敌袭。谁会攻击我们呢？又有什么目的？

“拿着。”

男人递给我一把枪还有枪套，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这是什么？”
“枪。”
“这我知道……可是……为什么啊？”
“你的护身武器。你以前有没用过枪？”

天哪！这也太……过分了。我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

“我……我……我没有用过真枪。我倒是用过 EVA 的步枪，可那……”
“一样的，”他说着，从抽屉里又取出了一把枪为我做示范。“打开保险，瞄准目标，扣扳机。就这么简单。子弹只有十五发，所以别浪费。”
“可是……可是……这打的……可是人啊……”

男人瞪了我一眼，表情凝重。

“你不开枪，他们也会开枪。如果他们打你没打中，你就还击。”

这只是一场噩梦。一定是……
不过我心里很清楚这不是梦。我发觉自己在发抖。这可不妙。就像驾驶 EVA 一样，如果我现在吓坏了，就会有人因为我而受苦。我拿起那东西，研究着这代表死亡的冷冰冰的黑色器械。然后我笨手笨脚地把枪套进皮套里。我觉得自己手中的枪仿佛有千斤重。
这时我想起了美里さん说过的话。

“一个人要想生存下去，他就得为之而战。”
“没错孩子。”

我望着他。他全无惧色，跟我截然相反。

“你不是头一次碰上这种事……我是说……我很怕……可你很冷静。”

男人噗哧一下笑了出来。他微笑着。

“哦，孩子，我也怕。只不过我知道如何不被恐惧所左右罢了。如果运用得法，恐惧感会令你的行动更加谨慎。”
“哦……”
“你说的不错，我不是头一次。第二次冲击过后的战争中，我当过很长时间的兵。”

我会意地点点头，这样一来，他严厉的态度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不过此时他似乎已经不似刚才那般冷峻了。

“你……曾经……杀过人么？”
“那多了。尽管我不觉得那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可是有些时候，该做的事是一定要做的……我猜你应该很清楚。”

我点点头。薰……我又看了看那把枪。我真的可以做到这种事吗？如果有人想杀我，我真的能再次杀人吗？
我祈祷自己不必非要知道这问题的答案。

“趴下！”

男人用一只手用力把我按倒在地，我听到有脚步声。过了一会儿，男人舒了一口气，伸手把我扶了起来。

“没事，这帮家伙是 NERV 的人。”

不错，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去，我认出了他们身上黑色的 NERV 保安课制服。一共有十二人，全部身着黑衣。有一个人走进了办公室，径直看着我。

“跟我们走。”
“你们要带我去哪？”

我再也无法继续忍受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了。不仅如此……待在这儿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和……我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

“Evangelion 初号机。”
“初号机？！为什么？！”
“这是葛城三佐的命令。”

美里さん的命令？为什么她要送我去初号机？她是不是想让我……和入侵者战斗呢？

“跟他们去吧，小子。那个葛城小妞指挥起她的这些手下来还是有一套的。你要相信她。”

我点点头。美里さん从来没有令我失望过。

“那你呢？”
“大概跟你们一起走吧。独自待在这儿很危险，而且让你这样的小子单独跟这么一帮穿得黑不溜秋的打手在一块儿，感觉可不太妙。”

男人冲我笑了笑。保安课人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很明显决定对男人的侮辱置若罔闻。

“谢谢。”

也许情形还没有厨师想象的那样糟。我们走了差不多十分钟，没有遭遇敌人。这附近不久以前肯定有一场恶战，我们还能依稀听到枪声和爆炸的声音，不过都有惊无险。带领整个保安小组的黑衣人似乎每隔一两分钟就从指挥中心接收新的信息，我想美里さん大概通过摄像头和 MAGI 系统一直在监控着我们的行程。
我刚要松口气，突然之间形势急转直下。
就在一瞬间，子弹就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来。殿后的几名保安课人员闷哼着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我腿上传来一阵火烧般的剧烈疼痛，我不由发出一声惊叫。一颗子弹从右边擦了过去，要是再靠左一厘米的话，可就不单单是擦伤皮肤那么简单了。我都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不知谁拽了起来，那人还让我跑得越快越好。我们慌不择路地跑着，当转过一个拐角处时，两名保安课人员举枪就射，却被对方射来得一阵弹幕击倒在地，不过这至少为我们拖延了些许时间。
我不知道自己跑了有多久，只是我们终于停下来时，我已经累得腿都软了。这时我才惊恐地发现，原本一起行动的十二名保安课人员和那个厨师，现在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唉，这回有点儿麻烦了……”厨师小声对我说道。“也许你应该藏在这下面，小子，”他说着，指向一座楼梯。
“可是……”
“去吧，别的事就交给我们好了。万一你被他们发现了……记住你说过的话：一个人要想生存下去，他就得为之而战。”

我点点头。可……可那不过是说说罢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走到楼梯下面，尽量把自己藏进阴影里，把枪握在手中。

接下来的一分钟简直就像一年那般漫长。我听见了交火和有人中弹惊叫的声音，最终平息这一切的是一把机关枪的声音。
藏在暗处的我看到迎面走来三个身着黑色军装的男人。我听见了无线电的声音，然后其中一个男人说话了。

“我们找到驾驶员了。处决即将执行。”

他们发现我了！
我发疯似的狂扣着扳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等我发觉自己忘记打开保险时，枪已经被人劈手夺去。我被硬拽出了楼梯下面，其中一个男人迫使我跪下。他打开我那把手枪的保险，枪顶在我前额，我能感觉到那冰冷的触感。

“不是针对你，小子。”（日文原文好像是“别想得太多”，果然中西方文化还是有很多微妙到无法翻译的细节……－译者注）

人们常说，真正的男人是睁着双眼面对死亡的。我想我肯定不是个真正的男人了，我闭上了双眼，好像这样做就可以推迟那难逃的一死。
那没有奏效。一秒钟之后，枪响了。

插曲一：终极教条

此时他脸上的表情无比珍贵。
这是赤木律子博士在暗处观察碇元度时脑中的念头。他站在一小堆被丢弃的衣服旁，环顾四周寻找着这衣服的主人，脸上尽是迷惑之色。令人不禁好笑的是她竟笑了，那是件她业已久违的事。

“丽？”

律子蹙眉。那个混蛋居然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出……

“丢了什么东西吗，碇？”
“赤木。”

他又恢复了一贯的面无表情，不过有那么一瞬间，律子认为她看到了他露出的惊讶。那是真情流露，抑或不过是她的想象而已，就和她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时、她认为她看到了爱的那些瞬间一样？
她走出了暗影，站在许多 LCL 水池的其中之一之前。水池彼此相连，构成了塞菲洛斯之树的形状。（the Tree of Sephiroth,剧场版中量产型 13 机和初号机构成的形状－译者注）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一只手现在放在口袋里，无疑是握着她见过他曾放在那口袋里的手枪。

“完成我开始的工作罢了。”

这一次，他脸上的震惊表情是不会看错的。自然，他毕竟是关心丽的……

“你杀了丽么？”他问道，声音中透出冷峻的气息。

律子轻轻地笑了。

“那样将会毁掉你的计划，不是么？切断木偶的提线，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你所有的牺牲都将付之东流。”

即便司令的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博士那淡淡的平静微笑也没有丝毫改变。一时间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有身旁的 LCL 轻轻拍打池壁的声音在回响。

“不，我没有杀她。我没有像我想做的那样，抹消那个你宁可抛弃我也要选择的人偶。我杀死了其他的，至于她……没有，我没要她的命。”

说着，博士的笑意更深了，笑得稍微露出了牙齿。

“这是第二次了，我赋予了她生命。”

碇司令没有动弹，他在盘算博士话中所有的潜台词。

“记忆消除，”他最后说道，并不是问句，只是对事实的陈述。

“我解放了她。对你这样的报复，以及这样补偿我对你的儿子造成的痛苦会更加合适。用催眠术和药物来封住丽关于你的儿子的记忆确有节省时间的优点，因为这样一来丽就会保留自己作驾驶员时的经验，并且可以任由你驱使。记忆消除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果然还是会让她如同新生儿一般的状态吧。不过它也有它的缺陷。既然是封锁记忆，就表示会有解开的方法……”

尽管她盼着能从元度身上看到些愤怒的迹象，然而她却未能如愿。于是博士仍旧带着那样的浅笑继续说着。

“我解开了她的记忆！对一开始把它封锁起来的我来说，这简直再容易不过了。我只需说出几个关键词。木偶主人失去了木偶的提线的感觉如何？”

她抬头望去，仿佛眼中浮现的是 MAGI。“我还给了原本就属于她的生命。母亲……这就是赋予生命的感觉吗？”
“她在哪？”

葛城博士耸了耸肩。还真是无足轻重啊，他的要求。他有可能会杀死她，不过此时她正沉浸在仿佛触手可及的温暖之中，又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触动她呢……

“大概去找你的儿子了吧。不必去追她了。她不会再服从你了。你输了。”

“谁说的我要让她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了？”（元度的意思是：就算是丽有了自由意志，那也是在他的掌控之下的。作者貌似很痛恨元度啊……这么有型＋无耻的话也让元度宣之于口……－译者注）

他的声音如同枪弹般震撼着律子。她收回了目光，惊恐地盯着他。

“她为了保护第三适格者自杀过一次。如果他的生命再次受到威胁，她会照我的意思去做的。”

律子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也……视子命为草芥的人竟会爱妻如斯……还是说元度想要的只是神の格？－译者注）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无情。”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陈琳的保命箴言……差点被曹操咔嚓了的个笔杆子－译者注）

博士打了个寒噤。他是说真的。
终于他掏出了枪。

“抱歉，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会再次干涉。”

他温柔地说出了接下来的话，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听得到。

赤木律子紧张的肩膀陡然松弛了下来，留在她脸上的是种奇怪的安详。“骗子。”

黑暗的房间中，枪响了。赤木律子无力地跌入 LCL 水池中。碇元度看了她的尸体一会儿，就寻找自己计划的关键去了。

第二部分：逃脱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快到一切都结束以后我才慢慢明了发生的一切。信息确实传达给了我的大脑，然而过了好一会儿它才开始分析。
我听到一声枪响，不过我并没立刻反应出“因为我能听到枪声，所以我还活着”的事实。接着，我又听到了其余几声枪响。我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看到面前倒下的死人，然后我向右边一看，美里さん揪着一个士兵靠在墙上，她手中的枪指着那士兵的下巴。第三个士兵和头一个如出一辙：变成了躺在地上的尸体。

“你也不要怪我。”

言毕，美里さん扣动了扳机。我惊恐地看到那士兵背后的墙壁上霎时涂满了红色，他已经死掉的身体瘫软在地板上。我从未见过如此冷酷的美里さん。那是她的另一面……我害怕的一面。

“真嗣，你没事吧？”

她的声音中没有丝毫关切的成分。她的眼神冷得像冰。
我环视四周。到处都是尸体。墙上、地上到处是血。我看到为了救我而无谓地牺牲了自己生命的那位厨师和黑衣人们。突然我觉得恶心并开始呕吐。早知道这样，刚才就不必勉强自己吃东西……

“你没事吧？”

感觉有只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我抬头见美里さん正注视着我，这一次的眼神无疑充满了关切。

“其实不能算没事……不过倒是没有受伤，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的话……”

即便美里さん看上去和平时并无二致，她冷血的杀人场面还是令我内心深处震撼不已。

“你的腿怎么样？”

她一提这件事，我才想起腿上的疼痛，裤子上也是血迹斑斑。

“解开裤子，让我看看伤势如何。”

她又一次露出了那种表情。人们之所以会变得冷酷，就是战斗所致吗？
她把我扶了起来，我就照她说的解开了裤子。伤口很浅，也没有流多少血。不过美里さん仍然坚持用绷带包扎。看到她从一具尸体上撕下一块布当作临时绷带时，我差点又恶心得吐出来。

“很好，”美里さん对自己的手艺很满意，说着帮我穿上了裤子。“走吧。到初号机那儿去。”

我取下肩上别着的枪套，跟着美里さん向初号机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我是因为想要跟着她才那么做的，不如说是我无法忍受再待在原地的因素更主要一些。

那之后的许久，我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美里さん。我不假思索地执行她的每一条指令，根本不去想那样做到底有没有道理。我想我大概还沉浸在刚才发生的事情之中惊魂未定吧。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比起跟像楼房一样高的怪物搏斗，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互相残杀要可怕得多，也恶心得多。至少，怪物就是怪物，而不会是像你我一般的人类。跟着美里さん的途中不时会踩到人的尸体，我想这大概不可能对我的精神状况有任何意义上的帮助。
最后，我们停在了本部的一座停车场前。地上横着的几具尸体说明这个地方已被“肃清”了。正是因为这样，这地方几乎空无一人。我们只见到一个哨兵，美里さん当场就杀了他。等了足足一分钟，确定枪声没有吸引敌人前来时，美里さん拽着我走向那具尸体。我作呕地看着美里さん搜索尸身，并缴获了一台无线电。上面还沾有些许尸体上的血。
美里さん把我拉到两辆车之间坐下，然后戴上了无线电的耳机。她听了一会儿，表情越来越凝重，不时地嘟囔着低声的咒骂。

“情况不妙，”最后她摘下了耳机说道。“他们切断了通往初号机的所有路径。”

终于，在这样相对平静的环境中，我鼓起勇气问了个从一开始就折磨着我的问题。

“美里さん……为什么……为什么你那么想把我带到初号机那里？”
“你坐进去会更安全些。我们已经让明日香登上了贰号机，她在那里面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你也应该知道。还有……初号机也许是我们仅存的希望了……”
“你想让我坐进去战斗，不是么？”

美里さん略一思索，点了点头。

“我不想再伤害任何人了……”
“我知道，真嗣……可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都会死的。我不是叫你去把他们都杀光，只要别让他们靠近本部就行了。用你的 A·T FIELD 挡住他们。如果可以的话，阻止他们的车辆。如果我们走运，初号机的警戒范围足以驱逐战自大队。”

挡住并吓走他们。听上去不坏。如果我可以的话……人们就不会再互相残杀了。

“我……我想我可以做到……”
“要是我们找到丽，我们就把她送去贰号机，然后由她来驾驶。”（此时的贰号机内容灵魂正在自我封闭，和渚薰身份相当的丽应该可以驾驶之。不需要插入栓。任意调节同步率。不知和觉醒的明日香相比哪个比较厉害些呢？呵呵～－译者注）
“是……”

我能想象绫波面对敌人毫不犹豫的样子。
看到美里さん的神色更加严峻，我不禁有些慌张。

“还有件事，真嗣。有……有可能他们会启用量产机来对付我们。据我所知，现有可用的量产机为九台。你一定要小心……”

我不禁惊叹出声。

“九台 EVA！”

九台 EVA。EVA……那同时也就意味着……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不用担心，他们没可能这么快就找到并训练出九名驾驶员的。它们一定是搭载了 Dummy Plug 的。记住律子说过的话，Dummy Plug 里面的东西只是傀儡而已。他们没有灵魂。不要犹豫。”

我还记得。盛满了 dummy 的房间。全都是绫波的克隆体……

“我……我明白了。”
“走吧。”

我点了点头。我不很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那么做，甚至更不清楚自己准备好了没有，然而我

别无选择。

“搞什么？！这群乌龟王八蛋！”

美里さん突然发出一连串的咒骂，我不禁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面前是一辆汽车烧焦的残骸。我试着不去看车顶上那冒着烟的尸体。
车后的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三佐葛城美里”。
非常明显，当时一个战自士兵正打算干掉一个 NERV 成员，而那个 NERV 官员恰好就站在她的车子前面。车子同时也被轰掉了……要不是情势如此紧迫，没准儿我会对美里さん的 RPWT 笑出声来。
还在骂骂咧咧的美里さん拽着我走向另一辆蓝色运动轿车，打碎了一扇窗玻璃，算是“借用”了那辆车。

美里さん冒冒失失地（或许对她来说，是像平常那样地）开着车穿过停车场，视而不见地碾过地上间或出现的尸体。一瞬间，我感觉仿佛世界末日到来了。更准确地说，我们感到一阵强烈的地震，强得美里さん一时握不住方向盘，车子撞上了停着的一辆车。要不是我系着安全带，我想这一下肯定要受重伤。

“怎……怎么回事？！”
“哦狗屎！”美里さん啐了一口，随即再次握住了方向盘，向后倒了一点儿距离，接着她开得非常快，仿佛这车就是她的救命稻草似的。直到距离墙壁只有几厘米、一个像是车辆升降机的地方，她才猛踩了一脚刹车。美里さん好像说了句什么，不过我却没有去留意……没有被吓得尿了裤子我就谢天谢地了。美里さん冲出车子，用她的 ID 卡划过升降机右上方的一个卡槽，然后马上钻进了开始下降的车里。

“头低下去放在两膝中间，抓紧扶手，下降时会摇晃得很厉害！”

我按她说的那么做了。真庆幸我有听了她的指示，因为马上我就感到整个总部都在剧烈的震动之下摇晃不已。这一次我听得比较清楚了，那一声清晰可辨的爆炸声，或许说是集束爆炸会更加恰当。

“老天！怎么一回事？！”

车子晃得是那么地厉害，我不禁开始想升降机会不会瘫痪掉，而我们则会坠向……我们曾到过的最深处……
接下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继续稳步地下降着。

“我想第一次地震是由一枚 N2 爆雷所造成的。估计那些家伙们把第三新东京市仅存的部分也给炸掉了。零号机自爆之后，我们都没有来得及修复损毁的装甲板，这样一来，也许他们已经突破这一层防护了。”
“N2 爆雷！可……可那一定会杀死很多人的！”
“我可不希望那样。市民绝大部分已经被疏散了……”

尽管如此，她的沉默还是透露出伤亡应该不在少数这一事实。

“第二波无疑是针对 NERV 总部直接的空中打击。要不是这地方本来就是为防范使徒进攻的，我们早就没命了。”
“天哪……这也太疯狂了。”
“不错。”

突然间，升降机停了下来，提醒我们目的地已经到了。美里さん下车刷了她的 ID 卡，打开了我们面前两扇加固过的不锈钢大门。门那边是条灯光昏暗的通道。美里さん回到车上，开车驶了进去。进去之后，我惊叹于那空间的尺度。真大。

“这地方足够放一台 EVA 了。”

美里さん点了点头。

“这条隧道能够通往 NERV 的每条道路。建造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在弹射系统不能工作的情况下布署 EVA 的。当初要是第九使徒直接进入 GEO FRONT，而不是试图用强酸溶解出一条路的话，你就要走这条路了。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到总部的这个地方来的，可……某个我爱过的人留给我一件分别的礼物……”

美里さん严峻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我还是能听出她声音中的克制。她爱过的某人……一定是加持先生。

“我们去初号机那里，”我对她说道。我想像她一样地勇敢。她略一点头，于是我们径直向 NERV 深处驶去。

“为什么他们要攻打我们？”美里さん驾车的时候，我向她问道。

我试着把车载无线电调到 NERV 的紧急频率，我可以确定自己的操作无误，然而无线电中还是一片静默。美里さん却说这也有可能，因为 JSSDF 的人可能已经监听了所有的无线电波段，所以中央控制室的人员可能决定不使用无线电。

“我觉得他们想得到 EVA 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有可能只是些被操纵的棋子，根本不了解 EVA。”
“操纵？被谁操纵？”
“一手创立了 NERV 的人。委员会。SEELE。我们击败了使徒，于是现在他们就要把我们处理掉，因为 NERV 现在只是他们前路上的阻碍。”
“他……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发动第三次冲击。不用使徒，而是用 EVA 量产型系列来发动。十五年前的第二次冲击是人为造成的，是他们有意为之的。由于在使徒觉醒之前，人们极力把亚当还原为卵的形态，因此损失已被降到最低。真嗣，我们人类和亚当一样，都是出自一个被称作莉莉丝的生命体，她才是所有生命的起源。（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第三到第十七使徒都是第一使徒亚当的分身或者说是后代，它们当中任何一个和亚当的肉体接触，都会引发对使徒有利的第三次冲击：李林灭亡，使徒夺取李林的智慧之实，而这也正是所有使徒都试图侵入 NERV 本

部中央教条区的原因；而只有第十八使徒——李林，也就是人类是第二使徒莉莉丝的后代，元度培育体内含有莉莉丝之魂的绫波丽正是为了使由莉莉丝主导的第三次冲击在他的意志掌控之下。总之这里肯定是作者理解错了。GAINAX 官方出版的 RED CROSS BOOK 解惑书对这一点已经解释得十分明确，没有争论的余地。－译者注）你在和塔布里斯战斗的时候曾看见过她。我们人类是第十八使徒。其余的使徒则是生命之源进化而成的其他后代。听着，真嗣。干掉所有的 EVA 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你自己，也让所有人都能活下来。真嗣，你一定要……”

美里さん的话被突然恢复通讯的无线电给打断了。是玛雅さん那美妙的声音。她说话的内容则更加妙不可言。

“上帝！贰号机启动了！明日香……明日香醒了！她还活着！”

美里さん和我都睁大了双眼。明日香！她没事！而且她还在驾驶 EVA！
美里さん的笑容加深了。

“看来咱们的胜算更大了。快，我敢肯定她需要帮忙。”

美里さん忘记了安全的概念，把车子开到了极速。一分钟过后，她就差不多把车开到了目的地。她放慢速度寻找着什么，最后终于指向两扇小门。

“我们走。”

我们刚下车，就又听到无线电中传来了玛雅さん的声音。

“这……这不可能……九台 EVA 刚刚在 GEO FRONT 上空发射，现在正低速降落中，贰号机被合围中……”
“妈的！”

美里さん掏出手机按了一串号码，我在那位厨师的办公室时，曾看到他也拨过类似的号码。

“マコト，给我接贰号机。快！”

美里さん用空着的另一只手刷了一下她的 ID 卡，面前的门打开了。她没有说话，只是示意我走进去。接着她随我走进了一架小型的升降机。不一会儿，我们已经在上升，而美里さん也和明日香取得了联系。

“明日香，你必须摧毁那一队 EVA，真嗣马上就会去支援你。加油干吧。”说完她挂断了电话，又按下了重播键。“是我。初号机能从 20 号出口发射吗？好极了。”

她关上手机放进了夹克里，然后看着我笑了。

“你马上就能又和她在一起了。”

若不是想到明日香正在面对的是一场以一敌九的恶战，听到美里さん这么说我大概会很欣慰吧。

“就是这里了。”

我们站在一扇开着的门前。我看到门上方的标识牌上写着“紧急升降机 R-10-20”。我们用跑的也足有一分钟才跑到了这里。一分钟。考虑到明日香正在外面与量产机进行着生死搏斗，这已经是非常要命的一分钟了。
我们正要走进去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子弹从各个方向朝我们呼啸而来。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美里さん拉进了房间内。然而，我却的的确确听到了美里さん由于疼痛而发出的一声闷哼。美里さん用最快的速度按下了一个按钮，关闭了我们身后的铁门。门刚刚关上，门外就传来一阵爆破声。之后，倚在墙上的美里さん慢慢委顿在地。我们跑得并不远，但她的脸色却一下子变得煞白。
难道她中弹了？

“我想我们暂时安全了……你没事吧，真嗣君？”
“美里さん……你受伤了……”

她试着对我挤出一个宽慰的微笑，但显然不很成功。

“没什么大碍……只是擦伤而已……死不了的。”

慢慢地，她挣扎着站了起来。要说这是擦伤的话，也未免太严重了些。她扶着两扇关着的门，门上标着“R-20”的字样。她按下了一个按钮，门随即打开，里面是一架升降机。

“很好。还没有断电。这样应该可以的。”

美里さん又把目光转向了我。她的眼神虽然很严肃，然而脸上却是一副温柔镇定的表情。

“嘿，真嗣……从现在起就只有靠你自己了。从现在开始，你要自己做决定。”

她该不会是想说……

“什么……？我不明白……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她摇了摇头。

“可你不能留在这儿……”
“我……我……我需要留下确保没有人跟在你后面……”
“可那些士兵……”
“他们找不到我的。”
“不行。”

当我说出这个简单的词，她猛地睁大了双眼。

“你留下，我就不走了。”

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美里さん像是在考虑，之后她点了点头。

“那好吧。”

可她还是没有跟着来。她一把将我推进了升降机。门关上之前，我看到她在冲我微笑着。下降并没有持续很久，连半分钟都没有。当升降机停下门打开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地面的摇晃，并且听到了一声爆炸的巨响。爆炸声就在不远处。

“不……不……不！美里さん！！！！”

插曲二：断后之人

葛城美里靠在墙上，因为痛楚而畏缩着。尽管她的伤确实未必致命，然而她还是对真嗣撒了谎；她会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她留下的原因；如果她也随着真嗣一起走，真嗣一定会急得只顾照顾她，把驾驶 EVA 去战斗的事抛在脑后。她发出一声叹息。左臂已经很难动弹了，而她正在用剩下的右臂忙着止血。更糟的是，不明数量的国联士兵就近在咫尺，随时可能强行攻进来。
她已经死了。只是她的身体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她感到有泪水淌过自己的脸颊。
闭上眼睛，她任由自己的身体缓缓倒在地上。止不住的泪水。她会就这样死去，和加持的孩子一起。
她终究再也无法成为一个母亲了……
至少真嗣是安全的……哪怕只是暂时。

“真嗣……”

她希望他没事。她同样也希望明日香平安。九对一……胜利的天平不会向她倾斜的，就算她是如此优秀的一个驾驶员。

“希望你能及时赶到，真嗣……”

突然间，她听到了爆炸声。国联军大概决定轰掉她算了。结束了。
但她却还没有死。
过了几秒钟她才发觉到自己还活着。她睁开双眼，发现面前竟是一面熟悉的黄色六角形图案，挡住了对面看起来就像是火焰之墙的东西。
是 A·T FIELD！
她向右看去，发现赤身裸体的丽就站在那儿，一脸的关切。关切？难道……莫非……她恢复记忆了？

“丽……？怎么会……？”
“看上去你的情况不是很好，三佐。”
“丽……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感觉到了真嗣的存在。”

她说‘真嗣’。就是说她记起来了！

“他到初号机格纳库去了……”
“那么他的命运就在她的掌控之中了。”

她？莫非是……真嗣的母亲……唯？

“我们必须离开这儿，”丽一指逐渐熄灭的火焰，简短地说道。
“不可以的。”
“你需要接受医疗处置。”

美里悲哀地摇了摇头。

“他们会当场射杀我们的，丽。”
“不，他们不会的，”女孩回答道，脸上露出了自信的得意微笑。

葛城从未见过丽曾露出过这样的表情。她艰难地站起，朝丽笑了笑。

“好吧，丽，我相信你。给我看看你的本事吧。”

当丽指向她进来的通风管道时，美里的笑容凝固了。显然丽是想从这房间的废墟沿原路返回……美里さん暗暗叫苦。这将是一次十分痛苦的脱逃……

第三部分：怒

我蜷缩着坐在升降机的一角。我祈祷着，从这场恶梦之中醒来。这必然是个恶梦。它必须是……

‘叫我美里吧。很高兴见到你，真嗣君。’

美里さん。

‘真嗣君，这里可是你的家耶！’

她把我带进了她的家。不对。应该说是她的生活。

‘今天你做了值得钦佩的事。你应该以自己为荣的。’

在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相信我自己的时候，她给了我信赖。她一直都在支持着我。

‘我可不是那种只因为同情，或者工作需要就可以跟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的类型。’(1)

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她不仅仅是我的监护人或是指挥官。不只是朋友。她就像是……母亲一般。我又一次……失去了……
我失去了我唯一仅存的亲人……

‘一定……会没事的，真嗣……我向你保证……’

没那么简单……不会那么简单的。事情比想象中还要糟……还要糟……

‘你觉得你已经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其实你错了。你还有希望……’

骗子……骗子……骗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一定要死掉？为什么？！
终于，我哭了，泪水恣意地滴下。虽然仅仅过了半分钟，但……我感觉上却有数年般漫长，并且是令人伤心欲绝的数年。

我就那样呆呆地，神智恍惚地流着泪。过了许久，一个如同利刃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茫然和心痛。

“该死！笨蛋真嗣！你给我把你讨人嫌的大屁股挪过来，让我踢它一脚！Scheisse!（德语，shit 的意思……美里さん什么时候也学会德语了？－译者注）”

就在此时，一切关于美里さん的事都被我抛到了脑后。明日香？不知怎么，我这才听到从屋里扩音器中传来外面的声音。我这才想起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明日香在战斗。也是美里さん送我来这里的原因。
美里さん……

‘我感觉即使使徒被全部歼灭，战斗也不会结束。也许人类还要依靠你，真嗣。所以我们都需要你坚强起来，为了你自己，还有你爱着的那些人，你也要坚强。’

坚强……

‘听着，真嗣。消灭所有 EVA 量产机。只有如此，你和其他人才能活下来。’

消灭 EVA 量产机。这是美里さん的愿望。她生前最后的愿望。她为了这个愿望，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我站了起来，双手攥了起来。尽管泪水还是忍不住在流，但我尽力站得笔直。
如果美里さん白白牺牲了的话，我必将遗恨终生。
我会再一次驾驶初号机，将它们全部解决。
我仅剩的一线希望訇然崩塌。眼前尽是电木树脂。到处都是。堵死了通向插入栓的所有路径。

“不……不……不！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历经波折来到这里的我，失去了吾之所爱的我……结果竟然是这样！加持先生的死……白费了！丽的消失……白费了！我亲手杀死了薰……就为了现在这样傻站着！美里さん牺牲了自

己……可到头来我只能站在离初号机不到十米的地方，却什么都做不到！（热血漫画的经典桥段……某嗣的小宇宙要爆发了～－译者注）
我正要就那样放弃，这时外面却又传来了明日香的声音。

“我绝对会赢的！妈妈在看着我！”

妈妈。母亲。

我的祈祷没有白费。我们从来都不清楚，母亲对于发生在初号机之外的事具有多大程度的感知。但每当我有麻烦的时候，母亲，或者说初号机，似乎都会具备部分意识。然而这一点我却从未仔细考虑过。
电木树脂和拘束具突然崩坏，一只绿紫相间的巨手朝我站立的地方挥了过来。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那时我很清楚自己必死无疑。可是几秒钟过去了，我得出了结论，自己还活着，于是我睁开了双眼。初号机的一只手就在我正下方。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图。爬上初号机的手臂，就可以到达插入栓。我没空去想万一自己不慎跌下去，会很有可能摔死。我马上就没命地向上爬着，速度快得就跟疯了一样。
我曾辜负了那么多人的期望，那么多人因为我而受伤，甚至丧命。
我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明日香身上。

她的尖叫声。我听得异常清楚。在恶梦中我也听到过同样的尖叫。梦中的明日香受了伤。很严重的伤。
而且我并不在她身边。
我极力回过神来应对眼下的情况。
我坐进插入栓，我初始化了人工启动的命令。基本控制功能很快启动完毕，我马上关上了舱盖并输入插入栓就位的命令。插入栓一就位，我立即就感觉到了和初号机的同步。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感觉上就像是……一股汹涌的能量。几乎把我吞噬掉的能量。然而那种感觉却好得不得了。
随着喉咙中发出的一声低吼，初号机启动了。总部顿时被炸飞了一大块。爆炸的中央是浮在半空的初号机，金光闪耀的双翼展开着。许多目睹这一幕的人都觉得那就像个刚从地狱逃出来的恶魔般恐怖。
我睁开了眼睛，眼前的场景恐怕将永远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看见九台白色的 EVA 量产机，围绕在总部的废墟上空。它们的手中，或者说嘴里叼着的是，曾经被称做贰号机的残骸。

“不!!!!!!!!!!!! ”

我想那时的我失去了部分意识。尽管如此，我的思绪仍如明镜般清晰。
母亲。
和母亲在一起的父亲。
加持先生。
丽。
薰。
美里さん。

现在则是明日香。
明日香　！！！
所有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人，所有我在意的人……都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剩下。没有盼头。没有希望。
不。我错了。我还有着仅存的东西，让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即使只有几分钟那么短暂。那就是复仇！

“死吧……死吧……死吧……死吧！去死吧！你们这些怪物！你们害死了明日香！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要～把～你～们～杀～光！”（有仇不报，枉世为人……吗。All vengeances shall be done!－译者注）
与此同时，初号机也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我完全接纳了初号机，初号机和我融为了一体。但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我能够完全地操纵初号机。而且尽管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但我很清楚，这次我没有被吸收掉。之后我才知道，那时我和初号机的同步率稳定在了 99.9999999%。(2)
初号机逐渐落回地面。刚一着地，初号机就举起手狠命一挥，就像是要切裂面前的空气似的。空中随即出现两个六角形的 A·T FIELD，然后它们仿佛爆开了一般。一台量产型登时鲜血迸流，直坠地面。另一台则被扯掉了双翼和部分装甲，也落向了地面。两个猎物绝望地横卧在地，令心满意足的初号机发出了野性的怒吼。初号机缓缓走到最近的一台量产型面前，尽管受到重创，它仍然还能活动。不过由于明日香把它拦腰斩为了两段，它只能等着翅膀再生飞走。可惜初号机没有留给它这样的机会。初号机揪住它的双翼，硬生生地扯了下来。然后是一只手臂，也被初号机扯了下来。要不是这时通讯器中传来了日向先生的声音，我们的猎物可能还要被玩弄好一阵子。（寒……另外这段中所有译成“初号机”的地方，原文都是“we”。但直译的话似乎不太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了。－译者注）

“真嗣君！小心！这些量产型跟一般的 EVA 不同，它们能够自我再生，就算看上去已经死掉都有可能再起动！”

我早已料到了这一点。明日香的攻击招招见血，可它们却还能动。也就是说，这些量产型是和使徒相似的存在。而要杀死使徒，只有一个方法……
我立刻扯掉了那台量产型剩下的装甲板。就在那儿，一个暗红色的球体。S2 机关。初号机用一只手紧紧攥住它。白色的量产型痛苦地嚎叫，然后就不动了。随着一声可怕的碎裂声，S2 机关被毁掉了。它先是亮了一下，然后就熄灭了，几乎褪成了黑色。初号机举起了一只血迹斑斑的手，向天发出了一声吼叫。
初号机正要向另外一台坠地的量产型走过去时，我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从空中掉了下来。是贰号机！或者，不如说是贰号机的残骸……
就在一刹那，我就拿定了主意，跑到贰号机可能的坠地地点，纵身一跃，跳到半空。初号机接住了贰号机的头和躯干，旋即扔进了总部前的河中。
我对明日香的幸存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至少我能确保她的遗体免遭折辱。母亲和丽死去后，什么都没有留下，美里さん恐怕也是如此。我不愿明日香的墓只有一副空棺材，再加上一块碑石。
想到这些，我不禁怒火更炽。
初号机大喝一声，跑向那台坠地的量产型，它正想用仅剩的右腿站起来。紫色的拳头全力击出，一下子把它丑陋的头打爆。鲜血喷涌，量产型应声倒地。然而恐怕单纯这样还不够。初

号机一脚踏在它背上，用力地踩了下去。装甲板在强大的压力下断裂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它不会再站起来了。对于 EVA 来说，要停止其机能并非只有毁掉其能源一种方法，毁掉插入栓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胸间突然一阵前所未有过的剧痛，痛得我差点晕过去。我不禁痛叫出声，咳出了一口鲜血。

‘当心。’

母亲？
脑中传来的声音提醒了我，我一抬头，一枚长枪正朝我飞来。初号机勉强躲开，我这时才发觉一枚差不多的长枪洞穿了初号机胸前，又从其背后穿出，几乎把它钉在了地上。显然它们决定从空中发起攻击。我双手握住长枪，用力向外拔。长枪一点一点地从初号机身体里拔出，我痛得又叫出了声，又一口鲜血涌到了嘴里。又一枚长枪飞来，我只好停下这痛苦的动作，吃力地躲开了这次的攻击。之后，我马上又握住长枪，忍着剧痛一鼓作气拔了出来，朝空中一台量产型掷了过去。那台量产型一下子被钉死在中央，然后爆炸了。我吃惊之余还看到周围的三台量产型被爆炸的威力抛到了地上。显而易见，我很走运地一举击中了它的 S2 机关。
我捡起地上一枚对方掷过来的长枪。一拿起来，那枚长枪就变成了熟悉的双尖枪。丽在对阵第十五使徒（亚拉尔，Arael-译者注）时也曾使用过类似的一枚长枪。
我不顾自己受了伤，向最近的一台量产型猛冲了过去。明日香已经卸掉了他一只手臂，还弄断了它的脖子，它的头因此而歪斜地悬着。我没有给它迎战的机会。长枪猛地一挥，量产型的头应声落地。初号机一脚踩在它胸前，直透其背，直到我确定它背部的插入栓也被踩得粉碎。
我发觉视线最远处有一台量产型正向我冲来，试图用长枪进行攻击。初号机格掉了这次攻击，然而手中的长枪却被打落在地。尽管那台量产型自肩部以下几乎被斩掉了一半，但还是具有很大的力量。初号机没了武器，不过那不要紧。初号机断喝一声，全力击出了当胸的一拳。初号机的手指穿透了它的胸腔，带着它的 S2 机关从背部穿出。我把它丢在地上，拔出了洞穿其身体的手，失去了支撑的量产型仆倒在地。
接着我突然发现，剩下的几台量产型或从天而降，或站起，正在慢慢地包围初号机。

‘总算到了反攻使徒的时候了！’
‘有什么不同吗？’
‘笨蛋！谁都知道，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前往浅间火山的途中，明日香曾经这么说过。说完没过多久，明日香就被迫和第八使徒（Sandalphon,桑德枫－译者注）展开搏斗。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我拔出了高震动粒子刀，冲向了剩下的五台量产型中的一台。它的头上全是受创后没有完全复原的组织，并且它无法站直这一点说明它的背部很有可能也受了伤。我用力一击，斩下了它手持长枪的右臂。它还想用剩下的左臂抓住初号机，我使出近身格斗技把它的左臂当作匕首捅进了它背上插入栓的位置，它立刻就不动了，我轻易地就把它扔到了一边。接着我马上捡起它被斩下的右臂，用上面的长枪格开了另外两台敌机的几次进攻。
剩下的量产型迅速接近着。
四对一。情况不妙……

插曲三：暗中相助

“行动开始。”

感觉上他说的这句话好像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然而事实上只过了短短的几分钟。事情曾经看上去发展得很顺利。明日香在与战自大队的战斗中占尽了上风。
直到 SEELE 派出九台量产型 EVA 进入 GEO FRONT。
即便这时，似乎明日香也完全能够击败它们。直至她被一枝隆基努斯之枪的复制品击中。失去电力、被钉在地上的贰号机无力阻止那些白色的，再次起动和再生的怪物。
加持良治生平见过大风大浪，然而他却从未见过比起眼前的一幕更令人发指的情景：白色的量产型正在吃掉贰号机。明日香不应得到如此残酷的命运。他眼睁睁看着拼命挣扎的贰号机被另外八枝隆基努斯之枪的复制品穿透，接着被量产型的饕餮之口撕扯得支离破碎。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过他的脸颊。不管怎么说，明日香就像是他妹妹一般的存在。
之后，他敬畏地远远望着初号机幽灵般的身影，以及她独自迎战九台量产型的场面。那个男孩势若疯虎，显然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安危。紫色的初号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得可怕。加持不禁笑了。真嗣变了许多……

“我的上帝！这简直难以置信！”
“当然，”加持对身边既兴奋又害怕的摄影师说道，“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拍到的将是正在书写的历史。”

摄影师早已把加持的话抛在了脑后，尽其所能地拍摄着初号机战斗的场景。
加持又看了一眼初号机，便把注意转向了眼下的工作。

“情况如何？”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已经烂熟于心的号码，然后问道。
“入侵 MAGI 系统正按计划进行，现已成功获得了纽约分机的控制权，接下来的入侵行动要容易得多。”

加持不禁冷笑。这群傻瓜！用分布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五台 MAGI 分机攻击主机，无异于令双方的计算机系统均极易被入侵。由于像 MAGI 这样的计算机系统并不害怕单个黑客的攻击，加持用了几星期召集了一批最顶尖、或者说有时甚至无法无天的计算机高手。借助他设法从 NERV 和国联获取的资料，在 MAGI 系统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侵入简直是易如反掌。
要是律子还活着，大概也会为他而感到骄傲的。

“已控制纽约分机，莫斯科分机和中国分机也已被我们控制。”
“很好。开始进行第二和第三步行动。”

第二步行动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上传加持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 NERV 和 SEELE 的资料，以及这两个组织和国联、战自、使徒、第二次冲击之间的联系。MAGI 系统则会接管所有的通讯卫星，在每一个受控的电视频道转播图像。用不了多久，全世界都会知道第三新东京市以前曾发生过，并且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与其说“第三新东京市”，倒不如说是它满目疮痍的遗迹。
第三步行动包括追踪 SEELE 的计算机系统，尽可能多地下载其中的资料。加持这样做的目的

之一是想找到 SEELE 控制 EVA 5 型量产机的方式，并藉此寻求阻止量产型的方法。尽管单枪匹马的真嗣已经做得很好，然而他还是会寡不敌众的。

“与目标系统间的通讯连接已建立。目标系统正同轨道卫星进行通信。”

加持笑了。他们（指 SEELE－译者注）本来还是有机会的！

“能确认这个卫星就是用来遥控量产型 Evangelion 的那个吗？”
“是的。”
“好极了。对那个信号频率发送插入栓排出指令。”

这样做的成功机会很低。要是 SEELE 更改了那个控制指令，加持的计划就泡汤了。而 SEELE 也随时都可能察觉计算机系统遭到侵入……
突然，两台白色的量产型一下子不动了，插入栓被弹出。看到这一幕，加持几乎高兴得叫出声来。

“和目标系统的连接被中断。”

意料之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成功地停止了两台量产型的机能。加持从一个战自士兵那里“借”来的无线电中的对话毫无疑问地表明，入侵 NERV 的命令刚刚被取消掉了。

“也许我还是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的，”加持记起了自己要保护美里和那些孩子们的誓言。

第四部分：选择

情况不妙。两台量产型紧紧攫住了初号机，另外一台则手持长枪径直刺向初号机胸膛。尽管我用尽全力挣扎着，但还是拗不过两台量产型合力。
恰在此时，奇迹出现了。迎面冲来想杀死我们的那台量产型不知为何，突然弹出了插入栓。并且我还感觉到抓着初号机右臂的那台敌机松了手。我没空去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控制初号机用空出来的右手抓住了左边这台量产型的脖子猛掐。它可真够难看的，受了重创的头上插满了金属刺，显然明日香对它不是很温柔。而当它的脖子咔地一声折断时，当然也不会好看到哪里去。它也松了手，我朝它背上补了一拳，确保它以后再也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了。（哈哈……ruthless yet humourous~－译者注）
现在只剩下一台了，它就在离初号机不远不近的地方。不管是刚才还用不着它出手，还是说它只是想看着其它几台量产型解决初号机，都无所谓了。反正我在乎的也不是这个。这台量产型只有胸部受了伤，大概是明日香被击倒前，和贰号机交手的最后一台敌机。
我捡起了刚才还差点洞穿初号机的长枪，面对着仅存的白色量产型。它似乎在盯着我。我举起手中的长枪，紧握在胸前。对方也做出相同的反应，它那张就像爬满了蛆虫的脸仿佛在嘲笑我。

“去死吧！”我喊道，初号机也应声发出了怒吼。

初号机冲向白色的量产型。量产型也向我们冲过来。回想当时的情景，实在是乏善可陈。就

像那些老掉牙的电影桥段，最终决战，一对仇敌彼此冲向对方，试图给对方以最后的致命一击。
两台 EVA 在电光火石之间擦身而过，各自冲出几步，同时停了下来，就那么背对背地站在原地。
白色的量产型随即倒在了地上，一柄长枪穿胸而过，恰好刺穿了它的插入栓。
初号机的驾驶舱内，我的一只手耷拉到了身体前面，衬衫上鲜血淋漓。
初号机的一只手也软软地垂到了一边，对方的长枪洞穿了手部的装甲，擦伤了皮肉。
我们做到了。我们打败了量产型。我们赢了。
我咳出了些血。战事结束，我这才开始感觉到胸前钻心的疼痛，呼吸变得异常艰难。

“加持……丽……美里……明日香……大概不久就会见面了吧……”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却在此时感到初号机一阵震动，我一侧的肩膀刺痛不已。我勉强睁开眼睛，眼前……有什么东西。是白色的光构成的……人的形状？它在逐渐变大，变得比 EVA 还要高出许多。它的胸前正中央，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使徒核。
我大惊失色，发现那身影竟是父亲！
那光影举起一只手，射出了一道光柱，给初号机以当胸一击。我又开始咳血，然后就疼晕过去了。

我悠悠醒转，眼前是一片熟悉的天花板。医院的病房。我努力想要睁着双眼，然而昏暗的灯光刺痛了我的眼睛，而且我感觉眼皮似有千斤重。我觉得浑身麻木，头脑昏昏沉沉。大概是大剂量药物的作用吧。问题是我居然还活着。怎么可能？
我不及思索这个问题，就再次陷入了昏睡之中。

当我再次醒来，我觉得稍微好些了。但我还是不能感觉到整个身体，所以我估计医生还在对我使用镇痛药。不过即便如此，也还是无法解释我每次呼吸时些许的不适。感觉上就好像……有人紧紧地箍住了我的胸部，但实际上我看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胸部觉得很紧，呼吸倒是没问题，但却不像平时那么自然。此时我有些慌乱，当然慌也不会有用，最终我平静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情况还不如我原本估计的那么糟，对我来说只不过在呼吸时需要多一些努力罢了。
我环视四周。这一定是间病房，因为房间中有强心剂监控仪，我的手腕上插着静脉注射的针头，而且看上去这房间也八成就是病房。然而这里却和之前去过的总部任何一间房间都不同。这里更亮些。发现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天空，我不禁有些吃惊。
我肯定不是在总部。
房间中摆放着不少的花草，散发出令人愉快的味道。我看到一束花上面写着“早日康复”。我闭上双眼，深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味道比之前那间病房要好些。就在我四处打量的时候，有人走进了房间。

“你总算是醒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强心剂监控仪上的数字疯狂地跳动着。
是美里さん。

这……这一定是个梦……要么就是天堂。我一定是已经死了，而现在身在天堂。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她的一只手臂会打着绷带呢？
如果这就是天堂的话，那我死后的世界可真够奇怪的。

"美……美里……美里さん……"

我的眼眶一下子湿了。

"哦真嗣……没事了……没事了……"

她跑到我身边抱住了我。为了不碰到我身上那些仪器，她微微倾着身子。

"再也不用哭了哟，真嗣。都结束了。我们能平安无事，都要归功于你。"
"美里さん……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

她低头看着我，泪水同样打湿了她的脸颊。

"我没事，真嗣。我说过，那一枪打不死我的。"
"我太高兴了……"

美里さん笑了。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美里さん？我记得当时我正和最后一台量产型战斗。然后就是那个东西……我想是它把我打昏了……"
"你很走运，它差点要了你的命。爆炸完全毁坏了初号机的胸甲。"
"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我好像看见了我父亲……"
"那个物体是第一使徒。亚当。"
"什么？！"
"还是给你看看这个比较好。"

美里さん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了一张 DVD 光碟，放进了房间一角带电视的 DVD 播放机里。(3)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台摄像头在 N2 爆雷的冲击和战自空袭中保存了下来。能从其中一台获得这些第一手的影像资料，我们算够幸运的。"

在荧屏上，我看到了父亲。他被一组战自士兵出其不意地当场射杀。我恨那个男人。一直以来，他都是我痛苦的根源，他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我。即便如此，看到他就这样死去……并且我对他说的最后的话就是"你这个无情的混蛋"……我有些难过。抛开发生的种种不提，我内心深处一直期望着等一切都结束之后，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还有挽回的余地。然而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一滴泪流过脸颊，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
我父亲的血渐渐地流干了。突然之间，他抬起了头，并且睁开了双眼。

"这怎么回事？！"我简直难以置信。
"看他的眼睛。"美里さん仅仅这样说道。

白色的光。发出耀眼光辉的白光……
那个物体在攻击我时，也发出了同样的光。
我的父亲，或者说那个物体更为恰当，站了起来，然后走开了。它的身体开始发光并缓缓地变大。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说出这句话。最初的惊讶过去之后，我甚至都很难说出话来。
“根据我们所收集到的信息来判断，你父亲企图引发由他安排的的三次冲击。具体情况非常复杂，简而言之，你父亲显然是把处于胚胎状态的亚当植入了他的左手。你父亲被杀死后，亚当觉醒并利用你父亲的身体开始再生。”

我点了点头。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没有关系。父亲被杀，第一使徒亚当利用他的身体生长。已经够清楚了。

“然后它就开始攻击我？”
“对。”
“如果那个真的就是第一使徒的话，我们又怎么能活到现在呢？”
“这个嘛，你昏过去之后，初号机又暴走了，只不过这次的暴走不像往常的暴走那样失控。初号机捡起一枝隆基努斯之枪的复制品，想要刺穿亚当的核，但是失败了。接着，不知为何，真正的隆基努斯之枪……从月球表面回到了地球……初号机就是用它杀死了亚当。不知是因为刚刚觉醒的缘故，还是因为在第二次冲击中失去了大部分的能量，总之它被杀死时产生的大爆炸远比不上毁灭了南极的那次。就算这样，要不是初号机弹出插入栓之后立刻承受了大部分的爆炸冲击，恐怕我们都会被炸死。”
“初号机……承受了冲击？她弹出了插入栓？”

是……母亲吗？和……父亲战斗的……是母亲吗？

“初号机怎么样了？”
“严重受损。我们设法冻结了初号机，还有两台相对完整的以及另外三台受损不是非常严重的 5 型 Evangelion，还冻结了一些……零件。不过我不知道，E 计划还会不会继续进行下去。毕竟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只有赞同。尽管 EVA 带来了许多的伤痛，但是……母亲还……还在那个东西里面。

“我明白了……”

美里さん不安地看着我。

“真嗣……看了这些后……你没问题吧？”
“为什么觉得我会出问题呢？”
“我觉得你盼着……和你父亲……”
“没关系的，美里さん……我会没事的。然而还是很可悲。父亲为了他的一个执念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竟死在了这上面。”

她笑了。

“嗯，至少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怎么说呢，算是好消息吧，就看你怎么觉得了。”
“好消息？”
“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这场可怕的事件之中幸存的人。”

我几乎惊呼出声。这……这怎么可能？

“明……明……明日香？明日香还活着？”

我屏住呼吸等待着回答。美里さん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笑了。

“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也有你的部分功劳。你将贰号机的残骸扔到湖底，使其免遭亚当引发的爆炸冲击。你给了明日香所需要的机会。可是……”

她愉快的语气突然转变成了焦虑。

“怎么？什么事？”
“嗯，她受了重伤。那些长枪……你自己也中了一枪，差点要了你的命，这你是知道的。要不是当时你的肺部充满了 LCL 液体，可能你早就没命了。现在你的右肺里就有一小块坏死的组织。”

这就是我觉得呼吸有些怪怪的原因吧……

“我不清楚那些枪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过它们的攻击效果却是非常惊人的。贰号机身被九枪，光是稳定她的状况就用了 16 个小时。还好总部病院的一部没有在爆炸中被毁，我们才能让一位幸存的医生为她做手术。现在她就在这家医院里。我想医生们大概正在努力对她进行治疗。许多人把你们两个当成英雄，所以在经历战自事件之后，政府打算靠明日香来挽回面子。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明日香……受了伤……但她很坚强……她不会有事的。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她会没事的，”美里さん说道，仿佛是为了验证我的信念似的。
“我也希望这样……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战自不把我们都杀了？”
“这个嘛，当你在和量产型战斗的时候，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了有关 SEELE、NERV、国联和战自的信息。战自进攻 NERV 总部和你与量产型战斗的图片通过卫星传输到了世界上的每个电视频道。公众很快就被大屠杀的景象激怒了。政府迅速取消了进攻。现在正有许多调查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正在进行。整件事都是一塌糊涂……”
“我明白了……”

美里さん走向我，用一只手指轻抚着我的一侧脸颊。

“你看上去还是很疲倦，真嗣君。你现在应该休息。等过几天你的脑子更清楚时再来想这些事吧。我现在要走了。”
“美里さん……真高兴你还活着……”

她又笑了，我吃惊地看着她伏下身子吻了我的额头……就像是母亲对儿子的吻。

“睡个好觉，真嗣君。”

说完她便离开了。父亲死了。然而美里さん和明日香还活着。我很难感觉到悲伤的情绪，这让我心里有些罪恶感，然而很快这一切纷乱的思绪便都因我进入梦乡嘎然而止。

五天之后，我醒来的时候见到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女孩。她正在看书。我眨了眨眼睛，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她。她一头乌黑的短发齐齐地剪短到耳下一英寸处，从我这边看去，她部分掩藏在眼睛后的眼睛似乎是深棕色的。那女孩穿着一件宽松的汗衫和一条松垮垮的牛仔裤。她脸色有些苍白，不过还是很漂亮。似乎在哪儿见过，但是……
难道是我班上的同学？

“不好意思……你是谁？你在这里做什么？”

女孩一惊，显然专注于看书的她根本没有发觉我打量了她足有一分钟。她看向我，一时我们四目相对。这感觉好熟悉……

“真嗣！！！”

那女孩一下子朝我扑了过来，她手里拿着的书掉在了地上。女孩紧紧地拥抱了我，疼得我呲牙咧嘴。

“哦！对不起！我忘了！我……我……真对不起……”

我看着女孩不停地道歉……好像记起了些……有关她的事……

“你……你是谁？”
“真嗣……是……我……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声音，那眼神，虽然颜色不同，但那炽烈的目光……逼得我几次几乎无法直视。不会吧……

“你是……丽？是……是你吗？”

那女孩点了点头，眼中包含着泪水。

“可是……可是……你不是不记得我了吗……还有你的头发……你的眼睛……”

我实在是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摘下了眼镜，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用一根手指取下了一只眼睛上的隐形眼镜。她就那么注视着我，一只眼睛是红色的，另一只则是深棕色。
丽……是丽！她还活着！

“你……你还活着！丽！”

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一只手，我想确认一下这不是在做梦。果然不是。

“怎……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伪装？”
“绫波丽已经死亡，”丽淡淡地说。“她死于针对 NERV 总部的进攻。”说完，丽笑了。“葛城三佐的官方报告里是这么写的。”
“我……我不明白……”

丽低下了头，仿佛觉得羞耻似的。

“SEELE 知道我的秘密。要是绫波丽还活着的话，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野心而利用我。所以她才死掉了。”

我忽然间明白了。要是外界得知绫波丽已死，就没人会打算要她的命了。”

“可我还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又能记得我了？”
“这全靠赤木さん的帮忙。”

是律子。她恢复了丽的记忆。我会向她道谢的。

“我明白了，”说着，我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可你还没回答我一开始时的问题呢。你是谁？”

丽也回以一个微笑。

“水野 丽。”（《美少女战士》中的人物，别忘了作者是老牌宅男……－译者注）
“请多关照，水野さん。我是碇真嗣。”
“我知道。”

丽。丽还活着。使徒均已被消灭，而量产型现在也已不再构成威胁。我们终于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一切都会恢复第十五使徒出现之前的样子。
不。有些事情是难以挽回的。而且那些事差点把我们都毁掉……

‘真嗣君，爱的方式有许多。有可能你同时爱着两个人，只是方式不尽相同。这很正常。但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幸福，你就要找出自己的最爱，那个让你觉得有了她生活就会完整的人。不要犹豫。’

薰的话是对的。现在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412。我久久地盯着门牌号出神。我颤抖不已的手向门把手伸过去。距得知丽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差不多过去一个月了。而我却还是没有做好这样做的心理准备。我真是可悲。
说起来这阵子我确实有点儿忙，这么说倒也不完全是借口。丽来医院看我以后的第一个星期过得相当平静，因为医生决定让我多住院观察一个星期，确保我的伤口，特别是肺部受的伤不会恶化。我自己倒是不怎么相信会发生这种事，隆基努斯之枪的破坏力虽然很惊人，但似乎不大可能对我的身体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照做了。毕竟像这样风平浪静的日子也不错，只是有时有点儿无聊罢了。我不久就适应了现在的肺活量，还去探望了和我住同一家医院的东治的妹妹，铃原真里。我很吃惊的是，这个小女孩已经能够自己走上几步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全身几乎都被裹在绷带里。而现在……看来假以时日，她一定能恢复正常的行走能力。我如释重负地流下了泪水，终于，一直折磨着我的罪恶感也随之而去了。不明就里的小女孩只是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也去看过明日香，可是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就不允许我们见面。
反倒是有许多人来探望我，比如东治，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阿光和建介，还有丽和萤也来过几次。
接下来的进展就有些刺激了。我出院的第二天，就被要求出席一个由国联主持的质询会，目的是为了了解六月十一日那天事件的经过。由于我在阻止 SEELE 进攻上起了主要作用，我被问了许多问题。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美里さん和我参加了 NERV 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普通公众在电视上看到了事件的全过程，他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上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显然我一夜之间成了个公众人物，不管怎么说我算是拯救了世界，至少大多数人们是这么认为的。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美里さん前往世界各地，到处上电视节目和接受采访。那些日子可真是够累的，现在能回到第二新东京可真好。
现在，我终于可以去做一件我很久之前就应该做好的事情了。

“是时候解决这件事了。”

我打开房门，走进了明日香的病房。
和我前几天住过的病房相似，明日香的病房也颇为舒适。墙壁粉刷成天蓝色，比刺眼的白色要好多了。窗帘已经拉开了，早晨的阳光照亮了整个房间。我向桌子走了过去，把花瓶里已经枯萎的玫瑰换成一束新鲜的红玫瑰。然后我便向往常一样，坐到了明日香床边的椅子上。
明日香仍然静静地躺在床上。她脸色苍白，这几周消瘦了许多。医生们都觉得她能挺过那么多的手术简直不可思议。之前曾有位美国专家对她实施了一种新型的神经系统再生疗法，所以到现在，她的左眼和右臂上仍然缠着绷带。专家对她的手臂复原抱有很大期望，而眼睛则不怎么乐观。她的视神经和视网膜都受到了过于严重的损伤。可能明日香再也不能用她的左眼看到任何东西了，而这样说的前提是，起码她得能够睁开眼睛。
真是讽刺。NERV 遭到突然袭击使她从焦虑性嗜睡中醒了过来，最后她却又陷入了昏迷。
医生们早已对明日香的苏醒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他们还是给她做手术，一样接一样地修补或更换她受损的器官。虽然看上去纯属白费力气，至少这样做能起到不错的宣传效果。毕竟这个女孩也是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她会为自己而骄傲的，如果她能醒过来的话。
我小心地握住了明日香缠着绷带的右手。

“明日香……我有些事情要对你说。”

我看着她。我之前还打算等她醒过来再对她说，但我的决定已不容继续耽搁下去了。

“对不起，明日香。很久之前我就应该这样做的。可我怕。有丽和你在……我不再觉得孤独了。我以前觉得如果我在你们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失去你们之中的一个。我谁都不愿失去。所以我让你等了又等。我真是自私……”

我停下来整理了一下混乱的思绪。不知为何，之前我早已想好的话此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曾有一阵子，我觉得事情可能不会那么复杂了。因为丽完全不记得我了，我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选择了。这当然不公平，但反而简单了……可是……现在她又能够记得我了。她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这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不会再等你们其中一个人离我而去了。我……我想了很久。这个选择……”

天哪，这样做可真难。

“明日香……当我和丽在一起时……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安全感。感觉很舒服。什么都不需要我去做。我知道她就是那种女孩……不顾一切地爱着我。她绝不会做出伤害我的事情。她也从不指责或者戏弄我。无论我要求她为我做什么，她都会微笑着照办……明日香……我……我……”

我停顿了一下。说啊，真嗣，说出来！

“我……我想要的并不是舒服的生活！我不愿有女孩把我当做她存在的唯一理由，那样的话我只会再次逃避现实。而且那样对丽是不公平的。明日香……我想说的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隐隐盼望着她听了这些话能有所反应，然而却没有。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说下去。

“我知道自己自始至终都很清楚会是这样，但我却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个事实。只是当我见你躺在 NERV 的病床上……当我看到那些白色的量产型撕咬着贰号机的残骸时……当我想到你会死时……我的感觉比失去丽还要难受。当我那晚在薰的臂弯中睡去的时候，当我就要杀死她的时候，我想的是你。当我和你做那件事时，我觉得……有一阵子我觉得那里才是我的归宿，你的怀中。我不会说谎。我爱丽。她对我很重要。但……那和对你的感情还不太一样。我感觉她有点儿像……母亲。不对……也许是姐姐，或者比姐姐还要亲近些。我不确定。不过我只知道……尽管我是那么地爱丽……然而我爱你还要更多些。我爱你，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我站起来，轻吻了她的唇。然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订婚戒指，跟几周前和她俩出去购物时心血来潮买的那枚简直一模一样。原来那枚戒指在 GEO FRONT 遭到 N2 爆雷轰炸时被炸毁了。我缓缓地把戒指套在了明日香左手的无名指上。

“除非你马上醒过来说‘不’，不然的话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未婚妻了……”

女孩没有任何反应。虽然我有点怕她真的突然坐起来拒绝我的求婚，但看到她毫无反应，我

还是非常失望。也许医生们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我不会放弃。

“我会等你的，明日香。就算要等你一辈子……”

作者的话：

(1)此处节选自 Evangelion 漫画的第二卷（尽管如此，但基于法文译本有所修改）。在那个故事当中，真嗣没有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而是决定继续留在第三新东京市，美里在其中起了更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样更合理。

(2)在许多同人小说中，超过 100%的同步率通常被认为是高同步率，可以使初号机变得更强之类的。而真嗣被初号机吸收也被假定为是只有当同步率达到 400%才会发生的事。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动画第 19 话中，真嗣被初号机吸收的过程是瞬间完成的。初号机再起动并和真嗣的同步率达到 400%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那时他已经被吸收了，同步率不是逐渐攀升到 400%的。实际上，我认为 400%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其实只是 MAGI 系统对真嗣被初号机吸收所做出的一种判断罢了，这种情况超出了 MAGI 系统设定的参数范围（才会出现 400%这种离奇的数字－译者注）。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 99.9999999%才是极高的同步率，达到这个同步率的驾驶员处于被 EVA 机体吸收的边缘。

(3)我想到了未来会有比 DVD 更为先进的技术，不过我不想瞎编了……

(4)Mizuno 的一个意思是“和水有关的”，看上去蛮适合丽的。这是受了《美少女战士》中的角色 Mizuno Ami（水野亚美）的启发，这个角色也是个留着蓝色短发的可爱女孩 ^_^

有人跟我提到这一章似乎有些赶。我是有意这样写的。除了开头和结尾，真嗣都在紧迫的时间限制下疲于奔命（是真的不“奔”就没“命”……汗－译者注）。这样的时候可不怎么适合描写心理活动，描写行为会比较恰当。至于真嗣的选择，我没有写出他做出选择之前他的心理活动也是有意为之的（并且，我认为他给出的解释已经够明白了）。这样以来，我就能把他亲口说出自己选择的情节尽可能地安排在文章结尾处。

当然本章中还有些未解之谜，部分解释可以在 Darren Demaine 的“让世界燃烧/曾经的梦”中找到。其他一些问题将在尾声中得到解决。

Alain Gravel
rakna@globetrotter.qc.ca
开始写作于 1999 年 9 月 2 日
第一稿完成于 2000 年 1 月 18 日
第二稿完成于 2000 年 2 月 18 日
最终稿完成于 2000 年 2 月 24 日

最终修改于 2000 年 3 月 21 日

（全文完）

译者：I.Shinji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吾之所爱者》
尾声－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至少在向那目标努力着

原作者：Alain Gravel（http://www.geocities.com/rakna01/）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根据 GAINAX 创造并拥有其版权的角色创作。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Teahouse/2236/

尾声－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至少在向那目标努力着

"不能逃……不能逃……"
"伙计，你看上去可真够惨的，你知道吗？"

我差点从座位上蹦起来。我抑制不住剧烈的心跳转过身，只见一脸讪笑的东治斜斜地倚着门框。

"你想干嘛呀，想吓死我不成？！"

东治叹了口气，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

"你精神过敏到你周围的空气都要凝固了。放松点儿，伙计……"

不知是他的调侃，还是单纯他在这儿这件事，总之我觉得稍好了一点儿。一点点而已。

"知道么，你穿上这个还挺帅的，"我拿东治身上那件黑色礼服调侃道。

他穿那礼服真的很好看，和原来我们在学校那些日子里，他几乎天天穿着的夹克衫和条纹短裤相比，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大概是受阿光的影响吧。我还发现他手上戴着一双黑手套。这非常令我感动；即令是近年来生化机械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假肢终究是假肢，还无法完全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东治知道，他的人工手可能会令我觉得内疚。其实我已经相通了，

但还是有些没法面对……

“呵，当然了！就是这该死的领子怎么这么紧啊……”东治边揪弄着领子，边说着。“你看着也不错。”
“但愿吧……要是我今天出了什么洋相的话，她一定会杀了我的。”
“哈……伙计，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要娶她！你可真是个受虐狂啊，你这家伙。话又说回来，你是怎么让她同意嫁给你的？我估计她连‘婚礼’这个词儿都不想听见吧！是不是你死缠烂打了四年之后她终于烦得受不了了？”
“嗯……总之已经现在这样了嘛……”

东治开始露出暧昧不明的笑。我知道我的脸一定红了。总也改不了这坏毛病。

“这样了……哪样了啊？快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都说出来！”
“嗯……你也明白哈……明日香……明日香怀孕了。”

东治的坏笑霎时被震惊的神情所取代。

“啥？！恶魔怀孕了？”

我点了点头。尽管明日香和我都觉得蛮幸福的，但说出来还是有点儿窘，窘得我都顾不上提醒东治对明日香的称呼了。
接着，东治开始放声大笑起来。

“哦你这家伙……你可真是走了桃花运了！纯爷们儿！（You're the man+Touji 的关西腔，译成东北话窃以为再传神不过了！－译者注）从来没想到你会为了娶她想法先把她肚子搞大，真够娘娘腔的！”
“喂！我可不是故意的！”
“得了吧真嗣……你们俩其中一个必须‘忘记’……你知道的……避孕措施。”
“我们从来就没用过。”
“啊？那你还说不是故意的？”
“我们认为没必要。”

东治察觉到了我异乎寻常的严肃，不解地看着我。

“那天之后……医生们说……他们对她说她永远都不能生孩子了。”
“哦……”

鉴于东治曾和我们一起住过第二新东京医院，他可能是除了美里さん、明日香和我以外，最了解明日香受的伤有多严重的人了。

“起初明日香好像很放心的样子，不过……那全是骗人的。‘不能怀孕’这件事不过是对有着女性柔弱一面的明日香又一次的沉重打击罢了。她总是认为自己永远都不会想要孩子的，可是当医生亲口告诉她……不过我怀疑他们是否低估了明日香竟然可以变得如此固执……”
“是啊，说起骄傲，谁都不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对手。大概叫碇·明日香·兰格雷更恰当吧。”

“事实上最有可能叫碇·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发现东治一副“不知该表啥情”的模样，我觉得还是稍微解释一下的好。“她不想放弃惣流这个姓，我又不愿为此改掉碇这个姓，于是我们妥协的结果就出来了。”
“唉......你可真是毫无地位啊。”
“喂！至少孩子的名字可是由我来取的！”
“哦？想到什么名字了吗？”
“嗯，是女孩的话就叫秋子（名雪ちゃん的お母さん......呵呵－译者注）。男孩嘛......还没决定。”
“东治这名字就不错。”

我笑了。很好。现在提那件事再合适不过了。

“我要是把我们的孩子叫东治的话，她不活活把我的皮扒下来才怪呢。而且给孩子取和他教父一样的名字又容易搞混......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当的话。”（寒......日本哪有 godfather 这种东东......－译者注）

东治一呆，随即嘴咧得连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那可太荣幸了，真嗣！”

我也笑了。

“如果是那样，东治叔叔，阿光也可以惯着它啦。我希望丽不会太痛苦，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请丽当孩子的教母啦。”
“嗯，她会理解的啦。我是说......丽该属于孩子的家人......就算某种意义上的吧。而且阿光能做伴娘就已经够开心的了。”

为了保守丽真实身份的秘密，我们对东治、建介、阿光和萤透露了一些丽的事情，当然不是全部。实际上我们撒了点儿小谎，更确切地说，是隐瞒了一些真相。其中一个谎言说丽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从生物学上来讲，这也不完全是说谎。毕竟丽的大部分基因是来自我母亲的。我想，没有对他们说起我和丽之间的关系曾进展到了何种地步，并不是件坏事......（incest......西方人对 sex 的开放程度可见一斑......－译者注）

“明日香怀孕的事......感觉很不可思议呢。我是说，依明日香的个性，光是想象自己变得像个球一样圆滚滚的，她就非得闹个翻天覆地不成......”东治一呆，突然间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现在我明白了！因为这个你们俩才急着结婚的！也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在这样一场欧式婚礼上穿浴衣！她不想让人们发现她变胖了！”

说完东治笑得无比抽搐，真够神经的。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知道的，如果被明日香听见，你就死定了。至于阿光、丽还有萤会如何对你我更是连想都不愿去想。”

只见东治的喉结上下蠕动了一下，脸色突然就变了。任何一个脑子没有进水的人都不会去寻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晦气。人们都知道，我是唯一一个能在“明日香の怒”下幸免于难的。

不过我怀疑东治其实更怕阿光。

“唔……说起……”东治迫不及待地想换个话题。“说起丽嘛……我看见她了……进来的时候。她气色……不错。最近她怎么样？我上次见到她时……没错你是说过她比以前好多了，不过……现在的她看起来真是大不一样了。”

是啊，东治已经快四年没见过她了。自从丽从第二新东京回到第三新东京，参加城市的重建工作那时起，他们俩就没再见过面。东治发现丽的不同以往也并不多么令人惊讶。

“和我告诉过你的一样。你知道的，她真的很难接受这现实。那个时候她离开了我们，找了一份女招待的工作，重新过起了我们约会过以前的那种生活。她就这么过了将近一年，极力避开认识的人们，特别是我。然后有一天，明日香终于受不了我唠唠叨叨地说自己有多么担心丽了，大概她就是这么说的吧，于是她大概是去找丽谈了一次。那天晚上明日香回来得特别晚，她一只眼睛乌青着，脸上也带着淤伤，后面拖着的是满面羞惭的丽和一只装有丽全部家当的垃圾袋。她只是说丽在找到间体面的公寓之前要在这里住上一阵子，然后就筋疲力尽地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从那时起，我和她从零开始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过了几天，丽找到一间新的公寓和一份新工作。直到那时，丽似乎是想赶上那过去的十五年时间那样地活着，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她已经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的学位，最近她又开始学习心理学和物理。许多知识我根本是一头雾水。这几年来丽做过不少兼职，像什么网页设计师，见习护士，餐馆大厨，服务生，KTV 歌手之类，多得我都数不过来。我问她是否愿意做我孩子的教母时，她辞掉了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秘书工作，就为了到一家托儿所去应聘。她想试着习惯和孩子相处。”
“好么。她就没留下点儿闲功夫吗？”
“没有。她绝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社区活动上了。去年她倒确实去冲绳海边休息了一个月。”
“可你还是担心她，是吧？我看得出来。”
“嗯，我倒不是担心。我只是……只是盼着有一天，她能找到一个……你知道的……就像我们一样。她赴过几次约会，可是每次都只见了一面就白白了。”
“你还在因为没有选择她而心怀愧疚，不是吗？”
“是也不是。我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呵呵……－译者注），不过……有时我就是忍不住想，要是我能早做决断的话，就不会造成这许多的伤害了。”

东治把左手搭在我的肩上。

“真嗣，人没有办法改变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有面对现实，好好生活下去。”东治说着，缩回去的左手攥成了拳头。“并且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看看我这只手。只要我愿意，我就能用这只手打得你再也不会说出那些没用的废话。”

我心里很清楚，东治是对的。然而……（面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真嗣居然甘之如饴，费解费解……－译者注）

“明日香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就是这样的。她只不过咬咬牙，就跟平常一样了。就因为如此，她才会是你孩子的母亲。你该以她为榜样才是。”
“我已经在尝试了。尽管这并不容易……不过我会做到的……”

“很好。”

之后，东治给了我一个拥抱，我不禁吃了一惊。

“你是个哥们儿，真嗣。所以我想看你笑的样子。”
“很高兴你能来，东治。”
“只要天还没塌我就不会不来的，阿光也是。餐馆那边还能应付一阵，虽说饭菜不如阿光掌勺那么美味吧。而且，我们也该放松放松了。不瞒你说，我跟阿光一个在疗养院一个在餐馆，见面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我大概会辞了工作，和阿光一起专心经营餐馆吧。”

阿光高中毕业后，她就和东治一起，用国联支付给东治的事故赔偿金在第二新东京开了间小餐馆。
阿光天生就擅长料理，开餐馆对她来说无异于夙愿得酬。至于东治，变得对疗养院的护理工作感兴趣，于是在他安装首个义肢那段时间待的疗养院里找了份兼职。

“你不是喜欢在疗养院工作的么？”
“这个嘛，你应该也明白的。你不是才为了不离明日香太远而拒绝了一份第二新东京爱乐乐团的工作么？”

在当时看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很痛苦的，但现在……我只觉得无比幸福。

“是啊，我想也是。可我真的只是比较喜欢当个大提琴教师。那帮孩子们都很不错，能跟他们分享些什么的感觉简直太棒了。就算有人想听我的演奏，也可以随时买到 CD 啊。还有就是……我还是不能离初号机太远了。”
“那你现在每个月还去同步测试？”
“嗯。必须时时确认我还能和初号机同步。”

尽管对这样的决定存在着争议，但 NERV 两年前几乎全灭之后，整个机构都改革了，改由国联和个人出资维持运转。没有了使徒的威胁，NERV 的主要目标变为调查并研究使徒和开发新技术。第八代电脑系统，以及纳米技术和新型药物疗法的研究都倍受关注。另外，初号机以及五台 5 型 Evangelion（估计这个就是 Series Model 量产型的另一种说法吧－译者注）已完全修复。5 型 EVA 偶尔用于为数不多的战斗场合，初号机会不会再度启用很是值得怀疑。不过鉴于使徒再度来袭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并且敌对国家亦有可能制造 EVA，最终初号机被修复，避免了被拆解成零件的命运。作为唯一一个能驾驶初号机的人，NERV 的人坚持要我留在第三新东京市。既然明日香在 NERV 已经晋升至一尉，我也不想再去别的什么地方了。这还不算，NERV 每年支付我一笔多得吓人的薪水，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每年几次的同步测试，偶尔开开会，指导指导 EVA 驾驶而已。

“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居然还会驾驶那种东西。”
“只有我才能驾驶啊。除此之外……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我还是亏欠 EVA 好多。并且初号机大概也不会被再次启用了。”

东治点点头。没错，在与使徒的这场战争之中，我们失去了许多。然而我们亦有所得，尽管牺牲惨重。我们就这样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忽然，房间的门被推开些许，露出了一个

脑袋。

“你们还穿着衣服呢吧？”萤ちゃん闭着眼睛问道，大概是怕万一听到否定的回答吧。
“怎么，萤ちゃん，不想看看真正男人是什么样的吗？”东治调笑道。

萤ちゃん睁开双眼，偷偷笑着。几年来，她真的变了。不，不是变了，而是更加开放了。我要是说出丽和建介曾跟我说过的事，估计没几个人会相信，这么一个羞赧内向的女孩儿竟也能够做那些事……

“哦，我从你女朋友那儿听说了，东治君，建ちゃん（这是 Inami Ken 伊波健还是相田建介 Aida Kensuke 呢？呵呵……－译者注）比你可男人多了。至少多两英寸。”

天……东治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唉，谁让他先挑逗人家来着。

“什么？！我的那个比建介的大！”

唉。真希望东治不会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当场脱裤子。
不幸啊，他真的脱了。
萤ちゃん的笑意更深了。我开始冒汗了。（我也是……－译者注）

“很好。不过我敢打赌建ちゃん更会使用那东西。”

东治刚要反唇相讥，萤ちゃん突然尖叫起来。

“呀！变态！”

丽和阿光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萤ちゃん背后。丽微微笑着。阿光则是因为生气，脸涨得通红。

“东治你个バカ！”

东治吓得昏倒了。他居然还敢说我懦夫。
丽把正要狠踢她“瘫软模式男友”的阿光拉到了一边。我看向就快憋不住爆笑出来的萤ちゃん。

“你这孩子学坏了，”我说 （“这孩子”是我加上去的……－译者注）

她冲我吐了吐舌头。唉。

“要是你能把他弄醒的话，现在正是时候哦。祝你好运，真嗣君。还有，尽量别像东治君那样昏过去吧！”萤ちゃん说完就自顾自走开了。

我又叹了口气，然后努力地拍着东治的脸。
由于种种原因，明日香和我都赞成举行普通的婚礼。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依宗教礼节开始交往的（汗……－译者注），说实话，我们都在避免宗教因素的加入。尽管多数人把我们当成拯

救人类的英雄，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我们杀了神的使者，也就破坏了人类得到救赎唯一的希望，因此我们是邪恶的。这几年以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教派，其中就有少数想杀死我们。考虑到这点，我们挑了一间离北海道不远的小旅馆举行婚礼并招待来宾。这也难怪几乎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有身着便衣的 NERV 保安课人员了。

"阿光会宰了我的……"

我再次叹气。自从我把东治弄醒，他就一直在喃喃自语。

"不会不会，大概她只是会用明日香上次从德国给她带来的那条鞭子……"（寒……－译者注）
"阿光会宰了我的……"

我停下脚步用力摇晃着东治，一时间吸引了房间中等着观礼的所有人的目光。

"嘿！按理说被吓到的应该是我才对吧！稍微控制一下好不好！"说着我凑到他耳边又小声说了几句话。
"别担心，招待会足够救你一命的，婚礼结束后你先躲上那么一两个小时，这时我们把她灌醉。然后你就可以道歉啦，还可以用你那套'东治－色诱'的老把戏……"

看来这令东治放了心。我们继续朝房间中间走着，NERV 的最高指挥官高桥京子（亦可作"高桥恭子"。顺便一提，此名字的日语发音与"高桥洋子"很像。高桥洋子：EVA 片头曲《残酷の天使纲领》演唱者。－译者注）さん正在那儿等着主持我跟明日香的婚礼呢。她应该算是蛮合适的主婚人人选，因为我和明日香都在为 NERV 工作嘛。跟我的父亲截然不同的是，高桥京子さん是个非常热情体贴的人，当然这并不妨碍她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冷静非常。她已经 40 多岁了，但她的美貌却丝毫不减当年。她那深棕色的眸子，齐肩的乌黑长发，还有那身镶有金色条纹的黑色制服，尽管穿在我父亲身上显得他十分阴险，但却十分适合京子さん，使她仍然能够吸引男士们的目光。看到她令我一下子想起了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事，东治的问题倒是不用我再担心了，相应地我却骤然紧张起来。高桥指挥官充满暖意的笑脸多少让我稍稍放松了一些。在等我的爱人这段时间里，我打量着面前的一群人。其实并不是很多，而且绝大部分是或者曾经是 NERV 的职员。对我和明日香来说这没什么不好；我们需要的只是朋友和家人。
在右手边的是律子さん。考虑到她由于要坐轮椅，没办法随心所欲地选择座位，我们为她在前排中间留了个位置。我得说，抛开她不能走路这件事不提，她看上去比使徒战争那段日子气色要好得多了。她似乎更有生气了；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有活力。也许她把头发重新染成青年时期那种棕色，也让她显得年轻了吧。另外，"制造比她母亲设计的 MAGI 更先进的计算机系统"这一挑战似乎颇令她为之一振。不过据我所知，还有其它的两个因素对她的快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第一个因素就是坐在她左边，温柔地握着她的手的人。当初玛雅（Ibuki Maya 伊吹玛雅，也有翻译成伊吹摩耶的－译者注）向她的前辈告白，我们并没有十分惊讶。真正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律子竟然接受了她。不过在她爱过一个像我父亲那般的人许久之后，我们也只能为这对情侣感到开心了。当然了，由于实际上玛雅已经接管了 NERV 的研究部门，她和律子都表现得跟没事儿人儿一样（不知全国各地有无"没事儿人儿"这一表达法，意思就是"在做了什么坏事之后装做什么都没发生的人"，呵呵－译者注）。不过我们可没那么容易糊弄。呵呵。现在反而是学生比老师级别还高，真是奇怪也哉。不过大家公认的一点是，让律子只专注于一项工程的话，她的效率会高得多。她是她那个领域的天才，用

管理层的种种琐事让她分心无疑是太浪费了。
丽则坐在律子さん右边大概两米多的位置，中间空出来的距离为的是让新郎和新娘能够通过。如果不是想我一样了解她的人见到她，恐怕根本认不出来。尽管她的胸部还不是非常丰满（我说 Gravel 老兄你脑子里面到底装些什么啊……－译者注），特别是比不上美里さん，甚至还不如明日香，但这并不能妨碍她成为一个迷人的年轻女人。她把头发留到了齐腰那么长，而她在海边度过的日子又令她的皮肤被稍稍晒黑，尽管由于她对阳光敏感的体质而导致了晒伤之类的副作用。她今天没有戴她那副眼睛，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她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她身着紧身的白色礼服，与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白毛女终于吃到氯化钠啦？啊哈哈哈～－译者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真的好美。不过我有时忍不住会想，如果她没有染发，没有戴有色的隐形眼镜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上一次见到她眼睛的本来面目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明日香把她拖回了我们住的公寓。回想起那次在浴室尴尬的碰面，我感觉自己的脸又红了起来……
如果说玛雅算是律子的情人，那么丽就该算是她的女儿了吧。丽在尝试着与其曾经疏远的人们重新建立联系的时候，这两个人之前也形成了某种羁绊。她们都经历了几乎脱胎换骨的改变，她们都非常渴望在对方身上找到的某种东西。早些年丽在 NERV 的那段日子里，是律子常常照顾丽，保证她的身体健康；也是她教会了丽基本的生活常识。然而，这种关系却一直被律子对丽背后的象征（当然是指碇唯－译者注）所表现出的恨意所压制。现在那份恨意已然烟消云散，两人的关系自然加深了。这段关系的诞生大约始于律子决定要将丽从我父亲的控制之中解脱出来那天。丽一直都觉得她人生的那次转机全是拜律子所赐。
萤ちゃん坐在丽的右边。当我留意到建介握着她手的样子，我笑了，他对萤ちゃん的感情已不言自明。我很高兴建介能赶上我的婚礼。由于发生在第三新东京市的那场大屠杀，建介的父亲遇难，使得建介对有关军事的一切都开始觉得作呕。于是他选择了发展他的另一个兴趣：收集信息（收集女生的三围和收集新闻是一回事吗？？－译者注）。还不到 19 岁的建介，已经成为了全日本顶尖的记者。由于这个原因，他经常四处周游。这次刚好他被派来这里调查北海道境内的一桩新闻，完全是偶然。看着建介和她的女朋友，我知道明日香和我决不会是今晚唯一开心的一对儿（少儿不宜，少儿不宜……东方人似乎对性还没有这么开放－译者注）。不过，住在第三新东京市的萤ちゃん最近接替了玛雅原来在 NERV 的岗位，使得这对情侣彼此对对方不再有那么多奢望了。好在看上去他俩对这样的生活方式还蛮接受的。据丽对我说，尽管她的建ちゃん经常让她眼前一亮，大多数时间萤ちゃん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而建介呢，喜欢天南海北地到处跑，寻找那些有趣的丑闻来曝光。这一对儿大概几年之内就会安定下来吧……
曾几何时，萤ちゃん的神秘网友竟是建介这一消息无疑令人惊诧万分。没有人想到建介居然是罗曼蒂克的类型，实际上，甚至都没人能想象到建介会有跟女孩子约会的打算。大概是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的缘故吧。由于近几年建介变得又高又壮，还把眼镜换成了隐形眼镜，一大票我们的老同学都把萤ちゃん当成了"幸运"的代名词。抛开这些不提，单从收入方面来讲，建介也是个相当值得捕获的猎物。（金龟婿……大概吧。－译者注）
建介右边坐着的是幸增（冬月幸增，NERV 副司令，也有译为"冬月耕造"的。－译者注）。有时我仍觉得如此对他称呼有些别扭。毕竟我还是无法完全抹去他在我记忆中"NERV 副司令"的形象。冬月先生在站自对 NERV 本部发动进攻的第二天就提出了辞职。由于 SEELE 覆灭（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所有 SEELE 成员），元度已死，他觉得已经不再有继续在 NERV 工作下去的理由了。得到国联的一笔颇为不菲的养老金之后，现在的他过着舒适优越的退休生活。用他的话来说，算是"封口费"之类的吧。为我父亲工作了这么久，冬月对一干组织见不得人的秘密知之甚详。不过呢，他能活到现在，不能不说也正是因为他一直保持沈默的缘故吧。

我出院的前一天，冬月的探视令我吃惊不小。他说话不多，然则对我来说却意义非凡：“你的母亲为你骄傲的。”

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尽量保证每个月都能去看看他。他是个不错的人，只要了解他的人都能发现这一点。我还从他那里获知了有关我父母的许多往事。
在另一边呢，美里さん坐在玛雅的左侧，或者应该说是她至少是想要坐下，当然是在费力地约束他那个四岁的淘气包，葛城良治之余了。（In memories of Kaji Ryoji, surely-译者注）最后还是日向さん挺身而出，答应那个四岁的小男孩去第二新东京市的迪斯尼乐园玩，这才救了美里さん。美里さん叹了口气，一下子瘫软在椅子里，享受着得来不易的片刻清静。
当我和明日香都明确表示能够把照顾自己照顾得很好之后，NERV 原来的三佐就撂挑子不干了。要是她没有辞职的话，现在 NERV 的最高指挥官估计便是她了。尽管她穿那身黑色制服会显得很傻……美里さん在第三新东京市重建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告诉我和明日香说，她要开一家卡拉 OK 酒吧，我们听了并没有很吃惊。事实证明，这次风险投资是成功的。使徒已被全部消灭后，人们比原来更愿意开派对了，而做为第三新东京市首家开业的酒吧，美里さん成功地招揽了一群固定客户。吧主（哈哈……百度贴吧的吧主……－译者注）非常漂亮以及以前擅长喝酒，现在则滴酒不沾的事都成为了招揽更多主顾的招牌。美里さん似乎对她的选择十分开心，尽管工作很忙还独自带着个孩子，然而她还是乐在其中。而且她并不是孤身一人，丽在她的酒吧帮忙打临时工，明日香和我则常常帮她带孩子，日向先生也是，而且他还负责酒吧的文书工作（说记帐不就好了吗……－译者注），一周还在酒吧工作两个晚上。不用说他同时也是个好主顾……至少在他没有超额工作到成为“私人调查员”的时候。（怎么个调查法？读者自己去想象吧……呵呵－译者注）
美里さん和日向先生关系的实际进展颇为微妙。日向先生的心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个男人敬佩她，并有可能是真的爱她。在众人看来，至少在第三使徒来袭之前，日向先生开始成为美里さん的下级那天起，他就从未和其他的女人约会过，也丝毫未对此表现出过一丝兴趣。对美里さん来说，他大概算是和律子一样亲近的朋友，也许还不止是这样。他俩在一起工作，闲暇时间也有一大半都待在一起。美里さん的儿子可喜欢日向先生了，甚至把他叫做“日向叔叔”。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里さん爱日向先生么？她非常喜欢他，这一点毋庸置疑。她上哪再去找一个能像日向先生这么关心她、体贴她的人呢？就算我的判断没什么分量，可连明日香都觉得日向先生“长得不赖”呢。
然而日向毕竟不是加持良治。如果美里さん不想从过去中走出来的话，日向先生再努力也只是徒劳。
看到日向先生旁边坐着的 PEN PEN，我不禁笑了。这只眉毛和羽毛都变得发白的温泉企鹅看上去比以前老了，发现我在看着他，PEN PEN 举起了一只翅膀。真令人惊奇啊，这只企鹅竟然这么聪明。在座的不仅只有这些人，不过其他人我都不太熟悉。有的是明日香的同事，有的则是伪装成嘉宾的保安课人员。
总而言之，只有一个人没有来，那就是青叶 茂。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他。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一边肩膀背着吉他，另一边背着一个包，向着开阔的远方走去，他就这样走出了我们的生活。我倒是不很担心就是了。
和其他人不同，我从来都没有机会真正地了解青叶さん。无论如何，他都曾经在使徒战争中扮演过自己的角色，我和明日香都很愿意和他分享我俩的幸福。
典礼开始了，中止了我沉浸在回忆里的思绪。我向房间后方望去，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叹。她真漂亮！嗯……当然了，对我来说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漂亮的。不过……就在那一刻，她的美光芒四射。有一阵子，明日香还担心自己穿上日本传统的结婚礼服会不好看，但是当我此

时看到她时，我明白了，衣服其实根本不重要。此刻的明日香正可谓“欲以一丝美貌加诸其上而不能”。（就是说“美得已经不能再美了”，不过中国人好像很少这么表达－译者注）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的夙愿即将得偿，我不禁觉得两腿直发软。要不是东治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甚至可能会跪倒呢。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跟我一样，眼神迷离，跟梦游似的。他也是这样自然是有原因的：身着和服的阿光也是一样地令人如痴如醉……

“一起结婚的那个提案不再考虑考虑了？”我小声对东治说道。

东治不发一语，可我知道其实他正相当严肃地考虑着这个问题。
等待的这一小会儿时间真是难熬啊。终于，两个女孩走向过道然后站定。我窘迫地朝我的未婚妻笑了一下，发现她原来和我一样地紧张令我多少放了点心。这时我才注意到刚才一直忽略掉的一个细节：明日香今天并没有像往常在众人面前时那样左眼上戴着眼罩，失明的灰色左眼和完好的蓝色右眼相得益彰，闪烁着勃勃生气。我了解了这个细节的重要性。明日香想让今天成为对我来说完美无缺的一天，因而她甩掉了所有的面具和伪装。我又一次笑了，我知道这次的笑容必不再紧张；这是包含了我对她所有爱意的笑容。然而这平静的时刻却没有持续多久，就被高桥指挥官的发言给打断了。

“今天我们齐聚此地，为的是见证这对男女结为夫妇。如果在场的某人有此二人不应结合的理由，现在就请说出来，不然就请他永远保持沉默。”（不伦不类嘛……并且谁会在杀了神の使者之后还信奉出自古犹太教的基督教呢？－译者注）

明日香跟我一致决定让仪式举行得迅速而简短。不要什么长篇大论。我们要婚礼很快举行完毕，之后是比之更为隆重的招待来宾仪式，并且毫无疑问的是，接下来的蜜月才是重中之重……
如果真的有人有话要说，那人除了丽之外也不会再有别人了。有点沉不住气的我正要偷偷扫丽一眼，突然发觉不知什么有点不对劲。明日香的胸前有一个红点，正向上朝她的头移动。好像是……激光束。
虽说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是驾驶 EVA 过程中的模拟练习和实战经验在电光火石之间起了作用。我未假思索就扑向了明日香。就在此时，我听到有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叫我。

“真嗣！趴下！”

听到第一声枪响时，我想我和明日香正扑倒在地上。然后我听见一阵密集激烈的交火。听得出有 NERV 保安课专属武器的声音，不过那个机关枪的枪声则不十分熟悉。没过多长时间，一切响声就都平息了。
我睁开了眼睛，发现差不多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对刚刚所发生的事所震惊了。甚至好像连保安课成员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仓促还击的，他们手里差不多都握着枪，有几个人或受伤或中弹身亡。我还有留意到一面墙上的窥视孔，还有一个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的男人。我并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不过我猜大概是这个人躲在另一间屋子里，在墙上开了个洞，想要从洞里朝我们射击。一打以上的保安课人员射出的一百多发子弹在相当程度上拓宽了那个小洞。我想不出那人究竟是如何避开保安课成员的监视，还居然在墙上开了个洞都没有人发现的。我正要去看看明日香是不是安然无恙，突然间我注意到与环境颇为不符的情况。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有一个人看上去是那么地从容不迫。当我认出那张脸时，我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那个人是加持良治。
我听见有人叫我的那个声音……是那么地似曾相识……就是他！
他还活着！！！
发现我正盯着他看，加持先生笑着冲我挥了挥手，然后就走开了。
要不是明日香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的话，我有可能会叫或者去追加持先生。我赶紧看了看明日香，谢天谢地，她好像并无大碍，只是受了些惊吓而已。

"嘿！你个笨蛋！为什么你……"她抬起头看到了四周的情景之后，就把后半句话给咽了回去。
"Mein Gott……"

我朝刚才加持先生所在的方向望去，他却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又看了看周围，美里さん的儿子在哭，而日向先生则忙着安抚着这对母子。美里さん则仍然紧紧地搂着她的儿子，仿佛抱着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似的。大概枪声一响，她就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小良治吧。律子对所发生的事似乎并不十分吃惊，事实上她给整个事发现场增添了一股"科学感"。话虽这么说，她倒确实是在安慰受惊的玛雅。大概这次事件又令她想起了她宁愿忘记的那次针对 NERV 本部的进攻了吧。我听说那次的事件曾令她大受冲击。不夸张地说，我能明白那是为了什么。建介貌似很紧张，却又不失机警。我想大概他还没有全然抛开他的那些军事知识。他用身体护着萤ちゃん，即使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亦在所不惜。
在离我们更近些的地方，阿光靠在东治的胸前抽泣着。可怜的女孩，一定是吓坏了。紧接着我略带惊恐地发现东治的左臂上有一个对穿的弹孔。要是那颗子弹再稍微偏一点的话……

"真嗣，你没事吧？"

我一抬头，看到一脸担心的丽就站在我面前。

"嗯，我们没事。"

嗯，说没事倒也不完全准确。我自己就觉得受了很大刺激。我发现自己根本站不起来，倒不是因为受了伤，而仅仅是惊吓所致。
接着我们听到有呻吟声。我们定睛一看，才发现我和明日香面前的地上倒下了一个人，我认出他隶属于 NERV 保安课。他还有呼吸，不过血流得很厉害。我敢说他的左臂、左肩都有中弹。我看到他还很年轻，也许只比我大个一两岁而已。

"你没事吧？"丽问他。这问题似乎问得很无谓，然而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问题就是了。
"恐怕有点。以前我受过比这更重的伤，不过血流得没有这回多。该死。要是让我家老爷子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再干这一行了。"

丽不明所以地眨眨眼，我则惊奇得差点叫出了声。这个人身被十处枪伤，居然还在担心他父亲？

"对于刚刚中弹的人来说，你说得很多，"丽说话还是那么地简短，不过她确实在微笑着。
"嗯，你不想我昏迷吧，对吗，小姐？"
"对，"丽点点头。

我略带疑惑地听着他俩的对话。丽这是怎么了？

“真嗣，能借你的腰带一用吗？”
“哦……当然。”

我迅速地解下了腰带，递给丽。她动作很快地把我的腰带当作止血带绑在了那人的左臂上。我环顾四周，发现明日香正和高桥指挥官说话。她看上去一点也不高兴。

“这会减缓流血，”丽说道。接着她从自己身上的礼服下摆撕下一块布，按在那人正在流血的肩上。“医疗救助到达之前这段时间内你应该不会有事的。”
“谢谢你，小姐。”
“你救了真嗣一命。”

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人应该是为我或者明日香挡了好几颗子弹。

“呵，这是我的任务……”那人说着，没有受伤的右手搔了搔头。（作者好莱坞大片看多了……真实情况是，流血超过 500cc 人就会失去意识，另外……被大口径的机关枪子弹击中的伤口将是无法包扎的。没准还能看见白森森骨头茬儿～ー译者注）
“你做得非常好，年轻人，”此时走近的高桥指挥官说道。“初步判断，刺客有可能是燃烧圣十字教的。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两个人也许已经遭他毒手了。”
“保安课总算还有人尽到了责任，”明日香嘟囔道。
“不错……”指挥官点了点头。“我不喜欢这样的事。也许我们的机构之中有叛徒。等回到第三新东京市，我要马上把这次事件列为首要侦破对象。”接着，高桥指挥官又回头看着那丽正在照顾着的年轻人。“告诉我，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我看你不是很面熟。新来的？”
“我是早乙女 优（什么烂名字ー译者注），”负伤的年轻人相当自豪地回答。“没错，我是新来到 NERV 的，指挥官。一开始我想加入的是技术课，您看，操作计算机才是我的本行。而且我真的很想见见著名的赤木博士，可惜没有机会。于是我只好加入了保安课，这样我也好一直关注着技术课以后可能会有的空缺。”

指挥官笑了。

“有意思。好吧，等你养好伤，也许我们让赤木博士给你来一次面试。你怎么看，律子さん？”
“我还不清楚他的技术水平，不过我喜欢这孩子，”律子的回答令优大喜过望。
“好吧那么……直升机很快就到了，你再稍微坚持一下。说起这个……有没有人能告诉我那些跟バカ一样的 VTOL 直升机怎么耽搁了这么久？！这里有人受了伤，而惣流一尉和碇先生都需要撤离！是谁负责安全保卫？！”
“嘿！”明日香的语气显得对上级十分不客气。“你不能让我们撤离！我们还没结婚呢！”

出人意料的是，指挥官的表情又变得和蔼了。

“明日香，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有人想杀死你们。我怎么能让我未来的副手在有机会晋升之前就死掉呢……”

我想明日香完全没有理会指挥官最想要表达的意思，她还是一味纠缠于“婚礼不能取消”的执

念里。

“我们就不能快点把仪式进行完吗？我是说，剩下的步骤已经没多少了！”

我轻轻把手放在明日香的肩上，以获得她的注意。

“明日香……我不敢肯定这么做是不是合适。我是说……在场的人之中有人中弹。”
“我知道！”明日香急道。“他们都被妥善处置了！”可能是看到我难堪的表情了吧，明日香稍稍冷静了一下，表情略缓和了一些。“我说真嗣……我们为别人做了这么多之后……那么多伤痛……那么多牺牲……难道我们就不能稍微自私个几分钟吗？”
“我想……我想可以。”
“怎么样？”我的未婚妻向指挥官问道。

指挥官考虑了一会儿。

“我认为可行。毕竟直升机还没有到达。不过必须要快。”
“好的，”明日香赞同道，我也点了点头。

只过了几秒钟，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和指挥官都已准备就绪。

“碇真嗣，你愿意这个女人，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成为你的合法妻子，从今以后，不论世事变迁，家境贫富，生病与否，相亲相爱，至死不渝吗？”

我接过东治手上的戒指，紧张地把它套在了明日香的左手无名指上。场景的切换之快还真是出人意料啊。我都忘了，就在几分钟以前还有人差点杀掉我们呢。

“我愿意。”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你愿意这个男人，碇真嗣，成为你的合法丈夫，从今以后，不论世事变迁，家境贫富，生病与否，相亲相爱，至死不渝吗？”

明日香也把戒指套在了我的手上。完成了他俩的工作，东治和阿光匆匆忙忙地爬上了刚刚到达的直升机。

“我愿意。”
“你可以吻新娘了。”

我十分乐意地吻了新娘。

“你们现在是夫妻了。仪式结束了，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明日香和我才刚从一个最为难忘的吻之中醒过神儿来，就被匆匆忙忙地拽上了 VTOL，很快就把北海道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在飞行的途中，我想起了加持先生。他还活着。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都活着。而且他显然很关注我们的婚礼，不然他又怎么会来到婚礼现场呢。问题是，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

大概他有自己的理由吧。加持先生是一个可敬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重要到我们最好还是继续认为他已经死去了。于是我决定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也许那只能深深地伤害美里さん。
我笑了笑，不再去想那件事。我是个已婚男人了……（或者说"我终于摆脱王老五的队伍了！"－译者注）

"我猜你从未想到自己的蜜月竟会在一架货运飞机中度过吧，嗯？"

我们撤离之后，高桥指挥官用一架货运飞船把我们送到了正在建设中的 NERV 法国支部。明日香又开始闹别扭了，说什么去法国度蜜月不在我们计划之列啦什么的，不过一句"费用全免"就封住了她的嘴。其他人都在保安课成员的护送下回到了各自的家。我对于婚礼上发生的意外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答应大家等我们回到日本再开一个大 PARTY。唯一的例外是丽。她和优一起飞去了北海道。我必须承认，我对她的行为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她眼中有些久违的东西。也可能是我太想她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而在一厢情愿地想象吧。不过，她确实有种喜欢怪人的倾向呢。

"我从没想过居然我也会结婚。句号。你肯定是个不一般的人，碇先生。"
"再不一般也没我夫人不一般……"

我把明日香紧紧地抱在怀里，把我所有的爱倾注在那个吻上。我们吻了许久。

"我们的生活会一直都这么刺激么？"明日香问道。
"驾驶巨型机器人，和巨大的怪物搏斗，躲避敌人的刺杀之类的？"
"也许吧。不过说实话，我不在乎。只要你的生命需要我陪伴，我就别无所求。"
"你是个バカ！"明日香突然说道，吓了我一跳。"不过你是我的バカ，"她轻声说。
"バカ真嗣，"她呢喃着，开始轻咬我的耳朵。"我想要你。"
"明日香！可能有人会看见咱们的！"
"我才不在乎呢！我有点想了……就让他们来吧，我们就秀给他们看。你就不想么，バカ真嗣？"

我想。
恐惧。伤痛。苦恼。这些始终都会存在下去。然而，我知道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能克服所有的难题，即便是屡败屡战。只要我们在一起，我知道，但有太阳、月亮和地球还在这宇宙之中，便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爱你，明日香。

终

作者的话：有人对小说中年轻的 NERV 特务早乙女 优有些感兴趣，这个人物的形象源自两部小说，一部是和 NGE/乱马相关的"过去/未来"，作者是 Long Ngo；另一部叫做"魔法"的乱马 1/2 小说，作者是理查德·罗森。"优"这名字则来自一部叫做"Marmalade Boy"的连续剧。

在任何人发表任何观点之前，我需要澄清一下，丽和优不会毫无缘故地自行坠入爱河。我设

置的这个情节是一种可能性，是一道希望的曙光。他们是仅仅约会一次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取决于你们，我的读者们。我不愿承认的一件事就是，真嗣是丽的爱情的唯一希望。不知在何处，一定偏偏会有个幸运的家伙（原文是 bastard,汗～－译者注）有可能和丽相爱的。前提是他们之间的相遇。也许他们已经相遇，也许还没有……（看出来了吧，那时的作者可比我们宅得多了……－译者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整篇尾声不过是蛋糕表面上的一层糖。（有这种蛋糕么？= =－译者注）真正的结局在第十二章时就已经结束了。不过呢，我并不想留给你们那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明日香会不会醒过来？"，"律子死了么？"什么的。以第十二章为蓝本，可以编出的情节太多了。

这一尾声是我对《吾之所爱者》的正式结局。几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安排和考虑主人公们的未来了。我写这尾声主要是为了自我满足（作者是不是把自己当成真嗣了……哈－译者注）。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个结局，尽可自行想象符合你们愿望的版本，只要你们在没有我授权的情况下，不把它写出来并且"发表"就行。

作者的结语：

嗯，以上。

结束了。

也许会有更多的周边故事拓展《吾之所爱者》的世界，但它本身，已经结束了。

彻底地完结。

一年。写这篇小说从开始到结束，用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算上前传、序章和尾声，共有十五个章节。超过 300 页的文本。花在思考、写作、修改、上网搜寻上千张图片、一遍遍地反复看 TV 版动画、看 NGE 漫画和上百种其他小说、回复所有和《吾之所爱者》相关的电子邮件、在 ICQ 上讨论的时间更是数不胜数。这么多的时间……这确实是我的部分生命，如假包换。几乎融入其中。几乎。至少，我还知道自己不是碇 真嗣……^_^

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首先，我需要面对另一种语言上的难题。从写这部小说的头一天，1999 年 2 月 14 日起，我相信我的英语就开始大幅度地提高（不过我还是需要一队润色者……大概提高的幅度还远远不够吧）。其次，我必须撰写故事本身。如果考虑到几乎全篇都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而且我还需要用那三个以其社交能力的欠缺而闻名的人物来编写出可信的三角恋爱（我哭了，这句子估计连我语文老师都看不懂……算了，大家就当找句子主干了……汗－译者注），这任务可不简单。谢天谢地，小说的反响之好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料。你们的赞扬和鼓励给了我完篇所需的力量。（这也是我做为译者之一想对大家说的话……借花献佛了^_^－译者注）

谢谢你们所有人……

写作的过程很开心。非常地开心。开心到足够令我在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之前，再写一些同人小说。我觉得我这么说应该不会和事实相差太远，那就是即便如此，《吾之所爱者》也将是我首部并且唯一的一部长篇同人小说。虽然确实非常开心，但也非常耗费精力。并且实事求是地讲，我觉得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长篇的故事可供和大家分享了……

现在既然这故事已经结束，我想我已经可以承认这一点了。一开始，我是想令明日香做常胜将军的。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明日香是我最喜爱的 NGE 角色（This is chemistry...不然我为何第一眼看到这小说，就想要把它译完呢。呵呵。－译者注）之前在许多故事中都是安排明日香和真嗣在一起，我也不会介意（在我的故事中也这样做－译者注）。这毕竟是“我”写的故事。她几乎失败了。发生了一些事。一些出乎意料的事。第三章。绫波丽。我开始喜欢上绫波丽了。不对……我是开始像爱惣流·明日香·兰格雷那样，爱上了绫波丽。我曾一度很困惑。我是想让明日香获胜的，可是……丽的表现却要好得多。她是那么地完美，和真嗣之间又是那么地默契。那么地默契。最终这却成了她失败的原因。她和真嗣之间太过默契了。那太过于完美。太美妙。太冷静。我能想象到他俩并肩坐在一张睡椅上，彼此拥抱着，不发一语，仅仅满足于在那儿的温暖，安全，不再孤单。我能想象到他俩终其一生……都会是如此。这就是它为何不会发生的症结。不会是那样的。那不够 NGE。那太冷静。太无趣。无论是他还是她……都应该得到更好的归宿。如果他们分开走上各自的道路，也许能够变得更加成熟。明日香给了真嗣所需要的：能爱他，又能鞭策他。他愿为这个人付出生命，而这个人既不会完全依赖他，也不会容忍他的完全依赖。这才是完美的爱の火花。Chaos is life while absolute order is death.（这句话曾一度是我的 motto:生命中不可能毫无混沌，绝对的秩序带来的只是死亡。对 SF 有研究的朋友应该很清楚，物质、生物、人，本质上都是高熵的存在。既然是高熵的存在，就有着耗散系统的特性：倾向于能量最低。为了保持自身的高熵状态，人类不遗余力地消耗着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也就是说，人类的存在客观上加速着宇宙走向热寂(绝对の混沌)。而这正是人类，乃至生命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宇宙选择了人类，就是为了缩短它漫长的寿命的。有点不知所云……呵呵。－译者注）明日香给真嗣的生命中加入了适量的混乱，以及适量的爱。

嗯，这是我对 NGE 的爱情哲学的观点……

我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故事。做为我来讲，我很享受写作的过程。

我把这个故事献给一位美眉，Tam Ka-Wing.

祝你今年情人节快乐，KW 酱 ^_^

Alain
rakna@globetrotter.qc.ca
2000 年 2 月 14 日

开始写作于 2000 年 1 月 14 日
第一稿完成于 2000 年 2 月 14 日
最终稿完成于 2000 年 3 月 14 日
修改于 2000 年 3 月 21 日

译者的话：咳咳……按照惯例最后还是要出来聒噪一番（有够烦人啊……）。如作者所说，这篇尾声当是《吾之所爱者》小说的正式结局。当然这绝非小弟一人之功，翻译前五章的 suezou nagisa 前辈功不可没，大家可不要把 ta 给忘记～ :) 那么，enjoy it everybody!

I.Shinji

2007.11.14

吾之所爱者
备选尾声－为吾之所爱

作者：Alain Gravel<rakna@globetrotter.qc.ca>
译者：I.Shinji（I.shinji@hotmail.com）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Teahouse/2236/

附录 1：备选尾声－为吾之所爱

“先生，探视时间到了。”

那人缓缓地打量着说话的护士。她看上去很年轻，大概十八九岁，虽已脱却童稚，却也未可称之为成熟的女性。她长着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容，微笑的样子很美。若是在久已尘封的过去，男人说不定会被她吸引……
护士名叫莉莉。男人盯着她看的时候，她极力克制着自己发抖的冲动。之后，男人把鼻梁上架着的眼镜向上推了推。
不知为何，她就是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很令人不快。他五官端正。年纪不大，最多不到三十岁，面容看上去很温柔。他的黑发在脑后束成了一个短短的马尾辫，好像几天都没有剃须的样子，看上去还蛮帅的。
可是，这个人身上有种不见天日的感觉。并不完全是他身穿的那身黑色 NERV 制服的缘故。仔细端详的话，就会发现隐藏在他那副变色镜下面的，若有所思的深邃双眸。

“我知道了。不知不觉已经这么晚了。”

男人回过头去看着床上躺着的女人，莉莉不禁松了一口气。虽然由于长期住院的关系，她看上去有些消瘦，脸色也十分苍白，但莉莉还是不得不承认她非常漂亮。她才刚来到这个诊所工作了一个星期，却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病人。也许是她的红色长发令她想起了自己之前的女友吧。
男人身子略倾，在女人的唇上印下轻轻一吻。他凝视着床上的女病人，护士惊讶地发现，男人在微笑。

“快了，明日香酱。就快了。再稍微忍耐一下。”

男人拿起一件黑色雨披，就离开了房间。

“真是个怪人，”护士想。

这个念头在她脑中几个小时挥散不去，于是她说给了她的同事谭雅听。她喜欢谭雅，总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听。多亏了谭雅，她才能这么快熟悉这个地方。可惜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会习惯的，”谭雅慢慢地喝着咖啡，一面回答道。“我在这儿工作了快十年了，他没有一天没去探视 42 号房的病人。估计他是她的未婚夫之类的吧。”

十年。也许比十年还要久。他每天都来看她。
莉莉对他的评价一下子正面了不少。用情如此之深的人，不可能是坏人……

* * *

NERV 的总司令站在面对 Evangelion 的平台上，凝视着初号机那黄色的双眼。很快，一切努力都会迎来回报，他的目标也将尽在掌握。亚当和莉莉丝都已经不在了，但初号机，莉莉丝的孩子，和其他的 Evangelion 却依然存在着。

“司令。”

司令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朝来者看去：身着白大褂的年过不惑的金发女性。

“伊吹博士。”
“今天的报告我放在你桌上了。”
“知道了。新闻并没有报道中国那边发生了灾难，所以我想试作型贰号机的启动实验应该是成功了。”
“是的，司令。尽管人工智能插入栓和机体的同步率就和之前预计的一样，不到 10%，但机体启动确实是成功了。”

司令点点头。

“很好。要是又像上次巴黎启动实验那样，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我无法忍受再炸掉任何一台 Evangelion 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拖了太久，而那次实验痕迹随着爆炸中巴黎的抹消而消失实在是万幸。我不喜欢寄希望于好运气。”

良久的沉默。面无表情的两人互相注视着。

“今天的 Dummy System 实验怎么样？”良久，司令问道。
“还是失败。和之前试过的一样，克隆体失去了内聚力，融解在了 LCL 里。我现在终于断定问题出在 LCL 的配方上。”

司令皱起了眉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有办法解决吗？”
“我需要重新设计 LCL 的配比。”
“知道了。也就是说你想对丽再次进行基因重组。”
“是。”
“上次这么做时她差点死了。这次手术后她能活下来吗？”
“我想可以。但是，我想这次之后，她将很难保留生活自理的身体机能，甚至思维都会有障碍 ”
“没关系。可以做。”
“你真是冷酷，真嗣。”
“彼此彼此，玛雅。”
“你爱过她的。”

真嗣叹了口气。从前的玛雅一直是个多愁善感的傻瓜。

“没错。但那已是过去的事。”
“那你又为什么对明日香念念不忘？”
“你忘得了律子吗？”

博士垂下目光。那个名字对她来说，永远都是个渴望的存在。

“很快我们的计划就会成功，一切都会好的。只要人类被补完，你就能再次见到她，我和明日香也能在一起了。”

博士看着真嗣，眼神中充满希冀。

“是啊……”
“晚上我到你公寓找你。”
“是，司令。”

司令走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在达成心愿之前不得不做的事。然而，一切的困难都会过去，很快……他们将会再次相会。

（完）

附录 2：《吾之所爱者》未收录部分

情景 1：

NERV 总部深处，一间高度机密的实验室里，一件戏剧性的事件正在上演……
NERV Evangelion 驾驶员，碇 真嗣，全身赤裸，只穿着平角短裤，手脚被拘束具锁着动弹不得。旁边是赤木律子博士，正忙着分析电脑上的数据。

“嗯……血液，体液，毛发样本……体征样本就这些了。脑波图样，同步率图样……看起来一切正常。”博士说道。

年轻的驾驶员听了，不禁如释重负。尽管 他现在这个姿势－－在一个女人面前半裸并不能令他觉得舒服－－即使那个女的是个博士……

“我已经收集了分析所需的全部样本……”

真嗣听了高兴极了。这也就是说他可以走了，不是么？

“不过还剩最重要的一样!”

真嗣见博士走出房间,又很快就身着护士装 、戴着白色塑胶手套回来,不禁感到一阵恶寒……

“我准备好了! ”
“呃……为……什么……要穿护士装？”

博士什么也没说，只回以一个诡异的笑容。看到律子眼中仿佛见到猎物一般的眼神，真嗣不禁开始浑身发抖。然后她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走向了真嗣。真嗣发现博士抓住了他的短裤，原来的畏惧顿时变成了全然的恐慌。

“你要干什么？!”
“采集点儿精液样本罢了。”

真嗣见状，拼命扭动着身子想要挣脱。当然是徒劳无功喽。

“你在开玩笑吧，啊……”他差点儿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博士笑了，不过真嗣可一点儿也没因此而放松。

“只是体格检查。不过别担心。我嘛，不管怎么说，也是全宇宙排行第一的天才科学家！这种事我练得多了去了。问你爸就知道了……”

反抗逐渐变成了呻吟，与此同时，一双红色的眼睛在暗中观察着。

“有趣……”

情景 2：

一如往常的清晨。一如往常的还有，我并不是被阳光弄醒，而是被某人的暴躁脾气－－我的室友，同事和每日伤痛和可恼的始作俑者，惣流 明日香 兰格雷。

“快！我要吃早餐！现在就要!”

然而不同往常的却是，听到这些我的反应是恐慌。这可能和我怀中正抱着某个特定的蓝发女

孩有关，也许说是个没怎么穿衣服的蓝发女孩会更加贴切。现在，根据我对明日香的了解，她很可能随时冲进我的房间。要是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

“我就要挂了……”我想。

我的猜测被证实了，明日香终于忍无可忍打开了我的房门。我知道现在已经太迟了，不过还是试着把丽藏在毯子下面。

明日香的疯狂程度看上去足以导致某人被杀。鉴于当时房间中除了她自己只有另外两个人，有一半一半的机会那个倒霉的人会是我。

“首先!”明日香向前一步吼道，“你居然敢这样?! ”
“明日香－”我想插嘴。
“闭嘴!”她冲我嚷道。明日香又去和永远镇定的丽理论，此时她的怒火似乎出现了一些起伏 “还有你？！你明明知道他星期二、四、六是我的！你得等到下一次轮到你的星期一、三、五!”

由于某些原因，听到这个我不禁说道，“那星期日呢？”

美里小姐倚在门口。

“嗯，某人必须想想办法解决一周天数是奇数所带来的分配问题了。你总不想看到两个女孩就为了这个闹出人命吧？”

我倒。
美里小姐扭头走掉了。

“糟糕的是，竟然是PEN PEN在争夺那天所有权的掷硬币中获胜了。”

I.Shinji:很久没译了，一是没时间，二是没心情。毕竟大三了，每天要考虑的事情、参加的活动、应付的人超级多，好不容易有空了只想睡觉……希望大家谅解。不过我相信大家对EVA 和《吾之所爱者》的有爱程度，不会因为我这个跳票译者就对其失去兴趣～ ^_^ 慢慢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总会有天全部译完的。呵呵。

情景3：

美里小姐惊恐万状地看着两个女孩掐架。她不是不知道她俩关系紧张，只是从没想到事情居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这时丽倒在地上，明日香毫不留情地用脚朝她的两肋和背上招呼，美里小姐觉得自己是该做点什么了。

“明日香，别打了! ”

红头发的女孩瞥向美里小姐的眼神充满怨毒，估计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眼神。不过明日香

倒是不再继续踢丽了……那时蓝头发的女孩咬伤了她的脚踝，揪着明日香的长发掼到了地板上。新一轮殴斗又开始了，这回的情景可就更加不堪了。
美里小姐考虑着以物理手段阻止二人，然而面临着两个如此行为失控的少女，恐怕她自己会最先被撂倒。于是她决定动动自己的脑子。不巧的是，此时她的脑子正被一捆六连装的啤酒忽悠得云山雾罩……
美里小姐没怎么考虑，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那是她私人收藏的一部分……

“呀一吼！姑娘们！看！看啊！真嗣的裸照哟!”

两个女孩停了下来。接下来，两人慢慢转向美里。三佐发誓，那一刻她看到两个女孩目光中闪烁着诡异的成分。
暴走了。
在惨遭二人难以言喻的暴力对待时，美里连后悔自己那愚蠢的主意的力气也没有了……

情景 4：

（先来看看“原来的”情景）

听到渐渐靠近的脚步声，加持良治清楚他的日子就要到了。他如果继续活下去，对 SEELE 和 NERV 都将是个莫大的威胁。他有 就这么一逃了之的冲动，但那样做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想保护他所爱和在乎的人们，就只有一死。
他睁开双眼，抬起头，只为了看着想取他性命那人的眼睛。

“嗨。你来晚了。”

室内回荡着一声枪响。
加持良治软倒在地。杀手一言不发，转身离去……

（第一种可能）

“是的。事件解决了。”

情报课的人如是说。事件。对他们来说，他只是个需要消灭的麻烦而已么？

“他怎样了？”
“不清楚。”

黑衣人并未试图对她隐瞒什么。她很肯定，他们搞砸了。他没那么容易被杀掉。他并没有死。

但她却一定要见他。也许这就是命运。情报课偏偏在这个时候释放了她。
她从衣服里掏出枪看了看。情报课的人释放她的时候就把枪还给了她。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它的命运么？手中的枪，显得格外沉重。她头一次觉得这东西是如此的丑陋。她检查了弹夹。

是满的。
她继续向前走去，知道自己离目的地其实近在咫尺。
于是她看到了他在那儿。
他就站在那儿，平静如恒地闭目养神。完全不像是就要当场被射杀的人应有的神情。
他依旧没有剃须。
她举起了胳膊。她禁不住颤抖。她的瞄准一塌糊涂。

“嗨！你来晚了。”

他似乎看不见那对准自己的武器。不，不是那样。他当然知道。只不过他不在乎。因为，她知道他不相信她有勇气扣动扳机。他的笑意似乎更加深了。那略带嘲讽的笑容。微笑的男人知道面前的女人尽在掌握。也许她会反抗，然而她一直都是他的。
她想就此屈服。丢掉武器去拥抱他，告诉他处境危险，尽管也许他早就知道。但她有自己的责任。这个男人要被处决。
他背叛了 NERV。
更重要的是，他背叛了她一直以来对他的信任。她知道他是个间谍。她以为他只是在追寻真相而已。但他却和他们作对……
他背叛了 NERV，这个她为了向使徒复仇而加入的组织。她一生的事业。他爱过她吗？还是他只是利用她来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想到这个“她”不禁有些兴奋，那是想要被弄脏的她，那是想要被玷污的她 。（这句话写得太好了……深得 EVA 三味－译者注）
只要扣下扳机就可以了……实在是简单的任务。可她就是做不到。
因为，天杀的，她爱那个混蛋！

“放下吧，葛城。你知道的，你不会开枪。你没有那样做的勇气。”

他说了！

“你没有那样做的勇气。”

她母亲威胁着要离婚时，他父亲就是这样回答的。差点儿就让他说对了。她父亲是个软弱的人。她母亲也一样。

“你没有那样做的勇气。”

那一刻，她面前站着的人似乎不再是那个她爱着的加持良治，而是她的父亲。
房间里回荡着一声枪响。
男人倒在了地上，就那样一动不动了。
奇怪的是，葛城美里觉得自己没有感觉了。她的心……一片空白。无喜，无悲。她只是执行公务而已。她只觉得……好累。
这就是每天丽的感觉么？
她最后看了男人一眼，就向家里走去，路上用手机告知情报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让她收拾掉了。
直到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当她听完电话答录机的一通留言之后，才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

（第二种可能）

他走在 NERV 的走廊上，脚步故意压得很慢。他并不着急。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着。一直都是。
他此次赴约很有可能是多此一举。但他清楚即将见到的这个人不容低估。这个人十分狡猾，而且安全课和情报课以往的表现都不怎么可靠。击退第四使徒来袭后，跟丢了第三适格者是一次。冬月被绑架又是一次。靠得住的人手不好找……
他从衣服里掏出了一把枪。已经不远了。
他根本没想过那个人可能已经被打死了。那不在自己的计划之内。
他到了，那人名叫加持良治。曾经隶属 NERV，SEELE 和日本政府的三重间谍。聪明的男人，可惜太蠢了。

“嗨。你来晚了。”
“你能躲过安全课的追杀我并不觉得奇怪。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毫无防备地来这里。”
“我很怀疑自己还能否逃出本部啊。那么，在最终的时刻到来之前，我在想你是否愿意把你的计划跟一个死人说说。我觉得大部分我已经搞清楚了，不过还不是十分确定。”

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直以来，他的这种情绪表露都是掩藏在他戴着手套的双手之后的。于是，他对那个间谍说出了其宁可为之牺牲生命的答案。

“我明白了……”
“你对组织已经没有用了，加持特工。所以现在是时候来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房间里回荡着一声枪响。
加持良治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了。
他甚至没有朝尸体多看一眼。他面无表情地走开。他取出手机。

“是我。清理小组准备。我们的麻烦解决了。”

情景 5：（恶搞第十章片段）

“你有没有邀请萤一起呢？”

蓝发的女孩微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丽会感觉孤独呢。她到萤ちゃん那儿住过一次，不过丽从没把她的朋友请到她的公寓里来住过。那时丽和明日香走得近了，自然和她其他的朋友们有些疏远。我想 这样她俩就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她们双方来说都是好机会。

“这么说，你们玩得很开心喽？”
“非常……舒服……”

我再次呆住。

丽的脸红了。面红耳赤。那种眼神……我之前见过……
难道说她俩……？

我真不想知道答案……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想知道，不过我已经很克制了。可能我只是对丽天真的表达想得太多了吧……

“好可爱的女孩，”丽眼神迷离地继续说着。

霎时间我的心脏仿佛停掉了。天哪，她俩……不用说，丽察觉到了我的异样。

“别担心，真ちゃん。你才是我渴望的唯一。我爱萤ちゃん（好劲爆的发言|||-译者注），不过那和我爱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只不过帮她解答了一些问题而已……关于性的问题。”

我果然还是觉得刚才听到的话很好很强大……
“问……问题？”
“嗯。她和网上的一个人认识几个月了。如果那人没骗她的话，他应该和我们一般年纪。她似乎对那个个体产生了感情。他约她这周见面，她没敢答应，她不知所措。所以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情况……还有结果，告诉了她。她就是那时问到了……性的问题。她既天真又害羞。她从来没有……真正鼓起勇气……探索自己的身体。我和她一起探索来着。”

我竭力不去想突然闯进脑中的情景。丽和萤……天哪我实在忍不住。
此时令我忐忑不安的是这样的一个念头……

“你是第一次和……和另外一个女孩酱紫吗……？”（太 XE 了……真受不了 >_<ー译者注）
“我……不确定……”
“你不确定？！”

丽看上去开始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我们没有真正……涉及到性。那时你在初号机那边。有一天 晚上……明日香和我打了一架。我们都打累了……就都倒进了彼此的怀里……愤怒也被悲伤和恐惧所代替了。我们都害怕会失去你。我们都很受伤，很迷惘。和明日香靠得那样近……感觉温暖又舒服。我想她大概也是这样觉得的……于是我们开始抚摸对方的身体，也许我们是在找寻和你共处的夜晚的那种亲近的感觉吧。不一会儿，我们就……不知不觉就……接吻了。那感觉真好，可我们都知道那样做是不对滴……（|||）我们爱你。我们睡着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明日香和丽……接吻了……（我吐着吐着就习惯了……-译者注）
我猛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因为我脑子里的血都涌向了鼻子……和另外的一个部位……（Orz...）

I.Shinji 按：这个情景真是很……杀必死啊！脑残中………………………………………………………………

情景 6：

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睡着的，因为当我醒来时，我惊恐地发现一丝不挂的薰正骑在我的腰间，

解我衬衫的扣子。

“薰？！你这是干嘛？！”

她充耳不闻。我看着她的眼睛，其中充满了兴致，不用说还有一丝欲望的痕迹。当她发现我里面还穿着一件T恤时，眼神顿时变得很是不以为然。当她抓住我的领口，轻而易举地把我的T恤扯成两半后，我终于开始抓狂了。

“薰？！”

我想把她推开，但她却抓住了我的手腕按在高过我头顶的地方。这样一来，她不得不弯下身子，我的鼻尖顿时处于两团肉球之间。我无法抗拒她身上诱人的气息，和她诱人的身体。我感觉自己似乎四肢百骸都融化了，根本无力挣脱手上的束缚。
她放开了抓住我手腕的双手，缓缓地俯倒在床上。她放在我胳膊上的玉指，贴上我脸颊的面容，就像带电一般。当她的头终于靠在我的胸膛之上时，她才不动了。

“我听得见你的心跳。很舒服。”
“薰……”
“我想要你，真嗣君。”

我想用手推开她的肩，然而她的皮肤摸起来是那样地柔软，我竟无力抗拒。

“我总是忍不住想你。你单单是睡在我旁边……我就觉得身体热得似乎要着火一般。”

她抬起了头。她的身体向下挪了挪，然后她的手脱掉了我的内裤。

“我需要你。”
“薰……不要……”
“放松点，真嗣君。只要享受就可以了……”

我无力抗拒。何况我为何要抗拒？我爱着的两个女孩，一个死去，一个逃走。更不用说徘徊不定的我早已背叛了她俩。而且即使那非我所愿，也无法抗拒薰的双乳靠在我胸前的美妙触感。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已然准备好，来证明它的两个功能之一。
不单如此。我很怕。我怕一旦我拒绝，她可能会一去不回。又抛下我一个人。奇怪的悖论。冒着受伤害的危险，正是因为怕受伤害。真是可悲……
于是我干脆听之任之。
我还是觉得心里很乱。纵有千般理由，我也不该这样。我还是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跟丽和明日香发生关系是情之所至，顺理成章，何况我确实真心地爱着她们两个人。然而我却从未爱过薰。这一夜的欢愉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我从此知道，“做爱”和“性交”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尽管如此，和薰的一夜还是令人愉快的。我并不想否认这一点。但是，当我们双双飘飘欲仙过后，她躺在我身边时，那感觉很……空虚。尽管一开始我只是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但还是很刺激。却没有爱。至少我并不爱她。少了点……什么。少了点彼此之间的沟通。心心相印，丽的话可能会这么说。和丽，以及之后和明日香，我都能感到这样的感情……

一种心灵间的纽带……归属感……我是她的，她也是我的。对薰却没有这样的感觉。

“谢谢你，真嗣君。我想我现在明白了……男女之间创造生命的融合……”她的嘴唇轻轻靠在我的耳边，轻声道。“我学到了很多。而且现在我明白自己确实爱你……”

这些话并不能让我觉得好过些……

“薰……我……我怕……我恐怕没办法回应你的感情。至少我没法像你爱我一样爱你. 也许我只能把你看作普通朋友。”
“我知道，真嗣君。我知道……”

我吃了一惊。她知道？那……那她还仍然爱我，还和我如此这般一番？

“薰……”

她只是靠得我更加紧而已。有她在身边，我觉得温暖而舒适。我闭上眼睛，把她想象成别的什么人，想象成我颠鸾倒凤时口中轻呼的女孩……

“我想要你。我需要你。当我在你身边时，我的身体里仿佛有团火在燃烧。”
“薰……等等……”

她一下子就把我的内衣一扯两半时我才开始慌了。我想要阻止她，直到她已然开始解我内裤上的扣子，我就停止了反抗（什么内裤？还有扣子……－译者注）。她的身子伏向我，我终于决定不再强自抑制。她发出了呻吟声，很快我的呻吟也如影相随。我们的身体迅速起伏的节奏，只会令我们更加不能自拔。就在此时，她抓起我的手，压在了我脑后的床板上。我一直没有在意，直到听到手上传来了轻微的“咔喳”声。
我抬头一看，双手都被铐在了床头，此外就是赤身裸体的薰，下腹部的婀旎风光。
我朝手铐上仔细一瞧，上面刻有“她”和“恶魔”的字样。这……这是明日香的……
回头再看薰，她从我身子上下来，将我身体的某个部位暴露在刺骨的寒冷之中。她对我的扭动视而不见，自顾自戴上了一顶德国军帽，拿起了一条猫尾鞭。（XE……|||）

“我在第二适格者房间里找到的。”说着，薰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她手持鞭子在空中虚抽了几下，我轻轻吁了口气。幸亏她没去翻丽的公寓……

“这个呢，是在第一适格者房里找到的。”她一鞭打落了窗帘，得意地说道。窗帘落地，露出了后面很不起眼的一个物件。

那是丽的SM座 （spiked rack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译者注）
我哭。不要啊……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薰缓缓地伏向真嗣，真嗣的防线渐渐土崩瓦解。这个可爱的处子终于快要成为他的人了！

恰在此时，门被踹开了。两个小儿女便在离仙境仅有一步之遥处凝立不动了。真嗣倒也不是没有想过继续动作，然而有人突然闯进来似乎已惊得他难以为继。看到门口处站着两个女性的身影，他觉得自己的心跳都快要停了。

“亲爱的！你已经有了我，还敢跟别的女人厮混？！”

当他听出说话的人是谁之后，真嗣顿时把薰忘了个干干净净。他飞快地滚下床，恨不得钻进墙角里似的。
走在前面那个女孩进了房间，径直朝他走了过来。她站在那儿，两只手绑在SM座上，脸上的笑容十分怪异。她的一头红发之上戴着那顶黑色军帽，遮住了她的眼睛；下身则穿着一条肥大的黑色短裤。不妙的是，她身上那件红色的紧身胸衣却根本遮不住她那丰满的胸部，让真嗣看了个饱。她脚上穿着靴子，一只脚踏在了真嗣肩上，笑意更加深了。

“你不乖哦，亲爱的……”

另一个女孩一跃到半空（并跃进了房间），扯掉了身上的斗篷，露出了手里的皮鞭。她狂野地笑着，一身施虐女郎的装束难以掩饰的胸前春色顿时波涛汹涌。她落地时虚劈一鞭，脚上的半高钻孔靴碰在地板上发出“咔咔”的响声。

“……所以你要接受惩罚，真嗣君，”蓝发的女孩不怀好意地笑着。

如果说明日香可怕的话，这样笑着的丽一定更加恐怖……

渚薰走在NERV的通道上，嘴里吹着轻松的小调。那是为了掩盖她不好的心情。自从她离开真嗣的那一刻起，那个夜晚就成了永远的噩梦。

“喂！说你呢！你干什么呢？”

哦不！又来了……
不用说，又是一个警卫。在这儿巡逻的到底一共有多少警卫啊？

“小姐，你无权这个时候到这儿来！”

该死！要不是李林拥有了侦测A·T FIELD的科技……
薰堆起一个笑容（为了掩饰自己的厌烦），向 警卫走了过去。出乎警卫意料的是，她的手游向了他的胯下，很快就脱下了他的裤子（和内裤）。接着，这位年轻的女士把自己的裙子撩到了腰际，双手撑地跪在了地上。

“来吧，大个子……”女孩说着，尽量克制着身体的发抖。“搞定”第三适格者确实很舒服，不过现在这回事可真够荒唐。不用说，很难受。换了是真嗣，这个速度下他估计早就魂飞天外了……

“我们要不要下命令阻止她，碇？”

司令邪邪地笑。只有这次他笑的时候没有用手遮住，因为他的手……在忙着做些别的事。

“不。不过你应该在 3-2-A 区多派些警卫站岗。”

那笑容变得更加邪恶了。

“我们真的应该把赤木从监禁室里放出来了，”当司令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说第十五次昏话时，冬月这么琢磨道。

场景 7：

我猛地惊醒。半梦半醒之间，我对黑暗的房间充满了恐惧……我几乎再次发狂，就在恐惧即将令我失控之际，我听到了那温柔的声音。

“没事了。都结束了。别怕。你现在醒了。”

我这才如梦初醒。梦。只是梦而已。不……是噩梦。
我转过脸，看到和我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人。

“真嗣君，别这么折磨自己。”
“啊!!! 美里!!! 你干什么呢！？！”

一丝不挂的监护人正微笑着吮着真嗣的耳朵。

“啊 !!”

我猛地惊醒。半梦半醒之间，我对黑暗的房间充满了恐惧……我几乎再次发狂，就在恐惧即将令我失控之际，我听到了那温柔的声音。

“没事了。都结束了。别怕。你现在醒了。”

我这才如梦初醒。梦。只是梦而已。不……是噩梦。
我转过脸，看到和我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人。

“真嗣君，别这么折磨自己。”
“啊!!! 阿光!!! 你干什么呢！？！”

一丝不挂的班长正微笑着舔着真嗣的耳朵。

“啊 !!”

我猛地惊醒。半梦半醒之间，我对黑暗的房间充满了恐惧……我几乎再次发狂，就在恐惧即

将令我失控之际，我听到了那温柔的声音。

“没事了。都结束了。别怕。你现在醒了。”

我这才如梦初醒。梦。全部都只是梦而已。不……是噩梦。
我转过脸，看到和我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人。

“嘎。嘎。”
“啊！！！PEN PEN!!!你干什么呢！？！”

发情的 PEN PEN 正微笑着吮着真嗣的耳朵。

“啊 !!”

场景 8：

“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明日香。之前我一直不太明白,可是……好像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可这次我是真的没主意了，我只能靠自己了。我没办法指望丽帮我了。她已经不记得我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她都不记得了……”

丽。我好想她。她总能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她总是微微一笑，问题便迎刃而解。那是只曾对我露出的微笑。

“美里小姐恐怕也帮不了我……”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她仍对加持先生的死耿耿于怀。可这件事我又不能告诉明日香。

“现在我只有靠你了……”

我未假思索，便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着，想要摇醒她。

“帮帮我……帮帮我，明日香。嘿！醒醒……醒醒!”

不成。她躺在那儿，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般。

“看来我只能全靠自己了……”

我久久地凝视着明日香。她看起来是那么地柔弱，又是那么地美丽。真的好美。她的乳房在敞开的病号服之下若隐若现……

“明日香……”

我跪倒在地，感觉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恰在此时，我突然听见了敲门声，惊得我心脏差点从胸口跳出来。

“真嗣君？你在吗？门怎么锁上了？”
“呃……呃……就来了美里小姐!”

我赶忙爬起来站直，刚要去开门，我突然想到刚才摇晃明日香时，她身上盖着的被单稍微掀开了一些。我重新帮她盖好，只露出头和肩，然后去开门。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么？”
“没有，她就是不醒。”

突然间，美里小姐眼睛一亮。在那样的瞪视下我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变小了。

“你耳朵上沾的什么东西？”

我吞了一口口水。搞了半天还是出了……

“那是发胶么？”

（完）

附录 3：形象（《吾之所爱者》周边故事）

作者：Alain Gravel<rakna@globetrotter.qc.ca>
译者：suezou nagisa
I.Shinji（I.shinji@hotmail.com）
中文版修订：I.Shinji（I.shinji@hotmail.com）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Teahouse/2236/
http://hi.baidu.com/I_Shinji/

开始写作于 1999 年 7 月 6 日
修订于 1999 年 7 月 7 日

感觉……有点怪。这是她唯一能用的形容词。她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坐在初号机的插入栓中的确让她不太舒服。令人忧虑的记忆错觉纠缠不休地反复出现。还有别的人存在。不,不是存在,更像是……一个影子,之前的驾驶员的一个回音。

“丽,第一次坐在初号机里感觉怎样?”

“有碇君的味道。”

与 EVA 的初步连接没有问题,就像她希望的一样。她对碇司令充满了信心。她知道他不会再让零号机启动实验意外发生。而 A10 神经接驳之后她感觉到了一些奇异的东西。她忍不住开始喘息。幻象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她的脑海。碇真嗣的记忆。

丽的形象,站在第三新东京市的路中央。

‘是我吗?我不记得这事……’

真嗣的形象,在第三使徒来袭时抱着受伤的丽。

‘你是为我……而战的吗?’

真嗣的形象,面对第三使徒。

‘这种感觉,是害怕吗?’

真嗣的形象,面对第四使徒。

‘这种感觉……痛苦与孤独?’

丽的形象,与碇司令交谈着。

‘这是什么?嫉妒?这是嫉妒吗?你因我而嫉妒?’

真嗣的形象,看着她的 ID 卡。

‘你觉得我……可爱?’

真嗣的形象,看着她,当时他扑倒在她毫无遮掩的身体上。

‘尴尬。但,有别的东西……’

丽的形象,给了真嗣一耳光。

‘他的话……激怒了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丽的形象,幕布后黑色的剪影,正在穿战斗服准备与第五使徒一战。

‘又是这种感觉……这是……欲望?’

真嗣的形象,看着她,眼里含着泪。他将她从零号机插入栓中救了出来。

‘悲伤。但也有,安心与喜悦。’

明日香的形象,第一次相遇。

‘第二适格者。’

明日香的形象,半裸着,正在穿战斗服。

‘又是这种感觉。尴尬和欲望。’

明日香胸部的形象,她躺在他身边。

‘又是欲望,为什么?’

明日香的形象,真嗣试图吻她。

‘他……他想吻她……’

明日香的形象,穿着浴衣靠近他。

‘他发现她很诱人。’

丽的形象,穿着浴衣,正在擦干身体。

‘但他发现我也很诱人……’

二号机的形象,初号机奋不顾身地跳进火山口去救她。

‘这种救助……他很高兴他能救她。就像他将我从零号机的插入栓里救出的感觉一样。’

明日香的另一些形象,嘲笑他的明日香,对他大吼大叫的明日香,穿校服的明日香,穿着鹅黄洋装的明日香,裹着浴巾的明日香。明日香,明日香,明日香……

‘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为什么?!’

“好了,实验结束。丽,你可以上来了。”

赤木博士的声音惊醒了她,虽然她的脸上仍是波澜不惊的表情。

“是。”

‘那些感觉是什么?我……嫉妒她吗?我……对碇君……有感觉吗?’

将身体放松,绫波丽长吁一口气,在 LCL 中激起一串水泡。

“碇君。”她低喃道。

站在医务室门外看着那男孩沉睡的模样,生平第一次,绫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今天经历的一切让她非常地迷惑。她还无法理解这种从未体会过的感情。她看着那个男孩,可以感到自己心中的那些情感,安心与喜悦。她很高兴他未受到太大的伤害。为什么?为什么她会这么想?

她靠近床以便能更近地看着那个男孩。他的脸上透出平和与宁静的气息,让她体会到一种新的感觉。就像是汹涌的海浪拍打着她的心房。她将这种感觉和在初号机中的感觉连在了一起。

“我被你吸引了吗?”她低语道。

问题出现的同时,她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是的。

“你是谁,碇真嗣?你对我而言到底是什么?”

过去的答案又出现在脑海中,一个工作伙伴,碇司令的儿子。

不,她知道,不止这些。他对她有感情。她保护了他,而作为回报他也帮助了她。她回想起那天她用自己的 EVA 为初号机挡下了第五使徒致命的一击。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命令吗?不,还有别的。眩晕,出现在脑的深处,但它的确存在着。

“我……在乎你?”

一个简单的问题,但答案却早已一目了然。

是的。是的,她在乎。

男孩翻了个身。他很快就会醒来。不知该怎么办的女孩转身逃走了。胆怯,另一种她还不习惯的感觉。

女孩沿着第三新东京市的街道走着,充满了失落与困惑。这是不该发生的事。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她只是个工具。有些事将会被改变,但……

她是否应该和碇司令谈谈?这是个可行有效的办法。

但……他让他的儿子在零号机里受了伤……年轻的碇没关系吗?司令真的值得信任吗?她用力摇摇头。他当然值得信任。但是,她不打算告诉他。如果她将现在这些感情深埋在心中,也许她能够忘记……

仿佛过了好几个世纪,少女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她趴在床上,尽力让自己不被这些新觉醒的感情旋涡所吞没。将脸埋进枕头,她发现自己无法忽视方才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她的脑海中重复着在初号机中最后见到的幻象。惣流,第二适格者。

不!她绝不会让丽得到他。

她不会。

“碇君是我的……”

作者的话：

本篇可以当做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实际上是为了《吾之所爱者》的序章做铺垫。《吾之所爱者》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丽的性格有些和原著相脱节。所以我想……感情从哪里来呢？答案在不久以后，我和我的一位先期读者讨论关于另一篇描写丽/真嗣的故事中产生了。我脑海中跳出了“一个意识，两种心情”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很快便考虑以这个观点为基础写些什么：丽感受到自己对真嗣的感情是由于同初号机的同步测试。不怎么忠实于原著，不过效果还不错。

Alain Gravel
1999 年 7 月 6 日

译者(之一)的话:还是要罗嗦两句……本番外短篇《形象》正文部分全部是由 suezou nagisa 前辈翻译的,我翻译的只是前言和后话……当然还对正文个别词句做了些许修改。一开始在 T3 看到《吾之所爱者》中文版时，本短篇是做为序章而贴出来的。我在此更正一下，本篇其实并不是《吾之所爱者》小说的序章。如作者所说，本篇“实际上是为了《吾之所爱者》的序章做铺垫”，真正的序章叫做“就算人偶也有感情”。当然我迟早也会把它给翻译了，呵呵。本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算是《吾之所爱者》的一个周边故事。所谓“番外篇”吧！大部……另外再次对 suezou nagisa 前辈表示由衷感谢！没有她的前期劳动，我这个 pit-filler 也就无从“fill”起了。哈哈。

I.Shinji
2007.8.3

附录 4：心碎的黑暗

作者：Wingzero 76 Jeremy Mullin (wingzero_76@hotmail.com)
译者：I.Shinji (http://hi.baidu.com/I_Shinji/)

《新世纪福音战士》周边故事

基于 Alain Gravel 著：《吾之所爱者》

（时间设定于《吾之所爱者》第十一章。有点阴森，有点情色成分。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

我问自己，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这样做。使徒用我最害怕记起的事情给了我沉重一击。那是我最不堪回首的往事。爸爸，和……妈妈……
现在我似乎仍然能听见那个声音在呼唤我。*来天堂和我在一起吧，明日香……*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真的能把人逼疯。只要他们足够脆弱。
我恰好就是那样。脆弱。我再也强悍不起来了。在"那次"以后就……
也许正是这样，那时的真嗣才在我需要他时显得那么地强悍。
想到这里，我犹豫了。我现在正在做的事。真的可以吗？就这么离开他？即使我们已经分享了这许多？
我仍记得那个夜晚。他的脸庞，他的柔声细语，他的抚摸……他除掉我身上衣服的样子，他的双手在我肌肤上游走，爱抚我最私密的部位，轻轻地，柔柔地，完全不像是那次在湖边，我捉着他的手触碰我的身体的方式。以前我可能会想要激烈而迅速的爱抚。也许又不是。我也不知道。但那一晚，他正是我想要的那样，我好想要。
我隐隐感觉到，那不是他的第一次。他懂得太多了。触摸的部位和手法。在那一刻即将来临之前想要离开我的身体，旋即又被我阻止。毫无疑问的是，他一定已经和丽在一起过了。我有点生气，我不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可我还是很开心他的……"突入"，可以这么说吧。他懂得如何去做，懂得去刺激哪个部位，分寸拿捏恰到好处。那之后，我确实觉得感觉好些了。我想再次体会那种感觉……
丽还活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离开了他。他朝她跑过去的样子，确定无疑地表明他爱她比爱我多一些。于是我离开了，我不愿成为碍事的第三者。当我在满目疮痍的第三新东京市四处徘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那真的就是我想要的结果么？我就那么轻易地放弃了？我曾经为了他而那么努力，现在我终于有了机会，却又弃如蔽帚？我已经失去了贰号机。我不要连真嗣也失去。
于是我又回去了。回到了那个一度和真嗣共有的家，直到发生的许多事让我们分开为止。不知怎地，我知道他就在那儿。我想象着我们再次相聚的场面。我们会泪眼汪汪地道歉来道歉去。而也许，只是也许，我们会再次做爱，直到我们的未来决定在那无尽的轮回之中。
当时我回到那间公寓，穿过中厅来到他的房间门口，知道他就在里面。除了这里，他还能在哪儿呢？他一定已经睡了，于是我就能悄悄爬上他的床，偎在他怀中，一如往常。我轻轻打开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去……
他就在那儿。在床上躺着。还有那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女孩子（薰……－译者注）。他们拥抱在一起，身上盖着被单。
而且他们没穿衣服。
我看见的已经足够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像某些三流肥皂剧中那样哭着跑掉。我冷静地回头，仿佛梦游一般走出那间公寓，走出整个公寓楼，走出整个街区，直到身处一片废墟之中。我走向了一座还没完全塌掉的建筑，里面的水滴个不停。
那是间物件齐全的厨房。特别是有许多锋利的刀具。
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决心。真嗣不想和我在一起，而且也不想和丽在一起，看起来是这样。这一点才是最伤人的，我觉得。他没有选择我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选择了某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于是我抄起看上去最锋利的一把刀，走向了浴室。浴缸里装满了水，我将身上的衣服尽数脱下，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一张椅子上。我手握尖刀走进浴缸，准备好了那样去做——我觉得有必要那样做。
我犹豫。但我却又想起。我决定。刀锋划过手腕，我却没有感到疼痛。我没有去想为什么。我确实已经麻木了，麻木到再也不会，或者说不能感觉痛楚的地步。我虚弱，虚弱到无力划

开另一只手腕。于是我就那么坐在水中，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我望着残缺不全的天花板，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纷乱的思绪。其中没有我自杀而死的母亲。也没有父亲，美里，阿光，丽，也没有我的贰号机。
我看到的只有真嗣。
一滴泪滑过我的面颊。我对我唯一的真爱默默做最后的道别。之后便是无尽的黑暗。

（完）

译者的话：本来作者 Wingzero 76 还有一段很长的后记，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翻译的价值，于是就自做主张省略了(其实就是单纯的偷懒而已……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原文看看。话说这篇同人文的故事展开还是蛮契合原著和《吾之所爱者》的，比如说原著中“明日香独自一人裸体待在废弃的浴缸里面”这样一个 Orz 的场景的原因就解释得很合理：明日香撞见了全裸的真嗣和薰在床上……连身为男性的我都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太……何况是连遭打击、心情低落的女孩明日香ちゃん呢。嗯，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支持。

I.Shinji
2008.7.26

附录 5：新世纪福音战士：吾之所爱者
第二章周边故事一《泪》

原作者：Alain Gravel
周边故事作者：Axel Terizaki
译者：I.Shinji(http://hi.baidu.com/i_shinji)
《吾之所爱者》主页：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Teahouse/2236

明日香的笔记本：
http://asukanotebook.tsx.org

我一直都喜欢过情人节的。可现在我恨它！
多蠢的一个节日。都是从那次巧克力事件开始的。优等生？送巧克力给那个白痴？你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吗？反正我是真没想到……直到我亲眼看见。然后，这两个人在全班面前羞辱了我。我本来可以搞定这事的，我本可以像平时一样把所有人都臭骂一通了事，可这次我没有。这一次，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哭泣。我曾暗暗发誓，我永远都不会再哭。可为什么？为什么这次却……？在那个傻瓜面前，在那个红眼睛的贱货面前，在全班所有人面前！我真是太傻了……其实我应该把他的脑袋打烂，再甩出几句我最中意的德国脏话，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多讨厌他。可我没有。这次我没有。
我嫉妒了。没错，是嫉妒！嫉妒那个婊子人偶！为什么？怎么会呢？我比她强！我比她漂亮一千倍！
退一万步说，谁会想和一个眼睛是红色的人在一起啊？她总是那么的怪异。就像个人偶一样，她只知道服从命令。我恨死她了……

可是……是谁……谁有可能命令她送他巧克力呢？他自己吗？
他是不会那么做的，他太蠢也太害羞了。那么是司令吗？他又干嘛要那么做呢……我……我……实在想不出有可能是谁……难道……难道说……她……是她自己决定这么做的……头一次自己决定？我不信！我才不信！她是个人偶！人偶!!! 人偶才没有感情呢！
我还是冷静一点比较好……
我在想真嗣是不是发现了我做给他的巧克力。是的，你没听错。我亲手给他做的巧克力。当时我真想给那个人偶一巴掌。谁知道她送给他的巧克力是不是自己做的。她可没那么心灵手巧，做巧克力是很难的。连我都试了好几次，才算摸到诀窍。不过我成功了！当然了，毕竟我是无所不能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可是……为什么我无论什么事总是想争当第一，特别是和他有关的事呢？难道是因为我……不！那不可能！不要想，惣流！那不可能……

＊＊＊

当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逃避，就撞见了在厨房做饭的真嗣。那场面实在是难堪。我不想理他。他也不想理我。我想也许这样反而再好不过。
不一会儿美里也来帮忙，来参加聚会的人也陆陆续续地来了。谢天谢地的是，阿光也在其中。有她在，一直避免和真嗣交谈的我才不会看起来很蠢。
一如既往，优等生无声无息地来了。好像她有房门钥匙似的。不过我不关心那些。她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还好，有阿光分散我的注意力。

＊＊＊

那一晚，优等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要是没有别人在场，我一定会朝她扔椅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即使阿光竭尽全力想要把我的视线转移到她和加持先生身上，我还是能看到她在和真嗣说话……
奇怪的是，我一点儿都没有在想加持先生。当然，他进门的时候我扑进了他怀里。可是……我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感觉大不相同……为什么我会对他失去了吸引力？我又干嘛要一直盯着那个白痴看？他，还有他那个白痴人偶……
至少我要让在场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嗓音比她要美妙得多。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比的。我的嗓音是那么丰富动听……真是怪了，我以前上大学时怎么没想过去上上唱歌课呢。也许把使徒都解决掉之后，我该试着做一把偶像歌手……
聚会本来可以平安无事地结束的，可优等生却另有想法，于是对我的情绪构成了最后一击。她把我惹毛了，那个贱货！当我想到……想到他看着她的样子！他看着那双红眼睛的样子！我就觉得……我觉得无名火起！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居然会那么激动。我甚至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只感觉有种把她毒打一顿的冲动。可我却没有得手。她是怎么挡下那一拳的？无所谓了，用拳头伤不了她，那我就用骂的！可那个贱人居然对我所有的侮辱都反唇相讥回来！难以置信……我不知所措……我想……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说是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说出口的话。愤怒已极的我，只记得自己说过诸如："真嗣是我的！"
我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怎么能对他这么想呢！？我是怎么了？我这是着了什么魔啦？
她只是不断地指责我。然后……她说了那句话……我不相信！我到现在也无法相信！

"我还不能确定究竟什么是爱。但是，我相信我是爱碇君的。"

不！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不可能从她嘴里说出！不可能是这个人偶！
我跪倒在地，朝他看去。我觉得无比绝望……太可怕了。
我想让他给我一个答案。一个能让我觉得安慰的答案。
可惜，我没有得到。
难道我能指望他能给我安慰吗？他就是个胆小鬼。他从来都没想过要拥抱我……他什么都不说……
他只是盯着我看，就好像在看一只可怕的怪物……那个混蛋！
突然之间一切声音仿佛都已消失，我想他确实是爱她的。她，绫波丽。那个贱人……她把他从我身边偷走了！她把他抢走了！
我干嘛这么想？那感觉真糟糕，即使只是想想，我可能真的……输了。而一想到自己是输给了她，我就……
我泪流满面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把房门锁起来。我现在不想看见任何人。我受伤了，伤得刻骨铭心。我想就连使徒也不能像她一样伤我这么重。不，应该是他俩才对。他本来可能会选择我的！为什么是她！？我比她强……我比她强太多了！和我在一起要比她有意思多了！她只是个用来玩弄的人偶而已！好吧……
就让他尽情地玩弄他的人偶去吧……我才不在乎呢!!!
可是，从我的行为上来看……我知道不是这样。那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看见他们两个卿卿我我我就烦躁不堪！？我才不在乎那个贱人！我也不在乎那个呆子！那我为什么还有被背叛的感觉？为什么会怎么难受？为什么？！

“为什么？!”

当然没有回音。只有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我一直都是独自一人……
泪水不停地滚落。就是止不住。我怎么会这么沮丧？难道是……？
因为我在乎？
因为我真的在乎什么人？
比如说他？
碇真嗣？
我在乎真嗣？
我，高高在上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会真的在乎别人？像他那样的一个变态么？那样没骨气的家伙？那样一个软蛋？不……可能……
可是……
可是……
可是要是我真的在乎他呢？
难道说我……
爱上了？
爱。想想都觉得恶心。但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却不觉得那么恶心了……
我想……我怕。
不！我才不能怕！不能！我是没可能害怕什么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是无所畏惧的！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怕。
没错。怕。问题是，我究竟怕什么？
爱么？我害怕爱上他么？
我为什么要怕？

＊＊＊

我一直抽泣着，直到终于渐渐睡着……我会好起来的，我想……明天就好。明天……也许他就会回心转意了……当他明白她只是……只是个人偶……只是个人偶……

（完）

译者按：这篇番外篇不是原作者 Gravel 所写，不过一篇同人小说都会有人为之写同人，Gravel 兄也足以自豪了哈。虽然文笔明显不如原作精炼，不过好歹也是收录在 TOILI 官网的番外篇，于是就译了……俺们的香香才不会那么弱弱地去倒追真嗣呢！是不是啊？呵呵……

附录 6：该来的迟早会来
序章——故事的开端

作者：rei_chan (rei_chan@evamail.i-p.com)
译者：I.Shinji (http://hi.baidu.com/I_Shinji)

本故事中所有章节/片段/一切都与《吾之所爱者》无关。

写在前面：我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是线上认识的，还是线下认识的，还有我的家人们。你们对我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存在。哦，还要对我的 Alain Gravel 大大表示特别的敬意。向你致敬！

7 月 23 日，2016 年

一阵喧闹的闹钟声吵醒了女孩，她睡眼惺松地关上闹钟。片刻过去，女孩稍微清醒了一些，她就想起了今天要做的事。
女孩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一溜小跑到浴室。她趁着浴缸蓄热水的工夫拿起一个昨晚买来的苹果，又给自己倒了杯牛奶，一并拿到了浴室里。她打算一面吃早餐一面洗澡。十分钟过去，她感觉清爽地身披毛巾，脚穿拖鞋走出浴室。
女孩站在穿衣镜前，仔细地审视自己。以前她从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但是，*他*却在乎。要是她看上去还不错，他应该会觉得开心吧。而且她不得不承认的是，被他称赞漂亮确实让她有种温暖的感觉。她拿起放在镜子下面的梳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副隐形眼镜。她左眼戴上隐形眼镜，对着镜子仔细地端详。她的手缓缓抚摸着自己的左颊，轻轻地揉着。
“这是我……感觉很新奇。”确实新奇，毕竟几周之前她还留着披肩的麻花辫，还有那双倾倒众生的红色双眸。之前淡紫色的发辫现在染成了黑色，而且戴上了棕色的隐形眼镜。是的，许多人都认不出这就是之前的绫波丽，前 Evangelion 零号机专属驾驶员，现在她有了新的化名。

“水野……”丽念叨着。“水野丽。”

****

三十分钟过去，黑发的女孩坐在了位于第二新东京市一家餐馆里，周围没什么住宅区。*他*出于安全的考虑，向她提出在这里见面，她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尽管整个“伪装”的点子让她觉得很是古怪，但她明白这样做才是最保险的。这么一来，她在人群中就不会被轻易辨认出来，而 SEELE 的人也很难发现她原来的身份。丽抽空整了整身上的白上衣和砂洗的（我也不懂什么叫砂洗……原文是 stonewashed－译者注）蓝色牛仔裤，然后拿出一个小化妆盒，很快地在唇上涂了涂栗色的唇膏。她对着小化妆镜笑了笑，觉得挺满意，于是把化妆盒收进挎包，继续耐心地等真嗣来。

“丽？”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丽回头一看，发现他就在眼前。是他，一头棕发，深蓝色的眼睛，还有脸上的笑容。

“真ちゃん！！”她高兴地紧紧抱住了真嗣，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留下一个口红的红印。真嗣开心地笑了，也把丽抱进了怀里，好一会儿才放开。
“哇！绫波……我差点没认出是你。你今天可真漂亮……”面对男孩的“调戏”，笑靥如花的丽，一如往常那样，注视着男孩深蓝的双眸。那里的爱意和亲切感丝毫没有改变。她松了一口气，看来第三次冲击过后，一切也和过去差不多。

‘见到我他还是那么高兴……尽管看上去有点累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和葛城小姐一起出去了吧……’三佐和真嗣几乎跑遍了全球，忙着接受采访、做访谈什么的。年轻的碇先生成为了民族英雄;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谁让他打败了使徒,阻止了第三次冲击的发生呢。

“哦，真嗣，等一下……”她的脸色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记住，我叫水野，不叫绫波。绫波已经死了。”真嗣听了，不禁记起了一段让人心惊胆战的往事。他马上冷静了一下，牵起丽的手。
“喂……干嘛不点点儿吃的？我看你好像也饿了呢……”真嗣带着丽走向一张餐桌，这时丽终于恢复了笑容。她点了米饭、蔬菜和绿茶，（一点儿肉都不吃，能行吗……pia 飞－译者注）真嗣点的猪肉鲜虾拉面，饮料就和丽一起喝那一大壶绿茶。
“怎么样，真嗣，跟美里小姐一起出差感觉如何？”丽端起杯子，问道。
“就那样吧，我想。无聊得要死，不过要说比起那个……”他坏坏地笑了笑，丽也随着咯咯地笑了。
“可怜的真嗣。我多想和你一起去啊……可是他们不让……”由于兴奋，丽的鼻子上微微起皱。
“丽，我们已经谈过这件事了……你留下来会比较安全……如果 SEELE 发现了你还活着……天知道他们一有机会会对你作出什么事来……我不想那样失去你……”他突然靠向餐桌捉住了丽的手，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做任何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的事。”丽看着真嗣的双眼，惊讶地发现泪水在真嗣的眼眶中滚动。于是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真嗣……”她轻声答道，同时反握住真嗣的手。真嗣笑了，放开了紧握的手，恢复了正常的坐姿。笑声又在两人之间开始重现，尽管略微显得有些凝重。
“你看，既然这件事已经搞定……你的情况怎么样？你的新家和身份都没问题吧？”

“已经没问题了。有点疯狂，不过没问题。”
“你去看过明日香吗？”这个简单的问题让丽无言以对。一时间两人默默无语，身边的空气沉闷得好似早晨的浓雾。就在此时，丽觉得一直以来只要在真嗣身边，那种自己心中暖洋洋的感觉一下子变成了彻骨的冰冷。她勉强地笑了一下，抬头看着面前的男孩。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那杯水，仿佛突然间那杯水成了世上最有趣的东西一样。
“我去过，其实，我去看过她好几次……她的状况还是老样子……不过医生们都认为希望还是有的……真嗣，明日香是很坚强的……她一定会醒过来的，我肯定她会的。我们要对她有信心……”真嗣点了点头，没有看丽一眼。丽的表情也黯淡了许多，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正好这时服务员来给他们上菜。丽说了谢谢，两个人开始了午餐。

****

“真嗣，怎么了？”丽吃完了蔬菜和米饭，看到真嗣好像有心事，于是这么问道。吃饭的时候真嗣几乎都没怎么说话，而且吃东西的样子也很勉强，就像是并不怎么饿的人为了保持仪态而强迫自己吃似的……要么就是想向她隐藏些什么。起初她以为是明日香的事让他闷闷不乐，不过整顿饭两人之间笼罩的那种沉重的感觉让丽觉得，一定还有别的事情。真嗣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筷子，拉起桌子另一侧丽的手。
“有一件事我一直都很佩服你……别人有心事的时候，你似乎总是能发觉。你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洞若观火。”不知为何，丽对于这番赞美并不感到高兴。她不喜欢它指向的话题。
“你想说什么，真嗣？”恐惧感渐渐哽住她的喉咙，那种不祥的预感，让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战栗不已。
“丽……我……对不起，我……我终于下定决心了。”丽顿时明白了一切。
“不……”两人的视线交汇了短暂的一瞬，真嗣用非常温柔的声音继续说着。
“是明日香，丽……今天下午我去看她的时候，我会向她求婚。”丽那伤心欲绝的表情几乎要把真嗣的心捏碎。他能感觉到丽那颤抖不已的手，尽管她竭尽全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狠了狠心，继续说下去。
“但是……我希望你能继续生活下去。你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很多，我把你看做一位最好的朋友。我知道我们曾经不止是这种关系，我也不是不喜欢那种感觉，只是……比起妻子或情人，你更像是我的姐妹一般。我恳求你理解我说的话……我恳求你继续生活下去。”
“我……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丽抽回自己的手，站起来背上挎包。“原谅我，我现在得走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叠日元，足有帐单的三倍之多。“谢谢你请我吃午餐。”丽没有再看真嗣的眼睛，转身快步朝餐厅外走去。真嗣急忙站起来追了过去。他在停车场追上了丽，一把抓住了丽的胳膊。
“丽，等一下！”不一会儿，黑发的丽猛地转过身。真嗣感觉左边有东西一闪，随即被狠狠地撂倒在地。真嗣抚着脸颊向丽看去。丽泪流满面，眼神中充满了最原始、最纯粹的伤痛，那伤痛简直要把她活活撕碎。
“去吧，碇真嗣……”她用支离破碎的声音念叨着。“回到你的明日香身边吧，就当我从来都没出生过。天知道你又不是第一个。现在绫波丽才是真的死了。”说完她转身就沿着人行道跑掉。(“泪奔”……－译者注)
这次真嗣没有去追她。他看着丽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她的黑发，她的白色上衣。直到此时，他才尽情地任泪水在脸上恣意纵横。
“对不起，丽……可我没法左右自己心中的感觉……”

（待续）

作者的话：本段的第一部分是 Alain 所著，当然这功劳应该归他。我借用了他的写作是因为它为我自己的小说设定了背景。我希望很快就能写完第一部分。问题和评论请发到 rei_chan@evamail.i-p.com。

下集——第一部分：失魂落魄的第一适格者

译者的话：I.Shinji です，大家好～这个 Prologue 是另外一篇小说，只是我还没有找到余下的篇章，也不知道是否作者真的有继续写（完）。这篇同人也是在《吾之所爱者》作者 Alain Gravel 的个人主页上找到的，个人觉得这个剧情展开很有写头哦……失魂落魄四处游走的第一适格者被卖到中国……咳咳。（笑）也许过一阵子我会“用力”找找剩下的章节吧。如果真的存在，而且我感觉不错，那么它就会成为我继《吾之所爱者》之后的下一部翻译目标。敬请期待～

I.Shinji
2008.7.28

附录 7：黑暗中の温柔
《吾之所爱者》第七章周边故事

作者：Ayanami Rei <rei_chan@evamail.i-p.com>
译者：I.Shinji（I.shinji@hotmail.com）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Teahouse/2236/
http://hi.baidu.com/I_Shinji

我看见丽从她的房间里飞奔而出，不一会儿真嗣就跟在她身后也跑了出去。然而当我试图赶紧起床去追那两个人的时候，一只手按住了我的肩。我抬头看，美里正摇着头。

“不要这样，明日香。让真嗣来处理。”
“可是……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才令她哭的。去追她的应该是我才对。”我的监护人又摇了摇头。
“不对，明日香。现如今先顺其自然吧。”美里这家伙！我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坐下重新举起了筷子。尽管我毫无胃口，课还是强迫自己吃着，不然美里是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于是我闷着一肚子话不说，埋头吃饭。我过不了几秒钟就忍不住瞟一眼门口，然后是美里，一个极力试着无视我偷偷摸摸的行为的女人。
我想她对于阻止我去追真嗣和丽多少有那么一点愧疚吧。不过那跟我把丽说哭时我的感受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真嗣独自回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我立刻就注意到他衬衫正面的褶皱，

还有左肩上的湿痕。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对我温柔地笑了笑，然后就坐下拾起了筷子。

“她……还好吗？”我想大概是我担忧的语气吓着了真嗣，不然他怎么好像差点被面条呛死的样子。片刻之后，他抬起头看了看我，眼中尽是惊异之色。我顿时发作了出来。
“嘿!！她也是我的朋友，笨蛋！那她到底是没事还是有事？!”
“她……她哭着哭着就自己睡着了。我觉得她是想告诉我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她总是欲言又止。”我咬住了下唇。看来这次很严重啊。我实在没办法考虑到底该说些什么，所以我只好往嘴里拼命塞着面条。边咀嚼我边想着丽，还有我说的哪句话有可能伤了她。随着我颇为不雅地把嘴里的面条猛咽了下去，我暗自发誓一回到家，我就要看着丽。
半小时过后，对真嗣和美里说了晚安。我本想早些就走的，可我知道在我盘子里的饭菜没吃干净以前，美里是不会让我走出公寓的。真是神奇啊，有时吃一个人最喜欢的食物竟也能够味同嚼蜡如斯。

“晚安，明日香。需要什么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点点头，尽管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我一个人完全能够照顾好丽。我强颜欢笑回到了自己的公寓，进屋后就锁上了门。

接着我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向丽的房间走去。她还在睡，真嗣替她盖上的被单却已落在了地上，看来刚才她做了梦。我轻叹一声，拾起了被单重新盖在她身上。她轻轻呻吟了一声，身体换了个姿势。汗水顺着她的脸庞往下流，些许头发粘在了她的前额。她的表情似乎表明她正承受着某种痛苦，我紧蹙双眉考虑着，要不要叫醒她。此时我已做出了决定，然而她却突然在床上笔直地坐了起来，大睁着双眼和嘴巴，就像是要发出尖叫的样子。

“丽……”话音未落，丽就一下子瘫软在床上，身体蜷成了一团，膝盖缩在了胸前，无助地啜泣着。
“丽!”我没怎么考虑就把丽搂进了怀中，轻摇着她的身体，让她的头靠在了我的肩上。我立刻就感到丽紧紧抓住了我的衬衫，使我俩拥抱得更紧了。这样抱着她的感觉简直太奇异了，要知道我们连真嗣的身体都极少碰。可是这时候我却感觉……我需要？不对；想要为她而这么做。为了我的朋友。因为，无论我愿不愿意接受，绫波丽都是我的朋友。

丽哭了大概有几个小时吧，我在那儿坐了这么长时间，背都快要酸死了。不过最终丽安静下来了，她躺在我的臂弯里，一双玫瑰红色的眼睛又红又肿。房间中寂然无声，只是偶尔传来一声丽抽鼻子或是我的叹气声。最后她说话了，声音却就像蚊子叫。

“谢谢你……香香。”我笑了，一只手搂着她的背。
“随时乐意效劳……小丽。”我没有多想便躺在了她的身边。我们还没有在同一张床上睡过（寒……－译者注），不过我还不想这么早离开她的身边，而且我敢说她很愿意有我的陪伴。就在快要进入梦乡时，我隐约听见丽满足地长出了一口气。我偷偷睁开一只眼睛，看到她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于是我自己不禁也笑了，尽管她看不见。接下来，我便也追随着她的脚步，渐渐遁入了那被称做睡眠的一片黑暗……

（完）

作者按：好吧，那样做真的不好……别控告我！（应该是指侵权什么的……－译者注）想想看，这小说短得可以。啊，好。我当然希望大家喜欢！是的，我知道，它看上去有些不符合

原著中角色的性格。写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我在阅读《吾之所爱者》第七章第二部分的时候。写这篇小说大概用了我一个半小时（顺便一提，中途无休。）评论、死亡威胁等等请发至 rei_chan@evamail.i-p.com。

写作始于堪萨斯时间 6 月 10 日下午 4 点。
结束于堪萨斯时间 6 月 10 日下午 5 点 38 分。

译者的话：偶的诺言开始兑现了……这是众多《吾之所爱者》周边故事中最短的一个（大概是吧……）。翻译这个要比正传简单得多了，大概只用了 20 来分钟……顺便尝试一下不同作者的不同语言习惯和风格。以法语为母语的 Alain Gravel 写出来的英语总有些感觉怪怪的……当然偶也没资格说人家就是了～呵呵。欢迎转载，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注明作者、译者，以及原始链接地址。这回我还是把丑话说在头里吧，如果偶在别处见到自己的译文被别人据为己有……呵呵，大概最好的结果也是会让大家大失所望的。呵呵。再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热情支持和鼓励！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I.Shinji

2007.7.30

附录 8：《吾之所爱者》第八章周边故事：渴望

作者：sterrym@one.net.au
润色：Godsend777
译者：I.Shinji（l.shinji@hotmail.com）
基于 Alain Gravel 创作之情境而作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Teahouse/2236/
http://hi.baidu.com/I_Shinji

开始写作于 1999 年 10 月 7 日
初稿完成于 1999 年 11 月 3 日

《吾之所爱者》周边故事
渴望
“真相与你同在。”

我在清冷而朦胧的黎明时分醒来。房间仍旧笼罩着夜幕的影子，因此看不到屋中一塌糊涂的杂乱。即便只有暧昧的灯光，真嗣的睡脸看上去还是那么可爱。这个还像个孩子的男人，肩

负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被迫担起了我的希望与恐惧。如此瘦削的身躯，却要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

希望。在现在这个时候，说这个不免有些奇怪。恐惧，恰如其分的一个词，因为在过去的24 小时之中，我最担心发生的事竟变成了现实。

随着真嗣的呼吸，他的胸部微微起伏着。

我想着昨晚发生的事。情人之间的吻，热情如火的吻。温柔。并非来自男人的身体，充满男人味的加持的身体，而更像是刚刚成熟的身体，一副充满了许诺的身体。即令短暂，那结合的瞬间也充满了甜蜜的感觉。我叹息，那只能到此为止的事。(很像安妮宝贝的语言风格啊！简短而有韵味，句号颇有滥用的感觉……我喜欢……－译者注）
我的真嗣。愉快的。不禁莞尔。我的真嗣，坐拥两个女孩的追求。我的真嗣深呼了一口气。我的笑意更深了。

我的真嗣在乎我。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明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我对他来说是监护人么？是母亲么？我想大概两者皆有。那个吻，若任由其自由发展，终将毁掉我们苦心经营的东西。那将是对信赖的背叛。

我对自己笑了笑。真嗣不仅仅是在为我一个人而担忧。然而就在昨晚，男孩成为了男人；成为了我感觉好像年长了些的男人……不。我轻叹。

是否明日香和丽也有同感？明日香；总是那么地直来直往，恰似一颗红色的火流星，闯进真嗣的世界。感觉甚至明日香自己便能引发一次第二次冲击！丽；恰恰相反，仿若一个宁静的月夜，缥缈而神秘。

我要像她俩一样，承认自己对真嗣的感觉么？和对加持相同的感觉？

曾几何时，还是孩子的我们尝试着大人的游戏，而今面前的是尚自天真，却被迫成熟起来的孩子。真嗣，明日香，丽，他们肩上还能再背负多少？他们会不会垮掉？我缓缓吐出一口气。何其多；又何其少。真嗣不该逃避她俩的。这样把彼此的感情束之高阁倒是颇为省心，然而真嗣真的该做出选择。真嗣该做出选择，可我却从未那么做过！真是讽刺，年龄两倍于他的我，想给出的却是我自己从未采纳过的建议。

一辆轿车迅速从公寓门前驶过。我听着那发出的声音逐渐远去，直至归于沉寂。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只有真嗣缓慢而深沉的呼吸声。就在不久以前，真嗣回到我们身边时，我把头靠在加持胸口上入睡，感受着他胸部温柔地起伏。于是我就觉得有罪恶感，我的真嗣刚刚回来，我就跑来和他偷欢。然而那如白驹过隙般短暂的时光，以后将再也无法重演。

加持。过去，逃避的人是我。我以为你就像我的父亲，可最终像他的却是我自己。我恨过他，也恨过你，但我最恨的，却是我自己。尽管如此，昨天，我没有如往常一样逃避。昨天，我没有靠醉酒来捱过。昨天，我坚持到了最后。

透支的身体终于快要抵挡不住倦意……

“我不想做梦……”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阳光已经揭开了房间中令人痛苦的熟稔。昨晚遮掩在夜色之下的一切，此刻又都摆在面前，一览无余。空啤酒罐，米酒酒瓶，咖啡。衣服散落得到处都是，颇似被以满天花雨的手法打将出来。我感叹，清晨打破了由于眼不见心不烦所带来的，甜蜜的逃避。隐痛依旧，痛楚的回忆顿时再次浮现。

真嗣早早就出了门，大概是不希望打搅我吧。我偷偷笑了。这个早晨绝对会很有意思！

准备出门前看了一眼镜子。镜中人一副面对现实的样子。当然不是欣然接受了，不过总算是迈出了一小步。镜中反射出我戴的十字架的光芒，我垂下了视线。那标志着一个信念。一个我并不怎么坚信的信念。然而还有些别的什么值得去坚信。

昨夜，我想要真嗣伴我左右。那时我的渴望是自己，而不是因为寂寞。现在，我的渴望是为了和我一起的人们，为了他们而找到真相。现在看起来很难，渐渐苏醒的早晨会带来悲伤和心痛。伤痛不会消失，然而这对真相的渴望，加持托付于我的部分生命，会令我坚持下去。

我的渴望是你。但如果我无法拥有你，那么我的渴望就会变成你所渴望的事。是真嗣，是明日香，是丽，是我……

译者：I.Shinji（l.shinji@hotmail.com）

作者的话：
嗯，这故事不长，不过我根本也没打算写好几页。多谢 Alain 和 Godesend777 在发表之前进行指点。特别感谢 Godsend 的校润!!

作者：sterrym@one.net.au
润色：Godsend777
译者：I.Shinji（l.shinji@hotmail.com）
译者的话：啊哈。又是一篇。前一篇是以明日香，这一篇则是以美里为第一人称，讲述着这个性感酗酒、放浪形骸的お姉さん内心深处所不为人知的细腻一面。我所崇拜的另一位网络写手－江南曾经说过，每个人都会有细腻的一面，只是有人不愿去面对罢了。看到剧场版中美里小姐中弹临死前那如释重负的安详笑容，又有几人能体会她心中的苦楚呢？翻译这种类似散文的 monologue 并非吾之所擅长，因此语句间若有不通顺、别扭之处，还望大家不吝指出，多谢了。

I.Shinji

2007.8.1